

斯大林全集

第三卷



641
11/10
1

斯大林全集

第三卷



斯大林全集
第三卷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1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1748·787×1092 $\frac{1}{25}$ ·16 $\frac{2}{5}$ 印張·283,000字
一九五五年三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三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1—235,000 定價：1.70元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И.В.СТАЛИН

СОЧИНЕНИЯ

ТОМ

3

1917

МАРТ — ОКТЯБРЬ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是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依照『斯大林全集』俄文版譯出的。『斯大林全集』俄文版是根據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決定，由蘇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研究院編輯，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四六年開始出版的。

第三卷說明

『斯大林全集』第三卷包括約·維·斯大林在一九一七年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準備時期的主要著作。

一九一七年，約·維·斯大林在和弗·伊·列寧密切合作之下領導了布爾什維克黨和工人階級進行奪取國家政權的鬥爭。

在第三卷中，約·維·斯大林論述布爾什維克領導羣衆問題的著作佔很大的篇幅：六月遊行示威和七月遊行示威時期的著作以及彼得格勒區杜馬和市杜馬選舉時期的著作有『告彼得格勒全體勞動者，全體工人和士兵書』、『反對分散的遊行示威』、『地方自治機關選舉運動』、『發生了什麼事情？』、『更緊密地團結起來』、『今天選舉』等等，粉碎科爾尼洛夫反革命發動時期的著作有『我們的要求』、『陰謀在繼續』、『外國人和科爾尼洛夫陰謀』等等，一九一七年九月到十月直接準備武裝起義時期的著作有『論民主會議』、『兩條路綫』、『你們等着吧，你們是等不着的……』、『反革命正在動員起來，——準備反擊吧！』、『他們在製造鏢鏑』、『看看無恥到什麼程度』等等。

本卷中的若干著作論述了黨爭取把蘇維埃由動員羣衆的機關變爲起義的機關，變爲無產階級的

政權機關的問題（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彼得格勒組織緊急代表會議上和布爾什維克黨第六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全部政權歸蘇維埃！』、『蘇維埃政權』、『破壞革命的工賊』和『我們需要什麼？』）。

編入本卷的約·維·斯大林的文章大部分曾經在一九二五年出過兩版的『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一書中發表過。這些文章最初曾經刊載在布爾什維克黨的中央機關報『真理報』（該報曾以『無產者報』、『工人日報』和『工人之路報』等名稱出版）和布爾什維克的『士兵真理報』、『無產階級事業報』、『工人和士兵報』等報紙上。

蘇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研究院

目 錄

第三卷說明 一

一九一七年

論工兵代表蘇維埃 三

論戰爭 六

在取得部長職位的道路上 二

論俄國革命勝利的條件 三

論取消民族限制 七

二者必居其一 二

反對聯邦制 四

兩個決議 三

給農民土地 三

目 錄

五一	三六一—三七
論臨時政府（一九一七年四月十八日〔五月一日〕在瓦西里烏羣衆大會上的演說）	三六一—四
關於瑪麗亞宮的會議	四—四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第七次代表會議（四月代表會議）	四—四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	四—三
一 爲捍衛列寧同志關於目前形勢問題的決議案而發表的演說（四月二十四日）	四—
二 關於民族問題的報告（四月二十九日）	四—
三 關於民族問題的結論（四月二十九日）	三
革命的落伍者	四—六
我們期待於代表會議的是什麼？	五—六
地方自治機關選舉運動	六—七
昨天和今天（革命危機）	六—八
反對分散的遊行示威	六—八
關於彼得格勒地方自治機關選舉的總結	六—九
告彼得格勒全體勞動者，全體工人和士兵書	六—九
遊行示威	六—九

更緊密地團結起來	九〇—一〇一
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彼得格勒組織緊急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一七年七月十六日至二十日)	一〇二—一二八
一 中央委員會關於七月事變的總結報告(七月十六日)	一〇三
二 關於目前形勢的報告(七月十六日)	一〇八
三 對幾個書面問題的答覆(七月十六日)	一一四
四 結論(七月十六日)	一二六
發生了什麼事情?	一二九—一三二
革命的勝利	一三一—一三五
立憲民主黨人的勝利	一三六—一三八
告彼得格勒全體勞動者,全體工人和士兵書	一三九—一四三
兩個代表會議	一四四—一四七
新政府	一四八—一四〇
論立憲會議的選舉	一四二—一四六
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第六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	一四七—一四九
(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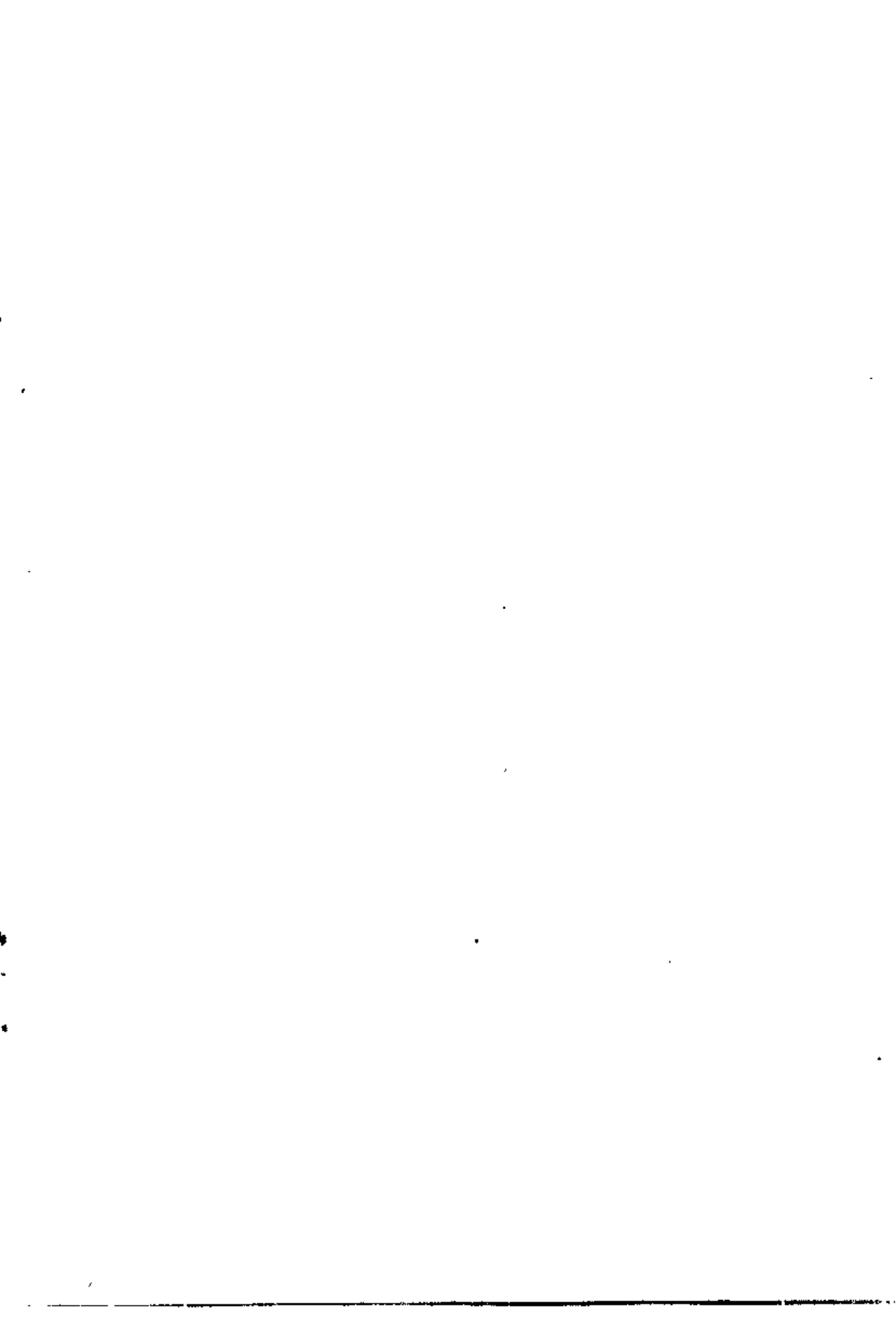
一 中央委員會的總結報告(七月二十七日)	一四七
二 結論(七月二十七日)	一五七
三 關於政治形勢的報告(七月三十日)	一五九
四 對關於政治形勢的報告所提出的問題的答覆(七月三十一日)	一六六
五 結論(七月三十一日)	一六九
六 就「關於政治形勢」決議第九條問題駁斥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八月三日)	一七三
資本家要什麼?	一七五—一八〇
反對莫斯科會議	一八一—一八三
再論斯德哥爾摩代表會議	一八四—一八七
莫斯科會議把俄國引向何處?	一八八—一九四
反革命和俄國各民族	一九五—一九八
兩條道路	一九九—二〇二
莫斯科會議的總結	二〇三—二〇五
前綫我軍失敗的真相	二〇六—二〇九
論前綫七月失敗的原因	二一〇—二一六
前綫失敗究竟是誰的罪過?	二一七—二二三

美國的數十億貸款	三三一—三三三
今天選舉	三三六—三三〇
挑釁時期	三三二—三三三
『社會革命黨』黨內的分工	三四一—三四六
黃色聯盟	三四七—三四〇
二者必居其一	三四一—三四五
我們的要求	三四六—三四九
陰謀在繼續	三五〇—三五四
反對同資產階級成立協議	三五五—三五六
危機和執政內閣	三五七—三五九
走自己的路	三六〇—三六三
論和立憲民主黨人決裂	三六五—三六六
第二次浪潮	三六七—三七三
外國人和科爾尼洛夫陰謀	三七四—三七六
論民主會議	三七七—三八二
兩條路綫	三八三—三八四

全部政權歸蘇維埃！	二八五—二八七
論革命戰綫	二八八—二九一
他們在製造鏢鏑	二九一—二九五
資產階級專政的政府	二九六—二九九
評論	三〇〇—三〇三
鐵路罷工和民主主義的破產者	三〇〇
俄國的農民和蠢才們的黨	三〇二
向工人的進攻	三〇四—三〇六
你們等着吧，你們是等不着的	三〇七—三二〇
評論	三二一—三二四
『態度曖昧的』黨和俄國士兵	三二一
陰謀家掌握政權	三二三
紙上的聯合	三二五—三二七
評論	三二八—三三一
農村在挨餓	三三八
工廠在挨餓	三三九

他們鞭打了自己	三三一—三三三
反革命的陰謀	三四一—三四三
誰在破壞立憲會議？	三四一—三四六
反革命正在動員起來，——準備反擊吧！	三四七—三四九
誰需要預備國會？	三五〇—三五三
蘇維埃政權	三五五—三五六
看看無恥到什麼程度	三五七—三五九
破壞革命的工賊	三六〇—三六五
在中央委員會會議上的演說（一九一七年十月十六日）	三六六—三六八
『有許多公牛圍繞我』	三六九—三七〇
我們需要什麼？	三七一—三七四
註釋	三七五—三九〇
年表（一九一七年三月至十月）	三九一—四〇〇

一九一七年三月至十月



論工兵代表蘇維埃

俄國革命的車輪風馳電掣般地前進。革命戰士的隊伍到處在成長和擴大。舊政權的基石已經根本動搖並且趨崩潰。現在也和往常一樣，走在前面的是彼得格勒，跟在它後面時而顛躓的是遼闊廣大的俄國各地。

舊政權的勢力日趨衰落，但是還沒有被徹底消滅。他們只是隱藏了起來，等待適當時機，以便抬起頭來向自由的俄羅斯反撲。環顧一下四周就可以看到，黑暗勢力在不斷地幹着卑鄙勾當……

保持既得的權利，以便徹底消滅舊勢力並和各處一道把俄國革命向前推進，——首都無產階級當前的任務就應當如此。

但是，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呢？

要做到這一點需要做些什麼呢？

要摧毀舊政權，起義的工人和士兵結成臨時聯盟就夠了。因為不言而喻，俄國革命的力量在於工人和穿上軍衣的農民結成聯盟。

但是，要保持已經爭得的權利並繼續擴大革命，單靠工人和士兵的臨時聯盟是絕對不夠的。

要做到這一點，必須使這個聯盟成爲自覺而堅強的、持久而穩固的聯盟，使它穩固得足以抵抗反革命的挑釁性的襲擊。因爲誰都知道，俄國革命的最後勝利有無保證，在於革命工人同革命士兵的聯盟是否鞏固。

工兵代表蘇維埃也就是這種聯盟的機關。

這種蘇維埃團結得愈緊密，組織得愈鞏固，它們所體現的革命人民的革命政權就愈有力量，戰勝反革命的保證就愈加實際。

加強這種蘇維埃，使它們遍於各地，使它們在中央工兵代表蘇維埃這個人民革命政權機關領導下彼此連成一氣，——這就是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在工作中應當遵循的方向。

工人們！更緊密地團結起來，團結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周圍！

農民們！組織農民協會，團結在俄國革命的領袖——革命無產階級的周圍！

士兵們！組織自己的聯合會，集合在俄國革命軍隊唯一可靠的同盟者——俄羅斯人民的周圍！

工人、農民、士兵們！聯合到俄國革命力量的聯盟機關和政權機關——各地的工兵代表蘇維埃中去！

要完全戰勝舊俄國的黑暗勢力，其保證就在這裏。

要實現俄國人民的基本要求，給農民土地，給工人勞動保護，給俄國全體公民民主共和國，其保

證也就在這裏！

載於一九一七年三月十四日

「真理報」第八號

署名：科·斯大林

論 戰 爭

最近，科爾尼洛夫將軍向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報告說，德國人正準備進攻俄國。

於是羅將柯和古契柯夫號召軍隊和民衆準備作戰到底。

資產階級的報刊則發出警報說：『自由在危急中，戰爭萬歲！』同時俄國革命民主派中也有一部分人發出這種警報……

聽了發出警報的這些人的言論，就會以為俄國目前的情況和一七九二年的法國相似，當時中歐和東歐的反動國王們爲了恢復法國的舊制度曾經組織了反對共和制的法國的聯盟。

如果俄國目前所處的國際環境真的和一七九二年法國所處的環境相似，如果目前是反革命的國王專門爲了恢復俄國的舊政權而結成專門的聯盟來反對我們，那末毫無疑問，社會民主黨人也會像當時法國的革命者一樣，萬衆一心，奮起保衛自由。因爲不言而喻，用血換來的自由必須用武力來捍衛，不讓它受到任何反革命的襲擊，不管這種襲擊來自何方。

但是情形真的是這樣嗎？

一七九二年的戰爭是獨裁專制的國王——農奴主由於害怕共和制的法國的革命火燄而對它發動

的皇朝戰爭。戰爭的目的是撲滅法國的革命火燄，恢復法國的舊制度，藉以保證這些張皇失措的國王不致在本國看到革命的傳染病。正因為如此，法國革命者才那樣奮不顧身地和各國國王的軍隊搏鬥。

目前的戰爭却不是這樣。目前的戰爭是帝國主義的戰爭。它的基本目的是讓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去侵佔（吞併）別國的領土，主要是農業國的領土。這些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需要新的銷售市場和通往這些市場的方便道路，需要原料和礦產，所以它們竭力到處掠奪這些東西，不管被侵略國的內部制度如何。

這也就說明，為什麼目前的戰爭一般說來不會而且不可能導致被侵略國的內政遭到必然的干涉，即恢復被侵略國的舊制度。

也正因為如此，根據俄國目前的情況來看，沒有理由敲起警鐘和宣佈『自由在危急中，戰爭萬歲！』

俄國目前的情況倒像一九一四年的法國，即戰爭開始時的法國，當時德國和法國之間的戰爭已經不可避免。

正像現在俄國資產階級的報刊一樣，當時法國資產階級陣營中也有人發出警報說：『共和國在危急中，打德國人去！』

正像當時這個警報在法國俘虜了許多社會黨人（蓋得、桑巴等人）一樣，現在俄國也有不少社會

黨人跟在那些宣佈『革命的國防』的資產階級代言人的後面走。

後來法國事變的進程表明，警報原來是假的，而叫嚷自由和共和國在危急中原來是爲了掩蓋法國帝國主義者奪取亞爾薩斯——洛林和威斯特伐里亞的真正野心。

我們深信，俄國事變的進程將會暴露出『自由在危急中』這種狂叫的全部虛偽性：『愛國的』烟幕一消散，人們就會親眼看到俄國帝國主義者的真正用心——想……佔領海峽，侵略波斯……

蓋得、桑巴等人的行爲，已在齊美爾瓦爾得和昆塔爾兩次社會主義者代表會議（二）（一九一五年——一九一六年）的一些反對戰爭的決議中受到應有的和權威性的批評。

後來的事變證實了齊美爾瓦爾得和昆塔爾兩次代表會議所提出的原則是完全正確和有效的。

如果已能推翻可惡的沙皇制度的俄國革命民主派竟屈服於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假的警報，而重複蓋得——桑巴的錯誤，那實在是可悲了……

作爲一個政黨來說，我們對目前戰爭的態度應該怎樣呢？

有哪些實際方法能够使戰爭儘速停止呢？

首先，把一個光禿禿的『打倒戰爭！』的口號當做實際方法無疑是完全不適當的，因爲它只限於一般和平思想的宣傳，在實際影響各交戰國停止戰爭方面，它沒有發生而且不能發生任何作用。

其次，應該歡迎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昨天發出的、號召各國人民迫使本國政府停止大屠殺的告全世界人民的宣言。這個宣言如能深入廣大羣衆，無疑會使數百數千的工人重新記起已經被遺

忘的口號——『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但是不能不指出，這個宣言終究不能直接達到目的。因為即使這個宣言能在各交戰國的人民中得到廣泛傳播，但如果這些國家的人民還沒有認清目前戰爭的掠奪性質及其侵略目的，那就很難設想他們會響應這個號召。我們更不用說，宣言既然以先推翻德國『半專制制度』為『停止可怕的屠殺』的條件，實際上就是把『停止可怕的屠殺』這件事無限期地拖下去，從而陷於『作戰到底』的觀點，因為誰也不知道，究竟什麼時候德國人民才能推翻『半專制制度』，一般說來，是否最近的將來就能把它推翻……

那末出路何在呢？

出路就在於對臨時政府施以壓力，要它表示同意立即開始和平談判。

工人、士兵和農民應當舉行羣衆大會和遊行示威，應當要求臨時政府當衆公開表示它試圖促使一切交戰國在承認民族自決權的原則下立即開始和平談判。

只有這樣，『打倒戰爭！』的口號才不會有變成毫無內容的、什麼也不能說明的和平主義的危險；只有這樣，這個口號才能形成摘下帝國主義者假面具和揭露目前戰爭真正內幕的強大的政治運動。

因為即使有任何一方拒絕根據上述原則進行談判，那末這種拒絕，即不願意放棄侵略野心的表示，也會在客觀上成爲加速消滅『可怕的屠殺』的工具，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各國人民會親眼看到戰爭的侵略性質和帝國主義集團的血跡斑斑的面目，會認清他們犧牲自己兒子的生命原來是爲了這些帝國主義集團貪得無厭的利益。

摘下帝國主義者的假面具，在羣衆面前揭露目前戰爭的真正內幕，這也正是向戰爭宣佈真正的戰爭，使目前的戰爭不能進行。

載於一九一七年三月十六日

「真理報」第十號

署名：科·斯大林

在取得部長職位的道路上

幾天以前，報刊上出現了「統一派」關於臨時政府、關於戰爭和關於聯合的幾個決議。

這個派別是普列漢諾夫——布利楊諾夫的「護國主義的」派別。

要想了解這個派別，只要看看他們的意見就夠了。他們認為：

(一)『要對臨時政府的活動進行必要的民主監督，最好的辦法就是工人民主派參加臨時政府』；

(二)『無產階級不得不繼續戰爭』，這也是『爲了使歐洲擺脫德奧反動勢力的威脅』。

簡單地說：工人先生們，請把人質送到古契柯夫——米留可夫的臨時政府裏去，請把戰爭繼續下去，以便……奪取君士坦丁堡！

這就是普列漢諾夫——布利楊諾夫派的口號。

既然如此，這個派別居然還敢號召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和他們聯合！

可敬的『統一派』忘記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是擁護齊美爾瓦爾得代表會議和昆塔爾代表會議的決議的，這些決議既否定護國主義，也反對參加目前的政府，即使是臨時政府（不要和革命的臨時政

府混爲一談！)。

「統一派」沒有注意到，齊美爾瓦爾得代表會議和昆塔爾代表會議是對蓋得——桑巴的否定，反過來說，聯合古契柯夫——米留可夫，就決不能和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統一……

「統一派」沒有看到，李卜克內西和謝德曼早已不在而且不能在一個黨內共處了……
不，先生們，你們號召統一找錯了對象！

當然，可以謀取部長職位，可以聯合米留可夫——古契柯夫，以便……「繼續戰爭」等等，這都是愛好問題，但是這和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有何相干，和聯合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有何相干呢？

不，先生們，走你們的吧。

載於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七日

「真理報」第十一號

本文沒有署名

論俄國革命勝利的條件

革命正在前進。它在彼得格勒爆發之後，正向各地蔓延，逐漸擴展到遼闊廣大的俄國全境。不僅如此，革命還在不可避免地從政治問題轉到社會問題，轉到改善工人和農民生活的問題，因而使目前的危機更加深刻和尖銳。

這一切不能不引起俄國某些有產集團的驚惶。沙皇地主的反動勢力正在抬頭。帝國主義集團敲起了警鐘。金融資產階級正向沒落的封建貴族伸出手來，以便共同組織反革命。今天他們還很軟弱，還不堅決，但是明天他們就可能堅強起來和動員起來反對革命。不管怎樣，他們現時正在毫不放鬆地幹着卑鄙勾當，在一切居民階層中（包括軍隊在內）糾集力量……

如何制止正在抬頭的「反革命」呢？

俄國革命勝利所必需的條件是什麼呢？

我國革命的特點之一就是彼得格勒一直是革命的根據地。搏鬥和槍殺，街壘和犧牲，鬥爭和勝利，主要是在彼得格勒及其郊區（喀琅施塔得等地）發生的。地方只不過坐享勝利果實並對臨時政府表示信任而已。

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即臨時政府和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實際上分享政權的局面，就是這一事實的反映。這種局面使反革命的傭僕們感到不安。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是工人和士兵的革命鬥爭機關，臨時政府是被革命的「極端行動」嚇倒的，以地方的消極性爲靠山的溫和派資產階級的機關，——情況就是如此。

革命的弱點就在這裏，因爲這種情況使地方和首都更加脫節，使它們之間更加缺乏聯系。

但是，隨着革命的深入，地方也在革命化。各地都在成立工人代表蘇維埃。農民不斷捲入運動並組織在自己的協會中。軍隊也在民主化，各地都在成立士兵聯合會。地方的消極性正在消失。

因此，臨時政府的立足之地動搖起來了。

同時，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蘇維埃也顯得不足以應付新的形勢了。

全俄民主力量必須有一個全國性的革命鬥爭機關，這個機關要有高度的威信，以便把首都和地方的民主力量聯合在一起，並在必要時從人民的革命鬥爭機關變成動員人民中一切有生力量以反對反革命的革命政權機關。

只有全俄工兵農代表蘇維埃能够成爲這樣的機關。

這就是俄國革命勝利的第一個條件。

其次，戰爭也和生活中的一切事物一樣，除了消極的方面還有積極的方面，就是說，戰爭既然幾乎動員了俄國所有的成年人，就使軍隊有了人民的性質，因而促進了士兵和起義工人的聯合。這也就

是我國革命比較容易爆發和勝利的原由。

但是軍隊的流動性很大，特別是由於戰爭的需要，軍隊必須經常從一個地方轉移到另一個地方。軍隊不能永久駐在一個地方來保衛革命，使它不受反革命的打擊。因此，必須建立另一種武裝力量，建立一種自然地和革命運動中心聯系着的武裝工人的軍隊。沒有一支隨時準備為革命效勞的武裝力量，革命就不能勝利，如果這個原理是正確的，那末我國革命也不能沒有自己的、和革命利益血肉相連的工人近衛軍。

立即武裝工人，建立工人近衛軍，——這就是革命勝利的第二個條件。

許多國家革命運動的特點，例如在法國，表現在下面這個無可置疑的事實上：那裏的臨時政府通常是在街壘中產生的，因此，它們是革命的，至少比它們後來（通常在國家「安定」之後）召開的立憲會議要革命些。其實也就是因為這個緣故，當時最有經驗的革命者總是延緩立憲會議的召開，力求在立憲會議召開之前通過革命政府來實現自己的綱領。他們所以這樣做，是想把立憲會議置於各種改革已經實現這一既成事實的面前。

我國的情形却不是這樣。我國臨時政府不是在街壘中，而是在街壘旁產生的。所以它不是革命的，它只是勉強跟在革命後面，絆革命的脚步，妨礙革命前進。如果根據革命正在一步步深入，提出八小時工作制和沒收土地等社會問題並使地方革命化這個事實來判斷，那末可以肯定地說，未來的全民立憲會議將比六三杜馬所選出的目前的臨時政府民主得多。

同時，令人耽心的是，被革命的規模嚇壞了的和滲透了帝國主義傾向的臨時政府，在某種政治局勢下可能成爲正在組織起來的反革命的「合法的」擋箭牌和掩蔽物。

因此，無論如何不應該延緩立憲會議的召開。

因此，必須儘速召開立憲會議，因爲這個立憲會議在社會各階層中是唯一有威信的機關，它能夠使革命事業完成，從而把振翼欲飛的反革命的翅膀一刀砍斷。

迅速召開立憲會議，——這就是革命勝利的第二個條件。

必須在儘速開始和平談判這樣一個總的條件下，在停止慘無人道的戰爭的條件下來實現這一切，因爲長期的戰爭及其所引起的財政、經濟和糧食危機的後果，是使革命大船可能撞碎的暗礁。

載於一九一七年三月十八日

「真理報」第十二號

署名：科·斯大林

論取消民族限制

舊俄身上有許多使它蒙受恥辱的膿瘡，民族壓迫就是其中的一個。

宗教迫害和民族迫害，強迫「異族人」俄羅斯化，排擠民族文化機關，剝奪選舉權，剝奪移動自由，挑撥各民族互相攻擊，蹂躪和殘殺，——這就是令人感到可恥的民族壓迫。

如何擺脫民族壓迫呢？

沒落的土地貴族是民族壓迫的社會基礎，是民族壓迫的鼓舞力量。它和政權愈接近，它掌握政權愈牢固，民族壓迫就愈殘酷，壓迫的方式也就愈野蠻。

在舊俄，當舊的農奴主土地貴族掌握政權的時候，民族壓迫非常厲害，並且往往釀成蹂躪（蹂躪猶太人）和殘殺（阿爾明尼亞人和韃靼人互相殘殺）。

在英國，土地貴族（大地主）和資產階級分掌政權，那裏早已沒有這種土地貴族的獨佔統治了，因此，民族壓迫比較緩和，不那麼殘忍。當然，這裏不包括戰爭時期的情況，在戰爭進程中，政權一轉入大地主手中，民族壓迫就大大加劇了（例如對愛爾蘭人、印度人的迫害）。

在瑞士和美國，沒有而且不會有過大地主統治，那裏的政權完全掌握在資產階級手中，因此，各

民族的發展比較自由，一般說來，民族壓迫幾乎不存在。

這一切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土地貴族按其本身地位來說是（不能不是！）各種自由（包括民族自由）的最堅決和最不可調和的敵人，是因為一般自由（包括民族自由）會破壞（不能不破壞！）土地貴族政治統治的基礎。

把封建貴族趕出政治舞台，從他們手中把政權奪取過來，——這也就等於消滅民族壓迫並為民族自由創造必要的實際條件。

既然俄國革命獲得了勝利，它就創造了這些實際條件，即推翻了封建農奴主的政權並確立了自由。

現在必須：

（一）把擺脫了壓迫的各民族的權利規定出來；

（二）把這些權利利用法律固定下來。

在這個基礎上也就產生了臨時政府關於取消信教限制和民族限制的法令。

被日益發展的革命所驅使的臨時政府應當在解放俄國各民族方面採取這第一個步驟，現在它已經採取了。

法令的內容歸結起來大體上就是取消對非俄羅斯民族和非正教徒的下列幾種公民權利的限制：

（一）對定居、居住和移動的限制；（二）對取得財產權等的限制；（三）對從事各種手工業、商業等的

限制；(四)對加入股份公司及其他公司的限制；(五)對担任國家機關職務等的限制；(六)對入學的限制；(七)在私人公司的文牘工作方面，在各種私立學校的教學工作方面，在商業簿記方面，對使用俄語以外的其他語言和方言的限制。

臨時政府的法令就是如此。

過去一直受到懷疑的俄國各民族現在可以自由地呼吸，可以感覺到自己已是俄國的公民了。這一切都是很好的。

但是，如果以為這個法令已經足以保證民族自由，以為解除民族壓迫的事業已經徹底完成，那就犯了不可饒恕的錯誤。

首先，法令沒有規定各民族在語言方面的平等權利。法令最後一條說，在私人公司的文牘工作方面，在私立學校的教學工作方面，有使用俄語以外的其他語言的權利。但是，對於那些不說俄語的非俄羅斯民族公民聚居的區域（南高加索、土爾克斯坦、烏克蘭、立陶宛等地）該怎麼辦呢？毫無疑問，這些區域將有（一定會有！）自己的議會，因而也將有「文牘工作」（決不是「私人的」！），以及學校（不僅是「私立的」！）的「教學工作」……這一切當然不僅要用俄語，而且也要用本地語言。臨時政府不是想把俄語宣佈為國語，從而剝奪上述區域在自己的決不是「私人的」機關中用本族語言來進行「文牘工作」和「教學工作」的權利呢？顯然是這樣。但是除了頭腦簡單的人以外，誰能相信這就是「言論報」(3)和「日報」(4)的資產階級長舌婦到處吹噓的民族權利完全平等呢？誰不明白這就是使

各民族在語言方面權利不平等的事實合法化呢？

其次，誰想確立真正的民族權利平等，誰就不能只限於採用取消限制的消極辦法，而應當由取消限制進而採取保證消滅民族壓迫的積極方案。

因此，必須宣佈：

(一) 凡在經濟上構成一個整體、居民具有特殊的生活習慣和民族成分、並用本族語言進行『文牘工作』和『教學工作』的區域都可以實行政治自治（不是聯邦制！）；

(二) 凡由於某種原因不能留在國家整體範圍內的民族都有自決權。

這就是真正消滅民族壓迫和保證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所能實行的最高限度的民族自由的道路。

載於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真理報】第十七號

署名：科·斯大林

二者必居其一

外交部部長米留可夫先生在三月二十三日發表的著名談話中發揮了他的關於目前戰爭目的的『綱領』。讀者從昨天的『真理報』上可以看出，這種目的是帝國主義的目的：侵佔君士坦丁堡，侵佔阿爾明尼亞，瓜分奧地利和土耳其，侵佔波斯北部。

原來俄國士兵在戰場上流血犧牲並不是爲了『保衛祖國』，並不是爲了『保衛自由』，像被收買的資產階級報刊硬要我們相信的那樣，而是爲了侵佔別國的土地，以滿足一小撮帝國主義者的野心。

至少米留可夫先生是這樣說的。

米留可夫先生如此明目張胆地說出這些話究竟是代表誰呢？

當然不是代表俄國人民。因爲俄國人民、俄國工人、農民和士兵，反對侵佔別國的土地，反對蹂躪各民族。俄國人民意志的代表者——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發出的著名『宣言』雄辯地說明了一點。

那末米留可夫先生究竟代表誰的意見呢？

也許代表整個臨時政府的意見吧？

但是，昨天的『晚間報』對這一點報道說：

『對於三月二十三日彼得格勒各報刊載的外交部部長米留可夫的談話，司法部部長克倫斯基已授權司法部新聞情報局發表聲明：談話中關於俄國在目前戰爭中對外政策的任務的說明，是米留可夫個人的意見，決不是臨時政府的見解。』

總之，如果相信克倫斯基，那末米留可夫先生在關於戰爭目的這個極端重要的問題上就不是代表臨時政府的意見了。

簡單地說，外交部部長米留可夫先生向全世界宣佈目前戰爭的侵略目的，不僅違反俄國人民的意志，而且也違反他所參加的臨時政府的意見。

還在沙皇時代，米留可夫先生就主張部長對人民負責。我們同意他的意見，部長應向人民報告工作並對人民負責。所以我們要問：現在米留可夫先生是不是還承認部長對人民負責的原則呢？如果他還承認這個原則，那末爲什麼他不辭職呢？

也許克倫斯基的聲明不……真實？

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克倫斯基的聲明不真實，那末革命的人民就應當要臨時政府守規矩，迫使政府承認人民的意志。

或者克倫斯基說的是事實，那末在臨時政府中就不應當有米留可夫先生的位置，他應當辭職。中間道路是沒有的。

載於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真理報」第十八號

社論

反對聯邦制

『人民事業報』第五號刊載了一篇題爲『俄國——區域聯盟』的短文。這篇短文恰巧是主張把俄國變成『區域聯盟』，變成『聯邦國家』。請看：

『讓聯邦的俄國接受各個區域（小俄羅斯、格魯吉亞、西伯利亞、土爾克斯坦等）的主權吧……但是，它要賦予各個區域以內部的主權。讓即將召開的立憲會議建立一個俄國區域聯盟。』

這篇短文的作者（約斯·奧庫里奇）對上面這段話做了如下的解釋：

『讓統一的俄國軍隊、統一的幣制、統一的對外政策、統一的最高法院建立起來吧。但是這個統一國家內的各個區域要有獨立創造新生活的自由。美利堅人已經在一七七六年……用締結盟約的辦法建立了「合衆國」，難道我們在一九一七年就不能建立鞏固的區域聯盟嗎？』

『人民事業報』是這樣說的。

不能不承認這篇短文的許多地方是很有趣的，至少是新奇的。它那種莊嚴隆重的和那種可以說是『宣言式的』腔調（『讓』，『讓……吧！』）也是令人感到興趣的。

但是終究應該指出，整個說來，這篇短文是一種奇怪的誤解，這種誤解所以產生，是由於對北美

合衆國（以及對瑞士和加拿大）國家制度的歷史事實採取了極端輕率的態度。

這段歷史告訴了我們什麼呢？

一七七六年的合衆國不是聯邦，而是直到那時還保持着獨立的各殖民地或各州的邦聯。就是說，本來是一些獨立的殖民地，後來爲了保衛共同的利益，爲了反對敵人（主要是外部敵人），各殖民地彼此之間結成了聯盟（邦聯），但是這些殖民地仍不失爲完全獨立的國家單位。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生了一個轉變：和反對『集中制』、主張保持舊制度的南部各州相反，北部各州要求各州在政治上有更鞏固的結合。『內戰』爆發了，結果北部各州佔了上風。於是美國建立了聯邦，就是說建立了和聯邦（中央）政府分掌政權的各個自主州的聯盟。但是這種制度並沒有維持很久。聯邦制原來也像邦聯制一樣，是一種過渡辦法。各州和中央政府之間的鬥爭並沒有停止，兩重政權的局面難以維持下去。由於進一步的發展，合衆國就從聯邦變爲有統一憲法規範的單一的（合爲一體的）國家，各州在這種憲法規範所許可的範圍內實行有限的自治（不是國家自治，而是行政上的政治自治）。對於合衆國來說，『聯邦』這個稱號已經變成有名無實的東西，變成早已不符合實際情況的陳跡。

關於該文作者同時援引的瑞士和加拿大也必須這樣說。這兩個國家在歷史上最初也是一些獨立的州（邦），也曾爲了實現各州之間更鞏固的聯合而進行過鬥爭（瑞士有各邦和宗得崩德³的戰爭，加拿大有英吉利人和法蘭西人的鬥爭），後來也由聯邦變成了單一的國家。

這些事實究竟說明了什麼呢？

這些事實只能說明，美國以及加拿大和瑞士是從各個獨立的區域經過它們的聯邦發展為單一的國家的，發展的趨勢不是有利於聯邦制，而是不利於聯邦制。聯邦制是一種過渡形式。

這並不是偶然的。因為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和因此而引起的經濟領域的擴大以及資本主義的集中趨勢所要求的國家生活形式不是聯邦制，而是單一制。

當然，如果我們不打算扭轉歷史車輪，我們就不能不重視這種趨勢。

由此應該得出結論說，力求在俄國實行聯邦制是不合理的，因為實際生活本身已經註定聯邦制必然要消失。

『人民事業報』主張在俄國應用一七七六年合衆國的經驗。但是，一七七六年的合衆國和我們今天的俄國有沒有相似之處，哪怕是極小的相似之處呢？

當時的合衆國是各個獨立的殖民地地的總合，它們彼此之間沒有聯系，它們希望至少通過邦聯制來建立聯系。它們的這種願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現在的俄國有沒有類似的情形呢？當然沒有！誰都知道，俄國各區域（各邊區）和俄國中部是由許多經濟和政治的紐帶聯系起來的，並且俄國愈民主，這些紐帶就愈牢固。

其次，當時爲了在美國建立邦聯或聯邦，必須把彼此之間還沒有聯系的各殖民地聯合起來。這是有利於合衆國的經濟發展的。但是要把俄國變成聯邦，就不得不割斷那些已經存在的、把各個區域彼

此聯系起來的經濟和政治的紐帶，這是完全不合理的和反動的。

最後，美國（加拿大和瑞士也一樣）各州（邦）不是按照民族特徵劃分的，而是按照地理特徵劃分的。那裏的州是由各個殖民社區發展而成的，和民族成分毫無關係。合衆國有幾十個州，但是民族集團總共只有七八個。瑞士有二十五個邦（區域），而民族集團總共只有三個。俄國的情形却不是這樣。在俄國通常稱爲區域而需要實行自治的地區（烏克蘭、南高加索、西伯利亞、土爾克斯坦等），並不像烏拉爾或伏爾加河流域那種純屬地理上的區域，而是俄國一定的角落，那裏的居民具有一定的生活習慣和（非俄羅斯的）民族成分。正因爲如此，美國或瑞士各州的自治（或聯邦）不但沒有解決民族問題（它本來也沒有追求這個目的！），甚至沒有提出這個問題。但是，主張俄國實行區域自治（或成立聯邦）正是爲了提出和解決俄國的民族問題，因爲俄國的區域的劃分是以民族特徵爲基礎的。

一七七六年的合衆國和我們今天的俄國之間的相似之處是捏造的和荒謬的，這不是很明顯嗎？聯邦制在俄國不會解決而且不能解決民族問題，它只能用唐·吉訶德式的掙扎來扭轉歷史車輪，把民族問題弄得錯綜複雜起來，這不是很明顯嗎？

不，主張在俄國應用一七七六年美國的經驗是完全不適當的。不徹底的過渡形式——聯邦制，不會滿足而且不能滿足民主的要求。

民族問題的解決應當是切合實際的，同樣應當是根本的和徹底的，即：

（一）凡居住在俄國一定區域內而不能或不願留在國家整體範圍內的民族都有分離的權利；

(二) 凡具有一定的民族成分而仍舊留在國家整體範圍內的各個區域都可以在具有統一憲法規範的統一的(合爲一體的)國家範圍內實行政治自治。

關於俄國各個區域的問題，應當這樣而且只能這樣來解決。○

載於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真理報」第十九號

署名：科·斯大林

◎ 作者註

本文反映了當時在我們黨內佔統治地位的對國家聯邦制度的否定態度。這種對國家聯邦制度的否定態度，在列寧一九一三年十一月致邵武勉的一封信中表現得最爲明顯。列寧在這封信中說：「我們無條件地擁護民主集中制。我們反對聯邦制……我們在原則上反對聯邦制，因爲它削弱經濟聯系，它對於一個國家來說是一種不合適的型式。你願意分離嗎？如果你能割斷經濟聯系，或者說得確切些，如果「共處」所引起的壓迫和紛爭竟能損害和毀壞經濟聯系的事業，那末你就滾吧。你不願意分離嗎？那末對不起，請不要代我做決定，不要以爲你有「權利」建立聯邦。」（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十九卷第四五三頁）

值得注意的是，一九一七年黨的四月代表會議（已）所通過的關於民族問題的決議完全沒有提到國

家聯邦制度的問題。決議談到民族分離權，談到在統一的（單一的）國家範圍內實行民族區域自治，談到頒佈反對任何民族特權的根本法，但是一句話也沒有談到可以實行國家聯邦制度的問題。

在列寧的『國家和革命』（一九一七年八月）一書中，黨以列寧爲代表第一次在承認聯邦制可以作爲『向集中制共和國』過渡的一種形式方面跨進了一大步，但承認的同時又附有許多重要的附帶條件。

列寧在這本書中說：『恩格斯也和馬克思一樣，是從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革命的觀點來堅持民主集中制，堅持統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國的。他把聯邦共和國或者看做例外情形和發展的障礙，或者看做由君主國向集中制共和國的過渡，看做在一定特殊條件下的「前進一步」。在這些特殊條件中突出的是民族問題……甚至在英國，在這個無論從地理條件、共同的語言或數百年的歷史方面看來都似乎已經把國內各個小地區的民族問題「解決了」的國家，恩格斯也估計到一個明顯的事實，即民族問題還沒有消失，因此，他承認聯邦共和國是「前進一步」。自然，這裏他絲毫沒有放棄批評聯邦共和國的缺點，絲毫沒有放棄爲實現統一的、集中制的民主共和國而進行最堅決的宣傳和鬥爭。』（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四一八頁至第四一九頁）

只是在十月革命以後，黨才明確而肯定地採取了國家聯邦制的觀點，把國家聯邦制作爲各蘇維埃共和國在過渡時期的國家制度的方案提出來。在一九一八年一月由列寧起草經黨中央委員會批准的著名的『被剝削勞動人民權利宣言』中第一次反映了這個觀點。在這個宣言中說：『蘇維埃俄羅斯共和國是建立在自由民族的自由聯盟基礎上的各蘇維埃民族共和國的聯邦。』（見『列寧全集』第四版

第二十六卷第三八五頁

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一九一九年）⁽²⁹⁾正式確定了這個觀點。大家知道，在這次代表大會上通過了俄國共產黨黨綱。在這個黨綱中說：「黨主張按照蘇維埃型式組織起來的各個國家實行聯邦制的聯合，作為走向完全統一的一種過渡形式。」（見『俄國共產黨黨綱』）

這就是黨從否定聯邦制到承認聯邦制，承認它是「各民族勞動人民走向完全統一的過渡形式」（見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民族問題提綱』⁽³⁰⁾）所經歷的道路。

我們黨在國家聯邦制問題上的觀點的這種演變應由下面三個原因來說明：

第一、到十月革命時俄國許多民族實際上已經處於完全分離和彼此完全隔絕的狀態，因此，聯邦制是使這些民族的勞動羣衆由分散趨於接近，趨於聯合的前進一步。

第二、在蘇維埃建設進程中確立起來的聯邦形式本身，遠不像從前所想像的和俄國各民族勞動羣衆在經濟上接近起來的目的有那樣大的抵觸，甚至像後來的實踐所表明的那樣，聯邦形式和這些目的完全不相抵觸。

第三、民族運動所佔的比重，比從前，比戰前時期或十月革命以前時期所想像的要大得多，而各民族聯合的方法也要複雜得多。

約·斯·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

兩個決議

兩個決議：第一個是工兵代表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決議，第二個是俄羅斯—波羅的海車輛製造廠機械工段四百名工人的決議。

第一個決議支持所謂『自由公債』。

第二個決議表示反對。

第一個決議毫無批判地把『自由公債』看做名副其實的『自由公債』，看做有利於自由的公債。

第二個決議認定『自由公債』是反對自由的公債，因為它『發行的目的是繼續進行僅僅有利於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自相殘殺的戰爭』。

第一個決議的產生是由於那些張皇失措的人們發生了疑問：軍隊的供應怎麼辦，不支持公債是否會使軍隊的供應受到損害。

第二個決議沒有這種疑問，因為它看到了出路：它『承認要供應軍隊一切必需品就必須有錢，同時向工兵代表蘇維埃指出，這筆錢應該取自那些發動這次戰爭、繼續這次戰爭並利用這種殺人的狂熱來攫取巨額利潤的資產階級的私囊』。

第一個決議的起草人大概滿意了，因為要知道他們已經「履行了自己的義務」。

第二個決議的起草人提出抗議，認為第一個決議的起草人用這種態度對待無產階級事業是「背·叛·國·際」。

真是一針見血！

對於旨在反對自由的「自由公債」，一個是擁護，一個是反對。

——哪一個對呢？——工人同志們，你們來判斷吧。

載於一九一七年四月十一日

【真理報】第二十九號

署名：科·斯大林

給農民土地

梁贊省農民向盛加略夫部長聲明說，他們將耕種地主荒廢的土地，不管地主是否同意。農民聲明說，地主荒廢土地是一種有害的行爲，立即耕種荒廢的土地不僅是保證後方居民糧食供應而且也是保證前方軍隊糧食供應的唯一方法。

盛加略夫部長對農民聲明的回答（見他的電報（二））是斷然禁止農民自行耕種荒廢的土地，說農民的這種行爲是『越軌行動』，並要農民等待立憲會議的召開，說立憲會議可以解決一切問題。

但是，因爲立憲會議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召開，因爲立憲會議的召開被盛加略夫先生所參加的臨時政府延期了，所以實際上土地仍然要荒廢下去，地主仍然佔有土地，農民仍然沒有土地，而俄國，而工人、農民和士兵仍然沒有足夠的糧食。

這一切都是爲了使地主不吃虧，即使俄國陷入飢餓的魔掌也在所不惜。

盛加略夫部長所參加的臨時政府的回答就是如此。

我們對這種回答並不感到驚奇。廠主和地主的政府不會不這樣對待農民：只要地主無恙，哪管農民死活！

因此，我們號召農民，號召全俄國所有的貧農，把自己的事情掌握在自己手裏，並把它向前推進。我們號召他們組織到革命的農民委員會（鄉的、縣的等等）裏，通過這些委員會把地主的土地奪取過來，有組織地自行耕種這些土地。

我們號召他們立刻做這件事情，不要等待立憲會議，不要理會阻礙革命前進的部長們的反動禁令。

有人對我們說，立即奪取地主土地會破壞革命的「統一」，使社會上的「進步階層」離開革命。但是，如果以為不同廠主和地主爭吵就能把革命向前推進，那就太幼稚了。

難道工人實行八小時工作制沒有使廠主及其同夥「離開」革命嗎？誰敢斷言因為改善了工人的狀況，縮短了工作日，革命就受到了損失呢？

農民自行耕種地主的土地並奪取這些土地無疑會使地主及其同夥「離開」革命。但是，誰敢說我們把千百萬貧農團結在革命周圍就是削弱革命的力量呢？

凡是願意對革命進程起作用的人都應當徹底認清：

（一）工人和因戰爭而穿上軍衣的貧農是我國革命的基本力量；

（二）隨着革命的深入和擴大，那些口頭上進步而實際上反動的所謂「進步分子」必然會「離開」革命。

如果要阻撓這種從革命中清除無用「分子」的有益過程，那就是反動的空想。

等待和拖延到立憲會議再作處理的政策，民粹派分子、勞動團分子和孟什維克所推行的『暫時』不沒收土地的政策，在各個階級之間隨風轉舵（千萬不要得罪人！）和可恥的裹足不前的政策，並不是革命無產階級的政策。

俄國革命的勝利進軍，一定會把這種政策當做多餘的廢物掃開，因為這種政策只是合乎革命敵人的心意並對他們有利。

載於一九一七年四月十四日

【真理報】第三十二號

社論

署名：科·斯大林

五

自從交戰國掠奪成性的資產階級把世界拖入血腥屠殺以來，已經快要三年了。

自從昨天還是同胞兄弟而今天已經穿上軍衣的世界各國工人像敵人似地分兵對壘，自相殘殺，使無產階級的敵人拍手稱快以來，已經快要三年了。

各國人民被大批屠殺，廣大羣衆陷於破產和貧困，從前繁榮的城市和鄉村變爲廢墟，無數的人忍飢挨餓，過着野獸般的生活（這一切都是爲了使一小撮在朝在野的強盜去掠奪別人的土地和攫取暴利），——這就是目前戰爭所導致的結果。

世界已經被戰爭壓得喘不過氣來了……

歐洲人民感到窒息，他們已經抬起頭來反對好戰的資產階級了。

俄國革命最先把那堵使工人彼此隔開的牆壁打開了一個缺口。在普遍沉醉於「愛國」狂熱的時候，俄國工人最先提出了已經被遺忘的口號：「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在俄國革命的霹靂聲中，西方工人也從沉眠中驚醒。德國的罷工和示威，奧地利和保加利亞的遊行，各中立國的罷工和羣衆大會，英法兩國國內日益增長的不滿，前綫羣衆性的聯歡，——這就是社

會主義革命日益迫近的先聲。

而我們今天的節日——五一節，難道不是各國人民新的兄弟關係在血泊中鍛鍊成長的象徵嗎？
資·本·家·強·盜·腳·下·的·土·地·燃·燒·起·來·了·，
因·為·國·際·的·紅·旗·又·在·歐·洲·的·上·空·飄·揚·起·來·了·。

就讓今天這個日子，這個彼得格勒數十萬工人向全世界工人友愛地伸出手來的五一節的日子，
成爲新的革命國際誕生的保證吧！

讓今天在彼得格勒廣場上發出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飛揚全世界，把世界各國
工·人·聯·合·起·來·爲·社·會·主·義·而·鬥·爭·吧·！

我·們·要·越·過·資·本·家·強·盜·，
越·過·他·們·的·強·盜·政·府·，
向·世·界·各·國·工·人·伸·出·手·來·，
高·呼·：
五·一·萬·歲·！

各·國·人·民·的·兄·弟·團·結·萬·歲·！
社·會·主·義·革·命·萬·歲·！

載於一九一七年四月十八日

「真理報」第三十五號

本文沒有署名

論臨時政府

(一九一七年四月十八日〔五月一日〕在

瓦西里島羣衆大會上的演說)

在革命進程中國內產生了兩個政權：六三社馬選出的臨時政府和工人、士兵選出的工兵代表蘇維埃。

這兩個政權之間的關係日益尖銳化，它們原來的合作正在破裂，如果我們抹殺這個事實，那就是犯罪。

資產階級首先提出兩個政權的問題，他們首先提議選擇：或者是臨時政府，或者是工兵代表蘇維埃。如果我們對這個明白提出的問題避而不答，那是不體面的。工人和士兵應當明確肯定地說：他們究竟認為哪一個是自己的政府，臨時政府還是工兵代表蘇維埃？

有人說要信任臨時政府，說這種信任是必要的。但是，既然政府自己在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問題上都信任人民，那末，怎麼能够信任這個政府呢？現在戰爭正在進行。這個戰爭是根據沙皇背着人民和英法兩國簽訂的條約而進行的，臨時政府未經人民同意就把這些條約當做聖旨來奉行。人民有權

知道這些條約的內容，工人和士兵有權知道爲什麼要流血。工人和士兵要求公佈條約，臨時政府是怎樣回答的呢？

——聲明條約仍舊有效。

可是條約仍然沒有公佈，而且不打算公佈！

臨時政府對人民隱瞞了戰爭的真正目的，而隱瞞這些目的就是堅決不信任人民，這不是很明顯嗎？既然臨時政府自己在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問題上都不信任工人和農民，工人和農民又怎麼能夠信任臨時政府呢？

有人說要支持臨時政府，說這種支持是必要的。但是請你們自己判斷一下：在革命時代是否可以支持一個從它一成立起就阻礙革命發展的政府呢？過去的情形一直是這樣：革命的創舉和民主的措施都是工兵代表蘇維埃提出的，而且僅僅是工兵代表蘇維埃提出的。臨時政府總是固執己見，頑強抗拒，只是在後來才同意蘇維埃的意見，而且這種同意也不過是部分的和口頭上的，實際上仍然加以阻撓。現在的情形還是這樣。怎麼能够在革命高漲時支持一個妨礙革命前進並把革命拉向後退的政府呢？叫臨時政府不要妨礙工兵代表蘇維埃使國家進一步民主化，——這樣提出問題不是更好嗎？

國內反革命勢力正在動員起來。他們在軍隊中進行鼓動，在農民和小市民中進行鼓動。反革命的鼓動首先是反對工兵代表蘇維埃。這種鼓動是以臨時政府的名義爲掩護的。而臨時政府公然縱容對工兵代表蘇維埃的攻擊。試問，究竟爲什麼要支持臨時政府呢？難道因爲它縱容反革命的鼓

動嗎？！

俄國到處掀起了土地運動。農民都在設法自行耕種地主所荒廢的土地。不這樣，全國就會瀕於飢餓。針對着農民的要求，全俄蘇維埃會議〔三〕決定『支持』農民的這種沒收地主土地的運動。而臨時政府現在做了些什麼呢？它宣佈農民運動是『越軌行動』，禁止農民耕種地主的土地，並給自己的專員發出『相應的』命令（見四月十七日『言論報』）。試問，究竟爲什麼要支持臨時政府呢？難道因爲它向農民宣戰嗎？

有人說，不信任臨時政府就會破壞革命的統一，就會使資本家和地主離開革命。但是誰敢說資本家和地主實際上是在支持或能够支持人民羣衆的革命呢？

難道工兵代表蘇維埃實行八小時工作制沒有使資本家離開自己，把廣大工人羣衆團結在革命周圍嗎？誰敢斷言一小撮廠主的值得懷疑的友誼比數百萬工人用血結成的真正友誼對革命更可貴呢？其次，難道全俄蘇維埃會議決定支持農民沒有使地主離開自己，把農民羣衆和革命結合起來嗎？誰敢說一小撮地主的值得懷疑的友誼比現在穿上軍衣的千百萬貧農的真正友誼對革命更可貴呢？

革命不能使人人滿意。它總是一方面滿足了勞動羣衆，另一方面打擊了勞動羣衆的暗藏的和公開的敵人。

因此，這裏必須選擇：或者和工人、貧農一起擁護革命，或者和資本家、地主一起反對革命。那末，我們究竟支持誰呢？

我們可以把哪一個當做自己的政府，工兵代表蘇維埃還是臨時政府？顯然，工人和士兵只能支持他們自己選出的工兵代表蘇維埃。

載於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士兵真理報】第六號

署名：科·斯大林

關於瑪麗亞宮的會議

資產階級報刊上已經出現了關於工兵代表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和臨時政府舉行聯席會議的報道。這個報道總的說來是不……正確的，某些地方簡直是歪曲事實，把讀者引入迷途。至於資產階級報刊所特有的那種報道作風，我們就更不用說了。因此，必須把會議的真相恢復過來。

會議的目的在於弄清臨時政府和執行委員會的相互關係，因為米留可夫部長的照會⁽¹⁾使它們之間的衝突尖銳化了。

李沃夫總理宣佈開會。他的開幕詞可以歸結為以下幾點：直到最近為止全國都信任臨時政府，事情也進行得令人滿意。但是現在不知爲什麼沒有這種信任了，甚至出現了對抗行爲。近兩周來，有名的社會主義人士在報刊上開始攻擊臨時政府的時候，令人更加有這種感覺。這樣下去是不行的。需要工兵代表蘇維埃方面的堅決的支持。否則我們就要辭職。

然後是各部（軍事、農業、交通、財政、外交）部長做『報告』，其中講得最肯定的是古契柯夫、盛加略夫和米留可夫。其餘幾個部長的演說只是重複前三人的結論而已。

古契柯夫部長的演說總起來說是論證對我國革命所持的一種有名的帝國主義觀點，根據這個觀

點，應當把俄國革命看做『作戰到底』的工具。他說：我曾經深信俄國所以需要變革是爲了避免失敗。我曾經希望革命能創造出一種新的勝利因素，並且我相信革命一定能把這種因素創造出來。廣義的護國主義，即不僅爲了現在而且爲了將來的護國主義，——這就是我們的目的。但是近幾周來發生了許多壞現象……『祖國在危急中』……主要的原因在於某些社會主義人士所鼓吹的『和平主義思想的氾濫』。部長明顯地暗示，這種鼓吹應當制止，紀律應當整頓，在這方面需要執行委員會的幫助……

盛加略夫部長描述了俄國糧食危機的景象……基本問題不在於照會和對外政策，而在於糧食；如果糧食問題不能解決，那我們任何問題都不能解決。泥濘時期以及其他各種暫時的現象對於糧食危機的加深有不小的影響。但是盛加略夫認爲主要的原因是下面這種『可悲的現象』：農民『開始過問土地問題』，擅自耕種地主的土地，叫戰俘離開地主的莊園，他們一般地都沉溺於土地的『幻想』。在盛加略夫看來，農民的這種有害的運動所以『燃起』，是由於『列寧派』進行了沒收土地的鼓動，是由於『列寧派』『狂熱地迷惑於黨』。從『散播毒藥的巢穴』『克舍辛斯卡婭宮』發出的有害的鼓動『應當終止』……二者必居其一；或者信任現在的臨時政府，那末農民的『過火行爲』就應當終止；或者建立另外一種政權。

米留可夫：照會不是我個人的意見，而是整個臨時政府的意見。對外政策問題歸結起來就是是否準備履行我們對盟國承擔的義務的問題。我們是和盟國相聯的……人們一般都把我們當做一

種對實現某種目的是否有用的力量來看待。我們只要表現軟弱，關係就會惡化……因此，放棄兼併政策是含有危險的……我們需要你們的信任，請給我們信任吧，有了信任，軍隊就會有高昂的士氣，我們就可以爲了戰綫的統一而發動攻勢，我們就可以對德國人施以壓力，把他們從法國人和英國人方面吸引過來。我們對盟國承擔的義務要求我們這樣做。米留可夫最後說：你們可以看出，在這種實際情況下，在我們希望不破壤盟國對我們的信任的情況下，照會只能是這樣。

這樣，部長們的冗長演說可以概括爲以下幾點：國家經歷着嚴重的危機，造成危機的原因是革命運動，擺脫危機的出路是制止革命和繼續戰爭。

因此，要救國就必須：（一）壓制士兵（古契柯夫），（二）壓制農民（盛加略夫），（三）壓制摘下臨時政府假面具的革命工人（各部長）。請你們支持我們這一艱難的事業，請你們幫助我們進行進攻性的戰爭（米留可夫），——這樣做一切就會很好。否則我們就要辭職。

部長們是這樣說的。

最值得注意的是：部長們的這些極端帝國主義的和反革命的演說竟沒有遭到執行委員會多數的代表策烈鐵里的反駁。被部長們的尖銳提出問題所嚇倒的策烈鐵里，看到部長們打算辭職就慌了手脚，竟在演說中哀求他們做還可能做的讓步，哀求他們頒佈一個令人滿意的關於照會的「說明」⁽²⁶⁾，哪怕只是爲了「內部使用」。他說，如果臨時政府肯做這種其實是口頭上的讓步，那末「民主派將以全力支持臨時政府」。

想掩蓋臨時政府和執行委員會之間的衝突，決心讓步，只求協議能夠保持，——這就是策烈鐵里的演說的基本精神。

加米涅夫發言的精神完全相反。他說，如果說國家瀕於滅亡，如果說它經歷着經濟、糧食等等危機，那末擺脫現狀的出路不在於繼續戰爭，而在於儘速結束戰爭，因為繼續戰爭只能使危機加深，只能葬送革命果實。現在的臨時政府顯然不能担负結束戰爭的任務，因為它竭力要『作戰到底』。因此，出路就在於把政權交給另一個能把國家從絕境中挽救出來的階級……

加米涅夫講完之後，部長席上發出了喊聲：『那你們就把政權拿去吧。』

載於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真理報』第四十號

署名：科·斯大林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

第七次代表會議（四月代表會議）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

一 爲捍衛列寧同志關於目前形勢問題的決議案而發表的演說

（四月二十四日）

同志們！布勃諾夫所提的問題，列寧同志的決議案也注意到了。列寧同志並不反對羣衆的發動和遊行示威。但是現在問題不在這裏。意見的分歧發生在監督問題上。要監督就要有監督者和被監督者，就要有監督者和被監督者之間的某種協議。我們有過監督，也有過協議。但是，監督起過什麼作用呢？什麼作用也沒有起。在米留可夫發表演說（四月十九日）以後，這種監督的虛幻性就特別明顯了。

古契柯夫說：『我認爲革命是更好地作戰的工具，我們要進行小小的革命以取得巨大的勝利。』但是，現在和平主義思想深入了軍隊，因而無法作戰。於是政府向我們說：『你們要消滅反戰宣傳，否則

我們就要辭職。」

政府在土地問題上也不能照顧農民的利益，讓農民奪取地主的土地。他們向我們說：『你們要幫助我們壓制農民，否則我們就要辭職。』

米留可夫說：『必須保持戰綫的統一，我們必須進攻敵人，你們要鼓起士兵的鬥志，否則我們就要辭職。』

在這種情形下居然還有人向我們提議實行監督。這是很可笑的！最初擬定綱領的是代表蘇維埃，而現在擬定綱領的却是臨時政府了。蘇維埃和政府在危機發生（米留可夫演說）後的第二天所締結的聯盟，意味着蘇維埃跟着政府走了。政府在進攻蘇維埃，蘇維埃在退却。在這種情形下談蘇維埃監督政府的問題，等於講空話。所以，我提議不採納布勃諾夫關於監督問題的修正案。

二 關於民族問題的報告

（四月二十九日）

關於民族問題本來應當做一個詳盡的報告，但是因為時間不夠，我只好把報告壓縮一下。在談到決議草案之前，必須確定幾個前提。

民族壓迫是什麼？民族壓迫就是帝國主義集團剝削和掠奪被壓迫民族的一套辦法，就是他們用

強力限制被壓迫民族的權利的各種辦法。這一切總括起來就構成了通常稱爲民族壓迫政策的那一政策的輪廓。

第一個問題：一個政權是依靠哪些階級來實行它的民族壓迫政策的？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了解爲什麼在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民族壓迫方式，爲什麼某一國家的民族壓迫比別一國家的民族壓迫要沉重和粗暴。例如在英國和奧匈帝國，民族壓迫從來沒有採取過蹂躪的方式，它所採取的方式是限制被壓迫民族的民族權利。但是在俄國，民族壓迫往往採取蹂躪和殘殺的方式。而在某些國家則根本沒有對付少數民族的特殊辦法。例如在瑞士就沒有民族壓迫，那裏自由地居住着法蘭西人、意大利人、日耳曼人。

爲什麼在不同的國家對民族有不同的態度呢？

因爲這些國家的民主程度不同。從前，當舊的土地貴族掌握俄國國家政權的時候，民族壓迫會採取而且實際上採取了殘殺和蹂躪的野蠻方式。在有一定程度的民主和政治自由的英國，民族壓迫沒有那麼粗暴。至於瑞士，因爲它是近於民主社會的，所以這個國家的各民族都有相當充分的自由。一句話，國家愈民主，民族壓迫就愈輕，反過來說也是一樣。既然我們認爲民主和掌握政權的一定的階級有關，那末從這一觀點出發我們就可以說：舊的土地貴族愈接近政權，像舊的沙皇制度的俄國那樣，民族壓迫就愈殘酷，其方式也就愈野蠻。

但是，支持民族壓迫的不僅有土地貴族。除他們以外還有別的力量——帝國主義集團，這些集團

把他們在殖民地慣用的奴役各民族的方法搬到本國內部，因而成了土地貴族的天然同盟者。跟在他們後面的是小資產階級、一部分知識分子和一部分工人上層分子，他們也分享掠奪的果實。這樣，就形成了一個以土地貴族和財政貴族爲首的、包括各種支持民族壓迫的社會力量的合唱隊。要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首先必須掃淨地基，把這個合唱隊從政治舞台上清掃出去。（宣讀決議案）

第一個問題：怎樣安排被壓迫民族的政治生活？對於這個問題必須這樣回答：應當使俄國國內各被壓迫民族有權利自己決定，願意留在俄羅斯國家內還是願意分離爲獨立的國家。現在我們面前擺着芬蘭人民和臨時政府之間的實際衝突。芬蘭人民的代表，社會民主黨的代表，要求臨時政府把芬蘭人民在併入俄國以前所享有的權利歸還他們。臨時政府拒絕這個要求，不承認芬蘭人民有自主權。我們應當站在哪一方面呢？顯然應當站在芬蘭人民方面，因爲承認把任何一個民族強留在統一的國家範圍內是不可思議的。我們提出民族自決權的原則，也就把反對民族壓迫的鬥爭提到了反對我們的共同敵人——帝國主義的鬥爭的高度。不這樣做，我們就會成爲帝國主義者的幫兇。如果我們社會民主黨人拒絕承認芬蘭人民有表示其分離意志的權利和實現這種意志的權利，那我們就會變成沙皇制度的政策的繼承人。

決不容許把民族有權利自由分離的問題和某一民族在某一時期是否一定要實行分離的問題混爲一談。對於這個問題，無產階級政黨在每個不同的場合應當根據具體情況截然有別地加以解決。我們承認被壓迫民族有分離的權利，有決定自己的政治命運的權利，但這並不是說這樣我們就解決了

某個民族在目前是否應當和俄羅斯國家分離的問題。我可以承認某一民族有分離的權利，但這還不是說我一定要它這樣做。一個民族有分離的權利，但是根據具體條件它也可以不行使這種權利。而我們有根據無產階級的利益，根據無產階級革命的利益來鼓勵贊成分離或反對分離的自由。總之，分離的問題在每個不同的場合要根據具體情況分別加以解決，正因為如此，不應當把承認分離權的問題和在某些條件下實行分離是否適當的問題混為一談。比如說，從南高加索和俄國的共同發展以及無產階級鬥爭的一些條件等等着想，我個人是反對南高加索分離的。但是，如果南高加索各民族仍舊要求分離，那末它們當然可以分離，而且它們是不會遭到我們的反對的。（繼續宣讀決議案）

其次，對於那些願意留在俄羅斯國家範圍內的民族怎麼辦？如果說各民族過去不信任俄羅斯，那末這種不信任首先是沙皇制度的政策培植的。既然沙皇制度已經不存在了，既然它的壓迫政策已經不存在了，那末對俄羅斯的不信任就必然減弱，對它的向心力就必然增長。我認爲在沙皇制度被推翻之後，十分之九的民族是不願意分離的。所以黨主張，凡是不願意分離而具有特殊的生活習慣和語言的區域，如南高加索、土爾克斯坦、烏克蘭等，都可以實行區域自治。這種自治區域的邊界應當由當地居民根據經濟、生活習慣等條件來自行決定。

和區域自治相對峙的有另外一個方案，這個方案是崩得（Бунд）而首先是石普林格爾和鮑威爾在很早以前就推荐的，他們都提出了民族文化自治原則。我認爲這個方案是社會民主黨所不能接受的。它的實質是：俄國應當成爲民族聯盟，而民族應當成爲個人聯盟，不管這些個人居住在國內哪一個地

區，都應當湊成統一的共同體。所有俄羅斯人，所有阿爾明尼亞人等，不分地域，都組織在自己的特別的民族聯盟中，然後加入全俄國的民族聯盟。這個方案是極端不適宜和不妥當的。因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驅散了整批整批的人，使他們離開本民族而散居在俄國的各個角落。在經濟條件所造成的民族散居的情形下，硬把各該民族的各個人湊在一起就是用人工方法來組織民族，建立民族。而用人工方法把人們湊成民族，就是陷於民族主義的觀點。崩得所提出的這個方案是社會民主黨所不能贊同的。這個方案在一九一二年我們黨的代表會議上已經被否決，而且除了崩得以外，它在社會民主黨人中間一般是不受歡迎的。這個方案又叫做文化自治，因為它從和民族有利害關係的各種問題中分出了一類文化問題，並把這種問題交給民族聯盟去處理。這種分法的出發點是認為文化可以把民族聯合成統一的整體。這個方案認為在民族內部一方面有分裂民族的利益，例如經濟利益；另一方面又有把民族結成一個整體的利益，文化問題正是這樣的問題。

最後，還有少數民族問題。少數民族的權利應當給以特別保護。因此，黨要求在學校、宗教等問題上給少數民族以完全平等的權利，取消對他們的任何限制。

第九條規定了各民族權利平等。但是實現這一條所必需的條件只有到整個社會完全民主化的時候才能具備。

我們還應當解決如何把各個不同民族的無產階級組成一個共同政黨的問題。有一種方案主張按民族來組織工人，就是說，有幾個民族就有幾個政黨。這個方案被社會民主黨否決了。實踐表明，把

同一國家的無產階級按民族組織起來只能使階級團結的思想歸於毀滅。同一國家內一切民族的所有無產者應當組成一個不可分的無產階級的集體。

總之，我們在民族問題上的觀點可以歸結為以下幾條：

- (甲) 承認各民族有分離權；
- (乙) 留在同一國家範圍內的各民族實行區域自治；
- (丙) 為少數民族制定特別的法律以保障它們的自由發展；
- (丁) 同一國家內一切民族的無產者組成一個統一而不可分的無產階級的集體，組成一個統一的政黨。

三 關於民族問題的結論

(四月二十九日)

兩個決議案大體上是一致的。除了「承認分離權」一條外，皮達可夫照抄了我們決議案中的一切條文。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我們否認各民族有分離權，那末應當直截了當地說出這一點；或者我們不否認這一權利。現在芬蘭正在進行保障民族自由的運動，而臨時政府正在反對這個運動。這就產生了支持誰的問題。或者我們支持臨時政府的政策，贊成把芬蘭強留在俄國，把它的權利減到最低限

度，那末我們就成了兼併主義者，因為我們幫助了臨時政府；或者我們支持芬蘭的獨立。這裏應當肯定地表明支持前者還是後者，只限於承認權利是不行的。

愛爾蘭正在進行爭取獨立的運動。同志們，我們支持誰呢？或者我們支持愛爾蘭，或者我們支持英帝國主義。請問，我們支持那些反對壓迫的人民呢，還是支持那些壓迫他們的階級？我們說，社會民主黨既然採取社會主義革命的方針，就應當支持各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運動。

或者我們認為，我們必須支持奮起反抗民族壓迫的各族人民，給社會主義革命的先鋒隊建立後方，那末我們就在西方和東方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那末我們就真正採取了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方針；或者我們不這樣做，那末我們就要陷於孤立，那末我們就放棄了利用被壓迫民族內部一切革命運動以消滅帝國主義的策略。

我們應當支持一切反對帝國主義的運動。否則芬蘭工人會對我們說什麼呢？皮達可夫和捷爾任斯基對我們說，任何民族運動都是反動的運動。同志們，這是不對的。難道愛爾蘭反對英帝國主義的運動不是一種打擊帝國主義的民主運動嗎？難道我們不應當支持這個運動嗎？……

第一次載於「一九一七年四月俄國

社會民主工黨（布）彼得格勒市代表

會議和全國代表會議」一書

一九二五年莫斯科—列寧格勒版

革命的落伍者

革命正在前進。它不斷地深入和擴大，由一個領域蔓延到另一個領域，使國家的全部社會經濟生活從下到上革命化。

革命一侵入工業領域，就提出了工人監督和調整生產的問題（頓巴斯）。

革命一蔓延到農業領域，就推動了農民去集體耕種荒廢的土地，就提出了供給農民以農具和牲畜的要求（什呂謝爾堡縣）（二〇）。

革命揭露了戰爭的癱疽和在戰爭條件下造成的經濟破壞，它一衝進分配領域，就提出了一方面供給城市以糧食（糧食危機）和另一方面供給鄉村以工業品（商品危機）的問題。

要解決諸如此類的業已成熟的問題，就要求革命羣衆發揮最大的主動性，就要求工人代表蘇維埃積極參與建設新生活的事業，最後，就要求把全部政權交給能把國家引上革命大道的新階級。

各地的革命羣衆已經開始走上這條道路。某些地方的革命組織已經奪到了政權（烏拉爾、什呂謝爾堡），並沒有理睬所謂「公安委員會」。

但是，負有領導革命的使命的彼得格勒代表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却一籌莫展，裹足不前，落後於羣

衆並脫離了羣衆，它竟以參加臨時政府的『人選』這個無關緊要的問題來代替奪取全部政權的根本問題。執行委員會既然落後於羣衆，也就落後於革命，阻礙了革命的進展。

在我們面前擺着執行委員會的兩個文件：『前綫工人代表手冊』（這些代表是帶着慰問品去慰問士兵的）和『告前綫士兵書』。怎麼樣呢？這兩個文件說明了什麼呢？它們也說明了執行委員會的落後，因為執行委員會在這兩個文件中對目前最重要的問題給了極可惡的和極反革命的回答！

戰爭問題

當執行委員會和臨時政府對割地和賠款問題爭吵不休的時候，當臨時政府編造了『照會』、執行委員會竟以『勝利者』自居、而侵略戰爭依舊繼續進行的時候，戰壕中的生活，士兵們的實際生活提出了新的鬥爭手段——羣衆性的聯歡。毫無疑問，聯歡本身不過是一種渴望和平的自發形式。但是，有組織有意識地舉行的聯歡能夠變爲工人階級使各交戰國家內部形勢革命化的一種強有力的工具。而執行委員會對待聯歡的態度怎樣呢？

請聽：

『士兵同志們！你們靠聯歡是得不到和平的……要你們相信通過聯歡可以得到和平的人正在把你們引向毀滅，把俄國的自由引向毀滅。不要相信他們。』（見『告士兵書』）

執行委員會不但不支持士兵的聯歡，反而建議士兵『不要拒絕戰局可能要求採取的進攻行動』

(見『告士兵書』)。原來問題在於：防禦、『防衛就政治意義來說決不排斥戰略進攻，決不排斥佔領新地區等等。爲了防衛……發動進攻和佔領新陣地是完全必要的』(見『手冊』)。

簡單地說，爲了取得和平，必須發動進攻和佔領別國的『地區』。

這就是執行委員會的論調。

但是，執行委員會的這種帝國主義的論調和阿列克謝也夫將軍的、宣佈前綫聯歡是『叛變』並命令士兵『對敵人進行無情鬥爭』的那個反革命的『命令』有什麼區別呢？

其次，這種論調和米留可夫在瑪麗亞宮的會議上所發表的、要求士兵爲了『戰綫的統一』採取『進攻行動』和遵守紀律的那個反革命的演說有什麼區別呢？……

土地問題

大家都知道農民和臨時政府之間所發生的衝突。農民要求立即耕種地主荒廢的土地，認爲這一措施不僅是保證後方居民糧食供應而且是保證前方軍隊糧食供應的唯一方法。臨時政府對這個要求的回答是向農民宣佈決戰，宣佈土地運動爲非『法』，並且派遣專員分赴各地以保護地主的利益，使之免受『越軌』農民的『侵害』。臨時政府要農民在立憲會議召開以前不要沒收土地，說立憲會議可以解決一切問題。

執行委員會對這個問題的態度怎樣呢？它支持誰呢，支持農民還是支持臨時政府？

請聽：

「革命民主派在未來的立憲會議中將最堅決地堅持……無償地沒收……地主的土地……而在目前，鑒於立即沒收地主的土地能引起……國內嚴重的經濟動盪……所以革命民主派警告農民千萬不要擅自解決土地問題，因為農民騷動不會對農民有利，而會對反革命有利」，因此，建議「在立憲會議做出決定之前不要擅自奪取地主的財產」（見『手冊』）。

執行委員會是這樣說的。

可見執行委員會不是在支持農民，而是在支持臨時政府。

執行委員會採取這種立場，就等於支持盛加略夫的「壓制農民！」這一反革命口號，這不是很明顯嗎？

一般說來，究竟從什麼時候起土地運動成了「農民騷動」，而「擅自解決」問題成了不能容許的呢？蘇維埃，包括彼得格勒蘇維埃在內，不是「擅自」成立的組織又是什麼呢？執行委員會是不是以為「擅自」成立組織和解決問題的時候已經過去了呢？

執行委員會以擅自耕種地主土地會引起「糧食恐慌」來恫嚇。但是，請看「擅自」成立的什呂謝爾堡縣革命委員會為使居民能有更多的糧食而做的決定吧：

「爲了獲得更多的糧食以應當前的急需，決定由村社耕種原屬教堂、寺院、從前的皇族以及私有主的閒置的土地。」

執行委員會能拿什麼來反對這個「擅自」做出的決定呢？

它除了套用盛加略夫先生指令中的一些空洞詞句，如「越軌行動」、「農民騷動」、「擅自解決問題」等等以外，還能拿什麼來對抗這一英明的決定呢？

執行委員會已經落後於地方的革命運動，它一落後就和這個運動發生了抵觸，這不是很明顯嗎？……

這樣，在我們面前就展開了一幅新的圖畫。革命正在擴大和深入，它不斷蔓延到新的領域，侵入工業、農業和分配的領域，提出奪取全部政權的問題。走在運動前面的是地方。如果說在革命初期彼得格勒走在前面，那末現在它開始落後了。同時給人們造成了一種印象，以為彼得格勒執行委員會竭力要停留在已經達到的一點上。

但是，在革命時期是不可能停留在一點上的，只能經常地運動——前進或者後退。因此，凡是在革命時期力求停止不動的人都必然要落後，而凡是落後的人都不會得到寬恕；革命一定會把他推到反革命陣營裏去。

載於一九一七年五月四日

【真理報】第四十八號

署名：科·斯大林

我們期待於代表會議的是什麼？

我們黨是全俄國——從彼得格勒到高加索，從里加到西伯利亞——社會民主主義者的聯盟。

建立這個聯盟是爲了幫助勞動者對富人，對廠主和地主進行勝利的鬥爭，爭取美好的命運，爭取社會主義。

但是，只有當我們黨統一和團結、同心同意、在俄國各地都步調一致的時候，這種鬥爭才能獲得勝利。

可是，怎樣才能達到黨的統一和團結呢？

實現這個目的的道路只有一條，就是讓俄國各地覺悟工人的代表聚集一堂，共同討論我國革命的根本問題，取得一個共同的意見，然後分頭回去，深入到人民中，引導他們循着一條共同的道路奔向一個共同的目標。

這樣的會議就叫做代表會議。

正因爲如此，我們大家都曾經焦急地等待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全國代表會議的召開。

革命前我們黨是處於地下狀態的，它是一個被禁止的黨，它的黨員常被逮捕和流放去服苦役。因

我們期待於代表會議的是什麼？

此，當時它是適應地下工作的情況組織起來的，它是「秘密的」黨。

現在情況已經改變了，革命帶來了自由，地下狀態消失了，因此，黨應當公開，它應當按照新的方式組織起來。

我們面前擺着戰爭與和平的問題。戰爭正在奪去並將繼續奪去數百萬人的生命。戰爭使數百萬家庭破產。它給城市帶來了飢餓和貧困。它使鄉村得不到生活必需品。戰爭僅僅有利於那些靠公家定貨發財的富人。戰爭僅僅有利於那些掠奪別國人民的政府。目前的戰爭就是爲了這種掠奪而進行的。於是就發生了一個問題：怎樣對待戰爭，停止戰爭還是繼續戰爭？把絞索繼續往脖子上套還是把它完全判斷？

代表會議本來應當回答這個問題。

其次，俄國，它的後方和前綫，都面臨着飢荒。如果不馬上耕種一切「閒置的」土地，那末飢荒還會加倍嚴重。可是地主讓土地荒廢，不去耕種，而臨時政府又不讓農民奪取地主的土地和耕種這些土地……該怎樣對待這個千方百計支持地主的臨時政府呢？該怎樣對待地主本人呢？把土地留給他們還是把土地轉歸人民所有？

對於所有這些問題，代表會議本來應當給以明確而肯定的回答。

因爲只有這樣的回答才能使黨達到統一和團結。

只有團結一致的黨才能引導人民走向勝利。

代表會議是否實現了我們的期望呢？——讓同志們研究一下本報第十三號附刊〔乙〕所登載的代表會議的決議，自己解決這個問題吧。

載於一九一七年五月六日

「士兵真理報」第十六號

社論

署名：科·斯大林

我們期待於代表會議的是什麼？

地方自治機關選舉運動 (10)

區杜馬的選舉就要來到。候選人名單已經通過和公佈。選舉運動正進行得熱火朝天。

提出候選人名單的有各種各樣的「黨派」：真的和假的，舊的和新的，嚴肅的和兒戲的。有立憲民主黨，也有「誠實負責公正黨」；有「統一派」和崩得，也有「比立憲民主黨稍左的黨」；有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護國派，也有各種「非黨的」和「超黨的」集團。形形色色，五花八門，真是令人難以想像。最初的幾次競選大會就已經表明，運動的中心問題不是地方自治機關「改革」本身，而是國內總的政治形勢。地方自治機關的改革不過是各種基本政綱藉以自然而地顯現出來的一塊畫布罷了。

這是可以理解的。現在，當戰爭已經使國家面臨破壞的深淵，當多數人民的利益要求對國家全部經濟生活進行革命的干涉，而臨時政府顯然不能把國家引出絕境的時候，一切地方問題，包括地方自治機關的問題在內，只有同戰爭與和平、革命與反革命這些總的問題不可分割地聯系起來才可以理解 and 得到解決。如果不這樣同總的政治問題聯系起來，地方自治機關選舉運動就會變成關於盥洗器鍍錫和「建造好廁所」（見孟什維克護國派綱領）一類的空談。

因此，在運動的進程中，透過許許多多黨派的旗幟所構成的五光十色的圖畫，必然要突現出兩條

基本的政治路線：進一步發展革命的路綫和反革命的路綫。

運動開展得愈加猛烈，黨派之間的批評就會愈加尖銳，這兩條路綫就顯得愈加突出，而力圖把不可調和的東西調和起來的中間集團的地位就會愈加難以維持，大家也就會愈加清楚地看到，站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間的孟什維克中的和民粹派中的護國派實際上是在阻撓革命，促進反革命事業。

*

*

*

『人民自由黨』

從沙皇制度被推翻的那天起，右派各黨就東奔西散了。這是因為它們照老樣子存在下去已經沒有好處。它們究竟到哪裏去了呢？它們在所謂『人民自由黨』的周圍，在米留可夫一夥人的黨的周圍聚集起來了。米留可夫黨現在是最右的黨。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正因為如此，這個黨現在才成了糾集反革命力量的中心。

米留可夫黨是主張壓制農民的，因為它主張鎮壓土地運動。

米留可夫黨是主張壓制工人的，因為它反對工人的『過分』要求，並且它把工人的一切重大要求都說成『過分的』。

米留可夫黨是主張壓制士兵的，因為它主張『鐵的紀律』，即主張恢復指揮人員對士兵的統治。
米留可夫黨主張進行使國家遭到破壞和破產的掠奪戰爭。

米留可夫黨主張採取「堅決辦法」來反對革命，它「堅決」反對人民的自由，雖然它自命為「人民自由黨」。

能不能希望這樣的黨爲了貧苦居民階層的利益來改進市政建設呢？

能不能把城市的命運託付給它呢？

永遠不能！無論如何不能！

我們的口號是：絕對不信任米留可夫黨，一票也不投給「人民自由黨」！

*

*

*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

我們黨和立憲民主黨完全相反。立憲民主黨是反革命的資產者和地主的黨。我們黨是城市和鄉村革命工人的黨。這是兩個勢不兩立的黨，一方的勝利就是另一方的失敗。我們的要求是盡人皆知的。我們的道路是明確的。

我們反對目前的戰爭，因爲它是掠奪的侵略的戰爭。

我們主張和平，主張普遍的和平，因爲這樣的和平是擺脫經濟破壞和糧食恐慌的最可靠的出路。

有人抱怨城市中糧食不夠。但是糧食所以沒有，是由於勞動力「被驅入了」戰爭，播種面積因缺

少勞動力而縮小了。糧食所以沒有，是由於鐵路忙於爲戰爭服務，甚至連現有的存糧也無法運來。停止戰爭就會有糧食。

有人抱怨農村中商品不夠。但是商品所以沒有，是由於很大一部分工廠在爲戰爭服務。停止戰爭就會有商品。

我們反對現在的政府，因爲它號召進攻，延長戰爭，使破壞和飢荒更加嚴重。

我們反對現在的政府，因爲它保護資本家的利潤，破壞工人對國家經濟生活進行革命干涉的事業。

我們反對現在的政府，因爲它妨礙農民委員會處理地主的土地，破壞從地主統治下解放農村的事業。

我們反對現在的政府，因爲它從調走彼得格勒的革命軍隊來開始它的「事業」，現在又要調走革命工人（疏散彼得格勒！），使革命陷於癱瘓狀態。

我們反對現在的政府，因爲它根本不能使國家擺脫危機。

我們主張把全部政權交給革命的工人、士兵和農民。

只有這樣的政權才能結束曠日持久的掠奪戰爭。只有這樣的政權才能控制資本家和地主的利潤，把革命向前推進，把國家從徹底的破壞中挽救出來。

最後，我們反對恢復警察，反對恢復舊時那種脫離人民、服從上級委派的「官吏」的可恨的警察。

我們主張建立普遍的、由選舉產生並可以撤換的民警，因為只有這樣的民警才能成爲人民利益的保護者。

我們最近的要求就是如此。

我們肯定地說，不實現這些要求，不爲這些要求而鬥爭，任何重大的地方自治機關改革，任何市政建設的民主化都是不可能的。

誰想保證居民有糧食，誰想消除房荒，誰想把城市的捐稅僅僅加在富人身上，誰力求使所有這些改革在事實上而不只是在口頭上實現，誰就應當投票選舉那些反對侵略戰爭、反對地主資本家政府、反對恢復警察、主張實現民主的和平、主張把政權交給人民自己、主張建立全民的民警、主張市政建設真正民主化的人。

不具備這些條件，「根本的地方自治機關改革」就是一句空話。

*

*

*

護國派聯盟

在立憲民主黨和我們黨之間有許多正在從革命方面向反革命方面動搖的中間派別。「統一派」、崩得、孟什維克中的和社會革命黨人中的護國派、勞動團分子(三)、人民「社會主義者」(三)就是這樣的派別。他們在某些區是單獨提名的，在另外一些區則彼此聯合起來，提出共同的名單。他們聯合起

來反對誰呢？口頭上是反對立憲民主黨人。但實際上是不是這樣呢？

首先，惹人注意的是他們的聯盟毫無原則性。比如說，在激進資產階級的勞動團同自認爲是『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的孟什維克護國派這兩個集團之間有什麼共同之處呢？鼓吹戰到最後勝利的勞動團分子從什麼時候起成了自命爲『不容忍戰爭』的『齊美爾瓦爾得主義者』的孟什維克和崩得分子的戰友呢？再看普列漢諾夫（就是那個還在沙皇時代就已經捲起國際的旗幟，確定無疑地站到別人的旗幟即帝國主義的黃色旗幟之下的普列漢諾夫）的『統一派』，試問在這個頑固的沙文主義者和那個孟什維克護國派代表會議的名譽主席，『齊美爾瓦爾得主義者』策烈鐵里之間有什麼共同之處呢？普列漢諾夫號召支持沙皇政府對德國進行戰爭，而『齊美爾瓦爾得主義者』策烈鐵里因此『攻擊』沙文主義者普列漢諾夫，難道這是很久以前的事嗎？『統一派』和『工人報』之間的論戰正酣，而這兩位先生却裝出一副什麼也沒有看見的樣子，已經開始『聯歡』了……

這些形形色色的分子只能組成一個偶然的和無原則的聯盟，因爲他們組織這個聯盟不是本着什麼原則，而是由於害怕失敗，難道不是這樣嗎？

其次，惹人注意的是下面這個事實：在喀山和斯巴斯這兩個區（見『候選人名單』），『統一派』、崩得以及孟什維克中的和社會革命黨人中的護國派都沒有提出自己的名單，而這兩個區（僅僅這兩個區）的區工兵代表蘇維埃却違反執行委員會的決定，提出了自己的名單。可見我們那些勇敢的聯盟分子因爲怕落選，而寧願躲在區蘇維埃的背後，決定利用後者的威信。可笑的是這些以自己的『責

任心」自傲的高貴的紳士們竟沒有勇氣公開出場，——他們寧願怯懦地逃避「責任」……

究竟是什麼東西使所有這些形形色色的集團結成聯盟呢？

那就是他們都同樣沒有信心，但又依依不捨地追隨着立憲民主黨人的脚步，他們都同樣肯定地不大喜歡我們黨。

他們和立憲民主黨人一樣，都擁護戰爭，但並不是爲了侵略（老天在上！），而是爲了……「不割地不賠款的和平」。爲和平而戰……

他們和立憲民主黨人一樣，都擁護「鐵的紀律」，但並不是爲了壓制士兵（當然不是！），而是爲了……士兵本身的利益。

他們和立憲民主黨人一樣，都擁護進攻，但並不是爲了英法銀行家（老天在上！），而是爲了……「我們的年輕的自由」。

他們和立憲民主黨人一樣，都反對「工人那種奪取工廠的無政府主義意圖」（見五月二十一日「工人報」），但並不是爲了資本家（絕對不是！），而是爲了不把資本家從革命中嚇跑，也就是說爲了……革命。

總之，他們都擁護革命，不過僅僅（僅僅！）是當革命在資本家和地主看來並不可怕，革命同資本家和地主的利益並不抵觸的時候，他們才擁護革命。

簡單地說，他們都擁護立憲民主黨人也擁護的那些實際步驟，不過加上了一些「自由」、「革命」

等等的附帶條件和漂亮字眼。

因爲語句和漂亮字眼畢竟是口頭上的東西，所以實際上他們實行的還是立憲民主黨的那條路綫。自由和社會主義的詞句不過是掩蓋他們的立憲民主黨的實質罷了。

正因爲如此，他們組織這個聯盟不是爲了反對反革命的立憲民主黨人，而是爲了反對革命的工人，反對我們黨同『區聯派』^(三)和革命的孟什維克所結成的聯盟。

既然如此，可不可以指望這些幾乎和立憲民主黨人完全相同的紳士們能够改進和改造混亂不堪的市政建設呢？

既然他們時時刻刻都在損害貧苦居民階層的利益，支持掠奪戰爭，支持資本家和地主的政府，那怎麼能够把這一居民階層的命運託付給他們呢？

爲了使市政建設民主化，保證居民得到糧食和住宅，免除貧民的城市捐稅並把一切捐稅負擔移到有產者身上，必須擯棄妥協政策，控制資本家和房主的利潤……護國派聯盟的溫和的紳士們既然害怕觸怒資產階級，也就不能採取這樣的革命步驟，這難道不是很明顯嗎？……

在目前的彼得格勒杜馬中有一個所謂『社會主義市政派』，它主要是由社會革命黨人護國派和孟什維克組成的。它組織了一個『財政委員會』來制定整頓市政建設的『緊急辦法』。結果怎樣呢？結果這些『革新者』認爲，爲了使市政建設民主化必須（一）『增加水費』，（二）『增加電車票價』。『關於士兵坐電車買票的問題，決定和工兵代表蘇維埃商議』（見『新生活報』^(三)第二十六號）。委員會的委員

們大概有向士兵收費的打算，但是在沒有取得士兵同意之前他們不敢這樣做。

這些可敬的委員們不但不取消貧民的捐稅，反而決定增加捐稅，甚至對士兵也不憐憫！這就是社會革命黨人中和孟什維克中的護國派的市政實踐的範例。

花言巧語和冠冕堂皇的『市政綱領』是掩蓋護國派那種可憐的市政實踐的，難道不是這樣嗎？過去是這樣，將來還會是這樣……

他們愈是巧妙地用『自由』和『革命』的詞句來掩蓋自己，對他們的鬥爭就應當愈加堅決和無情。

摘下護國派聯盟的社會主義的假面具，揭露它的資產階級立憲民主黨的實質，——這就是目前運動的迫切任務之一。

決不要支持護國派聯盟，決不要信任這個聯盟中的先生們！

工人們應當明白，誰不擁護工人，誰就是反對工人，護國派聯盟不擁護工人，因而就是反對工人。

* * *

「無黨無派」

在已經提出自己的候選人名單的所有資產階級派別中，立場最不明確的就是無黨無派集團。這種無黨無派集團為數不少，整整有一大堆，幾乎有三十個。其中真是什麼人都有！『住宅聯合委員會』和『教養機關職員集團』、『無黨無派實業界集團』和『黨外選民集團』、『住宅管理集團』和『房東協

會」、「超黨共和派」和「婦女平等同盟」、「工程師聯合會集團」和「工商業聯合會」、「誠實負責公正派」和「民主建設派」、「自由和秩序派」等等集團，——混亂不堪的無黨無派的一幅五光十色的圖畫就是如此。

他們是些什麼人，他們從何處來向何處去呢？

他們都是資產階級集團，其中大部分是商人、工業家、房主、「自由職業者」、知識分子。

他們沒有原則性的綱領。選民也就無從知道這些請市民選舉他們的集團究竟想達到什麼目的。

他們沒有市政綱領。選民也就無從知道他們要在市政建設方面進行哪些改革，投票選舉他們究竟爲了什麼。

他們沒有自己的過去，因爲他們過去根本不存在。

他們也沒有將來，因爲他們在選舉之後就會像隔年的雪一樣消失掉。

他們僅僅在選舉的日子裏出現，僅僅在選舉的時候存在；他們想方設法要鑽進區杜馬，鑽進之後就什麼也不管了。

這是害怕光明和真理的沒有綱領的資產階級集團，他們竭力用走私的辦法把自己的候選人塞進區杜馬。

他們的目的是卑鄙醜陋的。他們的道路是黑暗的。

這些集團有什麼存在的必要呢？

從前，在沙皇時代，無黨無派集團的存在還可以理解，當時的黨派——左的黨派受到『法律』的殘酷制裁，當時許多人爲了避免被捕和迫害不得不以無黨無派人士的面目出現，當時無黨無派成了對付沙皇法官的擋箭牌。但是現在，在具有最大限度自由的條件下，當每個政黨都可以公開自由活動而不會受到追究的時候，當黨的明確立場和各政黨的公開鬥爭已成爲常規和使羣衆受到政治教育的條件的時候，無黨無派集團還有什麼存在的必要呢？他們害怕什麼，究竟要對誰隱藏自己的真面目呢？

毫無疑問，羣衆中有許多選民還不了解各政黨的綱領，沙皇制度遺留下來的政治上的保守性和落後性使他們的意識不能迅速明確起來。而無黨無派和沒有綱領只會使這種落後性和保守性得到鞏固和合法化，這難道不是很明顯嗎？誰敢否認各政黨的公開而誠實的鬥爭是喚醒羣衆和提高他們政治積極性的最重要手段呢？

再問一次，無黨無派集團害怕什麼，他們爲什麼不喜歡光明，他們究竟躲避誰呢？秘密何在呢？原來在俄國目前的條件下，在革命迅速發展的情況下，在具有最大限度自由的情況下，當羣衆的政治覺悟性不是與日俱增而是與時俱增的時候，資產階級公開出場對自己來說是極端冒險的事情。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帶着毫無掩飾的資產階級政綱出場，那就一定要在羣衆面前遭到破產。因此，『挽救現狀』的唯一辦法就是戴上無黨無派的假面具，裝做像『誠實負責公正派』這種安分守己的派別。這是非常便於渾水摸魚的。毫無疑問，在無黨無派候選人名單的幌子下隱藏着立憲民主黨化的和立憲

民主黨型的資產者，他們害怕公開出場，力圖用走私的辦法鑽進區杜馬。值得注意的是在他們中間沒有一個無產階級集團，所有這些無黨無派集團都是而且僅僅是從資產階級隊伍中招募來的。毫無疑問，如果革命分子不給以應有的反擊，他們可能把不少頭腦簡單而易於輕信的選民誘入他們的羅網。全部秘密就在於此！

因此，「無黨無派的」危險是目前地方自治機關選舉運動中的真正危險之一。

因此，摘下這些先生們的無黨無派的假面具，迫使他們露出自己的真面目，讓羣衆有可能對他們做出應有的評價，——這就是我們在運動中最重要的一項任務之一。

摘下無黨無派的假面具，明確肯定的政治路線萬歲！——這就是我們的口號。

*

*

*

同志們！明天就要選舉了。要以整齊的隊伍走向投票箱，要一致投票擁護布爾什維克的名單。

一票也不投給和俄國革命爲敵的立憲民主黨人！

一票也不投給主張和立憲民主黨人妥協的護國派！

一票也不投給和你們的敵人暗中爲友的「無黨無派」！

載於一九一七年五月二十一日、二十四日和二十六日

「真理報」第六十三、第六十四和第六十六各號

署名：科·斯大林

昨天和今天

(革命危機)

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在離開臨時政府之前提出了三項要求：(一)恢復紀律，(二)宣佈進攻，(三)壓制革命的國際主義者。

古契柯夫在瑪麗亞宮的著名會議(四月二十日)上向執行委員會『報告』說：軍隊正在瓦解，軍隊中已經毫無秩序，你們要恢復紀律，要制止和平宣傳，否則我們就要辭職。

米留可夫在同一个會議上『報告』說：我們是和盟國相關聯的，爲了戰綫的統一，它們要求我們給以支持，你們要號召軍隊進攻，要壓制反對戰爭的人，否則我們就要辭職。

這是『政權危機』時期的事情。

當時執行委員會裏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裝出了不肯讓步的樣子。

後來米留可夫對自己的『照會』發表了一個『說明』，執行委員會的發言人爲此宣佈了『革命民主派』的『勝利』，於是『怒火平息』了。

但『勝利』原來是假的。過了幾天又宣佈了『危機』，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不得不』下台了，執

行委員會和部長們開始了無休止的會談，結果以執行委員會的幾個代表參加臨時政府而「解決了危機」。

輕信的觀眾鬆了一口氣。終於「戰勝了」古契柯夫——米留可夫！和平，「不割地不賠款」的和平終於就要來到了！自相殘殺的戰爭就要結束了！

結果怎樣呢？還沒有來得及總結所謂「民主派」的「勝利」，還沒有來得及「安葬」那些退休的部長，而新任的部長，「社會主義者」部長却說起使古契柯夫——米留可夫感到安慰的話來了！

真是「死人抓住了活人」！

請讀者自己判斷吧。

新任軍事部部長，公民克倫斯基在農民代表大會^(二)上所發表的第一次演說中就已宣佈他立意恢復軍隊中的「鐵的紀律」。這種紀律是什麼呢？關於這一點，克倫斯基簽署的「士兵權利宣言」^(三)給了明確的說明，宣言中說，在「戰鬥環境」中長官「有權使用武力……以對付不執行命令的部下」（見「宣言」第十四條）。

過去古契柯夫那樣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現在克倫斯基在自由、平等、正義這些空洞的漂亮字眼的掩護下一下子就「做成」了。

究竟爲了什麼需要這種紀律呢？

關於這一點，策烈鐵里部長已先於其他部長告訴了我們。他向郵局的職員說：「我們力求消滅戰

爭，但是我們所要採取的方法不是單獨媾和，而是和我們的盟國共同戰勝自由的敵人。」（見五月八日『交易所晚報』（二〇））

如果把這種牛頭不對馬嘴的關於自由的話撇開不談，如果把這種含糊不清的官腔譯成普通話，那就只能這樣說：爲了和平必須聯合英法打敗德國，而爲了打敗德國就必須發動進攻。

爲了戰綫的統一，爲了共同戰勝德國而準備進攻，——這就是需要『鐵的紀律』的原因。

過去米留可夫那樣胆怯地但又毫不放鬆地追求的東西，現在被策烈鐵里部長宣佈爲自己的綱領了。

這還是危機『解決』以後最初幾天的事。可是後來『社會主義者』部長們更加明目張胆了。

克倫斯基在五月十二日給軍官、士兵和水兵下了一道『命令』：

『……你們要向着領袖和政府引導你們去的方向前進……你們要前進……履行束縛着你們的義務……你們應當按照人民的意志去肅清蹂躪祖國和世界的暴徒和侵略者。我號召你們建立這種功勳。』（見五月十四日『言論報』）

克倫斯基的命令實際上和沙皇政府的衆所周知的帝國主義的命令如『我們應當戰到最後勝利，我們應當把狂妄的敵人趕出我們祖國國境，我們應當把世界從德國軍國主義的羈絆下解放出來……』等等區別很小，難道不是這樣嗎？

因爲進攻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因爲某些團隊，例如第七集團軍的四個團認爲不能服從『出動』

的命令，所以臨時政府就和克倫斯基一起從言論轉到『行動』，下令立即解散『犯罪的』國隊，並威脅說要把犯罪者『送去服苦役和剝奪其一切身分地位上的權利』（見六月一日『晚間報』）。因為這一切好像還不够，於是克倫斯基又下了一道『命令』專門對付聯歡事件，威脅說要把『犯罪者』交付『法庭依法嚴懲』，就是說，還是送去服苦役（見六月一日『新生活報』）。

簡單地說，你們要立即進攻，無論如何要進攻，不然我們就要用苦役和槍決來對付，——克倫斯基的『命令』就是這個意思。

與此同時，沙皇和英法資產階級訂立的條約仍然有效，有人在根據這些條約強迫『我們』積極支持英法對美索不達米亞、對希臘、對亞爾薩斯——洛林的侵略政策！

那末，不割地不賠款的和平，新的臨時政府所承擔的採取一切『堅決辦法』來謀求和平的義務，——在『政權危機』時期所提出的這一切諾言都到哪裏去了呢？

噢，我們的部長們並沒有忘記和平，並沒有忘記不割地不賠款的和平，他們嘴裏起勁地說，說了又寫，寫了又說。並且不僅我們的部長們如此。還在幾天以前，英法兩國的政府在回答臨時政府要求說明戰爭目的的提議時就聲明說，他們也反對割地，但是……要和吞併亞爾薩斯——洛林、美索不達米亞等地的原則不相抵觸才行。而臨時政府爲了答覆這一聲明，就在五月三十一日的照會中聲明說，它『仍然堅定不移地忠於盟國的共同事業』，同時爲了修改關於戰爭目的的協議，它提議召開『盟國代表會議』，這個會議可以在最近的將來具備有利條件的時候舉行（見『工人報』第七十二號）。但是，既

然誰也不知道究竟什麼時候才能「具備有利條件」，既然所謂「最近的將來」無論如何不會很快到來，那末實際上就是把爭取不割地的和平的「堅決鬥爭」束之高閣，使這種鬥爭變成空澗的和虛偽的關於和平的饒舌。但是，用一切「堅決辦法」（以至用苦役和槍決來威脅）所準備的進攻原來是刻不容緩的……

不容置疑，戰爭過去是現在仍然是帝國主義的戰爭。在實際準備進攻的時候來談論不割地的和平，無非是想掩蓋戰爭的掠奪性質而已。臨時政府已經確定不移地走上積極的帝國主義的道路。昨天看來還是不可能的事情，今天已經因為「社會主義者」參加臨時政府而成爲可能的了。他們用社會主義的詞句來掩蓋臨時政府的帝國主義實質，因而就鞏固和擴大了正在抬頭的反革命的障地。

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成功地利用「社會主義的」部長們來實現自己的反革命目的，——現在的情況就是如此。

獲得勝利的不是幼稚的「革命民主派」，而是老奸巨猾的帝國主義分子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

但是，對外政策的向右轉必然引起對內政策的同樣的轉變，因爲在世界大戰的情況下，對外政策是其他一切政策的基礎，是全部國家生活的中心。

果然，臨時政府愈來愈明顯地走上「堅決反對」革命的道路上了。

不久以前，臨時政府曾經向喀琅施塔得的水兵發動進攻，同時又阻撓彼得格勒縣以及平茲、沃龍涅什等省的農民實現一般的民主原則。

後來，即在幾天以前，斯柯別列夫和策烈鐵里又因為把羅伯特·格里姆^三逐出俄國而使自己出了名（赫羅斯特拉特式地出名！），固然，把他驅逐出境並沒有經過審判和偵查，而是乾脆用了憲兵手段，然而俄國的帝國主義者却大為高興。

但是，把臨時政府對內政策的新方針反映得最明顯的莫過於彼列維爾節夫部長（『也是』社會主義者！）。他恰巧是要求『急速實行擾亂國家治安治罪法』。按該法規定（第一二九條）……『凡當衆進行或利用散發的或公開張貼陳列的印刷品、手抄文字或畫片來進行如下號召者：（一）號召別人去犯重大的罪行，（二）號召一部分居民用強暴行為對付另一部分居民；（三）號召不服從或違抗當局的法律和必須遵守的決定或法令——概處以三年以下的感化院監禁』，而『在戰爭期間……則處以有期徒刑苦役徒刑』（見六月四日『言論報』）。

這就是這位所謂『社會主義的』部長在苦役徒刑立法方面的創作。

可見臨時政府正在堅定不移地投向反革命的懷抱。

這一點從下述事實中也可以看出：老奸巨猾的反革命分子米留可夫已經因此而先嘗新勝利的果實了。他說：『如果臨時政府在長期拖延之後終於理解到政府當局除了說服之外還有其他辦法，即它現在已經開始採用的那些辦法，如果它能走上這條道路，那末俄國革命的成果（不要笑！）一定會鞏固起來』……『我們的臨時政府逮捕了柯雷什柯，趕走了格里姆。而列寧、托洛茨基和他們的同志却逍遙法外……我們希望什麼時候也把列寧和他的同志送到那些地方去……』（見六月四日『言

論報」)

這就是俄國資產階級的老狐狸米留可夫先生的「希望」。

一向傾聽米留可夫的話的臨時政府是否會執行米留可夫的諸如此類的「希望」，這種「希望」現在是否可以實現，——這一點我們在不久的將來就會看到。

但是有一點總是毫無疑問的：臨時政府的對內政策是完全服從於它的積極的帝國主義政策的要

求的。

結論只有一個。

我國革命的發展已經進入危機階段。革命衝進了經濟生活的各個領域，使它們從下到上革命化，革命的這個新階段正把新舊世界的一切力量發動起來。戰爭以及戰爭所引起的破壞使階級矛盾尖銳到極點。和資產階級妥協的政策，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間隨風轉舵的政策，顯然愈來愈站不住脚了。

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前進，反對資產階級，爭取把政權交給勞動者，爭取消滅戰爭和破壞，爭取組織生產和分配；

或者後退，擁護資產階級，擁護進攻和延長戰爭，反對用堅決辦法來消除破壞，擁護生產的無政府狀態，擁護公開的反革命政策。

臨時政府正確定不移地走上公開反革命的道路。
革命者的職責就是更緊密地團結起來，把革命向前推進。

載於一九一七年六月十三日

「士兵真理報」第四十二號

署名：科·斯大林

反對分散的遊行示威

幾天以前，臨時政府決定把無政府主義者趕出杜爾諾沃別墅。這項決定是根本不正確的，它引起了工人的極大憤怒。毫無疑問，工人認為這項決定侵犯了一個組織存在的權利。在原則上我們是反對無政府主義者的，但是既然無政府主義者還受到一部分（雖然是一小部分）工人的擁護，那末他們就像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一樣有存在的權利。就這個意義說，工人抗議臨時政府的侵犯是對的。何況除了無政府主義者以外，使用這所別墅的還有幾個工廠和工會。

讀者知道，工人用抗議爭得了臨時政府的讓步，把別墅保留下來了。

現在發現杜爾諾沃別墅中正在『組織』新的工人發動。有人告訴我們說，杜爾諾沃別墅中正在舉行以無政府主義者為首的工廠委員會代表會議，其目的是要在今天舉行遊行示威。如果真是這樣，那末我們聲明，我們堅決反對一切分散的、無政府主義的發動。個別區和個別團隊在不明時局的無政府主義者領導下舉行的遊行示威，違背多數區和多數團隊的意志、違背總工會和工廠委員會中央理事會的意志、違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政黨的意志舉行的遊行示威——我們認為這種無政府主義的遊行示威是會危害工人革命事業的。

常有人想使某些組織（包括無政府主義者的組織在內）無地容身的時候，對這些組織存在的權利可以而且必須加以維護。但是，和無政府主義者融合在一起，和他們一道舉行事先就註定失敗的輕率的發動，對覺悟的工人來說是不能容許的和犯罪的。

讓工人和士兵同志们好好想一想：他們自己是什麼人，是社會主義者還是無政府主義者；如果他們是社會主義者，那就讓他們決定，他們能不能違背我們黨的決定而和無政府主義者携手並肩地舉行顯然未經充分考慮的發動。

同志们！我們準備在六月十日舉行遊行示威的意圖使執行委員會和蘇維埃代表大會承認了遊行示威的必要性。你們大概知道，蘇維埃代表大會已經決定在六月十八日舉行總示威，並預先宣佈了可以自由地提出口號。

現在，我們的任務是要使彼得格勒六月十八日的遊行示威在我們的革命口號下舉行。

正因為如此，我們應當根本制止任何無政府主義的發動，以使用更多的精力來準備六月十八日的遊行示威。

反對分散的發動，擁護六月十八日的總示威，——這就是我們對你們的號召。

同志们！時間是寶貴的，一分鐘也不要浪費！每一個工廠、每一個區、每一個團隊和連隊都要準備好自己的寫着革命無產階級口號的旗幟。同志们！大家都動起來，大家都來準備六月十八日的遊行示威。

反對無政府主義的發動，擁護在無產階級政黨的旗幟下舉行的總示威，——我們的號召就是如此。

載於一九一七年六月十四日

「真理報」第八十一號

署名：科·斯大林

關於彼得格勒地方自治機關選舉的總結

彼得格勒各區杜馬（十二個區）的選舉已經結束。雖然數字和其他材料的綜合公報還沒有公佈，但是根據各區的若干材料已經可以對選舉的進程和結局有個輪廓的了解。

一百多萬選民中行使了選舉權的約有八十萬人。平均佔百分之七十。棄權的人數絕不是「很驚人的」。像涅瓦區和納爾瓦區（都是郊區）的那些還沒有劃歸市區的無產階級人數最多的地區，都未能參加這次選舉。

競選並不是圍繞着地方自治機關的地方性的要求展開的，如「通常」在歐洲那樣，而是根據基本的政綱展開的。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因戰爭和破壞而加劇的非常的革命動盪時期，當階級矛盾已經表現得極爲尖銳的時候，要把競選局限在地方性的問題上是根本不可能的，因爲地方性的問題和國內總的政治形勢問題之間的密切聯系必然要突出地表現出來。

因此，這次選舉中的主要競爭者是根據立憲民主黨人、布爾什維克和護國派（民粹派、孟什維克和「統一派」的聯盟）的三個基本政綱所產生的三個名單。在這種實際情況下，那些沒有明確的政治立場和沒有綱領的無黨無派集團必然要消失，而且實際上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選民應當選擇：

或者後退，擁護和無產階級決裂，擁護採取「堅決辦法」來反對革命（立憲民主黨人）；

或者前進，擁護和資產階級決裂，擁護和反革命進行堅決鬥爭，擁護繼續發展革命（布爾什維克）；

或者擁護和資產階級妥協，擁護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間隨風轉舵的政策，就是說，既不後退，也不前進（護國派聯盟即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聯盟）。

選民已經進行了選擇。八十萬選票中擁護護國派聯盟的有四十多萬；擁護立憲民主黨人的有十六萬多一點，而且無論在哪一個區，立憲民主黨人都沒有取得多數；擁護布爾什維克的有十六萬多，而在首都無產階級人數最多的一個區，即維波爾格區，布爾什維克取得了絕對的多數。其餘的（爲數不多）選票則分散在三十個「無黨無派的」、「超黨的」以及其他一切偶然的集團和組織之間。

選民的答覆就是如此。

這個答覆究竟說明了什麼呢？

首先一眼可以看出來的，就是無黨無派集團的軟弱無力。所謂俄國平民具有無黨無派的「天性」的鬼話被這次選舉徹底揭穿了。可見無黨無派集團賴以生存的政治落後性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大批選民已經確定不移地走上公開的政治鬥爭的道路。

第二個特點就是立憲民主黨人的完全失敗。無論立憲民主黨人怎樣支吾搪塞，他們總不得不承

認，在選舉自由的條件下，他們在第一次公開鬥爭中就被打得頭破血流，連一個區杜馬也沒有弄到手裏。不久以前，立憲民主黨人還認爲彼得堡是他們的世襲領地。他們在自己的宣言中不止一次地寫過，彼得格勒『只對人民自由黨表示信任』，並且他們舉出按六三選舉法進行的國家杜馬選舉做例子。現在完全清楚了，立憲民主黨人過去在彼得堡的統治是靠了沙皇及其選舉法的恩典。舊制度一垮台，立憲民主黨人馬上就失去了立足之地。

簡單地說，大批民主的選民是不擁護立憲民主黨人的。

第三個特點就是我們的力量，我們黨的力量明顯而肯定地增長了。我們黨在彼得堡的黨員有二萬三千到二萬五千名；『真理報』的發行數是九萬份到十萬份，其中彼得堡一地就有七萬份；我們在選舉中獲得的票數有十六萬多張，就是說比黨員數多六倍，比『真理報』在彼得堡的發行數多一倍。況且當時幾乎一切所謂報刊，從庸俗的『交易所報』和『晚報』起到官辦的『人民意志報』(三)和『工人報』止，都對布爾什維克進行惡毒的狂吠和攻擊，以恐嚇市民。不用說，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堅強無比、『威武』不屈的革命分子才會投票擁護我們黨。這樣的人，首先就是革命的領袖——使我們在維波爾格杜馬中取得了優勢的無產階級，其次就是無產階級最忠實的同盟者革命的團體。此外還應當指出，自由的選舉把新的、還沒有政治鬥爭經驗的廣大居民階層吸引到投票箱前來了。這首先是婦女，其次就是擠滿了政府各部的幾萬小官吏，再其次就是無數的『小市民』、手工業者、小店主等等。我們根本沒有指望而且不能指望這些階層立刻就會和『舊世界』決裂並堅決地站到革命無產階級的

立場上來。其實正是他們決定了選舉的命運。他們能拋棄立憲民主黨人（他們已經這樣做了），那已經是一個大的進步了。

簡單地說，大批選民已經離開立憲民主黨人，但是還沒有走到我們黨方面來，他們停在半路上。然而，最堅決的分子即革命無產者和革命士兵已經團結在我們黨的周圍了。

大批選民是停在半路上的。他們停下來，就在那裏，在半路上，找到了相稱的領袖——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聯盟。不明時局而徘徊於無產階級和資本家之間的小資產階級選民，既然對立憲民主黨人失望，自然就傾向於完全迷失了方向而無望地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間隨風轉舵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真是物以類聚！護國派聯盟的「輝煌勝利」的全部意義就在這裏。選舉的第四個特點也就在這裏。毫無疑問，隨着革命的進一步發展，護國派聯盟這個成分複雜的隊伍一定會逐步瓦解，一部分後退，走到立憲民主黨人方面去，一部分前進，走到我們黨方面來。不過目前……目前這個聯盟的領袖們還可以拿「勝利」來安慰自己。

最後，選舉的第五個即最後一個特點（所謂最後，不是按其重要性而言！），就是這次選舉具體地提出了我國的政權問題。這次選舉完全證明了立憲民主黨人是少數派，因為他們勉強才收集了百分之二十的選票。絕大多數選民，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選民擁護右翼和左翼社會主義者，即擁護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擁護布爾什維克。有人說，彼得格勒地方自治機關的選舉是將來立憲會議選舉的雛型。如果真是這樣，那末在全國佔極少數的立憲民主黨人在臨時政府中佔着絕大多數，這難道不

是怪事嗎？在多數民衆顯然不信任立憲民主黨人的情況下，怎麼能够容忍立憲民主黨人在臨時政府中佔統治地位呢？國內對臨時政府的不滿日益增長並愈益頻繁地爆發出來，其原因不就是在於這種不相稱的現象嗎？

繼續維持這種不相稱的現象既不合理又不民主，這不是很明顯嗎？

載於一九一七年六月十五日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

出版局公報」創刊號

署名：科·斯大林

告彼得格勒全體勞動者， 全體工人和士兵書

同志們！

俄國正經受着深重的災難。

奪去無數生命的戰爭還在繼續。大發橫財的強盜，嗜血成性的銀行家故意把戰爭延長。

戰爭引起的工業破壞使工廠停工，工人失業。貪圖暴利的同盟歇業資本家故意加深這種破壞。戰爭引起的物資缺乏愈來愈嚴重。物價高漲窒息着城市貧民。而物價還在繼續上升，滿足着投機倒把的奸商的慾望。

飢荒和破產的兇惡魔影正在我們的頭上盤旋……

同時反革命的烏雲也日益逼近。

過去幫助沙皇壓迫人民的六三杜馬，現在正要求立即在前綫發動進攻，爲了什麼呢？爲了把已經獲得的自由淹沒在血泊中，以博得「盟國」和俄國掠奪者的歡心。

過去向沙皇供給劊子手大臣的國家參議院，現在正悄悄地編織賣國的絞索，爲了什麼呢？爲了在適當時機把它套在人民的脖子上，以博得『盟國』和俄國壓迫者的歡心。

而處在沙皇杜馬和代表蘇維埃之間的臨時政府，這個包括十個資產者的臨時政府，顯然是聽從地主和資本家的指使的。

它不但不保障士兵的權利，反而以克倫斯基的『宣言』來破壞這些權利。

它不但不鞏固士兵在革命時期所獲得的自由，反而頒佈新的『命令』，以苦役和解散相威脅。

它不但不保障俄國公民已經獲得的自由，反而在兵營中佈置政治密探，不經審判和偵查就進行逮捕；對於規定判處苦役徒刑的第一二九條又提出新方案。

它不但不武裝人民，反而以解除工人和士兵的武裝相威脅。

它不但不解放被壓迫民族，反而對芬蘭和烏克蘭無端尋釁，害怕給它們自由。

它不但不和反革命作堅決鬥爭，反而縱容那些公開武裝起來反對革命的反革命分子橫行霸道……

戰爭依然在進行，可是沒有採取任何切實有效的措施來停止戰爭，向各國人民提議締結公正的和約。

破壞依然在擴大，可是沒有採取任何辦法去制止它。

飢荒依然在逼近，可是沒有採取任何有效的辦法去防止它。

難怪反革命分子愈來愈狂妄，難怪他們鼓勵政府對工人和農民、士兵和水兵採取新的高壓手段。同志們！不能再繼續默默忍受這種情形了！在這種情形下保持沉默就是犯罪！

你們是自由的公民，你們有權利提出抗議，趁現在還不晚，你們應該行使你們的這種權利。

讓明天（六月十八日）這個和平遊行的日子變成革命的彼得格勒對正在復活的壓迫和專橫提出嚴厲抗議的日子吧！

讓勝利的旗幟在明天飄揚起來，使自由和社會主義的敵人顫心驚吧！

讓你們的呼聲，革命戰士的呼聲傳遍全世界，使一切被壓迫、被奴役的人們歡欣鼓舞吧！

在那裏，在西方各交戰國內，已經出現了新生活的曙光，偉大工人革命的曙光。讓你們的西方弟兄在明天知道，你們的旗幟帶給他們的不是戰爭，而是和平，不是奴役，而是解放！

工人們！士兵們！像兄弟一樣攜手前進，站到社會主義的旗幟下！

同志們！大家走上街頭去！

緊密地團結在你們的旗幟周圍！

以整齊的隊伍在首都的街道上行進！

沉着地、滿懷信心地宣佈你們的願望：

打倒反革命！

打倒沙皇杜馬！

打·倒·國·家·參·議·院！

打·倒·十·個·資·本·家·部·長！

全·部·政·權·歸·工·兵·農·代·表·蘇·維·埃！

修·改·『·士·兵·權·利·宣·言·』！

取·消·反·對·士·兵·和·水·兵·的·『·命·令·』！

反·對·解·除·革·命·工·人·的·武·裝！

民·警·制·萬·歲！

消·滅·工·業·中·的·無·政·府·狀·態，打·倒·同·盟·歇·業·資·本·家！

擁·護·對·生·產·和·分·配·實·行·監·督·和·組·織！

反·對·進·攻·政·策！

結·束·戰·爭·的·時·候·到·了！讓·代·表·蘇·維·埃·宣·佈·公·正·的·和·平·條·件！

決·不·同·威·廉·單·獨·媾·和，決·不·同·法·國·和·英·國·的·資·本·家·簽·訂·密·約！

麪·包！和·平！自·由！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彼·得·堡·委·員·會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軍·事·局

告·彼·得·格·勒·全·體·勞·動·者，全·體·工·人·和·士·兵·書

彼得格勒市工廠委員會中央理事會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布爾什維克黨團

「真理報」編輯部

「士兵真理報」編輯部

載於一九一七年六月十七日

「真理報」第八十四號

遊行示威

晴朗的日子。望不見盡頭的遊行示威行列。隊伍從早到晚絡繹不絕地走向馬爾斯校場。望不見盡頭的旗幟密集如林。所有的企業和機關都關了門。交通已經斷絕。示威羣衆垂下旗幟走過烈士墓。『馬賽曲』和『國際歌』換成了『你們犧牲了生命』。口號聲響徹雲霄。隊伍中不時發出『打倒十個資本家部長！』『全部政權歸工兵代表蘇維埃！』的喊聲，周圍報以驚天動地的贊同聲『烏拉！』

觀察一下這次遊行示威，一眼就會看出這裏沒有資產階級和同路人。六月十八日的遊行示威和送殯遊行不同，在送殯的那天，工人消失在市民和小資產者的汪洋大海中，而這次遊行示威却是純粹無產階級的遊行示威，因為參加遊行示威的主要是工人和士兵。立憲民主黨人還在遊行示威前夕就宣佈了抵制，他們通過自己的中央委員會，聲稱必須『拒絕』參加遊行示威。果然，資產者不但沒有參加，簡直是躲了起來。涅瓦大街平常總是熙熙攘攘，熱鬧非常，而在這一天，經常光臨此地的資產階級分子一個也不見了。

簡單地說，這是革命工人率領革命士兵舉行的真正的無產階級的遊行示威。

工人和士兵在市民中立的情形下結成聯盟反對逃跑的資產者，——這就是六月十八日的遊行示威的外貌。

不是遊行，而是遊行示威

六月十八日的遊行示威不是普通的散步，也不是講究排場的遊行，而送殯那天的遊行無疑是講究排場的遊行。六月十八日的遊行示威是表示抗議的遊行示威，是顯示革命實力的遊行示威，它的目的是要改變力量的對比關係。最值得注意的是示威羣衆不僅宣佈了自己的意志，而且還要求立即釋放前『戰壕真理報』的工作人員哈烏斯托夫同志^①。這裏我們說的是參加這次遊行示威的我黨全俄軍隊黨組織代表會議向以齊赫澤爲代表的執行委員會提出了釋放哈烏斯托夫同志的要求，當時齊赫澤答應採取一切辦法爭取『當天』釋放。

這次遊行示威提出了抗議臨時政府的『命令』和抗議臨時政府的全部政策的口號，口號的全部性質無疑說明了『和平遊行』變成了對政府施以壓力的強大的遊行示威，而這種『和平遊行』有人原想使它成爲單純的散步。

不信任臨時政府

這次示威的最突出的特點，就是任何一個工廠，任何一個團隊，都沒有提出『信任臨時政府』的

^①這裏的哈烏斯托夫是一個准尉，社會民主黨的布爾什維克。和他同姓的另一個哈烏斯托夫是社會民主黨的工人孟什維克，第四屆國家杜馬議員。

口號。甚至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也忘記了。（不如說是不敢！）提出這個口號。他們什麼口號都有：『反對分裂』、『擁護統一』、『支持蘇維埃』、『擁護普及教育』（要是不喜歡，就不要聽好了），只是沒有一個主要的口號，沒有信任臨時政府的口號，即使是加上『只有……，才……』這類狡猾的附帶條件的口號也沒有。只有三個集團敢於提出信任的口號，但就是它們也一定後悔。這三個集團就是哥薩克集團、崩得集團和普列漢諾夫的『統一派』。『神聖的三位一體』，——工人們在馬爾斯校場上這樣挖苦說。在一片『打倒』聲中，工人和士兵迫使其中的兩個集團（崩得和『統一派』）捲起了旗幟。哥薩克不願意捲起旗幟，工人和士兵就把他們的旗幟撕成了碎片。另外在馬爾斯校場的入口處，『半空中』橫掛着一幅寫着『信任』而沒有註明單位名稱的標語，這幅標語也在羣衆高喊『對臨時政府的信任懸在空中了』的贊同聲中被一羣士兵和工人撕毀了。

簡單地說，絕大多數示威羣衆不信任政府，而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又顯然不敢『違反潮流』，——這就是這次遊行示威的總的特色。

妥協政策的破產

在所有的口號中最受歡迎的是：『全部政權歸蘇維埃』、『打倒十個資本家部長』、『決不同威廉單獨媾和，決不同英法資本家簽訂密約』、『擁護對生產實行監督和組織』、『打倒杜馬和國家參議院』、『取消反對士兵的命令』、『宣佈公正的和平條件』等等。絕大多數示威羣衆和我們黨是一致的。甚至

像沃倫和凱克斯戈里姆這樣的團隊也在『全部政權歸工兵代表蘇維埃！』的口號下參加了遊行示威。執行委員會多數方面的委員對這種『意外事件』感到不勝驚異，因為他們平時只和團隊委員會打交道，而不和士兵羣衆往來。

簡單地說，絕大多數示威羣衆（參加示威的共有四五十萬人）公開表示不信任和資產階級妥協的政策，——遊行示威是在我們黨的革命口號下進行的。

不容置疑，關於布爾什維克『陰謀』的胡說被徹底揭穿了。得到首都絕大多數工人和士兵信任的黨是不需要『陰謀』的。只有居心不良或政治上無知才會使『最高政策的創造者』產生關於布爾什維克『陰謀』的『思想』。

載於一九一七年六月二十日

『真理報』第八十六號

署名：科·斯。

更緊密地團結起來

七月三日和四日的事變是國內總危機所引起的。戰爭曠日持久，全國疲憊不堪，物價空前高漲，人民半飢半飽，反革命氣焰上升，經濟破壞日益加劇，前綫團隊紛紛被解散，土地問題遲遲沒有解決，國家瘡痍滿目，臨時政府無力使國家擺脫危機，——這就是促使羣衆在七月三日和四日走上街頭的原因。

如果把這次發動說成是某個政黨惡意煽動起來的，那就是暗探的觀點，因為暗探總喜歡把一切羣衆運動說成是由於『煽動者』和『挑撥者』的指使而發生的。

任何一個政黨（包括布爾什維克在內）都沒有號召羣衆在七月三日舉行發動。不僅如此，彼得格勒最有信心的布爾什維克黨在七月三日還號召工人和士兵不要舉行發動。可是當運動終於爆發起來的時候，我們黨認爲自己沒有權利袖手旁觀，於是盡一切可能使運動具有和平的和有組織的性質。

但是，反革命並沒有打瞌睡。他們組織了挑釁性的射擊，用流血事件給遊行示威的日子罩上一層陰霾，並依靠從前綫調來的一些部隊向革命發動進攻。反革命的核心立憲民主黨好像早就料到這一切，事先退出了政府，取得了行動的自由。而執行委員會中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想保持已經動搖的陣地，於是背信棄義地把爭取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遊行示威宣佈爲反蘇維埃的暴動，唆使從前

繞調來的部隊中的落後部分進攻革命的彼得格勒。他們被派別的狂熱衝昏了頭腦，竟沒有看到他們打擊革命的工人和士兵也就是削弱整個革命陣綫，鼓舞反革命。

結果，反革命勢力猖獗起來，軍事專政建立了。

搗毀『真理報』報館和『士兵真理報』報館〔巴〕，搗毀『勞動』印刷所〔言〕和我們的區組織，毆打和殺害，不經審判進行逮捕和一系列『擅自進行的』迫害，下賤的密探卑鄙地誣讒我黨領袖和被收買的報紙的要筆桿的強盜爲非作歹，解除革命工人的武裝和解散團隊，恢復死刑，——這就是軍事專政的『工作』。

這一切都是『挽救革命』的幌子下遵照全俄執行委員會所支持的克倫斯基——策烈鐵里『內閣』的『命令』幹出來的。同時，被軍事專政嚇倒的執政黨——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竟欣然把無產階級政黨的領袖出賣給革命的敵人，庇護搗毀行爲和橫暴行爲，不制止『擅自進行的』迫害。

在執行委員會的公開縱容下，臨時政府和反革命的大本營立憲民主黨成立了默契，以反對彼得格勒的革命工人和士兵，——目前的情況就是這樣。

執政黨愈讓步，反革命分子就愈狂妄。他們已經從進攻布爾什維克轉到進攻所有參加蘇維埃的政黨和蘇維埃本身。他們搗毀彼得格勒區的和奧赫塔的孟什維克區組織，搗毀涅瓦關卡外的五金工會分會。他們闖進彼得格勒蘇維埃的會場，並逮捕蘇維埃代表（薩哈羅夫代表）。他們在涅瓦大街組織特別隊來逮捕執行委員會委員。他們肯定地說要解散執行委員會。至於他們『陰謀』迫害臨時政府

的某些閣員和執行委員會的首領，我們就更不用說了。

反革命分子的狂妄性及其行動的挑釁性正在與時俱增。而臨時政府却繼續解除革命工人和士兵的武裝來『挽救革命』……

所有這一切加上國內發展着的危機，加上飢荒、破壞、戰爭以及和戰爭有關的意外事件，就使形勢更加緊張起來，使新的政治危機成爲不可避免。

做好準備，迎接即將來臨的戰鬥，切實地有組織地迎接這些搏鬥，——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任務。因此：

第一個訓條就是不接受反革命分子的挑釁，要具有堅韌沉着的精神，養精蓄銳，迎接即將來臨的鬥爭，不許舉行任何爲時過早的發動。

第二個訓條就是要更緊密地團結在我們黨的周圍，更緊密地團結起來對付向我們進攻的無數敵人，把旗幟高高舉起，鼓勵不堅強的人，帶動落後的人，啓發不覺悟的人。

決不和反革命妥協！

決不和充當獄卒的『社會主義者』聯合。

革命分子聯合起來反對反革命及其庇護者，——這就是我們的口號。

載於一九一七年七月十五日「無產階級事業報」(喀琅施塔得)第二號
署名：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委員 科·斯大林

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

彼得格勒組織緊急代表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一七年七月十六日至二十日）

一 中央委員會關於七月事變的總結報告

（七月十六日）

同志們！

有人譴責我們黨，特別是譴責我們黨的中央委員會，說我們黨挑起和組織了七月三日和四日的發動以便迫使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奪取政權，如果它不願意奪取政權，那末我們黨就要自己來奪取。

首先我必須駁斥這種譴責。七月三日，機槍團的兩位代表闖進布爾什維克代表會議的會場，聲稱第一機槍團要舉行發動。你們記得，我們當時曾經向代表們說，黨員不能違反自己黨的決定，但是該

團的兩位代表表示抗議，說他們寧可退出黨也不違反團的決定。

我們黨的中央委員會認為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在目前情況下舉行發動是不適當的。中央委員會所以認為這次發動不適當，是因為情況很明顯，政府在前綫策動的進攻是一種冒險行爲，士兵們既然不明白進攻的目的，也就不會去進攻，如果我們在彼得格勒舉行發動，革命的敵人就會把前綫進攻失敗的責任推到我們身上。而我們却要使策動這一冒險行爲的真正罪魁來担负前綫進攻失敗的責任。

但是發動開始了。機槍團的士兵向各個工廠派遣了代表。將近六點鐘，廣大工人和士兵羣衆的發動已經成爲事實。而在五點鐘左右，我曾經在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上以黨中央委員會和代表會議的名義正式聲明我們決定不舉行發動。可見譴責我們組織發動就是造謠，這只有卑鄙齷齪的誹謗者才幹得出來。

發動已經爆發了。黨有沒有權利袖手旁觀呢？我們估計到事態可能更嚴重地複雜化，我們沒有權利袖手旁觀，我們是無產階級的黨，我們應當參與這個發動，使它具有和平的和有組織的性質，而不是以武裝奪取政權爲目的。

請你們回憶一下我國工人運動史上的類似情形。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當加邦帶領羣衆去見沙皇時，黨並沒有拒絕和羣衆一起去，雖然黨知道他們是到什麼鬼地方去。現在，當運動已經不在加邦的口號下而在我們的口號下進行的時候，我們更加不能避開運動。我們應當作爲運動的調節者，作爲控制運動的政黨來參與這個運動，使運動避免可能的複雜化。

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力圖領導工人運動，但是他們不像能領導工人階級的人。他們對布爾什維克的攻擊暴露了他們完全不了解工人階級政黨的責任。他們對最近一次工人發動的議論就像和工人階級斷絕關係的人們的議論一樣。

夜裏，我們黨中央委員會、彼得堡委員會和軍事局決定參與士兵和工人的這個自發運動。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看到有四十多萬士兵和工人跟着我們走，他們感到快要失去立足之地，於是把工人和士兵的發動宣佈爲反蘇維埃的發動。我敢斷定，七月四日晚上，當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宣佈布爾什維克是革命叛徒的時候，他們就已經出賣了革命，破壞了革命的統一戰綫，和反革命結成了聯盟。他們打擊布爾什維克，也就是打擊革命。

七月五日，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宣佈戒嚴，組織了司令部，並把一切事務都交給軍事集團。這樣一來，我們這些爭取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人倒變成蘇維埃的武裝敵人了。當時造成的情況是布爾什維克軍隊可能處在反對蘇維埃軍隊的地位。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去應戰那就太愚蠢了。我們向蘇維埃的領導者說：立憲民主黨人已經退出政府，你們要和工人們聯合起來，使政權對蘇維埃負責。但是他們採取了背信棄義的做法，他們佈置了哥薩克、士官生、打手和從前纔調來的幾個團來對付我們，他們欺騙這些人，說布爾什維克在反對蘇維埃。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當然不能接受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迫使我們接受的戰鬥。所以我們決定退却。

七月五日，和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代表李伯爾進行了談判。李伯爾提出條件，要我們布爾什維

克從克舍辛斯卡婭宮撤走裝甲汽車，要水兵由彼得巴甫洛要塞撤到喀琅施塔得。我們表示同意，但是有一個條件，就是要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保護我們黨組織不致遭到可能的搗毀。李伯爾代表中央執行委員會向我們做了保證，說一定履行我們的條件，說在分配給我們固定地方之前克舍辛斯卡婭宮仍由我們使用。我們履行了自己的諾言。裝甲汽車撤走了，喀琅施塔得水兵也同意撤回，只不過仍舊攜帶武器。而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對自己承担的義務一項也沒有履行。七月六日，社會革命黨的軍事代表庫茲明打電話向我們提出了一項要求，限我們在三刻鐘內撤離克舍辛斯卡婭宮和彼得巴甫洛要塞，否則，他威脅說要使用武力了。我們黨中央委員會決定盡力避免流血衝突。中央委員會派我到彼得巴甫洛要塞去，我在那裏終於說服了水兵衛戍部隊不去應戰，因為形勢已經變成我們可能處在反對蘇維埃的地位了。我以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代表的資格和孟什維克波格丹諾夫一同去找庫茲明。庫茲明那裏的砲兵、騎兵、步兵都已經做好了戰鬥準備。我們勸他不要使用武力。庫茲明很不滿意，說「文官們總是用自己的干涉來阻礙他」，他勉強同意服從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要求。我很清楚，社會革命黨的軍人們是想造成流血事件，以便給工人、士兵和水兵一個「教訓」。我們阻礙了他們完成他們的背信棄義的計劃。

同時反革命開始了進攻，搗毀「真理報」報館和「勞動」印刷所，毆打和殺害我們的同志，封閉我們的報館等等。領導反革命的是立憲民主黨中央委員會，跟在它後面的是軍隊的司令部和指揮人員，——他們是那個想進行戰爭、靠戰爭發財的資產階級的代表。

反革命一天比一天加強起來。在我們每次質問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之後，我們就更加確信，中央執行委員會無力防止搗亂行爲，政權並不是掌握在中央執行委員會手中，而是掌握在指揮反革命的立憲民主黨軍事集團手中。

部長們像傀儡似地換來換去。現在又有人想以莫斯科非常會議^(三)來代替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在莫斯科會議上，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二百八十個委員將淹沒在數百名公開的資產階級代表中間，像蒼蠅淹沒在牛奶裏一樣。

被布爾什維主義的發展嚇倒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正和反革命締結可恥的聯盟，滿足反革命的種種要求：交出布爾什維克，逮捕波羅的海代表團^(四)，解除革命士兵和工人的武裝。這一切都做得很簡單：護國派集團先用挑釁性的射擊製造解除武裝的藉口，然後就來解除武裝。例如對付未曾參加發動的謝斯特羅列茨克的工人^(五)就是這樣。

任何反革命的第一個標誌都是解除工人和革命士兵的武裝。在我國，這種反革命的卑鄙勾當是假手於策烈鐵里和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中的其他「社會主義者部長」幹出來的。全部危險就在這裏。「挽救革命的政府」正在用絞殺革命的手段來「鞏固」革命。

我們的任務就是要聚集力量，鞏固現有的組織並防止羣衆舉行為時過早的發動。反革命要我們現在應戰，這對他們是有利的，但是我們不應該接受這種挑釁，我們應該表現出最大的革命堅韌性。這就是我們黨中央委員會的總的策略路線。

有人卑鄙地誣蔑我們的領袖，說他們拿了德國的津貼，黨中央委員會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是這樣：在一切資產階級國家裏，都曾經以叛國罪誣告無產階級的革命領袖。如在德國對李卜克內西，在俄國對列寧。黨中央委員會對於俄國資產者採取這種慣技來對付「不良分子」並不感到驚奇。工人們必須公開地說，他們認為自己的領袖是無可責難的，他們和自己的領袖是團結一致的，並且認為自己是這些領袖的事業的參加者。工人們自己曾經要求彼得堡委員會起草反對迫害我們領袖的抗議書。彼得堡委員會已經草擬了將有無數工人簽名的抗議書。

我們的敵人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忘記了引起事變的不是個別人物而是革命的潛在力量，因此他們就陷入了暗探局的觀點。

你們知道，『真理報』報館從七月六日起就被封閉了，『勞動』印刷所被查封了，而特務機關答覆說，偵查結束後可能啓封。在停工期間，必須發給『真理報』和印刷所的排字工人和職員三萬左右的盧布。

經過了七月事變，經過了這個時期所發生的事情，我們不能再認為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是社會主義者了。現在工人們把他們叫做社會主義者獄卒。

既然如此，再談同社會主義者獄卒聯合那就是犯罪。必須提出另一個口號：聯合他們的左翼，聯合那些還有一點革命誠意並願意和反革命作鬥爭的國際主義者。

這就是黨中央委員會的路綫。

二 關於目前形勢的報告

(七月十六日)

同志們！

政權危機是目前形勢的特點。其他次要問題都以這個問題為中心。政權危機是政權的不穩定造成的；現在人們對政府的命令不是冷嘲熱諷就是漠不關心，誰也不肯去執行。政權愈來愈不得人心。政權正搖搖欲墜。政權危機的基礎就在這裏。

我們正經歷着第三次政權危機。第一次危機是沙皇政權的危機，這個政權已經不存在了。第二次危機是第一屆臨時政府的危機，結果是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退出政府。第三次危機是聯合政府的危機，這時政權的不穩定已經達到極點。社會主義者部長們授權克倫斯基組閣，而資產階級却對克倫斯基表示不信任。內閣組成了，但是第二天就陷入了同樣不穩定的狀態。

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我們應該不僅是從表面上而首先是從階級觀點來看政權危機。政權危機是各個階級爭奪政權的緊張而公開的鬥爭。第一次危機的結果是地主政權讓位於資產階級政權，這個政權得到『代表』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利益的蘇維埃的支持。第二次危機的結果是大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達成協議，成立了聯合政府。不論在第一次危機期間還是在第二次危機期間，政權都是反

對工人的革命發動的（二月二十七日的發動和四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日的發動）。第二次危機的解決是『有利』於蘇維埃的，因為蘇維埃中的『社會主義者』參加了資產階級政府。在第三次危機中，士兵和工人公開提出了勞動者即小資產階級的和無產階級的民主派奪取政權、排除政府中一切資本主義分子的問題。

第三次危機是什麼引起的呢？

現在有人把全部『罪過』推到布爾什維克身上。七月三日和四日的發動似乎是危機尖銳化的原因。卡·馬克思早已說過，革命每前進一步就使反革命後退一步。布爾什維克認為七月三日和四日的發動是革命的一步，所以接受了社會主義叛徒加在他們身上的那個前進運動的先鋒的榮譽。但是，這次政權危機的解決是不利於工人的。這是誰的罪過呢？如果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支持工人和布爾什維克，那末反革命是可以擊敗的，但是他們開始打擊布爾什維克，破壞革命統一戰綫，於是危機就在不僅對布爾什維克不利而且對他們，對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不利的條件下發展起來了。

這是危機尖銳化的第一個因素。

第二個因素是立憲民主黨人退出政府。立憲民主黨人覺察到事情就要惡化，覺察到經濟危機正在加劇，財力不足，於是決定溜走。他們的退出是柯諾瓦洛夫抵制的繼續。立憲民主黨人一發現政府不穩定，就首先退出了政府。

使政權危機暴露和尖銳化的第三個因素是我國軍隊在前綫的失敗。戰爭問題現在是一個基本問

題，國家的內部生活和外部生活中的其他一切問題都是以它為中心的。政府在這個基本問題上遭到了失敗。前綫的進攻是一種冒險行為，這是一開始就很明顯的。傳說我們投降的人有幾十萬，士兵混亂不堪，紛紛逃跑。把前綫的『混亂』完全歸罪於布爾什維克的鼓動，就是誇大布爾什維克的影響。無論哪一個政黨都沒有力量負起這樣的重担。總共不過二十萬黨員的我們的黨竟能『瓦解』軍隊，而聯合着兩千萬公民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却控制不住軍隊，這是什麼原因呢？原因在於士兵不願意作戰，因為他們不知道為什麼作戰，他們已經疲倦了，他們所關心的是分配土地等問題。指望在這種情況下能夠引導士兵去作戰，就等於指望奇蹟。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有可能在軍隊中進行比我們所能進行的規模大得多的鼓動，它也進行了這樣的鼓動，然而反戰鬥爭的強大的自發力量佔了上風。這不是我們的罪過，這是革命的『罪過』，因為革命給了每個公民以求得答覆『為什麼進行戰爭？』這個問題的權利。

由此可見，引起政權危機的有三個因素：

- (一) 工人和士兵對政府不滿，在他們看來，政府的政策太右了；
- (二) 資產階級對政府不滿，他們認為政府的政策太左了；
- (三) 前綫失利。

這是引起政權危機的表面的力量。

而引起危機的潛在力量却是戰爭所造成的國內經濟破壞，這是一切問題的基礎。就是在這個基

礎上才產生了這三個動搖聯合政府政權的因素。

既然危機是各個階級爭奪政權的鬥爭，那末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就應當提出這樣的問題：現在要掌握政權的是哪一個階級？事實說明，現在要掌握政權的是工人階級。很明顯，不經過戰鬥資產階級是不會讓工人階級掌握政權的。估俄國人口多數的小資產階級動搖不定，時而同我們聯合，時而同立憲民主黨人聯合，他們就是這樣舉足輕重的。我們現在所經歷的政權危機的階級內容就在於此。

在這次危機中究竟誰勝誰敗呢？顯然，在目前掌握着政權的是以立憲民主黨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當立憲民主黨人退出政府的時候，政權曾經在一個極短時間內落在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手裏，可是它放棄了這個政權，委託原來的閣員們組閣。現在中央執行委員會已經成為政權的附屬品，內閣中的部長們不斷地更換，沒有換過的只有一個克倫斯基。有人在發號施令，部長們和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都必須執行這些人的意志。顯然，這是有組織的資產階級的意志，首先是立憲民主黨人的意志。資產階級在發號施令，提出自己的條件，它要求掌握政權的是「實業家」而不是黨派代表，要求廢除切爾諾夫的土產綱領，要求修改七月八日的政府宣言⁽¹⁾，要求把布爾什維克趕出一切政權機關。中央執行委員會在資產階級面前步步退却，同意了它的條件。

昨天還在退却的資產階級，今天竟向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下起命令來了，怎麼能發生這種事情呢？原來前綫失敗以後，這個政權在外國銀行家的眼中失去了信用。從一些值得嚴重注意的材料中可以看出，這件事情是出於英國大使布卡南和那些銀行家之手，他們表示如果政府不放棄自己的

「社會主義」意圖，他們就拒絕貸款給政府。

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是資產階級戰綫比革命戰綫組織得好。當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同資產階級聯合起來而開始打擊布爾什維克的時候，反革命就明白革命統一戰綫已經破裂了。以立憲民主黨中央委員會爲首而組成爲軍事集團和帝國主義財政集團的反革命向護國派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唯恐失去政權，於是連忙執行反革命的要求。

這就是反革命取得勝利的背景。

很明顯，目前反革命所以戰勝了布爾什維克，是由於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孤立了並出賣了布爾什維克。同樣很明顯，對我們有利的時機一定會來到，那時我們就能對資產階級進行決戰。

反革命有兩個中心。一個中心是有組織的資產階級的政黨，即護國派蘇維埃所掩護的立憲民主黨。它的執行機關是那些控制着全部指揮人員的著名將軍們所領導的司令部。另一個中心是和英法兩國有聯系而控制着全部貸款的帝國主義財政集團。控制貸款的幾國國會委員會的委員葉弗列莫夫參加政府並不是偶然的。

以上列舉的事實造成了反革命對革命的勝利。

那末前途如何呢？只要戰爭還在進行（戰爭是還會進行下去的），只要工業破壞問題還沒有解決（工業破壞問題是不會解決的，因爲用高壓手段來對付士兵和工人是不能解決破壞問題的，而統治

階級又不能採取果斷的辦法），只要農民還沒有得到土地（農民是得不到土地的，因為連提出溫和的土地綱領的切爾諾夫也成了不合適的內閣閣員），——只要這一切還存在，危機就會不可避免，羣衆就會不止一次地走上街頭，決戰就會發生。

革命和平發展的時期已經結束。新的時期，尖銳衝突、短兵相接的時期已經來到。生活將沸騰起來，危機將不斷發生。士兵和工人將不再沉默。甚至對封閉『戰壕真理報』報館一事也有二十個團提出了抗議。把新的部長塞到政府裏去，還是沒有解決危機。工人階級並沒有被弄得軟弱無力。工人階級原來比敵人所想像的更有理智：當他們明白蘇維埃已經叛變的時候，他們在七月四日和五日就沒有應戰。而土地革命不過剛剛開展起來。

我們應當切實地有組織地迎接即將來臨的搏鬥。

我們的基本任務應當是：

- (一) 號召工人、士兵和農民要堅韌、沉着和有組織性；
- (二) 恢復、鞏固並擴大我們的組織；
- (三) 不要忽視合法的機會，因為任何反革命都不能真正把我們趕到地下去。

能够肆意搗毀的時期已經過去，現在到了『合法』迫害的時期，因此，我們應當抓住並利用各種合法的機會。

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中的多數和反革命結成了聯盟而背叛了我們，使布爾什維克陷於孤立，

因此就產生了一個問題：我們應當怎樣對待蘇維埃和蘇維埃中的多數——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馬爾托夫在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上責備了郭茨和唐恩，說他們把黑幫分子和立憲民主黨人開會通過的決議帶到了會議上來。布爾什維克遭受迫害的過程，證明布爾什維克已經沒有同盟者。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聽到我們的領袖被捕和我們的報館被封閉的消息都熱烈鼓掌。在這種情況下再談同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聯合，就等於向反革命伸出手來。

我說到這一點，是因為在某些工廠中有人企圖使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同布爾什維克結成聯盟。這是對革命作鬥爭的一種偽裝形式，因為同護國派結成聯盟是會斷送革命的。在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中有些人是願意同反革命作鬥爭的（在社會革命黨人中有卡姆柯夫派^[註]），在孟什維克中有馬爾托夫派），我們準備在革命的統一戰綫中同他們聯合起來。

三 對幾個書面問題的答覆

（七月十六日）

（一）馬斯洛夫斯基的問題：在將來發生衝突，也可能是發生武裝發動的時候，我們黨將給以何種程度的協助？黨是否出面領導武裝抗議？

斯大林答：應當料到未來的發動是武裝發動，並且應當對一切做好準備。將來的衝突會更尖銳，

黨不應該袖手旁觀。薩倫代表拉脫維亞區責備黨沒有負起領導運動的責任。這是不對的，因為黨所抱的目的恰恰是要把運動轉上和和平的軌道。可以責備我們沒有盡力去奪取政權。我們本來可以在七月三日和四日奪到政權，我們本來可以責成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認可我們的政權。可是問題在於我們不能保住政權。前綫、全國各地和許多地方蘇維埃都起來反對我們。不依靠全國各地的支持的政權是沒有基礎的。在這種情況下奪取政權我們就會丟臉。

(二) 伊·萬諾夫的問題：我們對「政權歸蘇維埃！」這一口號的態度如何？還沒有到提出「無產階級專政」的時候嗎？

斯大林答：政權危機獲得了解決，這就是說某個階級已經掌握了政權，在目前來說就是資產階級掌握了政權。我們能不能停留在「全部政權歸蘇維埃！」這個舊的口號上面呢？當然不能。把政權交給事實上同資產階級默然携手並進的蘇維埃，那就是替敵人效勞。如果我們獲得勝利，我們只能把政權交給有農村貧苦階層擁護的工人階級。我們應當提出另外一種最適當的工農代表蘇維埃的組織形式。政權形式依然照舊，但是我們要改變這個口號的階級內容，我們要用階級鬥爭的語言來說：全部政權歸執行革命政策的工人和貧苦農民。

(三) 未署名者的問題：如果工兵代表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說少數要服從多數，那時我們應當怎麼辦？那時我們是否要退出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

斯大林答：已經做出了相當的決議。布爾什維克黨團已經舉行過會議並準備好了答覆，其大意

是：作爲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我們服從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一切決議，不反對這些決議，可是作爲黨員，我們可以獨立行動，我們不懷疑蘇維埃的存在並不取消各個政黨的獨立存在。我們的答覆明天將在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上宣佈。

四 結 論

（七月十六日）

同志們！

爲了起草一項決議以表明我們對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關於布爾什維克的決議的態度，曾經選出了一個委員會，其中也有我。委員會擬定了一項決議，決議中說：作爲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我們服從多數，可是作爲布爾什維克黨的黨員，我們可以獨立行動，也可以反對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決議。

普羅霍羅夫把無產階級專政理解爲我們黨的專政，而我們所說的是一個領導貧苦農民階層的階級的專政。

有幾個人發言中用詞不當，他們沒有弄清我們現在所經歷的是反動還是反革命。在革命時期反動是沒有的。當掌握政權的階級更換時，這不是反動，而是革命或反革命。

至於哈利東諾夫提到的引起政權危機的第四個因素即國際因素，我認爲只有戰爭以及與戰爭相聯系的對外政策問題才和我國政權危機有關。我在我的報告中對戰爭這個引起政權危機的因素賦予了主要的意義。

至於小資產階級，它已經不是一個整體了，它的內部正在迅速地分化（如彼得格勒衛戍部隊農民代表蘇維埃和農民代表大會執行委員會背道而馳）。在農村中正進行着鬥爭，除了原有的農民代表蘇維埃以外，新的、自動組織的蘇維埃正陸續成立起來。我們指望的就是這些站起來的貧苦農民階級的支持。按經濟地位來說，只有他們能跟我們一起走。那些把阿夫克森齊也夫一類渴望喝無產階級血的人安置到農民代表大會執行委員會裏去的農民階級是不會跟着我們走的，也不會動搖到我們這邊來。當策烈鐵里宣佈逮捕列寧同志的命令時，我看到這些人是怎樣鼓掌喝采的。

有些同志說，因爲無產階級佔人口的少數，所以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可能的，這些同志機械地理解多數的力量。要知道，蘇維埃所代表的也不過是它所組織起來的兩千萬人，但是它依靠自己的組織性領導全國人民。全國人民是會跟着那種能夠衝斷經濟破壞的鎖鍊的有組織的力量走的。

沃洛達爾斯基同志對代表會議通過的決議的看法和我不同，然而他的觀點究竟怎樣却很難理解。有些同志問，我們能不能改變我們的口號？我們的關於蘇維埃政權的口號是用於革命和平發展時期的，這個時期已經過去了。不要忘記一個事實：用起義來戰勝反革命是現在轉移政權的條件之一。當我們提出關於蘇維埃的口號時，政權實際上是在蘇維埃手裏。當時對蘇維埃施以壓力我們就

可以使政府的成分改變。現在政權是在臨時政府手裏。我們不能再指望用對蘇維埃施以壓力的方法來使政權和平轉到工人階級手裏。作爲馬克思主義者，我們應該說：問題不在於什麼樣的機關，而在於這個機關執行哪個階級的政策。我們當然擁護我們佔多數的蘇維埃。我們要竭力建立的正是這樣的蘇維埃。我們不能使政權轉到那種同反革命結成聯盟的蘇維埃手裏。

綜上所述可以說：運動和平發展的道路已經結束，因爲運動已經走上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現在除了貧苦農民階級以外，小資產階級都是擁護反革命的。所以『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在目前來說已經過時了。

第一次載於一九二三年

「紅色史料」雜誌第七期

發生了什麼事情？

這是七月三日和四日的事情。工人和士兵在彼得格勒的大街上並肩行進，高呼着『全部政權歸工人代表蘇維埃！』

當時工人和士兵所希望的是什麼，他們所爭取的是什麼呢？

也許是推翻蘇維埃吧？

當然不是！

當時工人和士兵所爭取的是蘇維埃把全部政權掌握在自己手中，改善工人、農民、士兵和水兵困苦不堪的生活。

他們所爭取的是加強蘇維埃，而不是削弱和消滅蘇維埃。

他們所希望的是蘇維埃取得政權，同地主決裂，立刻把土地交給農民，而不要把問題無限期地拖延下去。

他們所希望的是蘇維埃取得政權，同資本家決裂，在工廠中改善勞動條件並實行工人監督。

他們所希望的是蘇維埃宣佈公正的和平條件，最後停止那種奪去數百萬青年生命的痛苦的戰爭。這就是當時工人和士兵所爭取的。

發生了什麼事情？

可是執行委員會的頭子們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不願意走革命的道路。

他們不願意同革命農民聯合，寧願同地主妥協。

他們不願意同革命工人聯合，寧願同資本家妥協。

他們不願意同革命的士兵和水兵聯合，寧願同士官生和哥薩克聯合。

他們背信棄義地宣佈布爾什維克的工人和士兵是革命的敵人，掉轉槍口來反對工人和士兵以討好反革命。

瞎子！他們竟沒有看到向布爾什維克開槍就是向革命開槍，爲反革命的勝利準備條件。

正因爲如此，一直在暗中隱藏着的反革命分子那時都爬出來了。

而當時已經開始了的、暴露了護國派政策的危害性的前綫潰敗，更加鼓舞了反革命。

反革命也沒有忘記利用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錯誤」。

反革命頭子米留可夫之流的先生們恫嚇和迷惑他們，使他們服服貼貼並把他們收羅在自己身邊，然後對革命展開了進攻。搗毀和封閉報館，解除工人和士兵的武裝，逮捕和毒打，造謠和誣衊，被收買的密探對我黨領袖進行卑鄙無恥的誣衊，——這就是妥協政策的後果。

事情竟弄到這種地步：狂妄無恥的立憲民主黨人提出最後通牒，對蘇維埃進行威脅和恫嚇，謾罵和污辱，而駭得魂不附體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却步步退讓，同時勇敢的部長們也在立憲民主黨人的打擊下一鬨而散，這樣就替米留可夫的代理人掃清了道路來……『挽救』……革命。

既然如此，反革命高奏凱歌有什麼奇怪呢？

目前的情況就是這樣。

但這種情況是不會長久的。

反革命的勝利就是地主的勝利。但是沒有土地農民就活不下去。因此，反對地主的堅決鬥爭是不可避免的。

反革命的勝利就是資本家的勝利。但是生活得不到根本改善工人就不會甘休。因此，反對資本家的堅決鬥爭是不可避免的。

反革命的勝利意味着戰爭的延長，但是戰爭決不能長久繼續下去，因為整個國家已經被戰爭的重担壓得喘不過氣來了。

因此，反革命的勝利是不鞏固的，是瞬息即逝的。未來是屬於新的革命的。

只有實現完全的人民政權，才能使農民得到土地，才能整頓國家的經濟生活，才能保障痛苦不堪的歐洲各國人民所如此渴望的和平。

截於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三日

「工人和士兵報」副刊號

本文沒有署名

反革命的勝利

(續)

反革命組織起來了。它正在成長並展開全面的進攻。反革命的首領立憲民主黨人先生們昨天還在抵制政府，今天却準備重掌政權統治國家了。

『執政的』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及其『挽救革命』的政府正在狼狽潰退。只要下命令，他們就準備做一切讓步；他們就準備執行一切。

交出布爾什維克及其擁護者嗎？

——請吧，立憲民主黨人先生們，把布爾什維克帶去吧。

交出波羅的海代表團和喀琅施塔得的布爾什維克嗎？

——聽你們吩咐，『特務』先生們，把代表團帶去吧。

封閉立憲民主黨人所討厭的布爾什維克的、工人和士兵的報館嗎？

——謹遵台命，立憲民主黨人先生們，一定封閉。

解除革命的武裝，解除工人和士兵的武裝嗎？

——非常高興，地主和資本家先生們。我們不僅要解除彼得堡工人的武裝，而且要解除謝斯特羅

列茨克工人的武裝，雖然他們並沒有參加七月三日和四日的事變。

限制言論、集會的自由，取消人身、住宅的不可侵犯性，實行書報檢查和暗探制度嗎？

——一切照辦，黑幫先生們，完全做到。

恢復前綫的死刑嗎？

——非常高興，貪得無厭的先生們……

解散擁護蘇維埃所通過的政綱的芬蘭議會嗎？

——一定執行，地主和資本家先生們。

修改政府綱領嗎？

——謹遵台命，立憲民主黨人先生們。

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準備繼續讓步，只求同立憲民主黨人達成協議，只求設法同他們講好價錢……

而反革命愈來愈狂妄，他們要求別人作更多的犧牲，迫使臨時政府和執行委員會可恥地自動下野。爲了博得立憲民主黨人的歡心，有人提議在莫斯科召開「非常會議」，邀請已經被廢除的國家杜馬的議員及其他有資格的人士參加。在這個總的合唱隊中，中央執行委員會將成爲極不雅觀的少數。部長們張皇失措，紛紛向克倫斯基辭職。目前正根據立憲民主黨人的指示草擬閣員名單。

在沙皇杜馬和叛徒立憲民主黨人幫助之下葬送用血換來的自由，——這就是現時我國政治生活

的舵手使我們蒙受的奇恥大辱……

戰爭還在進行，使前綫的災難日益加深，可是有人想用恢復前綫的死刑來改善目前的情況。瞎子！他們沒有看到，只有當戰爭目的爲軍隊所了解並符合他們的利益的時候，只有當軍隊認識到他們流血是爲了自己的切身事業的時候，進攻才能得到普遍的同情；他們沒有看到，在士兵可以舉行羣衆大會和自由集會的民主的俄國，沒有這樣的認識是不能舉行大規模的進攻的。

破壞還在繼續，使人們日益感到飢荒、失業和普遍破產的威脅，可是有人想用對革命採取警察手段來解決經濟危機。反革命的意志就是如此。瞎子！他們沒有看到，不採取革命手段來對付資產階級就不可能把國家從崩潰中挽救出來。

工人受到迫害，組織遭到破壞，農民被欺騙，士兵和水兵被逮捕，無產階級政黨的領袖遭到誣蔑和誹謗，而反革命分子却高奏凱歌、造謠中傷、橫行霸道，所有這一切都是在「挽救」革命的幌子下幹出來的，——請看，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把我們國家糟蹋到了什麼地步。

儘管如此，世界上居然還有人（見「新生活報」）建議我們聯合這些以絞殺革命來「挽救」革命的先生們！

他們究竟把我們看成什麼人？！

不，先生們，我們和革命的叛徒的道路是不同的！

工人們永遠不會忘記，在七月事變的困難關頭，當瘋狂的反革命向革命開火的時候，布爾什維克

黨是唯一沒有離開工人區的政黨。

工人們永遠不會忘記，在這個困難的關頭，『執政的』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是處在摧殘工人、士兵和水兵並解除他們武裝的那夥人的陣營裏的。

工人們將記住這一切，並由此做出相當的結論。

載於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三日

『工人和士兵報』創刊號

署名：科·斯·

立憲民主黨人的勝利

更換閣員的把戲看來還沒有結束。立憲民主黨人同克倫斯基還在討價還價。一種「組合」接着另一種「組合」。

立憲民主黨人當然會參加政府，因為現在一切事情都是遵照他們的指示進行的。切爾諾夫可能留在政府裏。策烈鐵里看來再「沒有人要了」。『過去需要』策烈鐵里是爲了解除工人武裝。工人武裝一解除，他的作用也就宣告結束。『摩爾人已經做完自己的事情，摩爾人可以告退了』⁽²⁰⁾。他的職位將由阿夫克森齊也夫代替。

但是，這裏的問題當然不在於人選。切爾諾夫、策烈鐵里或者另外一個和他們同類的什麼人，難道不都是一樣嗎？誰不知道，這些可憐的齊美爾瓦爾得主義者爲帝國主義事業效勞並不比韓德遜之流和托馬⁽²¹⁾之流差呢？

再說一遍，這裏的問題不在於人選。

問題在於在這場追逐部長職位等等的混戰中（其實質是爭奪政權的鬥爭），佔了上風的是立憲民主黨人的路綫，即對內政策上的反革命路綫，對外政策上的「作戰到底」的路綫。

問題本來是這樣：

或者繼續戰爭，那末結果就是完全依附於英美的金融市場，立憲民主黨人執政，革命受到壓制，因為無論立憲民主黨人還是「盟國」資本家都不會同情俄國革命。

或者把政權交給革命的階級，打斷盟國資本家東縛俄國手脚的財政鎖鍊，宣佈和平條件，用地主和資本家的利潤來整頓混亂不堪的國民經濟。

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尋找第三條道路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是必然要失敗的。

立憲民主黨人在這一點上比較清醒些。

『言論報』寫道：必須『使政府同齊美爾瓦爾得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的有害傾向堅決斷絕關係』。

換句話說：無條件地進行戰爭，把戰爭進行到底。

涅克拉索夫在一次會議上說：『必須做出最後的結論』，或者你們自己取得政權（他對蘇維埃說），或者使別人有可能取得這個政權。

換句話說：或者是革命，或者是反革命。

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拒絕走革命的道路，這就是說，他們必然要受立憲民主黨人的控制，受反革命的控制。

因為立憲民主黨人上台就能保證取得內債。

因爲立憲民主黨人上台就能和盟國資本家保持友誼，就是說能保證借到外債。由於後方的破壞，尤其是前綫的破壞，錢成了非常需要的東西……

『危機』的全部實質就在這裏。

立憲民主黨人勝利的全部意義就在這裏。

這個勝利能維持多久，最近的將來就會見分曉。

載於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工人和士兵報』第二號

社論

告彼得格勒全體勞動者， 全體工人和士兵書

(四)

同志們！

俄國正處在困難的時期。

三年的戰爭吞噬了無數的生命，把國家弄得疲憊不堪。

運輸業的破壞和糧食恐慌有造成普遍飢荒的危險。

工業破壞和工廠停工動搖了國民經濟的基礎。

而戰爭還在進行，使總危機日益加劇，把國家引向徹底的崩潰。

負有『救』國使命的臨時政府已經顯出無力完成自己的任務。不僅如此，它把事情弄得更糟了，它在前幾發動了進攻，因而延長了戰爭，而戰爭正是造成國內總危機的主要原因。

結果就使政權處於極不穩定的狀態，造成政權的危機和垮台；雖然大家都在叫嚷這件事情，可是沒有採取任何認真的辦法來加以制止。

立憲民主黨人的退出政府再一次表明了聯合內閣完全是勉強湊成的，缺乏生命力的。

我國軍隊在前綫舉行了有名的進攻之後的退却，暴露了進攻政策的全部危害性，使危機達到了極點，使政府的威信一落千丈，使它失去了『本國』資產階級和『盟國』資產階級的貸款。

危急的局面形成了。

在革命『救星』面前出現了兩條道路。

或者繼續戰爭和繼續『進攻』，那末就必然把政權交給反革命資產階級，以便通過內債和外債獲得金錢，因為不這樣，資產階級就不會參加政府，內債就借不到，英美就會拒絕貸款，而在這種情形下『挽救』國家，只能是靠壓榨工農來支付戰費，以博得俄國的和『盟國的』帝國主義豺狼的歡心。

或者使政權轉到工人和無產農民的手裏，宣佈民主的和平條件並停止戰爭，以便把革命向前推進，把土地交給農民，在工業中實行工人監督，用資本家和地主的利潤來整頓日趨崩潰的國民經濟。

第一條道路會加強有產階級對勞動者的統治，會使俄國變成英美法三國的殖民地。

第二條道路將開闢歐洲工人革命的紀元，衝破束縛着俄國的財政羅網，動搖資產階級統治的基礎，為俄國的真正解放掃清道路。

七月二日和四日的遊行示威是工人和士兵羣衆向各社會主義政黨發出的號召：走第二條道路，走繼續發展革命的道路。

這次遊行示威的政治意義和極偉大的歷史意義就在這裏。

可是，臨時政府以及執政的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不是從工農的革命行動中而是從同立憲民主黨資產階級建立妥協性的聯合中汲取力量，他們寧願走第一條道路，走遷就反革命的道路。

他們不但向示威羣衆伸出手來，不但不要奪取政權並同示威羣衆一道反對「盟國的」和「本國的」帝國主義資產階級來真正地挽救革命，反而同反革命的資產階級結成聯盟，掉轉槍口來反對示威羣衆，反對工人和士兵，唆使士官生和哥薩克向他們進攻。

這樣他們就出賣了革命，爲反革命敞開了大門。

於是骯髒的渣滓都從生活的底層升了起來，玷污了一切誠實的、高尚的東西。

搜查和搗毀，逮捕和毒打，蹂躪和殺害，封閉報館和解散組織，解除工人武裝和解散團隊，解散芬蘭議會，限制自由和恢復死刑，打手和特務猖獗橫行，造謠和卑鄙誹謗，所有這一切都得到了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默許，——這就是反革命的最初的步驟。

盟國的和俄國的帝國主義者及立憲民主黨，高級軍官及士官生，哥薩克和特務，——這就是反革命的力量。

臨時政府的閣員名單就是遵照這些集團的指示擬定的，而部長們不過像傀儡一樣地上場下場罷了。

交出布爾什維克和切爾諾夫，清洗團隊和船員，在前綫槍決士兵和解散部隊，把臨時政府變成克倫斯基手中的玩具，把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變成這個玩具的普通的附屬品，「革命民主派」可恥地

放棄自己的權利和義務，恢復不久以前被廢除的沙皇杜馬的職權，這一切都是根據這些集團的指示進行的。

他們甚至在冬宮的「歷史性的會議」（七月二十一日）⁽²⁶⁾上明目張胆地商談（陰謀！）如何進一步壓制革命，但是他們害怕布爾什維克來揭露，所以沒有邀請布爾什維克參加這個會議。

他們還計劃將來召開「莫斯科會議」，打算在那裏徹底葬送用血換來的自由……

所有這一切都是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參加之下進行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怯懦地交出一個個的陣地，卑鄙無恥地斥責自己和自己的組織，罪惡地踐踏革命成果……

民主派的「代表們」從來沒有像在目前這種有歷史意義的時候表現得這樣卑鄙！他們從來沒有墮落到像現在這樣可恥的地步！

既然如此，反革命狂妄無恥，玷污一切誠實的和革命的東西，那又有什麼奇怪呢？

既然如此，被收買的僕從和卑怯的誹謗者敢於公開「控告」我們黨的領袖「叛國」，資產階級報紙的要筆桿的強盜無恥地把這種「控告」大加渲染，而所謂檢察機關又公然公佈所謂「列寧案件」的材料，如此等等，那又有什麼奇怪呢？

這些先生們顯然打算瓦解我們的隊伍，在我們中間散佈懷疑和惶惑的種子，培養對我們領袖不信任的情緒。

可惡的東西！他們不知道，我們領袖們的名字從來還沒有像現在，當厚顏無恥的資產階級流氓

們辱罵他們的時候，這樣爲工人階級所珍貴和親近！

下賤的東西！他們甚至沒有想到，資產階級傭僕們誹謗得愈粗野，工人對領袖的熱愛就愈強烈，對領袖的信任就愈無限，因爲經驗告訴他們，敵人辱罵無產階級領袖，那就是領袖忠誠地爲無產階級服務的可靠的標誌。

無恥的誣衊者這一恥辱烙印，——這就是我們送給你們的禮物，阿列克辛斯基之流和布爾采夫之流、彼列維爾節夫之流和多布龍拉沃夫之流的先生們。請接受選舉我們的那三萬二千名有組織的彼得格勒工人送給你們的這個烙印並把它帶進棺材去吧。你們是受之無愧的。

至於你們這些資本家和地主、銀行家和投機分子、神甫和特務先生們，所有你們這些爲人民製造枷鎖的先生們，你們慶祝勝利未免太早了，你們開始埋葬偉大的俄國革命未免太早了。

掘墓的先生們，革命活着，它還將顯出自己的威力。

戰爭和破壞還在繼續，用野蠻的高壓手段是不能醫好它們所帶來的創傷的。

革命的潛在力量活着，它正在不倦地促進國家的革命化。

農民還沒有得到土地。他們一定會進行鬥爭，因爲他們沒有土地就活不下去。

工人還沒有達到監督工廠的目的。他們一定會繼續爭取，因爲工業破壞有使他們遭到失業的危險。

有人想把士兵和水兵往後拖，拖去受舊紀律的束縛。士兵和水兵一定會爲自由而鬥爭，因爲他們

應該享受自由。

不，反革命先生們，革命並沒有死，它只是潛伏起來了，以便聚集新的擁護者，更加有力地向敵人衝擊。

『我們活着！未用盡的力量的火燄使我們的鮮血沸騰！』^(四七)

而在西方，在英國和德國，在法國和奧地利，難道那裏不是已經飄起工人革命的旗幟嗎？難道那裏不是已經在組織工兵代表蘇維埃嗎？

戰鬥還在前頭！

勝利還在前頭！

全部問題在於切實地有組織地迎接即將來臨的戰鬥。

工人們！你們肩負着領導俄國革命的光榮責任。要把羣衆團結在自己周圍，把他們集合在我們黨的旗幟下！要記住，在七月事變的困難關頭，當人民的敵人向革命開火的時候，布爾什維克黨是唯一沒有離開工人區的政黨。要記住，在那些艱難的日子裏，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是處在摧殘工人並解除工人武裝的那夥人的陣營裏的。

同志們，站到我們的旗幟下面來。

農民們！你們的領袖辜負了你們的期望。他們跟着反革命走了，而你們依然沒有土地，因為只要反革命的統治還存在，你們就得不到地主的土地。工人是你們唯一的忠實同盟者。只有同他們聯合

起來，你們才能得到土地和自由。團結在工人的周圍吧！

士·兵·們！革命的力·量在於人民同士兵結成聯盟。部長們上台下台，而人民還是人民。要永遠同人民在一起，要同人民並肩作戰！

打·倒·反·革·命！

革·命·萬·歲！

社·會·主·義·和·各·民·族·的·友·愛·萬·歲！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彼得格勒市代表會議

載於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工人和士兵報」第二號

兩個代表會議

(四)

兩個代表會議。兩個都是彼得格勒全市的代表會議。

一個是孟什維克的。另一個是布爾什維克的。

前者總共代表八千名工人。

後者代表三萬二千名工人。

前者一團混亂，分崩離析，它眼看就要分裂成兩部分了。

後者統一而團結。

前者從同立憲民主黨資產階級的妥協中汲取力量。它的分裂正是在這個基礎上發生的，因為在孟什維克當中還有些人沒有喪失良心，他們不願做資產階級的尾巴。

後者則相反，它不是從同資產階級的聯合中汲取力量，而是從工人反對資本家和地主的革命鬥爭中汲取力量。

前者認為要『救國』必須根除布爾什維主義和出賣革命。

後者認為要救國必須掃除反革命及其『社會主義的』附屬品。

有人說，布爾什維主義已經被消滅，已經被埋葬。

掘墓的先生們埋葬我們未免太早了。我們還活着，資產階級還將不止一次地被我們的呼聲嚇得
胆顫心驚。

一方面是三萬二千名團結的布爾什維克，他們擁護革命；一方面是八千名分散的孟什維克，其中多數已經背叛革命。工人同志們，你們選擇吧！

載於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工人和士兵報」第二號

本文沒有署名

新政府

更換閣員的把戲結束了。新政府已經組成。立憲民主黨人、立憲民主黨化的人、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政府的成分就是如此。

立憲民主黨心滿意足了。它的基本要求已經被接受。這些要求已經成爲新政府活動的基礎。

立憲民主黨人力求用削弱蘇維埃的辦法來加強政府，使政府不依賴蘇維埃。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中的「壞牧人」所領導的蘇維埃對這一點做了讓步，於是就給自己簽署了死刑判決書。

臨時政府成了唯一的政權，——這就是立憲民主黨人所得到的東西。

立憲民主黨人要求「整頓軍隊」，就是說要求在軍隊中恢復「鐵的紀律」，要求軍隊只服從直屬長官，而長官只服從政府。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所領導的蘇維埃對這一點也做了讓步，從而解除了自己的武裝。

蘇維埃沒有了軍隊，軍隊只服從立憲民主黨化的分子的政府，——這就是立憲民主黨人所得到的東西。

立憲民主黨人要求無條件地和盟國一致行動。蘇維埃「堅決地」走上了這條道路來……「保衛國

家』，忘記了自己的『國際主義的』宣言。同時所謂七月八日綱領也已經成了一紙空文。

『無情地』進行戰爭，『作戰到底』，——這就是立憲民主黨人所得到的東西。
請聽立憲民主黨人自己的話：

『立憲民主黨人的要求已經無疑地成爲整個政府活動的基礎……正因爲立憲民主黨人的基本要求已經被接受，所以黨認爲不可能再因純係黨派之間的意見分歧而繼續爭論。』因爲立憲民主黨人知道，在目前情況下，『很少有時間和可能來實現臭名遠揚的七月八日綱領中的民主因素』（見『言論報』）。

看來是很明顯了。

有一個時期，蘇維埃創造新生活，實行革命的改革，並迫使臨時政府用法令和指令把這些改革固定下來。

這是三月到四月的事情。

那時臨時政府違從蘇維埃的意志，用它不革命的旗幟來掩蓋蘇維埃的革命措施。

現在的時期是：臨時政府開制車，實行反革命的『改革』，而蘇維埃在自己的模糊的決議中『不得不』默認反革命的『改革』。

現在中央執行委員會這個所有蘇維埃的代表機關違從臨時政府的意志，用革命的詞句來掩蓋臨時政府的反革命面目。

角色顯然是更換了，而這種更換是不利於蘇維埃的。是的，立憲民主黨人有理由『心滿意足』。這能有多久，最近的將來就會見分曉。

載於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六日

『工人和士兵報』第三號

社論

論立憲會議的選舉 (四九)

立憲會議的選舉運動開始了。各個黨派已經在動員自己的力量。立憲民主黨人的未來候選人正分赴俄國各地去檢查他們成功的可能性。社會革命黨人爲了『組織』選舉，在彼得格勒召開了各省農民代表會議。另外一羣民粹派分子爲了同樣的目的就要在莫斯科召開全俄農民聯合會(五)代表大會。同時，自動組織的無黨無派的『衛戍部隊農民代表蘇維埃』也紛紛成立，其目的之一就是順利地在農村進行選舉。爲了同一目的還成立了許多供應農村書刊和人力的工人同鄉會。最後，個別工廠也向農村專門派了代表去進行選舉鼓動。此外，還有無數的個人『代表』（主要是士兵和水兵）遍走俄國，把『城裏的新聞』告訴農民。

看來，最廣大的居民階層已經認識到目前形勢的重要性和立憲會議的決定意義。同時大家又都感覺到佔全國人口多數的農村將起決定作用，正應該把一切多餘的力量派到農村去。所有這一切，加上農業工人（我們黨在農村中的主要支柱）的散漫性和無組織性，使我們在農村中的任務大爲複雜。農村工人和一切城市居民階層中最有組織的城市工人不同，他們是最無組織的羣衆。農民代表蘇維埃所組織起來的主要是中等階層和富裕階層的農民，他們自然地傾向於『同自由派地主和資本家』妥

協。同時農民代表蘇維埃還領導着農村的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分子，使他們受妥協主義政黨勞動團和社會革命黨的影響。農業資本主義和農村階級鬥爭沒有足夠發展，爲這種妥協主義的政策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我們黨的當前任務就是使貧苦農民階層擺脫勞動團分子和社會革命黨人的影響，使他們和城市工人團結成一個友愛的家庭。

實際生活本身正向這個方向發展，它正一步步地揭露妥協政策的無用。黨的工作者的任務就是用種種辦法參與立憲會議的選舉，以便揭穿這種政策的全部危害性，從而使貧苦農民階層易於團結在城市無產階級周圍。

爲此必須立即在農村建立我們黨的核心，並使它們和城市的黨委會密切聯繫起來。我們必須在每個鄉、每個縣、每個選區組織男女貧苦農民的黨小組。這些小組應當和各省工業中心我們黨的委員會聯繫起來。黨委會的任務就是供應各小組必要的選舉材料、書刊和人力。

只有用這樣的方法，只有在運動的進程中，才能建立城鄉無產者的真正統一。

我們反對同資本家和地主成立協議，因爲我們知道，這種協議只會損害工人和農民的利益。但這還不是說，我們一般地反對任何協議。

我們主張同無產農民的無黨無派集團成立協議，因爲實際生活本身正把他們推上同地主和資本家進行革命鬥爭的道路。

我們主張同士兵和水兵的無黨無派組織成立協議，因為他們所信任的不是富人而是窮人，不是資產階級政府而是人民，首先是工人階級。如果因為這些集團和組織不能或者不願意同我們黨融為一體而把它們推開不管，那是愚蠢的和有害的。

因此，同這些集團和組織取得一致的意見，制定共同的革命的政綱，和它們擬定各個選區的共同候選人名單（列入名單的不是「教授」和「學者」，而是決心用胸膛捍衛人民的要求的農民、士兵和水兵），——這就是我們在農村選舉運動中應當遵循的方針。

只有這樣才能把農村廣大的勞動階層團結在我國革命領袖周圍，團結在無產階級周圍。

這樣的無黨無派集團並不難找，因為它們隨時隨地都在產生。由於對阻撓農民委員會處理地主土地的臨時政府愈來愈不信任，這樣的集團還會不斷出現。由於對追隨臨時政府的全俄農民代表執行委員會的政策不滿，這樣的集團正在發展並將繼續發展起來。不久以前成立的「彼得格勒農民代表蘇維埃」^{〔五〕}就是一個例子，它聯合了全市的衛戍部隊，它一開始活動就同臨時政府和全俄農民代表執行委員會發生了衝突。

下面就是一個可以作為我們同這種農民和士兵的無黨無派組織成立協議的基礎的示範政綱。

（一）我們反對地主、資本家和他們的「人民自由黨」，因為他們而且只有他們才是俄國人民的主要敵人。絕不信任、絕不支持富人和他們的政府！

（二）我們主張信任和支持奮不顧身為社會主義鬥爭的戰士工人階級，我們主張農民、士兵、水

兵同工人成立聯盟和協議來反對地主和資本家。

(三) 我們反對戰爭，因為它是侵略性的戰爭。只要戰爭還在根據沙皇和英法資本家訂立的密約繼續進行，關於不割地的和平的談論都是空談。

(四) 我們主張通過各國人民同本國帝國主義政府進行堅決鬥爭來儘速停止戰爭。

(五) 我們反對被資本家弄得日益嚴重的工業中的無政府狀態。我們主張對工業實行工人監督，我們主張在工人自己和他們所承認的政府參與之下根據民主的原則來組織工業。

(六) 我們主張組織合理的城鄉產品交換，使城市得到充分的糧食，使農村得到糖、煤油、鞋子、布疋、鐵製品及其他必需品。

(七) 我們主張把全部土地（皇族的、官家的、閣部的、地主的、寺院或教堂的）無償地交給全體人民。

(八) 我們主張把地主的全部閒置的土地（耕地或牧場）立即交給民主選出的農民委員會處理。

(九) 我們主張把地主的和倉庫中的全部閒置的牲畜和農具立即交給農民委員會處理，供耕地、刈草和收割莊稼等等之用。

(十) 我們主張發給所有在戰爭中喪失勞動能力的殘廢者以及孤兒寡婦以足夠維持生活的補助金。

(十一) 我們主張建立沒有常備軍、沒有官僚、沒有警察的人民共和國。

(十二) 我們要求建立長官由選舉產生的全民民兵，不要常備軍。

(十三) 我們要求實行工作人員的選舉制和罷免制，不要不負責任的官僚。

(十四) 我們要求建立可以選舉和罷免的民警，不要那種監視人民的警察。

(十五) 我們主張撤銷那些旨在反對士兵和水兵的「命令」。

(十六) 我們反對解散團隊，反對唆使士兵自相殘殺。

(十七) 我們反對迫害工人和士兵的報刊；我們反對限制後方和前綫言論、集會的自由；我們反對不經審判和偵查進行逮捕，反對解除工人武裝。

(十八) 我們反對恢復死刑。

(十九) 我們主張給俄國各民族以自由安排自己生活的權利，使這些民族不受壓迫。

(二十) 最後，我們主張把國家的全部政權交給革命的工農蘇維埃，因為戰爭、破壞、物價高漲以及靠壓榨人民而大發橫財的資本家和地主已經把國家驅入絕境，惟有這樣的政權才能把國家從絕境中挽救出來。

可以作為我們黨組織同農民和士兵的無黨無派革命集團成立協議的基礎的政綱，大體上就是如此。

同志們！選舉的日子快到了。趁現在還不晚，趕快行動起來，組織選舉運動。

要建立由男工和女工、士兵和水兵組成的流動鼓動小組，要進行解說上述政綱的簡短的演講。

要給這些小組供應書刊，要把它們派到俄國各地。

讓它們的呼聲喚起農村來參加即將到來的立憲會議的選舉。

要在各鄉各縣建立黨小組，把廣大的貧農階層團結在它們周圍。

要召開各鄉、各縣、各省的會議，以加強黨的革命的聯系，擬定立憲會議的候選人名單。

立憲會議的意義是很大的。但是那些在立憲會議以外的羣衆的意義更大得多。力量不在於立憲

會議本身，而在於那些以自己的鬥爭創造出新的革命的法權並將推動立憲會議前進的工人和農民。

要知道，革命羣衆愈有組織，立憲會議就愈傾聽他們的呼聲，俄國革命的命運就愈有保障。

因此，選舉中的主要任務就是把廣大的農民羣衆團結在我們黨的周圍。

同志們，行動起來！

載於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工人和士兵報」第四號

署名：科·斯大林

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 第六次代表大會^{（五）}上的講話

（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二日）

一 中央委員會的總結報告

（七月二十七日）

同志們！

中央委員會的總結報告包括中央最近兩個半月即五月、六月和七月上半月的活動。中央在五月份進行了下列三方面的活動：

第一、提出了改選工兵代表蘇維埃的口號。中央認為我國革命正沿着和平的道路發展，用改選工兵代表蘇維埃的方法可以改變蘇維埃的成分，也就是說，可以改變政府的成分。敵人硬說我們企圖奪取政權。這是誹謗。我們並沒有這樣的意圖。我們說過，我們有可能用改選蘇維埃的方法來改變蘇維埃的活動的性質以符合廣大羣衆的願望。我們很清楚，只要在工兵代表蘇維埃裏有一票的優勢就能

使政權走上另一條道路。因此，五月份的全部工作是在改選的旗幟下進行的。我們終於在蘇維埃的工人代表組中爭取到將近一半的席位，在士兵代表組中爭取到將近四分之一的席位。

第二、進行了反對戰爭的鼓動。我們利用弗里·阿德勒(言)被判處死刑的事件，組織了許多次抗議死刑和抗議戰爭的羣衆大會。士兵們很好地領會了這個運動。

中央活動的第三個方面是參加了五月份地方自治機關的選舉。中央委員會和彼得堡委員會一起竭盡全力同反革命的主力立憲民主黨人以及有意無意跟着立憲民主黨人走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作戰。彼得格勒有八十萬人投票，我們得到了將近百分之二十的選票，並且爭得了整個維波爾格區杜馬。給了黨以特別幫助的是士兵和水兵同志們。

總之，五月份是在(一)參加地方自治機關的選舉，(二)進行反對戰爭的鼓動，(三)改選工兵代表蘇維埃的標誌下過去的。

六月份。前綫準備進攻的傳說使士兵很受刺激。出現了一連串的命令，使士兵的權利化爲烏有。所有這一切都激動了羣衆。每一個傳說頃刻就傳遍全彼得堡，在工人中尤其在士兵中引起波動。發動進攻的傳說，克倫斯基的命令和士兵權利宣言，執政當局的所謂疏散彼得格勒『不必要的』分子(其實很明顯，當局是想清除彼得格勒的革命分子)，愈來愈明顯的破壞，所有這一切都使工人和士兵很受刺激。工廠裏經常集會，各個團隊和工廠紛紛建議我們組織發動。本來預定在六月五日舉行遊行示威發動。但是中央決定暫時不舉行發動，而在七日召集各區、各工廠、各團隊的代表舉行

會議來決定發動的問題。這次會議召開了，到會的代表約有二百人。已經判明特別激動的是士兵。表決時，絕大多數人贊成發動。會上提出一個問題：如果當時開幕的蘇維埃代表大會反對發動該怎麼辦。絕大多數發言的同志認為，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發動。既然如此，中央就決定把組織和平遊行示威的責任担負起來。士兵們提出了可否攜帶武器出動的問題，中央決定不帶武器。但是士兵們說不帶武器出動不行，說武器是防止資產階級分子搗亂的唯一實際保證，說他們攜帶武器只是爲了自衛。

六月九日，中央委員會、彼得堡委員會和軍事局舉行聯席會議。中央委員會提出一個問題：鑒於蘇維埃代表大會和所有「社會主義的」政黨都反對我們舉行遊行示威，我們應否延期發動。大家的回答是否定的。

六月九日夜十二時，蘇維埃代表大會發表宣言，在宣言中利用它的全部威信來反對我們。中央決定六月十日不舉行遊行示威，延至六月十八日舉行，因爲中央考慮到蘇維埃代表大會規定在六月十八日舉行遊行示威，羣衆可以在這次遊行示威中表明自己的意志。工人和士兵心裏很不滿意中央的這一決定，但他們還是執行了這一決定。同志們，值得注意的是在六月十日那天早晨，當蘇維埃代表大會的許多發言人爲了「打消舉行遊行示威的企圖」在各工廠發表演說時，絕大多數工人只願意聽我黨發言人的演說。中央終於說服了士兵和工人。這一點表現了我們的組織性。

蘇維埃代表大會規定在六月十八日舉行遊行示威，同時宣佈在遊行示威中可以自由提出口號。顯然，代表大會決定向我們黨挑戰。我們接受了挑戰，並開始準備力量迎接即將來到的遊行示威。

同志們都知道六月十八日遊行示威的經過情形。連資產階級報紙都說，絕大多數示威羣衆是在布爾什維克提出的口號下行進的。基本口號是「全部政權歸蘇維埃！」參加遊行示威的不下四十萬人。只有崩得、哥薩克、普列漢諾夫派這三個小集團敢於提出「信任臨時政府！」的口號，可是就連他們也後悔，因為羣衆強迫他們捲起了自己的旗幟。蘇維埃代表大會親眼看見了我們黨的力量和影響的巨大。大家都產生了一種信念，認爲這次比四月二十一日遊行示威更強大的六月十八日的遊行示威是不會白白地過去的。的確，它也不應該白白地過去。「言論報」說，政府的成分很可能發生重大的改變，因爲蘇維埃的政策不受羣衆歡迎。可是正好在這一天，我國軍隊在前綫開始了進攻，進攻是順利的，因此，「黑幫分子」開始在涅瓦大街上舉行遊行。這種情形使布爾什維克在遊行示威中獲得的道義上的勝利化爲烏有。而「言論報」以及執政的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的官方代表們所說的那個可能發生的實際效果也成了泡影。

臨時政府仍舊掌握着政權。順利進攻的事實，臨時政府的局部成就，以及關於把軍隊調出彼得格勒的一系列計劃，對士兵發生了相當的影響。他們根據這些事實深信，消極的帝國主義正在變成積極的帝國主義。他們已經明白新的犧牲的時期來到了。

前綫對積極的帝國主義的政策也有它自己的反應。許多國隊不願禁令對進攻與否的問題舉行表決。最高指揮部不了解，在俄國的新的情況下，在羣衆還沒有弄清戰爭目的的情況下，盲目地驅使羣衆去進攻是不可能的。結果正如我們所預料的，進攻註定了失敗。

六月底和七月初是在進攻政策的旗幟下過去的。當時盛傳着恢復死刑、許多團隊被解散、前方士兵遭到毒打的消息。從前纔來的代表們報告他們部隊中逮捕和毒打的情形。精選團和機槍團也報道了同樣的情況。這一切爲彼得堡的工人和士兵舉行新的發動造成了基礎。

現在我來談談七月三日至五日的事變。這一事變是於七月三日下午三時在彼得堡委員會的所在地開始的。

七月三日。下午三時。我們黨的彼得格勒市代表會議正在開會，討論地方自治機關的選舉這個最一般的問題。這時來了衛戍部隊某團的兩個代表，他們提出了一個議程以外的聲明：說他們那裏『決定今晚舉行發動』，說他們『不能再默默忍受前綫團隊一個個地遭到解散』，說他們『已經派遣自己的代表分赴各工廠和團隊』，建議它們參加發動。代表會議主席團的代表沃洛達爾斯基同志回答說，『黨已經做了不舉行發動的決議，該團的黨員不得違反黨的決定』。

下午四時。彼得堡委員會、軍事局和黨中央委員會經討論後決定不舉行發動。代表會議通過了這個決定，代表們分赴各工廠和團隊去勸說同志們不要舉行發動。

下午五時。塔夫利達宮。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局的會議。斯大林同志受黨中央委員會委託向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局報告了事情的全部經過，並傳達了布爾什維克的不舉行發動的決定。

晚上七時。彼得堡委員會門前。有幾個團隊舉着旗幟經過。口號是『全部政權歸蘇維埃！』他們在彼得堡委員會門前停下來，要求我們的黨員『講幾句話』。發言人布爾什維克拉舍維奇和庫拉也夫

在演說中闡明了目前的政治形勢，號召不舉行發動。但是，他們遇到了『滾下去！』的喊聲。於是我們的黨員建議各團隊選出代表團，向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陳述自己的願望，然後回到各團隊去。這一建議博得了震耳的歡呼聲『烏拉！』樂隊奏起了『馬賽曲』……這時，立憲民主黨人退出政府的消息傳遍了全彼得格勒，使工人激動起來。繼士兵之後，又出現了工人隊伍。他們的口號同士兵的一樣。士兵和工人都向塔夫利達宮走去。

晚上九時。彼得堡委員會的所在地。各工廠的代表陸續來到這裏。他們都建議我們黨的各個組織參與並領導遊行示威。否則『會發生流血事件』。有人喊道，各工廠必須選出代表團，讓代表團向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陳述示威羣衆的意志，至於羣衆，他們聽了代表團的報告後可以各自和平地散去。

夜十時。塔夫利達宮。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工人部的會議。在工人們報告了業已開始的發動的情形後，工人部的多數人爲避免發生過火行爲決定參與遊行示威，使遊行示威具有和平的和有組織的性質。少數人不同意這個決定退出了會場。留在會場的多數選出了一個幹事會以執行剛剛通過的決定。

夜十一時。我們黨的中央委員會和彼得堡委員會辦公的地方改在塔夫利達宮。示威羣衆從黃昏起就向這裏匯合。各區鼓動員和各工廠代表紛紛來到這裏。我們黨的中央委員會、彼得堡委員會、軍事局、區聯派委員會、彼得格勒蘇維埃工人部幹事會等組織的代表舉行了會議。從各區的報告中可以看出：

(一) 明天將無法阻止工人和士兵舉行遊行示威；

(二) 示威羣衆將純粹爲了自衛而攜帶武器出動，這樣可以造成真正的保證以防止從涅瓦大街方面來的挑釁性射擊，因爲「射擊有武裝的人並不是那麼容易的」。

會議決定：當革命的工人和士兵羣衆在「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下舉行遊行示威的時候，無產階級政黨沒有權利袖手旁觀，不管運動，它不能讓羣衆去任憑命運擺佈，它應當和羣衆一起，使自發的運動具有自覺的和有組織的性質。會議決定建議工人和士兵選出各團隊各工廠的代表，通過他們向蘇維埃執行委員會陳述自己的願望。根據這個決定的精神擬定了一篇號召舉行「和平的有組織的遊行示威」的宣言^(五)。

夜十二時。三萬多名普梯洛夫工廠的工人來到塔夫利達宮前。舉着旗幟。口號是「全部政權歸蘇維埃！」選舉代表。代表們向執行委員會報告普梯洛夫工廠工人的要求。塔夫利達宮前的士兵和工人開始散去。

七月四日。白天。工人和士兵的遊行隊伍。旗幟。布爾什維克的口號。遊行隊伍向塔夫利達宮走去。走在最後的是數千名喀琅施塔得的水兵。據資產階級報紙（「交易所報」）報道，參加遊行示威的不下四十萬人。街上一片歡騰氣象。市民向示威羣衆歡呼「烏拉！」午後開始發生搗亂事件。資產階級區的黑暗勢力用罪惡的挑釁性的射擊給工人的發動罩上了一層陰霾。甚至「交易所新聞」也不敢否認射擊是從遊行示威的敵人方面開始的。「交易所報」（七月四日晚刊）寫道：「下午二時正，武裝示威

羣衆經過花園街和涅瓦大街的十字路口，聚集在路旁的大批觀衆安然望着他們，這時，花園街右方傳來一響震耳的槍聲，接着開始了連珠般的射擊。」

顯然，先開槍的不是示威羣衆，而是「身分不明的人」，是他們射擊示威羣衆，而不是示威羣衆射擊他們。

射擊在資產階級區的各個地方同時進行着。挑釁者並沒有打瞌睡。雖然如此，示威羣衆還是沒有越出必要的自衛範圍。這裏根本談不到陰謀或起義。沒有發生任何佔領政府機關或公共機關的事件，也沒有這樣做的任何企圖，雖然示威羣衆依靠他們所擁有的巨大武裝力量，不僅能夠佔領個別機關，而且完全能夠佔領整個城市……

晚上八時。塔夫利達宮。中央委員會、區聯派及我黨其他組織的會議。會議決定：既然革命工人和士兵的意志已經表明，發動就應當停止。根據這個決定的精神擬定了一篇宣言：「遊行示威已經結束……我們的口號是：剛毅、堅韌、沉着。」（見載於「真理小報」〔五〕的宣言）交給「真理報」發表的這篇宣言未能在七月五日刊出，因為「真理報」報館在四日到五日的夜裏被士官生和特務搗毀了。

夜十時至十一時。塔夫利達宮。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會議。討論政權問題。在立憲民主黨人退出政府之後，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處境十分危急；他們「需要」同資產階級聯合，但是沒有聯合的可能，因為資產階級已經不願再同他們成立協議。同立憲民主黨人聯合的思想破產了。因此，由蘇維埃掌握政權的問題被尖銳地提出來了。

德軍突破我軍戰綫的傳說固然還沒有證實，但已經引起了驚惶。

傳說明天報上將發表卑鄙地誹謗列寧同志的消息。

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把沃倫團的士兵調來保衛塔夫利達宮，這是防備誰呢？原來是防備那些來到塔夫利達宮似乎是爲了「逮捕」執行委員會和「奪取政權」的布爾什維克。這裏指的是一貫爲加強蘇維埃、爲把國家的全部政權交給蘇維埃而鬥爭的布爾什維克！……

夜二時至三時。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沒有把政權拿過來。它授權「社會主義者」部長組織新政府，並且要吸收哪怕是個別的資產者參加政府。部長們被授予「和無政府狀態作鬥爭」的特別全權。事情很明顯：中央執行委員會本來應當和資產階級斷然決裂（這是它所特別害怕的，因爲它一向是從同資產階級的這種或那種「聯合」中汲取力量的），可是它却同工人和布爾什維克斷然決裂，以便同資產階級聯合，掉轉槍口來反對革命的工人和士兵。這樣，對革命的進攻就展開了。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向革命開火，而使反革命拍手稱快……

七月五日。報上（實際上就是「活的言語報」^(五)）刊載了卑鄙地誹謗列寧同志的消息。「真理報」沒有出版，因爲該報報館在四日到五日的夜裏被搗毀了。設法和立憲民主黨人聯合的「社會主義的」部長們的專政建立了。不願掌握政權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這次所以掌握政權（短時間地），是爲了鎮壓布爾什維克……街上出現了從前綫調來的軍隊。士官生和反革命匪幫進行搗毀、搜查和凌辱。反革命徹底地利用了阿列克辛斯基、潘克拉托夫、彼列維爾節夫向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發動的攻

擊。反革命非常迅速地增長着。專政的中心是軍事司令部。特務、士官生、哥薩克猖獗橫行。逮捕和毒打到處發生。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對布爾什維克的工人和士兵的公開進攻，助長了反革命勢力的氣焰……

爲了回答阿列克辛斯基及其伙伴們的誹謗，我黨中央印發了『把誹謗者送交法庭！』的傳單〔五〕。中央印發了關於停止罷工和遊行示威的單張的宣言（宣言沒有發表在『真理報』上，因爲該報報館已被搗毀）。令人驚奇的是其他『社會主義的』政黨沒有發表任何宣言。布爾什維克是孤立的。一切比布爾什維克右的分子，從蘇沃林和米留可夫到唐恩和切爾諾夫，都默默聯合起來反對布爾什維克。

七月六日，各處橋梁都被旋開。出現了劊子手馬祖連柯的混合大隊。在街上，軍隊鎮壓不順從的人們。實際上已經進入戒嚴狀態。『嫌疑分子』被抓到司令部去。工人、士兵和水兵被解除武裝。彼得格勒已經處在軍閥控制之下。儘管『當權者』希望挑起所謂『戰鬥』，但是工人和士兵沒有上挑釁的當，沒有『應戰』。彼得巴甫洛要塞給解除武裝者打開了大門。混合大隊佔據了彼得堡委員會所在地。在各個工人區進行着搜查和解除武裝。策烈鐵里於六月十一日第一次畏縮縮地表示出來的解除工人和士兵武裝的思想，現在已付諸實施。工人憤怒地說他是『解除武裝的部長』……

『勞動』印刷所被搗毀。『真理小報』出版。發賣『小報』的工人沃伊諾夫被殺害…… 資產階級報刊大肆叫囂，把對列寧同志的卑鄙誹謗說成是事實，並且它們攻擊革命時已經不限於攻擊布爾什維克，它們已經把攻擊的範圍擴大到蘇維埃，擴大到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了。

很明顯，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出賣布爾什維克，同時也出賣了自己，出賣了革命，助長和縱容了反革命勢力。反革命專政在後方和前綫全力向自由進攻。昨天還在埋怨革命俄國的立憲民主黨的和盟國的報刊，今天突然感到心滿意足了。由此可以斷定，本國的和盟國的資本家是參加了鎮壓的『事業』的。

二 結 論

(七月二十七日)

同志們！

從討論中可以看出，沒有一位同志批評中央的政治路綫和反對黨中央的口號。中央提出了三個基本口號：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監督生產，沒收地主土地。這三個口號得到了工人羣衆和士兵的同情。這三個口號是正確的，我們在這個基礎上進行鬥爭，也就保證了羣衆對我們的擁護。我認爲這是有利於中央的基本事實。既然中央在最困難的關頭提出了正確的口號，那就是說，中央基本上是正確的。

批評所涉及的不是主要的問題，而是次要的問題。這些批評主要是說中央沒有同地方取得聯系，中央的活動主要是在彼得格勒。責備中央脫離地方不是沒有理由的。然而中央沒有任何可能顧到全國各地。責備中央實際上變成彼得堡委員會是有一部分道理的。這是事實。但是，俄國的政策是在這

裏，在彼得格勒錘鍊出來的。革命的領導力量在這裏。地方響應彼得格勒所做的事情。最後，這是因爲掌握着全部政權的臨時政府在這裏，作爲整個有組織的革命民主派的喉舌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也在這裏。另一方面，事變正在迅速發展，公開鬥爭正在進行，誰也不能斷定現存的政權明天不會垮台。在這樣的情形下，要等待我們地方的朋友發表意見是不行的。大家知道，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革命問題是不等待地方的。他們掌握着整個政府機關。而我們呢？我們有中央委員會這個機關。中央委員會這個機關的力量當然是很弱的。要求中央沒有預先徵求地方的意見不要採取任何步驟，就等於要求中央不要走在事變的前面，而落在事變的後面。但這就不成其爲中央了。只有運用我們一向採取的那種方法，中央才能擔負得起自己的任務。

有些責難所涉及的是個別性質的問題。同志們說，七月三日至五日的起義失敗了。是的，同志們，是失敗了，可是這不是起義，而是遊行示威。這次失敗是因爲背叛了革命的小資產階級政黨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的變節行爲破裂了革命戰綫。

別茲拉波特內依〔瓦〕同志說，中央沒有努力把說明七月三日至五日事變的傳單大量供應彼得格勒和地方。可是我們的印刷所已經被搗毀，也沒有任何實際可能在其他印刷所印刷東西，因爲這樣就會使這些印刷所遭到搗毀。

但這裏的情形還不算太壞：雖然在某些區我們遭到逮捕，而在另一些區我們却受到歡迎，受到非常熱烈的歡迎。現在彼得堡工人的情緒很好，布爾什維克的威信也很高。

我想提出幾個問題。

第一、我們應該怎樣對待對我們領袖的誹謗。由於最近發生的事變，我們必須草擬一篇告全體人民的宣言來說明一切事實，爲此應當選出一個委員會。如果你們選出這個委員會，那末，我建議這個委員會還要發表一篇報道七月三日至五日事變的肯德英法等國革命工人和士兵的宣言，我們應當在這個宣言中痛斥誹謗者。我們是無產階級最先進的部分，我們對革命担负着責任，我們應當說明事變的全部真相並揭露卑鄙的誹謗者。

第二、關於列寧和季諾維也夫迴避出席『法庭』的問題。政權在誰的手裏目前還沒有明朗化。誰也不能担保他們出庭不會遭到粗暴的迫害。如果法庭是民主地組織起來的，並担保不使用暴力，那又當別論。對於這個問題，中央執行委員會給我們的回答是：『我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因此，當形勢還沒有明朗化，當正式的政權和實際的政權之間的暗鬥還在進行時，讓同志们出席『法庭』是根本不必要的。如果領導國家的是一個能够保證我們同志不受迫害的政權，那末他們就會出庭。

三 關於政治形勢的報告

(七月三十日)

同志们！

俄國的政治形勢問題就是關於我國革命的命運的問題，就是關於我國革命在帝國主義戰爭條件下勝敗的問題。

早在二月裏就已經很明顯，我國革命的基本力量是無產階級和因戰爭而穿上軍衣的農民。

當時的情況是：在反對沙皇制度的鬥爭中，和這兩支力量處在同一陣營內彷彿是和它們結成聯盟的還有另外兩支力量，即自由資產階級和盟國資本家。

無產階級過去是現在仍然是沙皇制度的死敵。

農民是信任無產階級的，他們看到不推翻沙皇制度就得不到土地，所以跟着無產階級走。

自由資產階級對沙皇制度感到失望而離開了它，因為沙皇制度不僅沒有替它奪到新市場，而且連舊市場也沒有保住，把十五個省給了德國。

盟國資本家，即尼古拉第二的朋友和同情者也「不得不」背叛沙皇制度，因為沙皇制度不僅沒有給他們保證他們所希望的「戰後統一」，而且公然準備同德國單獨媾和。

這樣，沙皇制度陷於孤立了。

其實，這也說明爲什麼沙皇制度竟會如此「無聲無臭地死去」這一「令人驚奇的」事實。

但這些力量所追求的目的是完全不同的。

自由資產階級和英法資本家想在俄國製造一個類似青年土耳其黨所進行的那種小規模的革命，以鼓起人民大眾的熱情，然後利用這種熱情來進行大規模的戰爭，這樣資本家和地主的政權的根基

就不會發生動搖。

爲進行大規模的戰爭製造小規模的革命！

相反地，工人和農民的目的是要根本摧毀舊制度，進行我們所說的那種偉大的革命，以打倒地主並壓制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從而結束戰爭，保證和平。

偉大的革命與和平！

這個根本矛盾也就成了我國革命發展的基礎，成了歷次「政權危機」的基礎。

四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日的「危機」是這個矛盾的第一次公開表現。如果說在這幾次「危機」史上勝利每次都是暫時屬於帝國主義資產階級，那末這不僅因爲以立憲民主黨爲首的反革命戰綫組織得好，而且首先因爲常常動搖到帝國主義方面去的、暫時還有廣大羣衆的妥協政黨——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每次都破壞革命戰綫，投奔到資產階級的陣營裏，因而造成了反革命戰綫的優勢。

四月的情形是如此。

七月的情形也是如此。

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所提出的同帝國主義資產階級聯合的「原則」實際上成了有害的工具，資本家和地主的立憲民主黨利用它來孤立布爾什維克並假手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來逐步鞏固自己的陣地……

三月、四月、五月這三個月的前綫沉寂時期曾經被利用來進一步發展革命。在國內普遍破壞的推

動之下，在任何一個交戰國所沒有的那種自由的鼓舞之下，革命日益加深，把社會問題一一提到日程上來。革命侵入了經濟領域，提出了在工業中實行工人監督、土地國有、供給無產農民以農具、組織城鄉之間的合理的交換、銀行國有以及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階層奪取政權等問題。革命已經逼近了必須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時候。

有些同志說，由於我國資本主義不夠發達，所以提出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是空想。如果沒有戰爭，如果沒有破壞，如果國民經濟的資本主義組織的基礎沒有動搖，那末他們這樣說是對的。一切國家都把干預經濟領域的問題當做在戰爭條件下的必要的問題提出來了。在德國，這個問題也已由實際生活提出來了，不過它的解決沒有羣衆的直接和積極的參與。我們俄國的情形不同。我國破壞的程度比較嚴重。另一方面，任何國家在戰爭條件下都沒有我國所具有的這種自由。其次，還必須估計到工人的高度組織性；例如我們彼得堡已經有百分之六十六的五金工人組織起來。最後，任何國家的無產階級過去和現在都沒有工兵代表蘇維埃這樣廣泛的組織。顯然，享有充分自由和具有高度組織性的工人，如果不想在政治上自殺，就不能拒絕積極干預國家的經濟生活，對它進行社會主義的改造。如果要求俄國在歐洲沒有『開始』實行社會主義改造以前『暫緩』實行社會主義改造，那就是可恥的迂腐之見了。哪個國家有更多的可能，那個國家就先『開始』……

革命既然向前邁進了這樣一大步，它就不能不引起反革命分子的警惕，它就必然要使反革命受到刺激。這是使反革命動員起來的第一個因素。

第二個因素是由前綫的進攻政策開始的冒險行爲和使臨時政府威信掃地並使反革命鼓舞起來去進攻政府的一連串的前綫潰敗。傳說在我國開始了大規模的挑釁時期。前綫的代表認爲，無論進攻或退却，總之，前綫發生的一切，都是用來準備踐踏革命和推翻蘇維埃的。我不知道這些傳說是否真實，但值得注意的是：七月二日立憲民主黨人退出政府，三日開始七月事變，而四日就接到戰綫被突破的消息。多麼湊巧！不能說立憲民主黨人退出政府是由於對烏克蘭問題通過的決議而引起的，因爲立憲民主黨人並不反對解決烏克蘭問題。還有另一個事實也證明挑釁時期的確已經開始：我說的是烏克蘭發生的互相射擊的事件^(完)。根據這些事實，同志們應當明白，戰綫被突破在反革命的計劃中是要使革命思想在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羣衆眼裏破產的因素之一。

使俄國反革命力量加強起來的還有第三個因素，這就是盟國資本家。既然盟國資本家看到沙皇制度準備單獨媾和而背叛過尼古拉政府，那末只要目前的政府無力保持「統一」戰綫，誰也就不能阻止他們和這個政府決裂。米留可夫曾經在一次會議上說，俄國在國際市場上被當做人力的供應者，並因此而獲得金錢，如果事實表明以臨時政府爲代表的新政權無力保持進攻德國的統一戰綫，那末這樣的政府也就不值得資助了。沒有金錢，沒有貸款，政府就一定要垮台。立憲民主黨人在危機時期所以有很大的力量，其秘密就在這裏。克倫斯基以及全體部長不過是立憲民主黨人手中的傀儡。立憲民主黨人的力量就在於他們有盟國資本家的支持。

俄國面前擺着兩條道路：

或者停止戰爭，割斷和帝國主義的一切財政聯系，向前推進革命，動搖資產階級世界的基礎，開始工人革命的紀元；

或者走另一條道路，即繼續戰爭，繼續在前綫進攻，服從盟國資本家和立憲民主黨人的一切命令，那末結果就是完全依附於盟國資本家（在塔夫利達宮紛紛傳說美國將供給八十億盧布，將供給「恢復」經濟的資金），反革命獲得勝利。

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

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企圖把七月三日和四日的發動說成武裝叛亂，這簡直是可笑的。七月三日，我們提出了革命戰綫統一起來反對反革命的建議。我們的口號是：「全部政權歸蘇維埃！」也就是說要建立革命統一戰綫。可是，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害怕脫離資產階級，於是離開了我們，這樣就破壞了革命戰綫而滿足了反革命分子的心願。如果追究誰是造成反革命勝利的罪魁，那末罪魁就是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我們的不幸就在於俄國是個小資產階級的國家，它暫時還跟着同立憲民主黨人妥協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走。而在羣衆對於同資產階級妥協的思想還沒有感到失望以前，革命總是會遭到挫折和阻難的。

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幅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和反革命將軍的專政的圖畫。表面上和這個專政進行鬥爭而實際上執行着它的意志的政府，不過是替這個專政阻隔人民怒火的屏風而已。被削弱被凌辱的蘇維埃只是以自己的無止境的退讓政策給這幅圖畫添上了幾筆。蘇維埃現在沒有被驅散，這

是因爲『需要』它充當『必需的』和非常『方便的』掩護物。

可見形勢已經根本改變了。

我們的策略也應當改變。

從前我們主張使政權和平地轉到蘇維埃手裏，並且我們推斷：只要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一個奪取政權的決議，資產階級就會和平地讓開道路的。的確，在三月、四月和五月，蘇維埃的每一項決議都被當做法律，因爲每一次都可以用實力做決議的後盾。隨着蘇維埃被解除武裝並（在實際上）被降低到普通『職業』團體的地位，情況就改變了。現在誰也不理會蘇維埃的決議。現在要奪取政權，必須先推翻現存的專政。

推翻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專政，——這應當是黨在目前的迫切的口號。

革命的和平時期已經結束。搏鬥和爆發的時期已經來到。

推翻目前的專政這一口號，只有在全國規模的新的強大政治高潮的條件下才可能實現。國家發展的整個進程以及革命的根本問題一個也沒有解決（土地、工人監督、和平、政權等問題都沒有解決）的情況，規定了這種高潮的必然性。

高壓手段不能解決革命的任何一個問題，只能使形勢尖銳化。

新運動的基本力量將是城市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階層。他們一旦勝利，就要把政權掌握在自己手裏。

目前形勢的特點是：反革命的措施都是假『社會主義者』之手實行的。反革命只有製造了這樣的屏風才能再苟延一兩個月。可是，既然革命力量正在發展，爆發就必然會到來，終究會有一天，工人把貧苦農民階層發動起來並把他們團結在自己周圍，高舉起工人革命的旗幟，開闢歐洲社會主義革命的紀元。

四 對關於政治形勢的報告所提出的問題的答覆

(七月三十一日)

第一點：『報告人想用什麼樣的戰鬥組織形式來代替工人代表蘇維埃』，我的回答是，問題的這種提法是不正確的。我沒有反對把蘇維埃作為工人階級的組織形式，但是決定口號的不是革命機關的組織形式，而是構成這一機關的血肉的那種內容。假如參加蘇維埃的有立憲民主黨人，我們決不會提出把政權交給蘇維埃的口號。

現在我們提出把政權交給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的口號。可見問題不在於形式，而在於把政權交給哪個階級，問題在於蘇維埃的成分。

蘇維埃是工人階級為奪取政權而鬥爭的最適宜的組織形式，但蘇維埃並不是革命組織的唯一形式。這是純粹俄國的形式。在外國，起過同樣作用的有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市政廳，巴黎公社時期的國

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我們也想到過革命委員會。也許工人部能成爲爲奪取政權而鬥爭的最適宜的形式。

但是應當弄清楚，有決定意義的不是組織形式問題。

實際上，有決定意義的是工人階級是否已經成熟到可以實行專政的問題，而其餘一切都好辦，都會由革命的創造力創造出來。

第二點和第三點——我們在實踐中將如何對待現存的蘇維埃，答案是十分明白的。既然這裏說的是把全部政權交給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那個口號已經過時了。而這裏說的僅僅是這一點。推翻蘇維埃的問題是臆造的。這裏誰也沒有這樣提過。我們提議取消『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但還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打倒蘇維埃！』我們取消了這個口號，但同時我們甚至沒有退出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雖然它近來扮演着很可憐的角色。

地方蘇維埃還能起作用，因爲它們將來必須抵禦臨時政府的侵害，在這一鬥爭中我們將支持它們。

總之，我再說一遍，取消把政權交給蘇維埃的口號並不等於『打倒蘇維埃！』我們對那些我們佔多數的蘇維埃』是十分同情的。願這樣的蘇維埃永久存在並且益鞏固。但是權力已經不在蘇維埃手裏。從前臨時政府頒佈一道法令：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就頒佈一道反法令，並且只有後者具有法律效力。請你們回憶一下頒佈第一號命令⁽²⁾的經過情形。而現在臨時政府已經不理會中央執行委員會

了。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並沒有撤銷自己要參加七月三日至五日事變偵查委員會的決定，可是因為克倫斯基下了一道命令而沒有能够參加進去。現在的問題不在於爭得蘇維埃中的多數（這個問題本身也是很重要的），而在於推翻反革命專政。

第四點——給「貧苦農民」這個概念下個更具體的定義並指明他們的組織形式，我的回答是，「貧苦農民」這個術語並不是一個新術語。從一九〇五年起列寧同志就在馬克思主義文獻中用過這個術語，此後幾乎每一號「真理報」都用過這個術語，在四月代表會議的決議中也能找到這個術語。

貧苦農民階層是指那些和農民上層背道而馳的人。那個似乎「代表」八千萬農民（連婦女在內）的農民代表蘇維埃是農民上層的組織。農民下層對這個蘇維埃的政策進行着殘酷的鬥爭。當社會革命黨的首領切爾諾夫以及阿夫克森齊也夫等人建議農民不要立即奪取土地，而要等待立憲會議來總的解決土地問題時，農民對這一建議的回答是奪取土地，耕種土地，奪取農具，如此等等。我們從平茲、沃龍涅什、維切布斯克、喀山及其他許多省份都得到這樣的消息。單單這一點就清楚地說明農村已經分化為下層和上層，說明農民已經不再是一個統一的整體。上層多半跟着社會革命黨人走，下層沒有土地就活不下去，因而採取反對臨時政府的立場。下層就是指少地的農民，有一匹馬或沒有馬的農民等等。和他們在一起的還有幾乎沒有土地的半無產者階層。

如果在革命時期不設法同這些農民階層成立某種協議，那是愚蠢的。但是同時必須把僱農階層單獨組織起來，把他們團結在無產者的周圍。

這些階層將採取怎樣的組織形式，現在很難預言。現在農民下層有的組織在自動建立的蘇維埃裏，有的竭力奪取現存的蘇維埃。例如大約一個半月以前在彼得堡建立了貧苦農民蘇維埃（由八十個部隊和許多工廠的代表組成），它對農民代表蘇維埃的政策正進行着殊死的鬥爭。

蘇維埃一般是最適宜的羣衆組織形式，但是我們不應當強調機關的形式，而應當指出階級內容，應當力求使羣衆也能區別形式和內容。

一般說來，組織形式問題不是基本問題。革命高潮到來時，組織形式也會創造出來。不要讓形式問題遮住政權應轉歸哪個階級這個基本問題。

今後我們不能再和護國派聯合了。護國派各政黨已經把自己的命運同資產階級連在一起，因此，從社會革命黨人到布爾什維克都聯合起來的這個思想已經遭到破產。當前的問題是同貧苦農民階層結成聯盟來反對蘇維埃的上層並肅清反革命。

五 結 論

（七月三十一日）

同志們！

首先我必須提出幾點事實上的修正。

在俄國社會民主黨（布爾什維克）第六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

雅羅斯拉夫斯基同志在駁斥我的關於俄國無產階級最有組織性這個說法時，指出了奧國的無產階級。但是，同志們，我說的是『紅色的』即革命的組織性，任何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都不像俄國無產階級有這樣強的組織性。

安加爾斯基說我似乎在傳播聯合一切力量的思想。這是完全不對的。但是我們不能不看到，由於不同的原因，不僅農民和無產階級，而且俄國資產階級和外國資本家也拋棄沙皇制度了。這是事實。如果馬克思主義者迴避事實，那就不好了。後來前兩種力量走上了進一步發展革命的道路，而後兩種力量則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

現在來談問題的本質。布哈林把問題提得最尖銳，但是他也沒有把問題徹底解決。布哈林硬說，帝國主義資產者同農夫結成了聯盟。但是同哪種農夫呢？我國有各種各樣的農夫。同右的農夫的聯盟是結成了，可是我國還有下層的、左的、代表貧苦農民階層的農夫。要知道同他們結成這種聯盟是不可能的。他們並沒有同大資產階級結成聯盟，只是不自覺地跟着大資產階級走，他們純粹是受了欺騙而跟着別人走的。

聯盟是反對誰的呢？

這一點布哈林沒有說到。這是盟國資本家、俄國資本家、軍官和以切爾諾夫型的社會革命黨人爲代表的農民上層的聯盟。這個聯盟是成立起來反對農民下層和反對工人的。

照布哈林看來前途如何呢？他的分析根本不正確。在他看來，在第一階段我們要實行的是農民革

命。但是，要知道農民革命不能不和工人革命會師，不能不和工人革命匯合在一起。作爲革命先鋒隊的工人階級不能不同時爲其本身的要求而鬥爭。因此，我認爲布哈林的方案是沒有經過深思熟慮的。布哈林認爲第二階段是在西歐支援下的、沒有農民參加的（農民得到了土地已經心滿意足）無產階級革命。但是這個革命反對誰呢？布哈林在他的兒戲般的方案中對這一點沒有給予回答。此外再沒有人對事變進行另一種分析。

關於政治形勢。現在已經沒有人談論兩個政權的並存了。從前蘇維埃是實際的力量，可是現在它僅僅是個沒有絲毫權力的團結羣衆的機關。正因爲如此，現在不能「隨便」把政權交給它。列寧同志在他的小冊子〔六〕中更進一步地明確指出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已經不存在，因爲全部政權已經轉到資本家手裏，現在提出「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那就是唐·吉訶德式的舉動。

從前不經蘇維埃執行委員會認可任何法律都不能生效，可是現在甚至沒有人談論兩個政權的並存了。就是把所有的蘇維埃都奪過來，你們還是得不到政權！

在進行區杜馬選舉時，我們嘲笑過立憲民主黨人，因爲他們當時只是一個獲得百分之二十選票的非常可憐的集團。現在他們嘲笑我們。爲什麼呢？因爲在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縱容之下，政權已經轉到資產階級手裏了。

同志們急於解決組織政權的問題。可是要知道你們還沒有什麼政權呀！現在的主要任務是宣傳推翻現存政權的必要性。我們對這件事情還沒有充分的準備。但是必須

準備好。

應該使工人、農民和士兵懂得，不推翻目前的政權，他們就得不到自由，也得不到土地！

總之，當前的問題不是組織政權的問題，而是推翻政權的問題，一旦我們取得政權，我們一定能把它組織好。

現在我用幾句話來答覆安加爾斯基和諾根兩人反對在俄國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意見。還在四月代表會議上我們就說過，開始向社會主義邁進的時刻已經來到（宣讀四月代表會議「關於目前形勢」決議的結尾）：

「俄國無產階級是在歐洲最落後的一個國家內，在小農居民的大海中進行活動的，因此，它不能抱定立即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目的。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結論說，工人階級必須支持資產階級，或者必須把自己的活動限制在小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範圍之內，或者在向人民解釋實行若干實際上業已成熟的向社會主義邁進的步驟的迫切性方面放棄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那就是極大的錯誤，而在實踐上甚至是完全轉到資產階級方面去。」

這兩位同志落後了三個月。在這三個月內發生了什麼事情呢？小資產階級分化了，下層正在離開上層，無產階級正在組織起來，破壞日益加劇，因而更加迫切地把實行工人監督的問題提到日程上來（如在彼得堡、頓巴斯等地）。這一切都證明還在四月就已經通過的決議中的原理是正確的。而這兩位同志却拉我們後退。

關於蘇維埃。我們取消了關於蘇維埃政權的舊口號，這並不是說我們反對蘇維埃。恰恰相反，我們可以而且應該在蘇維埃中，甚至在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這個掩護反革命的機關中進行工作。雖然現在蘇維埃僅僅是團結羣衆的機關；但是我們是永遠和羣衆在一起的，只要不趕我們，我們是不會退出蘇維埃的。要知道我們也留在工廠委員會和地方自治機關中，雖然它們並沒有掌握政權。不過我們留在蘇維埃裏，就要繼續揭露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策略。

在反革命十分明顯地暴露了我國資產階級和盟國資本家的聯系之後，已經可以更加明顯地看出，在我國革命鬥爭中我們應該依靠三種力量：我國無產階級，我國農民和國際無產階級，因為我國革命的命運同西歐的運動是有密切聯系的。

六 就『關於政治形勢』決議第九條問題

駁斥普列奧布拉任斯基

（八月三日）

斯·大·林·宣讀決議第九條：

九、『那時這些革命階級的任務將是竭盡全力把國家政權奪到自己手中，然後聯合各先進國家的革命無產階級，引導政權走向和平，走向社會的社會主義改造。』

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第六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

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我提議決議的結尾改用另外的詞句：『然後引導政權走向和平，並在西方發生無產階級革命時走向社會主義。』如果我們採用起草委員會的詞句，那就會同布哈林提出的業已通過的決議發生分歧。

斯大林：我反對做這樣的修改。很有可能，俄國正是開闢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在戰爭條件下像俄國一樣具有這樣的自由，也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嘗試過實行工人監督生產。此外，我國革命的基礎比西歐廣闊，在西歐，無產階級是同資產階級面對面孤軍作戰的，我國工人却有貧苦農民階層的支持。最後，德國的國家權力機關要比我國資產階級的不完善的機關優越得多，並且我國資產階級本身就是歐洲資本的納貢者。必須拋棄那種認為只有歐洲才能給我們指示道路的陳腐觀念。有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也有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我是主張後一種馬克思主義的。

主席：現在表決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修正案。沒有通過。○

第一次載於「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

第六次代表大會記錄」一書

一九一九年「共產黨人」出版社版

○ 鑒於在代表大會兩年後才出版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第六次代表大會記錄」過於簡短和顯然不完全，編輯部認為在確定斯大林同志在第六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原文時，除利用「記錄」外，還必須參看與斯大林同志在代表大會上的講話有關的公報，這些公報曾經分別載於一九一七年七月和八月的「工人和士兵報」第七號、第十四號和「無產者報」第三號。

資本家要什麼？

全俄工商界第二次代表大會幾天前在莫斯科開幕了。民族主義者的首領，百萬富翁列布申斯基在開幕詞中發表了綱領性的演說。

列布申斯基說了些什麼呢？

資本家的綱領是怎樣的呢？

工人們必須了解這一點，尤其是現在，當資本家操縱政權，而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把他們當做『有生力量』向他們獻媚的時候。

因為資本家是工人的死敵，而要戰勝敵人首先必須認清敵人。

那末，資本家要什麼呢？

* * *

政權在誰手裏？

資本家不是空談家。他們是講實際的人。他們知道革命和反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所以，

資本家要什麼？

列布申斯基在演說中首先講到這個基本問題是不足為奇的。

他說：「我們的臨時政府表面上看來是一個政權，實際上是處在局外人的壓力之下。實際上支配着我國的是一夥政治騙子。蘇維埃的冒牌人民領袖把人民引上了死亡的道路，因此，整個俄羅斯國家已經站在萬丈深淵的邊緣。」（《言論報》）

說「實際上支配着我國的是一夥政治騙子」，這當然是對的。但另外一點同樣也是對的：這些「騙子」不應當在「蘇維埃的領袖」中間去尋找，而應當在列布申斯基之流中間，在列布申斯基的朋友們中間去尋找。列布申斯基的朋友們在七月二日退出了臨時政府，接連幾個星期在部長職位問題上討價還價，以停止貸款給政府的威脅來恫嚇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蠢才們，並終於達到了自己的目的，迫使他們聽從自己的指揮。

因為指使政府逮捕和搗毀、槍殺和施行死刑的是他們這夥「騙子」，而不是「蘇維埃的領袖」。

因為對政府施以「壓力」，把政府變成替自己阻隔人民怒火的屏風的是他們這夥「騙子」。

因為「現在實際上支配着」俄國的是他們這夥「騙子」，而不是「蘇維埃的」沒有權力的「領袖」。

但是，問題當然不在這裏。問題僅僅在於昨天還受資本家阿諛奉承面現在已經被擊潰的蘇維埃還保持着一點點政權，現在資本家想把蘇維埃最後的這一點點政權也奪去，以便更加鞏固自己的政權。

這就是列布申斯基先生首先談到的問題。

你們想知道資本家要什麼嗎？

全部政權歸資本家，——他們要的就是這個。

*

*

*

誰在毀滅俄國？

列布申斯基不僅談到現在。他也不反對『回顧一下過去幾個月』。結果怎樣呢？他在『總結』時發現了一點：『我們已經走到一個無法逃脫的絕境……糧食情況已經惡化到極點，俄國的經濟和財政生活已經陷於混亂狀態等等。』

原來這些都要歸咎於蘇維埃中的『同志們』，歸咎於那些必須『加以管制』的『浪費者』。

『俄國的大地正由於他們同志般的擁抱而呻吟，現在人民還不了解他們，可是一旦了解了，人民就會說：「人民的騙子！」』

說俄國已經被騙入絕境，說它正經歷着深刻的危機，說它已經瀕於毀滅，這當然是對的。但令人奇怪的是：

(一) 在戰前，俄國的糧食有剩餘，我們每年輸出四億到五億普特糧食，而現在，在戰爭期間，我們却缺少糧食，我們不得不挨餓。

資本家要什麼？

(二) 在戰前，俄國的國債是九十億盧布，每年支付的利息共四億盧布，但是在三年的戰爭期間，國債達到了六百億盧布，僅利息一項每年就要支付三十億盧布。

把俄國驅入絕境的是戰爭，而且僅僅是戰爭，這不是很明顯嗎？

可是，把俄國推上戰爭道路、現在又把俄國推上繼續戰爭的道路的不是列布申斯基之流和柯諾瓦洛夫之流、米留可夫之流和維納維爾之流又是誰呢？

俄國有很多「浪費者」，他們在毀滅俄國，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這樣的人不應當在「同志們」中間去尋找，而應當在列布申斯基之流、柯諾瓦洛夫之流這些靠軍事定貨和國債大發橫財的資本家、銀行家中間去尋找。

俄國人民一旦認清他們，就會嚴厲地懲辦他們，這一點他們是可以確信的。

但是，問題當然不在這裏。問題在於資本家渴望把這種對他們有利的「戰爭進行到底」，可是又害怕對戰爭的後果負責，因此，他們竭力把罪過推到「同志們」身上，以便更容易地把革命淹沒在戰爭的浪潮裏。

這就是列布申斯基先生在演說中所追求的。

你們想知道資本家要什麼嗎？

把戰爭進行到完全戰勝革命爲止，——他們要的就是這個。

*

*

*

誰在出賣俄國？

列布申斯基描述了俄國的危急情況之後，指出了一條『擺脫現狀的出路』。但是，請聽這是一條怎樣的『出路』：

『國家既沒有給居民麪包，也沒有給煤炭和布疋……要擺脫現狀，也許需要飢餓的魔掌和人民的貧困來扼殺冒充人民之友的民主的蘇維埃和委員會。』

你們聽：『需要飢餓的魔掌和人民的貧困……』

原來列布申斯基之流的先生們不惜賜給俄國『飢餓』和『貧困』來『扼殺』『民主的蘇維埃和委員會』。

原來他們不惜關閉工廠，造成失業和飢荒來挑起人民的爲時過早的戰鬥，從而更順利地鎮壓工人和農民。

請看，這就是被『工人報』和『人民事業報』評定爲我國『有生力量』的那些人。

請看，這就是俄國真正的賣國賊和叛徒。

在俄國，現在人們紛紛談論賣國。從前的憲兵和現在的特務、無能的傭僕和靠妓女維生的淫棍現在都在寫文章大罵賣國，並示意說賣國的是『民主的蘇維埃和委員會』。要讓工人們知道，他們那些大罵賣國賊的謊話，無非是掩護多災多難的俄國真正的賣國賊！

你們知道資本家要什麼嗎？
保證自己腰包的利益，即使以毀滅俄國為代價也在所不惜，——他們要的就是這個。

載於一九一七年八月六日

「工人和士兵報」第十三號

社論

反對莫斯科會議 (六)

反革命的發展正進入新階段。它正由搗毀和破壞轉向鞏固已經佔領的陣地，由橫行霸道和爲非作歹轉向『憲政建設』的『合法軌道』。

反革命分子說，能够而且必須戰勝革命。可是這還不够，還必須使這一點得到贊同。並且必須做到使這一點得到『人民』、『國民』自己的贊同，不僅在彼得堡或前綫得到贊同，而且在全俄國得到贊同。那時勝利才會鞏固。那時已經取得的勝利成果才能成爲反革命的未來新勝利的基礎。

可是，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呢？

可以迅速召開作爲全俄人民的唯一代表的立憲會議，請它贊同戰爭和破壞、搗毀和逮捕、毒打和槍殺的政策。

但是資產階級不同意這樣做。他們知道，在農民佔多數的立憲會議上，他們既不能使反革命政策得到承認，也不能使它得到贊同。

因此，他們力求做到（已經做到了！）延期召開立憲會議。他們今後大概還會使它再度延期，以便最後達到完全破壞立憲會議的目的。

可是『出路』在哪裏呢？

『出路』就在於以『莫斯科會議』代替立憲會議。

『出路』就在於以『莫斯科會議』代替立憲會議而使地主資產階級上層的意志代替人民的意志。召開商人和工業家、地主和銀行家、沙皇杜馬議員和已經馴服的孟什維克及社會革命黨人的會議，把這個會議宣佈爲『全國會議』，使它贊同帝國主義和反革命的政策，並把戰爭的重担轉嫁到工人和農民的肩上，——這就是反革命的『出路』。

反革命需要有自己的議會，自己的中央機關，並且它正在建立這樣的機關。

反革命需要『社會輿論』的信任，並且它正在製造這種信任。全部實質就在這裏。

在這方面，反革命正走着革命所走的道路。它在向革命學習。

過去革命有自己的議會，自己的真正的中央機關，所以它感到自己是有組織的。

現在反革命力圖建立自己的議會，它正假手（命運真會捉弄人！）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在俄國的心臟莫斯科建立這種議會。

與此同時，革命的議會已經淪爲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反革命的普通附屬品，決死的戰爭已經向工人、農民和士兵的蘇維埃和委員會宣佈了！

不難理解，在這種情況下，八月十二日將在莫斯科召開的會議必然變成反革命反對工人（用同盟

歇業和失業威脅他們）、反對農民（『不給』他們土地）、反對士兵（剝奪他們在革命時期所獲得的自由）的陰謀機關，變成用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他們支持這個會議）的『社會主義詞句』掩飾起來的陰謀機關。

所以先進工人的任務是：

- （一）摘下這個會議的人民代表的假面具，揭露它的反革命、反人民的本質。
- （二）揭穿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用『挽救革命』的幌子掩飾這個會議並欺騙俄國各族人民的行爲。

（三）組織羣衆大會，抗議『挽救』……地主和資本家利益的『救星們』的這種反革命詭計。讓革命的敵人知道，工人決不會受騙，他們決不會放棄革命的戰鬥旗幟。

載於一九一七年八月八日

『工人和士兵報』第十四號

社論

再論斯德哥爾摩代表會議

(三)

戰爭正在進行。它那血腥的車輪正可怕地不斷地滾動。它一步步由歐洲的戰爭變成全世界的戰爭，把愈來愈多的國家捲入自己的卑鄙勾當。

與此同時，斯德哥爾摩代表會議正在垮台並失去自己的意義。

調和派所宣佈的『爲和平而鬥爭』和對各國帝國主義政府施以『壓力』的策略變成了『空話』。

調和派想用各國『護國主義多數派』之間達成協議的方法來加速結束戰爭和恢復工人國際的企圖遭到了完全的破產。

包藏着種種帝國主義陰謀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斯德哥爾摩計劃，必然變成軟弱無力的示威，或是各國帝國主義政府手中的玩物。

現在誰都清楚，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代表們的周遊歐洲(註)和護國派舉行盛大宴會款待英法社會帝國主義代表們的那種『社會主義的』外交手腕，並不是恢復工人國際友誼的道路。

我們黨做得對，它還在四月代表會議上就同斯德哥爾摩代表會議劃清了界限。

戰爭的發展和整個世界局勢必然使階級矛盾尖銳化，必然導向大規模的社會搏鬥的時代。

應當在這裏，而且僅僅應當在這裏尋找消滅戰爭的民主道路。

有人說英法社會愛國主義者的見解已經有了『進化』，說他們已經決定去斯德哥爾摩等等。

可是，難道這能改變事態嗎？難道俄國和德奧兩國的社會愛國主義者不是也會決定（比英法社會愛國主義者更早！）參加斯德哥爾摩代表會議嗎？誰能斷定說他們的這種決定加速了戰爭的結束呢？

難道決定參加斯德哥爾摩代表會議的謝德曼的黨已經不再支持自己的那個舉行進攻的、侵略加里西亞和羅馬尼亞的政府了嗎？

難道談論『爲和平而鬥爭』、談論斯德哥爾摩代表會議的列諾得爾的黨和韓德遜的黨不是同時又在支持自己的侵略美索不達米亞和希臘的政府嗎？

面對這些事實，他們在斯德哥爾摩的談論對於消滅戰爭能有什麼意義呢？

用好聽的和平詞句來掩蓋堅決支持戰爭和侵略政策的行爲，——誰不知道這一套帝國主義欺騙羣衆的老而又老的手段呢？

有人說，現在的情況和過去比較起來已經有了改變，因此對斯德哥爾摩代表會議的態度也應當改變。

是的，情況改變了，但是這種改變不是有利於斯德哥爾摩代表會議，而是完全不利於斯德哥爾摩代表會議。

首先，改變的是：戰爭已經從歐洲的變成全世界的，它把總危機擴大和加深到極點了。

因此，實現帝國主義的和平和實行對各國政府施以「壓力」的政策的可能性就降低到最小限度了。

其次，改變的是：俄國已經走上前綫進攻的道路，它以壓制自由來使國內生活適應於進攻政策的要求。因為終究應當明白，進攻政策和「最大限度的自由」是不相容的，我國革命發展過程中的轉折點還在六月間就已經開始出現。當時布爾什維克「變成了」獄中的「囚犯」，而護國派則變成了進攻派，扮演了獄卒的角色。

因此，「爲和平而鬥爭」的擁護者陷入了狼狽不堪的境地，因爲如果說從前可以談論和平，不怕別人揭露這種謊話，那末現在，在實行了「護國派」所支持的進攻政策之後，「護國派」嘴裏喊出來的和平詞句就等於一種諷刺了。

這一切說明了什麼呢？

說明斯德哥爾摩關於和平的「同志般的」談論和前綫的流血事實是絕不相容的，說明它們之間的矛盾已經非常突出，十分明顯了。

斯德哥爾摩代表會議破產的必然性就在這裏。

因此，我們對斯德哥爾摩代表會議的態度也有些改變。

從前我們揭露過斯德哥爾摩計劃。現在未必值得去揭露了，因爲它自己揭露了自己。

從前對它應當加以痛斥，應當指出它是欺騙羣衆的和平把戲。現在未必值得去痛斥它了，因爲好漢是不打落水狗的。

但是，由此應當得出結論說，斯德哥爾摩的道路不是走向和平的道路。走向和平的道路不是經過斯德哥爾摩，而是經過工人的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鬥爭。

載於一九一七年八月九日

『工人和士兵報』第十五號

社論

莫斯科會議把俄國引向何處？

逃出彼得格勒

莫斯科會議開幕了。它不是在彼得格勒，不是在革命的中心開幕的，而是遠離革命中心，在『莫斯科這個寂靜的地方』開幕的。

在革命的日子裏，重要的會議通常都是在彼得格勒這個推翻了沙皇制度的革命堡壘召開的。當時人們並不怕彼得格勒，當時人們都很親近它。但是現在，革命的白晝已經被反革命的黃昏代替了。現在彼得格勒成了危險的地方，現在人們害怕它，像害怕瘟疫一樣，於是……都躲避它，像小鬼躲避閻王一樣，跑得遠遠地，跑到莫斯科去，『那裏不這樣不安寧』，在反革命分子看來，那裏是最便於幹自己的卑鄙勾當的。

『會議將在莫斯科的旗幟下進行，莫斯科的思想，莫斯科的情緒是和腐爛的彼得格勒這個給全俄國傳染毒素的癰疽離得很遠的。』（八月十一日『晚間報』）

反革命分子是這樣說的。

『護國派』完全同意他們的看法。

——到莫斯科去，到莫斯科去！——『國家的救星們』從彼得格勒逃走的時候悄悄地說。

——滾你們的吧，——革命的彼得格勒回答他們說。

——抵制你們的會議，——彼得格勒工人追着他們喊道。

而莫斯科呢？它會滿足反革命分子的願望嗎？

看樣子是不會的。報紙上滿篇都是莫斯科總罷工的消息。莫斯科工人宣佈了罷工。和彼得堡的工人一樣，莫斯科的工人也在抵制會議。莫斯科並不落後於彼得格勒。

莫斯科工人萬歲！

怎麼辦，再跑嗎？

從彼得格勒跑到莫斯科，從莫斯科又跑到哪裏去呢？

也許跑到察聊沃柯塞斯克去？

凡爾賽分子先生們的大事不好了，不好了……

*

*

*

從會議到『長期國會』(五)

『救星』先生們在籌備莫斯科會議時，曾裝做他們是在召集一個不決定任何問題、不叫人担負任何義務的『普通會議』。但是，這個『普通會議』漸漸變成了『國務會議』，後來又變成了『最高會議』，

莫斯科會議把俄國引向何處？

而現在竟有人肯定地說要把會議變成決定我們生活中最重要的問題的「長期國會」。

捷列克哥薩克軍隊的首領卡拉烏洛夫說：「如果在莫斯科會議上不形成一個統一全國的中心，那末俄國的前途將是悲慘的。然而我認爲這樣的中心一定會建立起來……而如果……這樣的據點出現了，那末莫斯科會議就不僅將成爲有生命力的機關，而且將有可能像克倫威爾時代的「長期國會」那樣極爲長久而光輝地存在下去。在我來說，作爲哥薩克的代表，我將以各種方法竭力促使建成這樣一個統一全國的中心。」（八月十一日「俄羅斯新聞」晚刊）

「哥薩克的代表」是這樣說的。

莫斯科會議是「統一」反革命力量的「中心」，——卡拉烏洛夫冗長演說的簡單內容就是如此。

頓河哥薩克在給自己代表的委託書中也是這樣說的：

「政府應當由莫斯科會議或國家杜馬臨時委員會來組織，而不應當像從前那樣由某個政黨來組織。應當讓這樣的政府有全部的權力和獨立性。」

頓河哥薩克的軍人會議是這樣說的。

現在誰不知道「哥薩克就是力量」呢？

不容置疑，除非會議不召開，否則它必將變成反革命的「長期國會」。

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召集了會議，也就幫助了反革命勢力組織起來，不管他們是否希望如此。

事實就是這樣。

他們是什麼人？

這些反革命的頭子，他們是什麼人呢？

首先是軍閥，是上層軍官，他們掌握着一些哥薩克和佩帶喬治勳章的軍人。

其次是我國的工業資產階級，它的首腦是列布申斯基，就是那位以『飢餓』和『貧困』來脅迫人民放棄自己要求的列布申斯基。

最後是那個聯合將軍和工業家來反對俄國人民和反對革命的米留可夫黨。

這一切，在八月八日至十日舉行的將軍、工業家和立憲民主黨人的『預備會議』上已經充分地表現出來了。

『交易所報』寫道：『大家都在談論科爾尼洛夫將軍。以阿列克謝也夫將軍爲首的所謂軍人黨的代表和哥薩克聯合會的代表在會議上佔優勢。阿列克謝也夫將軍在第一次會議上發表的演說受到會議的熱烈歡迎，這篇演說將在莫斯科國務會議上再講一次。』（八月十一日『交易所晚報』）

這就是米留可夫提議把它單張印發的那篇演說。

莫斯科會議把俄國引向何處？

其次：

『卡列金將軍非常引人注目。大家特別注意他並傾聽他的談話。全部軍界人士都聚集在他的周圍。』（八月十一日『晚間報』）

最後，大家都知道那些已被打倒的和還沒有被打倒的將軍們率領的佩帶喬治勳章的軍人和哥薩克聯合會所發出的最後通牒。

並且最後通牒立刻就被執行。因為軍人是不喜歡『講廢話』的。不容置疑，事情正向確定和建立軍事專政的方向發展。

本國和盟國的資產階級將『僅僅』從金錢方面來支持它。

難怪『布卡爾爵士』這樣『關心會議』（見『交易所報』），似乎他也打算到莫斯科去。

難怪米留可夫先生的好漢們都洋洋得意。

難怪列布申斯基感到自己是『挽救』……的米寧。

*

*

*

他們要什麼？

他們要的是反革命的完全勝利。請聽聽預備會議的決議吧。

『讓軍隊中的紀律恢復起來，讓權力轉到指揮人員手中。』

換句話說，要壓制士兵！

「讓統一而堅強的中央政權取消合議制機關的不負責任的管理制度。」

換句話說，打倒工農蘇維埃！

讓政府「堅決地斷絕對任何委員會、蘇維埃及其他類似組織的一切依賴關係」。

換句話說，讓政府僅僅依賴哥薩克的「蘇維埃」和佩帶喬治勳章的軍人的「代表們」。

決議斷言，只有用這種辦法才能「挽救俄國」。

看來是很明顯了。

那末，妥協派先生們，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先生們，你們同意和「有生力量」的代表們成立

協議嗎？

也許你們已經改變了主意？

不幸的妥協派……

*

*

*

莫斯科的呼聲

莫斯科正進行着自己的革命事業。各報報道說，莫斯科已經不顧至今還給人民的敵人當尾巴的全俄執行委員會的決定而響應布爾什維克的號召開始了總罷工。

莫斯科會議把俄國引向何處？

執行委員會真可恥！

莫斯科的革命無產階級萬歲！

讓我們莫斯科的同志們發出更有力的呼聲來使一切被壓迫和被奴役的人們歡欣鼓舞吧！讓全俄國都知道，世界上還有人準備用胸膛捍衛革命的事業。

莫斯科在罷工。莫斯科萬歲！

載於一九一七年八月十三日

「無產者報」創刊號

社論

反革命和俄國各民族



在革命和民主改革的時期，運動是在解放的旗幟下進行的。

農民從地主的無限權力下解放出來了。工人從工廠當局的任意蹂躪下解放出來了。士兵從將軍的專橫暴戾下解放出來了……

這種解放的過程也不能不觸及多少世紀以來一直受着沙皇制度壓迫的俄國各民族。

民族『平等』的法令的頒佈和民族限制的實際取消，烏克蘭人、芬蘭人、白俄羅斯人的代表大會和關於聯邦共和國的問題，民族自決權的鄭重宣佈和『不加阻撓』的官方許諾，——這一切都說明俄國各民族展開了偉大的解放運動。

這是革命時期的事情，當時地主退出了舞台，而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則處於民主派的壓力之下。隨着地主（將軍們！）的重掌政權和反革命資產階級的取得勝利，情形完全改變了。

關於自決的『偉大言詞』和『不加阻撓』的莊嚴許諾被遺忘了。製造了令人難以置信的障礙，甚至直接干涉各民族的內部生活。解散了芬蘭議會（) 並威脅說：『如果需要的話，將宣佈芬蘭戒嚴。』（八月九日『晚間報』）對烏克蘭拉達和書記處（) 展開了進攻，這顯然是企圖使烏克蘭的自治失去領導。

同時採用了挑撥民族衝突和罪惡地誣衊爲「叛逆」這種卑鄙的老手段，以便把反革命沙文主義的勢力發動起來，使民族解放的思想淹沒在血泊中，在俄國各民族之間挖掘一道鴻溝，播下互相敵視的種子，從而使革命的敵人拍手稱快。

這樣就給這些民族聯合爲統一友愛大家庭的事業帶來致命的打擊。

因爲不言而喻，對各民族「尋覓」的政策不能聯合而只能分散各民族，加強它們的「分離」趨勢。因爲不言而喻，反革命資產階級所實行的民族壓迫政策有使俄國「解體」的危險，儘管資產階級報刊如此假仁假義地大聲疾呼反對這種「解體」。

因爲不言而喻，挑撥民族衝突的政策是卑鄙的政策，它加深各民族之間的猜疑和敵視，分裂全俄國無產階級的力量，破壞革命的基礎。

正因爲如此，我們完全同情那些自然要反對這種政策的沒有充分權利的被壓迫民族。

正因爲如此，我們要把我們的矛頭對準那些在民族「自決」的幌子下實行帝國主義兼併和強迫「聯合」的政策的人。

我們完全不反對把各民族聯合爲一個國家整體。我們決不主張把大國分裂成小國。因爲不言而喻，把小國聯合爲大國是促進社會主義實現的條件之一。

我們堅決主張這個聯合是自願的，因爲只有這樣的聯合才是真正的和鞏固的。

但是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必須完全地和無條件地承認俄國各民族有自決的權利，以至有從俄國

分離出去的權利。

其次，必須用實際行動來證實這種口頭上的承認，立即讓各民族在其立憲會議上確定它們的領土和政治組織形式。

只有這樣的政策才能加強各民族之間的信任和友誼。

只有這樣的政策才能為各民族真正聯合的事業開闢道路。

毫無疑問，俄國各民族不會是絕無過錯的，它們在安排自己的生活時也可能犯這樣或那樣的錯誤。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的責任就是向它們，首先是向它們的無產者指出這些錯誤，力求用批評的方法，用說服的方法來糾正這些錯誤。但是，任何人也沒有權利對各民族的內部生活強加干涉和以強力「糾正」它們的錯誤。各民族有全權處理自己的內部生活，並有權利按照自己的願望來安排自己的生活。

這就是革命所宣佈的、現在被反革命所踐踏的俄國各民族的基本要求。

當反革命還掌握政權的時候，要實現這些要求是不可能的。

革命勝利，——這是俄國各民族擺脫民族壓迫的唯一道路。

結論只有一個：擺脫民族壓迫的問題是政權問題。民族壓迫的根源在於地主和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統治。把政權交給無產階級和革命農民，——這就等於使俄國各民族從民族壓迫下完全解放出來。

或者俄國各民族支持工人奪取政權的革命鬥爭，那末它們將得到解放；或者它們不支持這個鬥爭，那末它們就看不到自己的解放，正像看不到自己的耳朵一樣。

載於一九一七年八月十三日

【無產者報】創刊號

本文沒有署名

兩條道路

目前形勢的基本問題是戰爭問題。經濟破壞和糧食問題，土地問題和政治自由，——所有這些都是戰爭這一個總問題的局部問題。

糧食恐慌是怎樣引起的呢？

——曠日持久的戰爭破壞了運輸業，使城市得不到糧食。

財政經濟的破壞是怎樣引起的呢？

——永無休止的戰爭耗盡了俄國的一切人力和物力。

前綫和後方的高壓手段是怎樣引起的呢？

——戰爭和進攻政策要求「鐵的紀律」。

資產階級反革命的勝利是怎樣造成的呢？

——戰爭的整個進程還需要數十億的巨款，而在沒有消滅革命的基本成果之前，盟國資產階級所支持的本國資產階級拒絕給以貸款。

如此等等。

因此，解決了戰爭問題就等於解決了目前窒息着國家的一切『危機』。

但是，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呢？

在俄國面前擺着兩條道路。

或者繼續戰爭，繼續在前線『進攻』，那末就必然把政權交給反革命的資產階級，以便通過內債和外債獲得金錢。

這樣的『救』國就是靠榨取工人和農民（間接稅！）來支付戰費，以博得俄國和盟國帝國主義豺狼的歡心。

或者把政權交給工人和農民，宣佈民主的和平條件並停止戰爭，以便把革命向前推進，把土地交給農民，在工業中實行工人監督，用資本家和地主的利潤來整頓崩潰着的國民經濟。

這樣的救國就是使工人和農民擺脫戰爭的財政重荷，使帝國主義豺狼受到損害。

第一條道路將導致地主和資本家對勞動者的專政，使國家負擔極其繁重的捐稅，把俄國一塊一塊地逐漸賣給外國資本家（租借！），使俄國變為英美法三國的殖民地。

第二條道路將開闢西方工人革命的紀元，衝破束縛俄國的財政羅網，動搖資產階級統治的基礎，為俄國的真正解放掃清道路。

這就是反映兩個對立階級——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和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利益的兩條道路。

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

這兩條道路是無法調和的，正如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無法調和一樣。

同資產階級妥協（聯合）的道路註定了必然要破產。

護國派先生們關於莫斯科會議寫道：「在民主政綱的基礎上實行聯合，——這就是出路。」（『消息報』（一九一九））

——不對，妥協派先生們！

你們同資產階級建立過三次聯合，每一次都碰到新的『政權危機』。

爲什麼呢？

因爲同資產階級聯合的道路是掩蓋目前形勢中的癰疽的騙人的道路。

因爲聯合不是變成空話，就是變成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假手『社會主義者』來鞏固自己政權的工具。

曾經企圖站在兩個陣營之間的目前的聯合政府，難道後來不是轉到帝國主義方面去了嗎？

『莫斯科會議』的召開，不是爲了在確立反革命的障地之後去取得『國人』對這一步驟的贊同（並獲得貸款！）又是爲了什麼呢？

克倫斯基在『會議』上發表演說，號召大家忍受『犧牲』和實行『階級自制』（當然是爲了『祖國』和『戰爭』），歸結起來，這篇演說不是爲了確立帝國主義又是爲了什麼呢？

普羅柯坡維奇聲明說，政府『決不允許工人干預（工人監督！）企業管理』，這是什麼意思呢？

同一位部長又聲明說，「政府在土地問題方面決不進行任何根本的改革」，這是什麼意思呢？涅克拉索夫聲明說，「政府不同意沒收私有財產」，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不是直接爲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事業效勞又是什麼呢？

聯合僅僅是合乎米留可夫之流和列布申斯基之流的心意並對他們有利的假面具，這不是很明顯嗎？

妥協的道路和在各階級之間隨風轉舵的道路是欺騙和愚弄羣衆的道路，這不是很明顯嗎？不，妥協派先生們！已經到了不應當再有動搖和妥協的時候了。在莫斯科，人們已經肯定地說：革命分子正在製造「陰謀」。資產階級報刊正在試用它們那種慣用的欺詐伎倆，散佈「放棄里加」的謠言。在這樣的時刻應該有所抉擇。

或者擁護無產階級，或者反對無產階級。

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無產階級正在抵制「會議」，他們號召走上真正挽救革命的道路。傾聽他們的呼聲吧，不然就讓開道路。

載於一九一七年八月十五日

「無產者報」第二號

社論

莫斯科會議的總結

莫斯科會議閉幕了。

既然『兩個對立的陣營發生了激烈的衝突』，既然米留可夫之流和策烈鐵里之流進行了『血戰』，既然『戰鬥』已經結束，傷兵已經抬走，那末請問：莫斯科『會戰』的結果如何呢？誰勝誰敗呢？

立憲民主黨人心滿意足，得意洋洋。『他們說，人民自由黨可以自豪了，因為它的口號……已經被承認爲……全民的口號。』（『言論報』）

護國派也心滿意足，因為他們在談論『民主派的（應讀爲護國派的！）勝利』，他們斷言『民主派經過莫斯科會議更加鞏固了』（『消息報』）。

在會議上，米留可夫在『有生力量』代表們的熱烈掌聲中說道：『必須消滅布爾什維主義。』

策烈鐵里回答說，我們正在這樣做，因為對付布爾什維主義的『特別法令已經實施』。不過『革命（應讀爲反革命！）還沒有和左的危險作鬥爭的經驗』，讓我們積累一些經驗吧。

立憲民主黨人也同意逐漸消滅布爾什維主義比一下子消滅好，並且不要直接幹，不要自己動手，要假手於他人，假手於那些『社會主義者』護國派。

卡列金將軍在「有生力量」代表們的掌聲中說道：必須「取締委員會和蘇維埃」。

策烈鐵里回答他說，對，可是還嫌太早，因為「在自由革命（應讀爲反革命！）的大廈還沒有建成之前，這些脚手架還不能拆掉」。讓我們把大廈「造成」，以後蘇維埃和委員會就會完蛋！

立憲民主黨人也同意把委員會和蘇維埃貶爲帝國主義機器的普通附屬品比一下子消滅它們要好些。

結果是「大家稱心」和「滿意」。

難怪報紙上寫道：「社會主義者部長們和立憲民主黨人部長們比會議以前更加團結一致了。」

（『新生活報』）

你們會問，得勝的是誰呢？

得勝的是資本家，因為政府在會議上已經答應「不允許工人干預（監督！）企業管理」。

得勝的是地主，因為政府在會議上已經答應「在土地問題方面不進行任何根本的改革」。

得勝的是反革命將軍，因為莫斯科會議已經贊同施行死刑。

你們會問，得勝的是誰呢？

得勝的是反革命，因為它已經在全國範圍內組織起來，把國內一切「有生力量」如列布申斯基和米留可夫、策烈鐵里和唐恩、阿列克謝也夫和卡列金之流團結在自己周圍。

得勝的是反革命，因為它已經控制了所謂「革命民主派」，把它變成阻隔人民怒火的方便的屏風。

現在反革命分子不孤立了。現在整個「革命民主派」都爲他們效勞。現在他們控制着「俄羅斯大地」的「社會輿論」，而護國派先生們還將「不斷地」製造這種「社會輿論」。

反革命登極加冕，——這就是莫斯科會議的結果。

現在大談「民主派的勝利」的護國派，甚至沒有想到他們簡直當了奴才，爲高奏凱歌的反革命分子效勞。

策烈鐵里先生所「祈求」的、米留可夫先生們毫不反對的「誠意聯合」，其政治意義就是如此，並且僅僅是如此。

護國派同帝國主義資產階級中的「有生力量」「聯合」起來反對革命的無產階級和貧農，——莫斯科會議的總結就是如此。

護國派能把這個反革命的「聯合」維持多久，最近的將來就會見分曉。

載於一九一七年八月十七日

「無產者報」第四號

社論

前綫我軍失敗的真相

下面我們刊載了兩篇具有文件性質的文章的摘錄，這兩篇文章是論述前綫我軍七月失敗的原因的。

這兩篇文章——不論阿爾謝尼·麥利奇的文章（載於『人民事業報』）或弗·波利索夫的文章（載於『新時報』⁽²⁾），都竭力撇開卑鄙小人對布爾什維克進行的廉價的責難而公正地研究七月的失敗。

因此，他們所承認的和論述的就更有價值。

阿·麥利奇的文章所談的主要是失敗的罪魁問題。原來罪魁是『從前的巡警和憲兵』，首先是那些不知是誰的『什麼汽車』，這些汽車在防衛塔爾諾坡里和切爾諾維茨的軍隊中穿來穿去，命令士兵退却。這是些什麼汽車，指揮官怎麼能容許這種公開的煽動，——可惜作者沒有提到這一點。但是他明確而肯定地說『退却是被煽動的』，『叛變是按照事先充分考慮過的周密計劃演出的』，並說調查正在進行，很快就會『水落石出』。

而布爾什維克呢？『布爾什維主義的叛變』呢？

關於這一點，阿·麥利奇的文章隻字未提！

載於『新時報』的弗·波利索夫的文章更值得注意。這篇文章所談的與其說是失敗的罪魁，不如說是失敗的原因。

這篇文章公開聲明要『取消那種說布爾什維主義造成我軍失敗的無稽責難』，說問題不在於布爾什維主義，而在於『更深刻的原因』，這些原因是必須查明並加以消除的。而這些原因是什麼呢？首先就是在我們的『將軍經驗差』，我們的軍隊『物資』不足，我們的士兵缺乏組織性的情況下，進攻策略對我們不適宜。其次是『門外漢』（沒有經驗的人）的干預，他們堅持實行進攻並終於在六月裏使進攻實現了。最後是政府執行盟國的必須進攻的意見的決心過強，沒有考慮前綫的實際情況。

簡單地說，『我們』對進攻在各方面沒有準備，致使這次進攻變成了流血的冒險。

這就是說，布爾什維克和『真理報』所屢次警告（這會使他們受到別人任意攻擊）的那一切，現在都證實了。

昨天還在責難我們造成前綫失敗的人，現在就是這樣說的。

『新時報』從戰略方面和其他方面進行了揭露，認為現在必須『取消那種說布爾什維克造成我軍失敗的無稽責難』。我們對這種揭露和見解決不引為滿足。

同樣，我們也決不認為阿·麥利奇的報道是詳盡無遺的。

但是我們不能不指出，既然官方的報紙『人民事業報』已經認為再不能絕口不談失敗的真正罪

魁，既然甚至（甚至！）昨天還在責難布爾什維克造成失敗的蘇沃林的『新時報』今天已經認爲必須『取消對布爾什維克』的這種責難，那末這就說明口袋裏是藏不住錐子的，說明失敗的真相太明顯，使人無法保持沉默了，說明被士兵們自己揭露出來的失敗的罪魁的真相眼看就要打到責難者自己的臉上，再不作聲就等於自招災禍了……

顯然，革命的敵人（如『新時報』的先生們）所捏造的並得到革命的『朋友』（如『人民事業報』的先生們）支持的那種硬說布爾什維克是失敗的罪魁的責難已經徹底失敗了。

因爲這個緣故，並且僅僅因爲這個緣故，這些先生們現在才決意談到失敗的真正罪魁。這些先生們很像那些最先離開就要沉沒的輪船的聰明的老鼠，難道不是這樣嗎？

由此可以得出什麼結論呢？

有人向我們說，前綫失敗的事情正在調查，而且斷言很快就會『水落石出』。但是，怎能保證調查的結果不會束之高閣，調查會客觀地進行，而罪犯一定會受到應有的懲處呢？

因此，我們的第一個提議是：要使士兵自己的代表參加調查委員會。

只有他們參加才能保證真正揭露出『被煽動的退却』的罪魁！

第一個結論就是如此。

有人向我們談到失敗的原因時提議不要重犯舊『錯誤』。但是怎能保證『錯誤』是真正的錯誤，而不是『事先充分考慮過的計劃』呢？誰能担保在『煽動』放棄塔爾諾坡里之後，不會再『煽動』放棄

里加和彼得格勒，以破壞革命的威信，然後在革命的廢墟上確立可恨的舊制度呢？

因此，我們的第二個提議是：由士兵自己的代表監督他們的長官的行動，立即撤換一切可疑分子。

只有這樣的監督才能保障革命不受到大規模的罪惡的挑釁。

第二個結論就是如此。

載於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八日

『無產者報』第五號

本文沒有署名

論前綫七月失敗的原因

大家都記得那些無稽地責難布爾什維主義造成前綫失敗的惡毒誹謗。資產階級的報刊和『人民事業報』、『交易所報』的挑撥分子和『工人報』、『新時報』的曾爲沙皇效勞的奴才們和『消息報』——他們都會一致希望霹靂打在被宣佈爲造成失敗的罪魁的布爾什維克的頭上。

現在判明，罪魁不應當在布爾什維克中去尋找，而應當在那些出動了『神秘的汽車』號召退却並在士兵當中製造驚惶的人們中去尋找（見八月十六日『人民事業報』）。

這是些什麼『汽車』，聽任這些神秘的汽車東衝西撞的指揮官在什麼地方，——可惜『人民事業報』的記者對於這一點隻字未提。

現在判明，失敗的原因不應當在布爾什維主義中去尋找，而應當在『更深刻的原因』中去尋找，應當在進攻策略對我們不適宜，我們對進攻無準備，『我們的將軍經驗差』等等方面去尋找（見八月十五日『新時報』）。

讓工人和士兵讀讀並且反覆地讀讀上述兩天的『人民事業報』和『新時報』吧，他們讀了就會相信：

（一）布爾什維克是多麼正確，他們早在五月底就警告不要在前綫進攻（見『真理報』）；

(二) 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領袖們的行爲是多麼罪惡，他們鼓動進攻，並在六月初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否決了布爾什維克反對進攻的建議；

(三) 七月失敗的責任首先應該由山米留可夫之流和馬克拉克夫之流、叔爾根之流和羅將柯之流担負，他們早在六月初就以國家杜馬的名義『要求』在前綫『立即進攻』。

下面就是上述兩篇文章的摘錄：

(一) 阿爾謝尼·麥利奇的文章的摘錄(八月十六日『人民事業報』)：

『爲什麼？爲什麼在塔爾諾坡里和切爾諾維茨兩個地方幾乎同時發生了這種不幸？爲什麼駐守在那裏的各個團隊的士氣突然低落了？發生了什麼事情？這種情緒上突然變化的原因何在？

軍官和士兵都很願意回答。他們的回答幾乎完全相同，而且每個人的回答都在細節上給這幅驚心動魄的圖畫添上鮮明的幾筆……

前綫上的人認爲，製造驚惶和使前哨部隊一闕而退的主要禍首是從前的巡警和憲兵。他們的活動是不是有組織的呢？

一個農民出身的知識分子准尉，社會革命黨黨員，地方兵工代表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委員回答說：很難說，不過每一次總是判明，製造恐怖和散佈荒謬情報的人都是從前的「法老」^①，他們說敵人已經逼近，說敵人爲數衆多，說再過一二小時敵人就要向我們施放窒息瓦斯……中間有很多人認爲這些從前的巡警和憲兵還不是自覺的叛徒，不過是些「自私自利的人」，不過

是些胆小鬼。而那些神出鬼沒的間諜——挑撥分子則靠着自己特有的嗅覺在他們中間尋找可靠的人……

根據那些聰明的和善於觀察的人們的敘述，我軍的可恥退却就是這樣發生的……

部隊以連爲單位行進，道路很寬闊…… 各連之間隔着不大的距離……

突然，塵土滾滾…… 前面停住了，誰也不能說明爲什麼…… 各連都停了下來，躊躇不

前，互相談着…… 人們伸長脖子想看看前面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看看這逼近的滾滾塵土

中究竟有什麼東西…… 汽車飛馳着，喇叭吼叫着，這些汽車已經很近了，有人喊道：「往後

退……往後退……奧國人。」誰在叫喊，誰坐在汽車裏，——看不清楚，開得太快了。有時勉強可

以看見有人穿着軍服，佩着什麼肩章，有時什麼也看不見…… 結果，還沒有人來得及想一想，

究竟奧國人在哪裏，究竟是誰發警告，隊伍就已經轉回頭來退却了…… 還沒有來得及把腦子

清醒一下，第二輛汽車又來了。又有人喊道：「奧國人!!!奧國人!!!陣地……已經放棄了……瓦

斯。快，快……往後退……往後退……」

這種驚惶氣氛像閃電般的傳染病一樣一下子攫住了所有的人…… 這種像按照樂譜非常巧

妙地演出的叛變顯然是按照事先充分考慮過的周密計劃演出的…… 這種沒有號碼的汽車，我

們數了一下約有二十輛…… 抓到了七輛，當然，坐在裏面的都是和我們的團隊完全無關的陌

生人…… 大約有十八輛溜跑了。各個連一聽到這種喊聲，一看見先頭部隊往後退，就慌亂起

來，紛紛回頭逃跑……奧國人進入一座空城，又進入空空的郊區，並且一直向前推進，深入我方地區，如同星期日的散步一樣，一路無阻……

從塔爾諾坡里來的士兵一個一個地走近另外一羣人，其中有兩三個帶着大學畢業證書。他們都在細節上給這幅被煽動的退却的圖畫添上幾筆。退却的主角是騙子、間諜、叛徒……他們是誰？這個問題在不久的將來就會得到答覆。其餘那些至今還沒有拿獲和發現踪跡的人躲到哪裏去了？他們在什麼幌子下進行活動？他們現在拿什麼樣的口號來掩蓋自己的罪惡活動？那些親眼看到塔爾諾坡里退却慘狀的人，那些前綫上的人，都相信至今還是秘密的一切很快就會水落石出，而隨着可恥秘密的揭露，極其卑鄙的叛賣行爲和欺騙行爲的犧牲者——在塔爾諾坡里城下作戰的軍隊所蒙受的恥辱也將得到洗雪。」

(二) 波利索夫的『布爾什維主義和我們的失敗』(八月十五日『新時報』)一文的摘錄：

『我們要取消那種說布爾什維主義造成我軍失敗的無稽責難。我們要弄清我們失敗的真正原因，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避免重演我們的不幸。就軍事藝術來說，最有害的就是不在造成軍事失利的地方尋找軍事失利的原因。七月失敗的發生並不是由於一個布爾什維主義，這種失敗是一些更爲複雜的原因所造成的結果，否則，這樣的慘敗倒表明布爾什維主義思想在我們軍隊中起了巨大的和非常的作用，這樣大的作用當然沒有，而且不可能有。如果布爾什維克的宣傳真能收到這樣大的效果，大概布爾什維克自己也會感到驚奇。但是，如果說一切問題都在於布爾

什維克，那末俄國軍隊的不幸現在倒可以認為已經結束了。可惜失敗的實質要複雜得多；還在六月十八日進攻開始之前，軍事藝術專家就已經看到這種實質；在六月十八日關於「革命」團隊的「熱烈」宣告中以及在「紅」旗中等等，就已經顯露出致命的危險。

當大本營接到所謂六月十八日的輝煌戰果的戰報時，我們就意識到實在毫無輝煌戰果可言，因為我們所佔領的工事僅僅是敵人在目前的鬥爭條件下為保證自己的勝利所必須放棄的，所以當時我們說：「如果德國人不舉行反擊，那就是我們莫大的幸運了。」但是反擊跟着就來了，俄國軍隊像一八一五年的法國軍隊一樣，馬上就變成了一羣張皇失措的人。很明顯，災禍的發生並不是由於一個布爾什維主義，而是由於深深隱伏在軍隊機體中的、最高指揮部不能猜透和理解的某種東西。這就是我們要在報紙的論文中盡可能指出的那個比布爾什維主義更重要的造成我們失敗的原因，因為時間已經不容許再拖延了。

德國「軍國主義」規定了一個軍事科學公式：「進攻是最有力的作戰形式。」這個德國公式從戰爭一開始（薩姆索諾夫和連寧坎普夫的慘敗）就表明對我們是不適用的，因為對於經驗差的將軍和訓練差的士兵來說，只能在側翼有保障的條件下實行防禦。隨着戰爭中必不可免的損失的增加，將軍、軍官和下級軍士的質量也就越來越差，於是防禦對我們就成了最適宜的作戰形式。如果這裏再加上陣地戰的發展和物資驚人的缺乏，那末不必說布爾什維克，就是僅僅懂得一般事理的人也會避免「進攻」的！「人民言語報」說：照波·維·薩文柯夫的說法，在布爾什維克鼓

動的影響下，士兵羣衆已經開始相信：逃兵不是祖國的叛徒，而是「國際社會主義」的信徒。凡是比「委員會」更了解我們的士兵的老軍官都會說，這樣想未免太小看我們光榮的和十分有理智的下級軍士了。我們的下級軍士具有十分健全的頭腦，具有完全而明確的國家觀念；他們完全懂得，將軍和軍官也就是士兵；他們嘲笑那種拿士兵這個總稱號來代替（毫無意義地代替）下級軍士這個稱號的新花樣，認為這樣做有損這個榮譽的稱號，因為現在大後方的縫衣隊就是由「士兵」組成的；他們完全了解，「逃兵」就是逃兵，就是卑鄙可恥的逃跑者。如果說布爾什維克所宣傳的「拒絕進攻」的思想已經由我們軍隊中這些有理智的人開始加以實現，那末這只是因為這個思想是根據一般的事理，根據我們在戰爭中的全部經驗合乎邏輯地產生出來的。對英國人、法國人說進攻、打擊和對俄國人說進攻、打擊是兩件不同的事情。他們舒舒服服地坐在完備的掩蔽所裏，等到他們強大的砲兵把一切掃除乾淨的時候，他們的步兵才開始進攻。而我們在任何時候和在任何地方都是靠大批大批的人來作戰，我們把整個團整團的優良部隊消耗掉。我們的近衛軍在哪裏呢？我們的射擊手在哪裏呢？一個被消滅過兩三次的團甚至用比實際上所補充的更為優秀的分子補充過兩三次，它也未必會認為「進攻是最有力的作戰形式」，如果我們再考慮到付出這樣大的代價並沒有得到應有的效果，那就更是這樣了。根據這種經驗，以前的最高指揮部只在極端必要的時候才同意進行攻擊；例如一九一六年五月曾經允許布魯西洛夫在加里西亞實行攻擊。這次效果很小的攻擊只是證實了經驗的結論。完全可能，如果還是原來的最高指揮部，那末

「進攻」二字只會作爲提高士氣的一種思想留在指令上面，直到現在也不會實現。可是突然發生了一種超出軍事藝術之外的情況：「門外漢」取得了領導，於是所有的人都叫嚷「進攻」，似乎進攻是極端必要的，他們相信特別的「革命營」、「敢死營」、「突擊營」這些爲正確的軍事理論所摺衷的東西，他們不懂得這些都是極粗糙的東西，而且這些東西也許會奪去各團最有勇氣的人，那時這些團隊就根本變成了「烏合之衆和補充隊」。有人會向我們說，盟國要求「進攻」，他們稱我們爲「叛徒」。我們非常尊重有才幹有能力的法國總參謀部，所以我們不相信它的意見同軍事藝術方面的門外漢的所謂輿論會一致。當然，在敵人處在中央而我們和我們的盟國處在四周的戰爭情況下，我們對敵人的任何一個攻擊，即使我們的人力損失很大而與戰果很不相稱，也總是對我們的盟國有利的，因爲這樣可以爲盟國牽制敵人的力量。這是一般的道理，不是盟國的冷酷。但是，在考慮這一點時應當理智些，應當有分寸，不要只是因爲盟國要求這樣做就急忙把自己的人民趕去送死。軍事藝術不容許任何幻想，如果想把幻想付諸實現，那立刻就會受到軍事藝術的懲罰。有受過良好鍛鍊的總參謀部的敵人經常窺伺着這種機會。」

載於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八日

「無產者報」第五號

本文沒有署名

① 「法老」是古埃及國王的稱號，後來在俄國成了對巡警和憲兵的卑稱。——譯者註

前綫失敗究竟是誰的罪過？

現在每天都會得到回答這個問題的新材料。並且每天都會證明那些方圖把前綫七月失敗的責任推到布爾什維克身上的人是何等下賤，何等卑鄙。

在蘇維埃的正式機關報『消息報』第一四七號上刊載了一篇『關於姆倫諾夫團的真相』的文章。這是一個具有頭等政治意義的文件。

七月七日，當彼得格勒的事件轟轟烈烈地進行着的時候，報刊上突然出現了大本營的電報，說第六〇七姆倫諾夫團『擅自放棄了戰壕』，使德軍有可能衝入我軍地區，而這一切不幸所以發生，『在大程度上是由於布爾什維克鼓動的影響……』責難一個接着一個落到本已受盡誹謗的布爾什維克頭上。對布爾什維克的仇恨是沒有止境的。一切『愛國的』報刊每天都在火上加油。造謠誹謗愈來愈厲害。

這還是剛過去不久的事情。

而現在我們又聽到了什麼呢？

原來大本營發出的那個成爲整個誹謗運動的出發點的第一個基本報道是徹頭徹尾的捏造，第

六〇七姆倫諾夫團的團委員會現在向誹謗者發表了一篇聲明，聲明中說：

『你們參加過七月六日的戰鬥嗎？』

你們知不知道我們的團只有七百九十八名士兵和五十四名軍官，而防衛的戰綫有二俄里半長呢？你們知不知道在戰鬥中保全了生命的只有十二名軍官和一百一十四名士兵，其餘的都已經爲國捐軀（損失百分之七十五）了呢？

你們知不知道第六〇七團在空前猛烈的砲火下守了七個鐘頭，而且儘管有命令叫我們在八點半撤到據點，我們仍堅持到上午十一點（從早晨三點半起）呢？

難道你們知道我們守的是什麼樣的戰壕，我們用來防禦的是什麼樣的技術裝備嗎？……』
不僅如此，『消息報』還刊載了由戈什托弗特少將、加甫利洛夫少將和代理參謀長柯列斯尼柯夫等人簽署的官方調查文件，這些文件中寫道：

『根據調查的結果來看……決不能給第六〇七姆倫諾夫步兵團和整個第六精選師加上叛變、賣國和擅自退出陣地的罪名。該師在七月六日作戰，遭到慘重損失……該師遭到敵人二百多門大砲的掃蕩，可是他們自己只有十六門大砲。』
這裏一個字也沒有提到布爾什維克的惡毒鼓動。

事實就是如此。

關於這件事，甚至對布爾什維克恨入骨髓的『消息報』也這樣說道：

「當然，失敗不能歸咎於軍隊中的革命制度。但是，對它加以誹謗就能把失敗的全部責任推給布爾什維克的宣傳，推給縱容這種宣傳的委員會。」

原來是這樣，『消息報』的先生們！請問，你們自己不也是這樣做的嗎？你們自己不也是跟隨着所有的黑幫混蛋刊登過對布爾什維克的無恥誹謗和卑鄙誣告嗎？你們自己不也是喊過釘上十字架，把布爾什維克釘上十字架，都是他們的罪過嗎？……

請再聽下去：

官方的『消息報』繼續說：『這種誹謗（大本營所製造的）並不是偶然的，而是一貫的！大本營的官方報道也同樣地說過近衛軍團背叛祖國……我們是見證人，我們親眼看到無能的反革命將軍企圖把由於自己的無能而犧牲了成千生命的責任推到軍隊組織的頭上……這種事情在斯托霍得曾經小規模地發生過，現在正在大規模地重演……要知道反革命司令部發出誹謗的通報，就可以要求解散團隊和取締委員會。他們利用誹謗就可以槍殺成百的人，就可以重新填滿空出來的牢獄。他們在破壞了軍隊的革命組織之後，就可以重新把軍隊變成自己手中的工具，就可以用它來反對革命。』

居然會有這樣的事情！甚至連『消息報』中的我們的狂妄敵人也不得不承認，反革命將軍利用誹謗重新填滿了空出來的牢獄。先生們，拿什麼人填滿牢獄呢？拿布爾什維克，拿國際主義者！而你們，『消息報』的先生們，當他們拿我們的同志填滿牢獄的時候，你們在幹什麼呢？你們同反革命將

軍一道在我們後面大喊大叫：抓起來，把他們抓起來！你們同革命的死敵一道把那些以幾十年的忘我鬥爭證明自己忠實於革命的老革命家釘上十字架。你們同卡列金之流、阿列克辛斯基之流、卡林斯基之流、彼列維爾節夫之流、米留可夫之流以及布爾采夫之流一道把布爾什維克投入牢獄，任人散佈所謂『布爾什維克拿德國津貼』的誹謗！……

『消息報』又坦白地繼續說：

『當然，他們（即反革命將軍）知道，所謂一個團隊跟着一個團隊放棄陣地的假報道，已使一切部隊喪失信心，使它們懷疑它們是否還能得到友鄰部隊和後方的支援？它們的友鄰部隊是否已經撤退？如果它們留守原地，是否會白白地落入敵人手中？

他們知道這一切，但是對革命的憎恨蒙蔽了他們的眼睛。

既然這樣，那末各個團隊放棄陣地，聽從那些勸告它們這樣做的人，在羣衆大會上討論是否需要執行命令的問題，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驚惶更甚了。軍隊變成了發狂的畜羣……接着又開始了迫害。士兵們知道他們的罪過是什麼，也知道指揮人員的罪過是什麼。他們每天發出數百封信抗議說：在沙皇時代我們被人出賣過，今天我們又被人出賣了，而且我們還要因此受到懲罰！」（『消息報』第一四七號）

『消息報』是否懂得自己在這些話中承認了什麼呢？它是否懂得這些話完全是給布爾什維克的策略辯護，完全是譴責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整個立場呢？

怎麼！你們自己承認士兵像在沙皇時代一樣被人出賣，你們自己承認士兵受到卑鄙的迫害，——而你們又對這種迫害表示贊同（贊成死刑），爲它祝福，給它幫助？應該用什麼話來咒罵這種人呵？！

怎麼！你們自己承認掌握着我國幾十萬士兵的生命的將軍們是以對革命的憎恨來指導自己的行動的。而你們又把數百萬士兵交給這些將軍，你們又爲進攻祝福，你們又在莫斯科會議上同這些將軍聯歡？！

但是先生們，你們這樣做就是自己給自己簽署判決書！你們要墮落到什麼地步呵？

我們聽過了『消息報』先生們的證詞。我們要問：照『消息報』的話，既然大本營誹謗過姆倫諾夫團，既然它在斯托霍得玩弄過骯髒的把戲，既然它的行動不是爲了保衛祖國，而是存心反對革命，既然是這樣，那末我們怎能保證現在關於羅馬尼亞前綫事變的消息不也是被歪曲了的呢？怎能保證反動派不是故意地和有意識地在前綫製造接二連三的失敗呢？

載於「前綫失敗究竟是誰的罪過？」小冊子

一九一七年彼得堡「波喬」出版社版

美國的數十億貸款

莫斯科會議的結果愈來愈明顯。

據『俄羅斯新聞』(三)(八月十七日晚刊)報道：

『昨天人民自由黨中央委員會舉行會議。米留可夫做了報告，建議各中央委員就莫斯科會議的結果這一問題交換意見。發言的人一致擁護聯合制的原則。大多數與會者認為莫斯科會議最大限度地實現了人們對它的期望。』

這樣看來，米留可夫先生的黨已經心滿意足。它贊成聯合。

護國派寫道：『莫斯科會議是民主派的（即護國派的？）勝利，民主派在目前這種災難深重的時刻已經作為真正的國家力量出現，俄國所有一切（！）有生力量都團結在它的周圍了。』（『消息報』第一四六號）

看來，護國派的黨也已心滿意足。至少它是裝出滿意的樣子，因為它也贊成聯合。而政府呢？它對莫斯科會議的評價如何呢？

據『消息報』（第一四六號）報道，『臨時政府閣員們的一般印象』是這樣：

「會議是名副其實的國務會議。政府的對外和對內政策的路綫大體上都獲得贊同。政府的經濟綱領沒有遭到反對。政府的土地政策實際上也沒有受到抨擊。」

總之，政府對會議也很滿意，因為它原來也是贊成聯合的。

事情很明顯。政府、立憲民主黨人和護國派這三種力量的聯合正在建立起來。

打着克倫斯基——米留可夫 策烈鐵里這塊招牌的「誠意聯合」，暫時可以認為是有保障的了。

莫斯科會議的第一個結果就是如此。

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任何一個企業都不能沒有資本。目前所組成的這個以政府為首的聯合是俄國最大的企業。如果沒有相當的資本，它連一小時一分鐘也不能生存。現在，在這種需要無數資財的戰爭條件下，情況更是如此。試問：

新的（嶄新的！）聯合打算靠什麼資本生存呢？

請聽『交易所報』（八月十七日晚刊）是怎樣說的：

「據說，莫斯科會議的最直接的結果，特別是美國人對這個會議表示同情的結果，就是有可能在國外市場上借到五十億國債。這筆國債將在美國市場上推銷。臨時政府的小財政計劃靠了這筆國債將得以實現。」

答案很明顯。這個聯合將靠美國的數十億貸款來生存，而這筆貸款以後却要由俄國工人和農民來承擔。

美國帝國主義資產階級資助俄國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米留可夫！）、軍閥（克倫斯基！）和奴顏婢膝地效勞於俄國『有生力量』的小資產階級上層（策烈鐵里！）所結成的聯合，——這就是目前的情況。

美國資本家對莫斯科會議的『同情』再加上五十億的貸款，——召集會議的先生們所追求的不就是這個嗎？……

過去俄國會經有人說社會主義的光明來自西方。這句話在當時是對的。因為我們從那裏，從西方學到了革命和社會主義。

隨着俄國革命運動的開始，情形就有些改變了。

一九〇六年，當革命還在俄國發展的時候，西方給了沙皇反動勢力二十億盧布的貸款，幫助它恢復了元氣。沙皇制度當時也就以俄國受西方新的財政奴役為代價而真的鞏固起來了。

因此，當時有人指出，西方輸入俄國的不僅有社會主義，而且還有以數十億貸款為形式的反動。現在在我們面前展開了一幅更為鮮明的圖畫。當俄國革命奮力捍衛自己的成果而帝國主義力圖

把革命徹底擊敗的時候，美國資本家却以數十億貸款供給克倫斯基——米留可夫——策烈鐵里的聯合，以便在完全制止俄國革命之後摧毀西方日益高漲的革命運動。

事實就是如此。

西方輸入俄國的與其說是社會主義和解放，不如說是奴役和反革命，難道不是這樣嗎？

但是，聯合就是同盟。克倫斯基——米留可夫——策烈鐵里的同盟是要反對誰呢？

顯然，是要反對那些沒有參加莫斯科會議的人，反對那些抵制這個會議的人，反對那些和會議作鬥爭的人，就是說，反對俄國的革命工人。

美國資本案所資助的克倫斯基——米留可夫——策烈鐵里的『誠意聯合』是反對俄國的革命工人的，——護國派先生們，是這樣吧？

那我們就這樣記載下來吧。

載於一九一七年八月十九日

「無產者報」第六號

社論

今天選舉

今天選舉彼得格勒市杜馬。工人同志們和士兵同志們，選舉的結果將取決於你們。選舉是普遍的和平平等的。每個士兵、每個男工、每個女工的選票和資本家、房主、教授、官吏的選票是一樣的。同志們，如果你們不善於利用這個權利，那就是你們的過錯，而且只能是你們的過錯了。

過去你們善於在街上對沙皇的法老作戰，現在你們也要善於用投票擁護我們黨的方法來爲自己的利益作鬥爭。

過去你們善於保衛自己的權利使之免遭反革命的侵犯，現在你們也要善於在今天的選舉中拒絕信任反革命！

過去你們善於摘下革命叛徒的假面具，現在你們也要善於向他們大喝一聲：『滾開！』

首先，出現在你們面前的是米留可夫黨，即人民自由黨。這個黨保護地主和資本家的利益。這個黨反對工人、農民和士兵，因爲它反對在工業中實行工人監督，反對把地主的土地交給農民，主張對前綫士兵施行死刑。就是這個立憲民主黨早在六月初就要求立即在前綫發動進攻，而這次進攻使國家喪失了幾十萬人的生命。就是這個立憲民主黨曾力圖達到並且終於達到了使反革命取得勝利以及

對工人、士兵和水兵進行迫害的目的。投票擁護米留可夫黨，就等於出賣自己，出賣自己的妻子兒女，出賣後方和前綫的弟兄。

同志們！一票也不要投給人民自由黨！

其次，出現在你們面前的是護國派，是孟什維克黨和社會革命黨。這兩個黨都保護城市和鄉村富裕小業主的利益。因此，每當階級鬥爭具有決定性的時候，它們就同地主、資本家站在一個陣營中反對工人、農民和士兵。七月事變時是如此，當時孟什維克黨和社會革命黨同資產階級結成聯盟，解除工人和士兵的武裝，並進攻他們。莫斯科會議時也是如此，當時這兩個黨又同資產階級結成聯盟，批准了對付工人和前綫士兵的高壓手段和死刑。

如果說反革命取得了勝利，那末其中的一個原因就是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同地主、資本家成立了協議，幫助反革命來壓制革命。

如果說反革命現在鞏固起來了，那末其中的一個原因就是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替反革命擋住了人民的怒火；打着革命的旗幟執行反革命的命令。

投票擁護這兩個黨，就等於投票擁護同反革命結成聯盟來反對工人和貧苦農民。

投票擁護這兩個黨，就等於投票批准後方的逮捕和前綫的死刑。

同志們！一票也不要投給護國派——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

最後，出現在你們面前的是『新生活報』集團，即第十二號名單。這個集團反映了那些脫離生活

和運動的、沒有立場的知識分子的情緒。因此，它總是在革命和反革命、戰爭和平、工人和資本家、地主和農民之間動搖不定。

這個集團一方面擁護工人，另一方面又不願意同資本家決裂，——因此，它這樣無恥地背棄了工人和士兵的七月遊行示威。

這個集團一方面擁護農民，另一方面又不同地主決裂，——因此，它反對立即把地主的土地交給農民，而建議等待那個延期召開、也許永遠不會召開的立憲會議。

『新生活報』集團口頭上擁護和平，實際上反對和平，因為它號召支持旨在繼續帝國主義戰爭的『自由公債』。

但是，誰支持『自由公債』，誰就是促使戰爭延長下去，誰就是幫助帝國主義者，誰就是實際上反對國際主義。

『新生活報』集團口頭上反對迫害和監禁，實際上主張迫害和監禁，因為它同那些擁護迫害和監禁的護國派結成了聯盟。

但是，誰同護國派結成聯盟，誰就是幫助反革命，誰就是實際上反對革命！

同志們，你們要學會根據行動而不是根據言論來鑑別人！

你們要學會根據行為而不是根據諾言來評價各黨各派。

既然『新生活報』集團一方面提議為和平而鬥爭，同時又號召支持『自由公債』，那末你們就應該

知道，它是在給帝國主義者助長聲勢。

既然『新生活報』集團有時候一面奉承布爾什維克，同時又支持護國派，那末你們就應該知道，它是在給反革命助長聲勢。

投票擁護這個兩面派集團，投票擁護第十二號名單，就等於替那些爲反革命服務的護國派分子效勞。

同志们！一票也不要投給『新生活報』集團。

我們的黨是城鄉工人的黨，是貧苦農民的黨，是被壓迫者被剝削者的黨。

一切資產階級政黨，一切資產階級報刊，一切動搖的和不徹底的集團都仇視和誹謗我們的黨。爲什麼呢？

因爲：

只有我們的黨主張對地主和資本家進行革命鬥爭；

只有我們的黨主張立即把地主的土地交給農民委員會；

只有我們的黨主張在工業中實行工人監督以對付一切資本家；

只有我們的黨主張用民主的方法組織城鄉之間的物資交流以對付投機分子和奸商；

只有我們的黨主張徹底肅清後方和前綫的反革命；

只有我們的黨毫不動搖地捍衛工人、農民和士兵的革命組織；

只有我們的黨堅決而革命地爲和平和各民族的團結友愛而鬥爭；
只有我們的黨堅定不移地爲工人和貧農取得政權而鬥爭；

只有我們的黨，而且只有它沒有染上支持前綫施行死刑的污點。

正因爲如此，資產者和地主才這樣仇視我們的黨。

正因爲如此，你們今天應當投票擁護我們的黨。

工人們，士兵們，女工們！

投票擁護我們的黨，投票擁護第六號名單！

載於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日

「無產者報」第七號

社論

挑釁時期

挑釁是反革命的慣技。

一八四八年的六月大屠殺，一八七一年的放棄巴黎，爲反對革命而在後方和前綫進行的挑釁，——誰不知道資產階級的這些背信棄義的手段呢？

但是，世界上任何地方的資產階級都沒有像我們俄國的資產階級這樣無恥和肆無忌憚地使用這種惡毒手段。

難道列布申斯基不久以前不是曾經明目張胆地公開威脅說，資產階級在萬不得已時是不會忘記求助於『飢餓的魔掌和貧困』以減少工人和農民的人口嗎？

難道資產階級不是已經從言論轉到行動，把工廠關閉，把數萬工人拋到街上嗎？

誰敢說這是偶然的事情而不是一種旨在挑起大屠殺並把革命淹沒在血泊中的計劃呢？

但是，挑釁的主要領域不是後方而是前綫。

早在三月間就有人談到某些將軍放棄里加的計劃，不過由於『外在原因』他們未能做到這一點。

今年七月，俄國軍隊撤出塔爾諾坡里和切爾諾維茨。這時資產階級報刊的僕從們就異口同聲地責難士兵和我們黨。結果怎樣呢？已經判明，「退却是被煽動起來的」，「叛變是按照事先充分考慮過的周密計劃演出的，像按照樂譜演出的一樣」。而且人們明確指出了某些組織汽車在軍隊中東衝西撞，命令士兵退却的將軍。

誰敢說反革命分子是些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的空談家呢？

現在又輪到里加了。電報傳來了放棄里加的消息。資產階級報刊的僕從們已經開始攻擊士兵，誣譏他們狼狽潰逃。反革命大本營也和「晚間報」一鼻孔出氣，竭力把罪過推在革命士兵的身上。如果今天在涅瓦大街上有人在「打倒布爾什維克！」的口號下遊行，那我們是不會感到奇怪的。

可是，里加戰綫的副專員沃依廷斯基的電報證明了這是對士兵的誹謗。

沃依廷斯基在電報中說：「我可以在全俄國面前做證：部隊抱着視死如歸的精神忠實地執行了指揮人員的一切命令。」

目擊者是這樣寫的。

可是大本營還在誹謗士兵，說團隊逃跑。

而資產階級的報刊還在繼續高唱前綫「叛變」的濫調。

反革命將軍和資產階級報刊對士兵進行誹謗是在執行某種計劃，這不是很明顯嗎？

這個計劃和在塔爾諾坡里、切爾諾維茨兩地演出的那個計劃是一模一樣的，這不是很明顯嗎？

最後，在俄國已經開始的挑釁時期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專政的工具，無產階級和革命士兵的首要任務就是徹底剷除這個專政，這不是很明顯嗎？

載於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無產者報」第八號

社論

『社會革命黨』黨內的分工

在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最近一次會議上，社會革命黨人投票贊成取消死刑，並同意抗議逮捕布爾什維克。

這當然很好，並且值得讚揚。

不過有一個小問題我們想在這裏提出。

究竟是誰在前綫施行了死刑，是誰逮捕了布爾什維克？

正是那些社會革命黨人（在立憲民主黨人和孟什維克的善意幫助之下！）。據我們所知，內閣總理，公民亞·費·克倫斯基是社會革命黨黨員。在彼得格勒市杜馬的選舉中，他的名字曾經給社會革命黨的候選人名單增加了光彩。

據我們所知，軍事部副部長，公民波·維·薩文柯夫也是社會革命黨黨員。

而這兩位出色的『社會革命黨人』正是恢復前綫死刑的主要人物。（此外還應該加上科爾尼洛夫將軍，不過這位將軍暫時還沒有加入社會革命黨。）

其次，我們知道，農業部部长，公民切爾諾夫好像也是社會革命黨黨員。

最後，內務部部長，公民尼·德·阿夫克森齊也夫，就是那位在內閣中除了克倫斯基以外佔着最顯要地位的人物，也是社會革命黨黨員。

就是所有這些高貴的『社會革命黨人』在前綫施行了死刑，對布爾什維克進行了逮捕。

在這個社會革命黨內，一部分黨員竭力抗議施行死刑，而另一部分黨員親手施行死刑，試問，這種奇怪的分工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真是奇怪的事情！我們剛剛推翻專制制度，我們剛剛開始『按歐洲方式』來生活，可是『歐洲生活方式』中一切壞的方面我們馬上就學會了。拿任何一個資產階級的激進黨，比如拿法國資產階級的激進黨來說吧。這個黨總是把自己稱爲社會主義的黨：『激進社會黨』，『獨立社會黨』，如此等等。這些黨在選民面前，在羣衆面前，在『下層』面前，總是滿口『左的』詞句，特別是在選舉前夜，特別是在它們的競爭者真正的社會主義政黨排擠它們的時候。而在同一個時候，同一個『激進社會黨』和『獨立社會黨』的部長們却在上面『安然地幹着資產階級的勾當』，絲毫不理會自己選民的社會主義願望。

現在社會革命黨人的做法也是這樣。

多麼幸福的黨呵！誰施行了死刑？——社會革命黨人！誰抗議施行死刑？——社會革命黨人！愛怎樣就怎樣……

社會革命黨人想拿這種行爲來保持自己的清白（在羣衆面前不失去聲望）並得到資本（保住部長

職位)。

但是，有人會說，每一個黨內都會有意見分歧：一部分黨員這樣想，而另一部分黨員那樣想。

是的，但分歧各有不同。如果一部分人擁護劊子手，而另一部分人反對劊子手，那末在一個黨內要把這種『分歧』調和起來是相當困難的。而且，如果擁護劊子手的正是該黨最負責的領袖，正是那些能立即實現自己意見的部長們，那末任何一個有政治頭腦的人在判斷這個黨的政策時，就只能根據這些部長的活動，而不能根據普通黨員所贊同的某種抗議性的決議。

污名仍然沒有洗掉。社會革命黨仍然是施行死刑的黨，仍然是逮捕工人階級領袖的獄卒的黨。社會革命黨人永遠也洗不掉自己的污名；他們黨內最著名的黨員恢復了死刑。社會革命黨人永遠也洗不掉自己的污點；他們的政府鼓勵對工人政黨的領袖進行卑鄙的誹謗，他們的政府曾經企圖對列寧製造新的德雷福斯案件(註)……

載於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無產者報」第九號

本文沒有署名

黃色聯盟

俄國革命不是孤立的東西。它和西方的革命運動血肉相連。不僅如此，它並且是以摧毀世界資本主義基礎為使命的全世界無產者偉大運動的一部分。十分明顯，我國革命的每一步都必然引起西方的反應，我國革命的每一個勝利都必然引起世界革命運動的活躍和發展，並推動世界各國的工人去和資本家作鬥爭。

西歐帝國主義的豺狼們不會不知道這一點。所以他們決定對俄國革命宣佈決死的戰爭。

還在我國革命剛開始時，英法資本家就對我國革命發動了進攻。他們的機關報『泰晤士報』(《Times》) [英] 和『晨報』(《Morning》) [法] 那時就已經辱罵革命的蘇維埃和委員會，並號召把它們解散。

過了兩個月，帝國主義者在瑞士的秘密會議上再一次提出對付『日益發展的革命』的辦法問題，把俄國革命作為他們首先打擊的目標。

現在他們正轉入公開的攻擊。他們把里加戰綫的失敗當做攻擊的藉口。並且把一切罪過都推在士兵身上，號召進一步加強俄國的反革命。

請聽『交易所新聞』的電訊。

巴黎電：

『第二集團軍的撤退，或者更正確地說是不戰而逃，以及里加的陷落，引起了此間人士萬分的痛心、憤恨和憎惡。』

『晨報』(《Morning》)肯定地說，俄國的和平主義者，這次慘變的罪魁，簡直像從前帝王跟前的讒臣一樣庸碌無能，甚至比他們爲害更大。

該報聲稱，真不了解工兵代表蘇維埃爲什麼這樣頑固不化，爲什麼不顧如此慘痛的實際教訓而仍然衛護軍隊委員會這種如此荒誕的機關。』

法國資本家的機關報就是這樣寫的。

下面是倫敦的電訊：

『每日紀事報』(《Daily Chronicle》)寫道：『首先必須恢復軍隊中的紀律。德國人所以迅速取得了這樣重大的勝利，也和他們所以能够佔領加里西亞和布柯維納一樣，是由於俄國軍隊中常常發生不服從命令和叛變的事情。』

英國帝國主義者就是這樣說的。

『……不戰而逃』……『荒誕的軍隊委員會』……『恢復紀律』(施行死刑他們還嫌不夠!)……『俄國軍隊中的叛變』……

請看，這些錢袋子用多麼好聽的話來安慰流血犧牲的俄國士兵！

而這種話竟然出現在目擊者已經公認了如下的事實之後：『軍隊在退却時一直是忠實地和敵人廝殺』，『在被敵人突破的地區，軍隊無條件地和忠實地執行了授予他們的任務』!!!

但是，這裏的問題當然不僅在於對士兵進行攻擊和卑鄙的誹謗。

問題在於誹謗士兵的英法資本家想利用前綫的失利來徹底消滅俄國的革命組織，使帝國主義的專政得到徹底勝利。

全部實質就在這裏。

普利什凱維奇和米留可夫因為里加陷落而假惺惺地流眼淚，誹謗士兵，同時辱罵蘇維埃和委員會，這就是說，他們很高興有機會要求採取進一步的高壓手段來使地主和資本家得到徹底勝利。

西方帝國主義者因為里加陷落而大談其『萬分的痛心』，把一切罪過推在士兵身上，同時辱罵『荒誕的軍隊委員會』，這就是說，他們很高興有機會徹底消滅俄國殘存的革命組織。

他們對那些在北方戰綫上流血犧牲的俄國士兵所進行的造謠誹謗的聯合進攻，其政治意義就在這裏，並且僅僅在這裏。

本國帝國主義者同歐洲帝國主義者結成聯盟，利用里加戰綫的軍事失利對士兵進行誹謗來反對身負重傷的俄國革命，——現在的情況就是如此。

讓工人和士兵記住這一點！

讓他們知道，只有同西方的工人結成聯盟，只有動搖西方資本主義的基礎，才能指望俄國革命的

勝利！

讓他們懂得這一點，並讓他們竭盡全力來用世界各國革命工人和革命士兵的紅色聯盟對抗帝國主義者的黃色聯盟。

載於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工人日報」創刊號

社論

二者必居其一

〔七六〕

事變正在發展。聯合一個接着一個出現，隨着前綫的迫害後方也實行迫害，可是『收效不大』，因為我們目前的主要癰疽即全國普遍的破壞仍在繼續增長，並且愈來愈嚴重。

全國正處在飢荒的前夜。喀山和下新城、雅羅斯拉夫里和梁贊、哈爾科夫和羅斯托夫、頓巴斯和中部工業區、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前綫和接近前綫的後方——所有這些地方以及其他許多地方都經歷着嚴重的糧食危機。飢民的騷動已經開始，不過反革命的走狗暫時利用得還不高明……

到處都在埋怨：『農民不拿出糧食來。』

但是農民『不拿出糧食來』並不是『由於愚蠢』，而是由於他們對政府失去了信心，不願意再來『幫助』它。在三月和四月間，農民相信蘇維埃，而通過蘇維埃也相信政府，於是糧食源源不絕地運到城市和前綫。現在他們對這個保護地主特權的政府失去了信心，於是糧食沒有了。農民寧願把糧食儲藏起來，等待『好日子』的到來。

農民『不拿出糧食來』並不是出於惡意，而是由於他們拿糧食換不到什麼東西。農民需要花布、鞋子、鐵製品、煤油、糖，可是這些產品他們得到的很少；拿糧食去換那些不但換不到工業品而且又

在不斷貶值的紙幣，那是沒有意義的。

運輸業的『失調』更不用說了，它非常不完備，不能同樣很好地既為前綫服務又為後方服務。

所有這些，再加上接連不斷的動員，使最好的勞動力離開了農村，使播種面積縮小，這就必然引起糧食恐慌而使後方和前綫同樣受苦。

同時，工業破壞也在增長和擴大，而這種現象又使糧食恐慌加劇。

煤和石油的『恐慌』、鐵和棉花的『危機』，引起了紡織、冶金和其他企業的停工，——這一切都是人所共知的情況，這些情況使國家遭到了工業破壞、大批羣衆失業和商品缺乏的危險。

問題不僅在於各個工廠主要是為戰爭服務而不能同時在同樣程度上滿足後方的需要，而且在於這種種『恐慌』和『危機』都被資本家人為地加劇了，其目的或者是為了抬高物價（投機！），或者是為了挫敗因為物價高漲而力爭提高工資的工人們的反抗（資本家的意大利式罷工！），或者是為了以關閉工廠來造成失業（同盟歇業！），使工人走投無路，從而『一勞永逸地』結束工人的『過分要求』。

頓巴斯的煤礦主正在縮減生產和製造失業，這對誰都不是秘密了。

大家都知道，裏海東岸邊區的植棉業主一面叫喊棉花『恐慌』，一面自己却把大量的棉花隱藏起來從事投機。他們的朋友紡織工廠廠主，一面享受這種投機的果實，自己也組織投機，一面却假惺惺地叫喊棉花供應不足，關閉工廠，使失業現象更為加劇。

大家都記得列布申斯基的威脅，他說要以『飢餓的魔掌和貧困』來『扼殺』革命的無產階級。大家都知道，資本家已經從言論轉到行動，他們關閉了許多工廠，疏散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

結果就是日益逼近的工業生活的癱瘓和商品極端缺乏的危險。

至於俄國現在所經歷的深刻的財政危機就更不用說了。在生產力普遍低落的情況下每年要支付三十億盧布利息的五百億到五百五十億盧布的債務，十分清楚地說明了俄國財政情況的嚴重。

某人用巧妙的手腕非常成功地製造出來的最近前綫的『失利』，只不過給這幅總的圖畫添上了幾筆。

國家正不可遏止地走向空前的災難。

在短短的時期內進行了無數次迫害面沒有實行過一次『社會改革』的政府，絕對不能把國家從致命的危險中挽救出來。

不僅如此，政府一方面執行着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意志，另一方面又不願意立刻取締『蘇維埃和委員會』，因此就引起了左右兩方面普遍不滿的爆發。

一方面，以立憲民主黨人爲首的帝國主義集團大肆攻擊政府，要求它採取『堅決』辦法對付革命。普利什凱維奇最近聲稱必須實行『督軍』的『軍事專政』和『逮捕蘇維埃』，不過是公開表明了立憲民主黨人的願望而已。盟國的資本家支持立憲民主黨人，他們正在用大大降低交易所的盧布行市的辦

法來對政府施以壓力，並大肆叫囂：『俄國應當作戰，不應當空談。』（『每日快報』《Daily Express》，見八月十八日『俄羅斯意志報』(1937)）

全部政權歸本國和盟國的帝國主義者，——這就是反革命的口號。

另一方面，在遭受着無地和失業厄運、忍受着高壓手段和死刑的廣大工農羣衆中，深刻的不滿情緒正在增長。使妥協政黨的力量和威信受到損害的彼得格勒選舉，特別鮮明地反映了那些昨天還信任妥協派的農民和士兵羣衆的向左轉。

全部政權歸貧苦農民所支持的無產階級，——這就是革命的口號。

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同地主和資本家在一起，那就是反革命的完全勝利。

或者同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在一起，那就是革命的完全勝利。

妥協和聯合的政策是註定要破產的。

出路在哪裏呢？

必須同地主決裂，把土地交給農民委員會。農民一定會明白這一點，那時糧食就會有了。

必須同資本家決裂，對銀行和工廠實行民主監督。工人一定會明白這一點，那時『勞動生產率』就會提高。

必須同投機分子和奸商決裂，按民主原則來組織城鄉之間的物資交換。居民一定會明白這一點，

那時飢荒就會消除。

必須衝破從各方面束縛着俄國的帝國主義羅網，並宣佈公正的和平條件。那時軍隊一定會明白他們手持武器是爲了什麼，如果威廉不接受這樣的和平，俄國士兵就會像猛獅一樣同他搏鬥。

必須把全部政權『交給』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西方工人一定會明白這一點，那時他們就會對本國的帝國主義集團展開衝擊。

這將是戰爭的結束和歐洲工人革命的開始。

俄國的發展和整個世界形勢所規定的出路就是如此。

載於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工人日報」創刊號

本文沒有署名

我們的要求

事變正在迅速發展。在莫斯科會議之後，放棄了里加，並提出採取高壓手段的要求。在對前綫士兵的誣譏失敗之後，製造了所謂「布爾什維克陰謀」的挑釁性的謠言，並再一次提出採取高壓手段的要求。在挑釁性的謠言被揭穿之後，科爾尼洛夫舉行了公開的發動，要求取消臨時政府和宣佈軍事專政。同時米留可夫黨即人民自由黨也和七月事變時一樣退出了政府，從而公開支持科爾尼洛夫的反革命陰謀。

結果就是科爾尼洛夫部隊為建立軍事專政向彼得格勒進軍，臨時政府把科爾尼洛夫撤職，克倫斯基宣佈危機，基什金退出那個參與陰謀活動的立憲民主黨，成立所謂革命的執政內閣。

總之：

事實是：反革命需要製造所謂「布爾什維克陰謀」的謠言，以便替那位似乎爲了「鎮壓布爾什維克」而向彼得格勒進軍的科爾尼洛夫掃清道路。

事實是：在這些日子裏，所有的資產階級報刊，從「俄羅斯意志報」和「交易所報」到「新時報」和「言論報」，都給科爾尼洛夫幫忙，加緊散佈所謂「布爾什維克陰謀」的謠言。

事實是：科爾尼洛夫目前的發動只不過是反革命高級將領的那種人所共知的陰謀的繼續，他們七月裏放棄了塔爾諾坡里，八月裏放棄了里加，企圖利用前綫的『失利』來達到反革命『最後』勝利的目的。

事實是：現在也和七月裏一樣，立憲民主黨同前綫的叛徒以及後方的萬惡的反革命分子是站在一個陣營裏的。

我們黨做得對，它揭露了立憲民主黨人是資產階級反革命的鼓舞者。

我們黨做得對，它早在六月初就要求同反革命作堅決的鬥爭並逮捕『有關的』人（卡列金等）。

反革命不是從昨天才開始的，也不是由於科爾尼洛夫的陰謀而開始的。至少是在六月間，當政府在前綫轉入進攻而開始執行高壓政策的時候，當反革命將軍放棄了塔爾諾坡里並把全部罪過推在士兵身上而得以在前綫施行死刑的時候，當立憲民主黨人早在七月裏就對政府實行怠工並依靠盟國資本家的支持在臨時政府內取得領導權的時候，最後，當中央執行委員會的領袖們——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不但不同立憲民主黨人決裂，不但不去聯合七月示威的參加者，反而掉轉槍口對付工人和士兵的時候，反革命就已經開始了。

這是事實，要否認它那可就太可笑了。

現在聯合政府和科爾尼洛夫黨之間發生的鬥爭，不是革命和反革命之間的鬥爭，而是反革命政策的兩種不同方法之間的鬥爭，而革命的死敵科爾尼洛夫黨爲了給恢復舊制度準備條件，甚至不惜

在放棄里加之後向彼得格勒進軍。

如果科爾尼洛夫的反革命匪幫出現在革命的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一定會採取一切辦法給他們以堅決的回擊。

工人和士兵決不會容許革命的敵人的髒手玷污俄國的首都。他們將用胸膛來捍衛革命的戰鬥旗幟。

但是，他們捍衛革命的旗幟不是爲了使一個敵視他們的專政由另一個同樣敵視他們的專政來代替，而是爲了給俄國革命的完全勝利開闢道路。

現在，當國家被破壞和戰爭壓得喘不過氣來，而反革命黑暗勢力準備把國家置於必死之地的時候，革命應當找到必要的力量和手段來挽救國家免於崩潰和瓦解。

現在需要的不是由另一些「統治」集團來代替這一些「統治」集團，也不是玩弄專政的把戲，而是完全消滅資產階級反革命，並採取堅決手段以滿足俄國各民族大多數人民的需要。爲了這些目的，布爾什維克黨要求：

(一) 立即把後方和前綫的反革命將軍撤職，讓那些由士兵和軍官選出的人來代替他們，一般地說，使軍隊從下到上完全民主化。

(二) 恢復唯一能够在軍隊中建立民主紀律的革命士兵組織。

(三) 廢除一切高壓手段，首先廢除死刑。

(四) 把地主的全部土地立即交給農民委員會處理，並保證貧苦農民得到農具。

(五) 以立法手續規定八小時工作制，對工廠、銀行實行以工人代表爲主的民主監督。

(六) 使財政完全民主化，首先對資本和資本家的財產課以重稅，沒收可恥的戰爭利潤。

(七) 組織城鄉之間的合理交換，使城市獲得必需的糧食，使農村獲得必需的商品。

(八) 立即宣佈俄國各民族有自決的權利。

(九) 恢復自由，宣佈成立民主共和國，並立即召開立憲會議。

(十) 廢除和盟國簽訂的密約，提出普遍的民主和平的條件。

黨聲明，不實現這些要求就不能挽救半年來被戰爭和普遍的破壞壓得喘不過氣來的革命。

黨聲明，實現這些要求所必須採取的唯一辦法就是同資本家決裂，完全消滅資產階級反革命，使

國家政權轉歸革命的工人、農民和士兵。

能够把國家和革命從毀滅中挽救出來的唯一出路就是如此。

載於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工人日報」第四號

社論

陰謀在繼續(七)

他們是什麼人？

昨天我們說過，立憲民主黨人是反革命的鼓舞者。我們這樣說不僅是根據「傳聞」，而且是根據人所共知的事實：在七月「放棄」塔爾諾坡里和八月科爾尼洛夫陰謀叛亂的緊急關頭，立憲民主黨人退出了政府。因為立憲民主黨人在七月和八月間前綫的叛徒和後方的萬惡的反革命分子站在一個陣營中反對俄國人民，這絕不會是偶然的。

今天，「消息報」和那些對立憲民主黨人一貫妥協的護國派完全證實了我們昨天所做的關於立憲民主黨人的聲明。

護國派寫道：「李沃夫並不掩飾，希望這樣做的（即實行軍事專政）不僅有科爾尼洛夫將軍，而且還有目前處在大本營裏的一批社會活動家。」（「消息報」）

總之：

事實是：大本營是反革命的司令部。

事實是：反革命的總參謀部是由「某些社會活動家」組成的。

而這些「社會活動家」究竟是什麼人呢？

請再往下看：

『已經確切判明，參與這次陰謀的有許多社會活動家，他們在思想上和私人關係上同立憲民主黨的代表人物都非常接近。』（『消息報』）

總之：

事實是：昨天還和國內的「有生力量」即「立憲民主黨的代表人物」非常親暱的護國派先生們，今天不得不把他們貶為反革命的陰謀分子了。

事實是：組織和指導陰謀的是「立憲民主黨的代表人物」。

我們黨說得對，它斷言革命勝利的第一個條件就是同立憲民主黨人決裂。

他們指望的是什麼？

昨天我們說過，科爾尼洛夫黨是俄國革命的死敵，只要能夠保證反革命的勝利，科爾尼洛夫是不惜在放棄里加之後放棄彼得格勒的。

今天「消息報」完全證實了我們的話：

叛亂的實際靈魂總參謀長盧柯姆斯基將軍宣稱：『如果臨時政府不同意科爾尼洛夫將軍的要求，那末，前綫的內訌可能造成戰綫被突破和敵人在我們最料想不到的地方出現。』

這難道不是很像以放棄彼得格勒相威脅嗎？

下面這一段話說得更明確：

「看來，盧柯姆斯基將軍爲了使陰謀成功是不惜公然背叛祖國的。他威脅說，拒絕實現科爾尼洛夫將軍的要求，將在前綫引起內戰，給敵人開放戰綫，並引起可恥的單獨媾和。這種威脅不能看做別的，只能看做堅決要同德國人妥協來保證陰謀的成功。」

你們聽：『同德國人妥協』，『開放戰綫』，『單獨媾和』……

『參與陰謀』並利用自己在大本營的地位來掩蓋『開放戰綫』、『同德國人妥協』等威脅的立憲民主黨人，——這才是真正的『賣國賊』和『叛徒』！

這些『開放戰綫』的英雄們好幾個月以來一直誣蔑我們黨，誣蔑我們黨『叛變』；說我們黨拿『德國津貼』、『新時報』和『交易所報』、『言論報』和『俄羅斯意志報』的那些受銀行僱傭的黃色分子好幾個月以來一直替這種卑鄙的無稽之談大加渲染。結果怎樣呢？現在甚至連護國派也不得不承認，前綫的叛變是由指揮人員和他們的思想上的鼓舞者幹出來的。

讓工人和士兵記住這一點吧！

讓他們知道，資產階級報刊關於士兵和布爾什維克『叛變』的挑釁性的叫囂，不過是掩蓋那些將軍和立憲民主黨『社會活動家』的真正叛變而已。

讓他們知道，資產階級報刊叫囂士兵『叛變』，這正是一種可靠的標誌，說明這種報刊的鼓舞者

已經準備好叛變，並力圖把罪過推在士兵身上。

讓工人和士兵知道這一點，並由此得出相當的結論。

你們想知道他們指望的是什麼嗎？

他們指望『開放戰綫』、『同德國人妥協』，想以單獨媾和的思想來引誘被戰爭弄得疲憊不堪的士兵，然後推動他們去反對革命。

工人和士兵一定會懂得，對大本營的這些叛徒是不應該寬恕的。

陰謀在繼續……

事變正在飛快地發展。新的事實和消息迅速傳來。據尚未證實的消息說，科爾尼洛夫正在和德國人談判。有人肯定地說科爾尼洛夫的部隊在彼得堡附近同革命士兵開火了。科爾尼洛夫發表了一個『宣言』，他在『宣言』中宣佈自己是獨裁者，是俄國革命成果的敵人和掘墓人。

可是臨時政府不以敵對的態度對付敵人，而寧願和阿列克謝也夫將軍進行協商，三番五次地和科爾尼洛夫談判，三番五次地勸說那些公開出賣俄國的陰謀者。

而所謂『革命民主派』則正在準備召開一個新的『將有國內一切有生力量的代表出席的類似莫斯科會議的特別會議』（見『消息報』）。

同時，昨天還在大喊『布爾什維克陰謀』的立憲民主黨人，由於科爾尼洛夫陰謀的被揭露而受了

傷，今天却號召起『理智』和『協議』來了（見『言論報』）。

看來，他們想同那些一面叫囂布爾什維克陰謀，同時自己却在組織陰謀反對革命和反對俄國人民的『有生力量』『成立』新的協議。

但是，他們這些妥協分子是背着主人擅自行動的。因為國家的真正主人——工人和士兵是不願意和革命的敵人進行任何協商的。來自各區和各國隊的消息都一致說明，工人在動員力量，士兵在拿起武器。看來，工人寧願以敵對的態度對付敵人。

事情只能是這樣：對敵人要搏鬥而不是協商。

陰謀在繼續，準備反擊吧！

載於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工人日報」第五號號外

社論

反對同資產階級成立協議

地主和資本家的反革命已被打垮，但是還沒有被徹底消滅。

科爾尼洛夫的將軍們已被擊潰，但是革命的勝利還沒有得到保證。
爲什麼呢？

因爲妥協派不但不向敵人作無情的鬥爭，反而同他們進行談判。

因爲護國派不但不向地主資本家決裂，反而同他們成立協議。

因爲政府不但不宣佈他們爲非法，反而邀請他們參加內閣。

卡列金將軍在俄國南部掀起暴動來反對革命，而他的朋友阿列克謝也夫將軍却被任命爲總參謀長。

米留可夫黨在俄國首都公開支持反革命，而該黨的代表人物馬克拉柯夫之流和基什金之流却被邀請參加內閣。

是結束這種反革命罪行的時候了！

是堅決不移地宣佈對敵人要搏鬥而不是妥協的時候了！

反·對·地·主·和·資·本·家，反·對·將·軍·和·銀·行·家，保·衛·俄·國·各·族·人·民·的·利·益，爭·取·和·平，爭·取·自·由，爭·取·土·地，——這就是我們的口號。

同地主資產階級決裂，——這就是我們的第一個任務。

成立工農政府，——這就是我們的第二個任務。

載於一九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工人日報」第九號

社論

危機和執政內閣

在科爾尼洛夫發動陰謀和政權解體以後，在陰謀失敗和克倫斯基——基什金內閣成立以後，在發生了『新的』危機和策烈鐵里——郭茨又跟克倫斯基進行了『新的』談判以後，我們終於有了一個『新的』（嶄新的！）五人政府。

克倫斯基、捷列申柯、維爾霍夫斯基、維爾傑列夫斯基和尼基廷的五人『執政內閣』，——這就是由克倫斯基『選出』，由克倫斯基批准、對克倫斯基負責而不依賴工人、農民和士兵的『新』政權。

有人說，這個政權同樣也不依賴立憲民主黨人，但這純粹是胡說。因為在政府中沒有立憲民主黨人的正式代表，不過是掩蓋政府完全依賴立憲民主黨人而已。

表面上社會革命黨人克倫斯基是最高總司令，實際上掌握總參謀部即完全控制前綫的是立憲民主黨人的走卒阿列克謝也夫將軍。

表面上『左的』執政內閣不依賴（不要笑！）立憲民主黨人，實際上立憲民主黨人的走卒操縱着政府各部和實際掌管國家的一切事務。

口頭上同立憲民主黨人決裂，實際上同後方和前綫的立憲民主黨人的走卒成立協議。

執政內閣是掩蓋同立憲民主黨人的聯盟的幌子；克倫斯基的專政是替地主資本家的專政阻隔人

民怒火的屏風，——現在的情況就是如此。

而今後還要召開一個有『有生力量』的代表參加的新的會議；在這個會議上，策烈鐵里之流和阿克森齊也夫之流的先生們，這些一貫的妥協分子將竭力把昨天同立憲民主黨人成立的秘密協議變成公開而確定的協議，以取悅於工人和農民的敵人。

最近六個月來我們國家經歷了三次尖銳的政權危機。每次危機都是靠同資產階級成立協議而獲得解決的，同時工人和農民每次都受了欺騙。

爲什麼呢？

因爲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這些小資產階級政黨在參與爭奪政權的鬥爭時每次都站到地主和資本家方面去，使爭端的解決有利於立憲民主黨人。

科爾尼洛夫的陰謀暴露了立憲民主黨人的全部反革命性。護國派整整叫喊了三天，說立憲民主黨人叛變了，說聯合沒有生命力，跟反革命剛一交鋒就土崩瓦解了。結果怎樣呢？儘管如此，他們除了同原來那些被人唾罵的立憲民主黨人建立隱蔽的聯合以外，沒有找到任何更好的出路。

就在昨天，在中央執行委員會中佔多數的護國派投票決定了『支持』五人執政內閣；這個執政內閣是在損害工人和農民的基本利益而和立憲民主黨人成立幕後協議之後產生的。

在這個時候，在政權危機尖銳化的時候，在爭奪政權的鬥爭因科爾尼洛夫的失敗而加劇的時候，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再一次幫助了地主和資本家來保持政權，再一次幫助了反革命的立憲民主

黨人來欺騙工人和農民。

中央執行委員會昨天投票的政治意義就是如此，並且僅僅是如此。

讓工人知道這一點，讓農民知道這一點，並讓他們由此做出相當的結論。

和昨天的公開聯合一樣，今天的秘密聯合也是不鞏固的，因為在地主和農民之間，在資本家和工人之間，不可能成立持久的協議。因此，爭奪政權的鬥爭不但沒有結束，反而日益加劇和尖銳起來了。

讓工人知道，只要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在羣衆中還有影響，工人在這個鬥爭中就必然還會遭到失敗。

讓工人記住，要奪取政權就必須使農民和士兵羣衆離開妥協派，離開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把他們團結在革命無產階級的周圍。

讓他們記住這一點，讓他們打開農民和士兵的眼睛，在農民和士兵面前揭露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背叛行爲。

同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在羣衆中的影響作無情的鬥爭，堅持不懈地努力把農民和士兵團結在無產階級政黨的旗幟的周圍，——這就是剛剛經歷過的危機的教訓。

載於一九一七年九月三日

「工人之路報」創刊號

社論

走自己的路

馬克思認爲一八四八年德國革命力量薄弱的原因之一，是那裏沒有能鞭策革命並在鬥爭的烈火中加強革命力量的強大的反革命。

在這一點上，我們俄國人沒有權利埋怨命運，因爲我國有反革命，並且是相當強大的反革命。最近將軍和資產階級反革命的發動以及因此而引起的革命運動的浪潮特別清楚地表明：革命正是在和反革命的搏鬥中成長壯大起來的。

在七八月間被資產階級陰謀所擊潰的氣息奄奄的蘇維埃和委員會，在這些搏鬥的烈火中又復活起來並展開了自己的活動。

依靠這些組織，革命戰勝了反革命。

現在，當科爾尼洛夫分子狼狽退却，而克倫斯基毫不客氣地攫取別人的榮譽的時候，可以特別清楚地看到，如果沒有這些組織——鐵路員工的、士兵的、水兵的、農民的、工人的、郵電職工的及其他「擅自組織的」委員會，如果沒有它們的革命創舉和戰鬥的主動性，革命就被完全消滅了。

因此，應當更加尊重這些組織。因此，我們應當更加努力鞏固並擴大這些組織。讓「擅自組織的」

委員會存在並發展起來，讓它們不斷地鞏固並獲得勝利，——革命的朋友的口號應當是這樣的。

只有敵人，只有俄國人民的死敵才會侵害這些組織的完整性。

可是克倫斯基政府從反革命發動的最初幾天起就懷疑這些『擅自組織的』委員會。克倫斯基政府不能而且不願意和科爾尼洛夫叛亂作鬥爭，它害怕羣衆和羣衆運動甚於害怕反革命，從科爾尼洛夫發動的最初幾天起，它就阻撓彼得堡反對反革命人民鬥爭委員會的活動。並且它對反對科爾尼洛夫叛亂的鬥爭始終採取這樣的怠工態度。

但是這還不够。九月四日，克倫斯基政府又頒佈了一道特別命令，向革命的委員會公開宣戰，宣佈它們爲非法。它把這些委員會的活動蔑視爲『越軌行動』。它說：

『今後決不允許擅自行動，臨時政府將把這種行動視爲越軌的和危害共和國的行動而和它作鬥爭。』

看來克倫斯基忘記了，『執政內閣』還沒有被『三執政』代替，而他也不是俄羅斯共和國的第一執政。

看來克倫斯基不知道，在『執政內閣』和『三執政』之間還隔着一個國家政變，在頒佈這樣的命令之前，必須首先實行這種政變。

克倫斯基不知道，在同後方和前綫的『越軌的』委員會作鬥爭時，他必須依靠卡列金之流和科爾尼洛夫之流，並且只有依靠他們，而這些人的命運，無論如何他是應當記得的……

我們深信，革命的委員會對克倫斯基的來自背後的打擊一定會給以應有的反擊。

我們堅決相信，革命的委員會不會離開自己的道路。

如果『執政內閣』和革命的委員會已經徹底分道揚鑣，那末這對『執政內閣』就更糟糕了。反革命的危險還沒有過去，革命的委員會萬歲！

載於一九一七年九月六日

『工人之路報』第三號

社論

論和立憲民主黨人決裂

科爾尼洛夫叛亂不僅有消極的一面。它和生活中的任何現象一樣，也有積極的一面。科爾尼洛夫叛亂的目的是要扼殺革命。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當叛亂侵害革命並把一切社會力量發動起來的時候，它一方面鞭策了革命，促使革命提高積極性和加強組織性；另一方面又揭露了各階級和各政黨的真正的性質，摘下了它們的假面具，幫助人們認清它們的真面目。

由於科爾尼洛夫叛亂，那些瀕於死亡的後方的蘇維埃和前綫的委員會瞬息間就復活起來並展開了自己的活動。

由於科爾尼洛夫叛亂，現在人人都談論立憲民主黨人的反革命性了，連那些昨天還『拚命』要和他們成立協議的人也不例外。

『在發生這一切之後』，甚至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也不再認為可以同立憲民主黨人聯合了。這是事實。

甚至克倫斯基所組織的五人『執政內閣』也可以不要立憲民主黨人的正式代表了。這是事實。可以認為，和立憲民主黨人決裂已經成爲各『民主』政黨的訓條。這是科爾尼洛夫叛亂的積極的一面。

但是，和立憲民主黨人決裂是什麼意思呢？

假定說，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已經『徹底』和作爲一個政黨的黨員的立憲民主黨人決裂。這是不是說，這樣他們就和作爲帝國主義資產階級代表的立憲民主黨人的政策決裂了呢？

不，不是這個意思。

假定說，護國派能在九月十二日召開的民主會議上建立一個沒有立憲民主黨人參加的新政權，而克倫斯基服從這樣的決議。這是不是說，這樣他們就和作爲帝國主義資產階級代表的立憲民主黨人的政策決裂了呢？

不，不是這個意思。

法蘭西帝國主義共和國提供了許多例子：資本家的代表自己不參加內閣，而把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者』『放到』那裏去，以便自己躲在幕後，假他人之手不受阻礙地對國家進行掠奪。我們從歷史上可以看到法國的金融寡頭曾經推舉『社會主義者』（布利安！維維安尼！）去主持內閣，而自己站在他們背後順利地推行本階級的政策。

這樣的非立憲民主黨的內閣在俄國存在也是完全可能的。由於盟國資本家（俄國正在變成他們的納貢者）的壓力，或者由於其他原因，這種內閣會認爲必須把立憲民主黨的政策當做唯一可行的政策來實行。

不用說，在不得已的時候，立憲民主黨人是決不會反對這樣的內閣的，因爲立憲民主黨的政策由

誰來執行歸根到底都是一樣，只要這個政策能夠實現就行！

顯然，問題的重心不在於政府的成員，而在於它的政策。

因此，誰想真正和立憲民主黨人決裂，而不僅是爲了裝樣子，誰就首先應當和立憲民主黨人的政策決裂。

但是，和立憲民主黨人的政策決裂就是和地主決裂並把他們的土地交給農民委員會，即使這樣做會使某些萬能的銀行受到沉重的打擊也在所不惜。

和立憲民主黨人的政策決裂就是和資本家決裂並對生產和分配實行工人監督，即使爲此必須侵犯資本家的利潤也在所不惜。

和立憲民主黨人的政策決裂就是和掠奪戰爭與秘密條約決裂，即使這樣做會使盟國帝國主義集團受到沉重的打擊也在所不惜。

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能不能和立憲民主黨人這樣決裂呢？

不，不能。因爲這樣他們就不成其爲護國派，也就是說，不成其爲前綫戰爭和後方階級和平的擁護者了。

既然這樣，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不停地叫嚷和立憲民主黨人決裂，那是什麼意思呢？

——口頭上和立憲民主黨人決裂，如此而已！

問題在於：在科爾尼洛夫陰謀失敗以後，在米留可夫黨的反革命本質被揭穿以後，和這個黨進

行公開的妥協在工人和士兵中間已經非常不受歡迎了。只要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實行這樣的妥協，他們馬上就會失去最後的一點點羣衆。因此，他們只好放棄公開的妥協而實行隱蔽的妥協。由此可見，叫嚷和立憲民主黨人決裂是爲了掩蓋和立憲民主黨人實行幕後的妥協。表面上，打倒立憲民主黨人！實際上，和立憲民主黨人結成聯盟！表面上，政府沒有立憲民主黨人參加！實際上，政府是爲那些指使「當權者」執行自己的意志的本國的和盟國的立憲民主黨人效勞。

由此應當得出結論說，俄國已經進入這樣一個政治發展時期，在這個時期中，和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公開妥協已經成爲冒險的事情了。我們正處在社會護國主義政府執政的時期，這種政府按其成分來說是非立憲民主黨的，但是它的使命却是執行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意志。

最近出現的「執政內閣」就是建立這種政府的初次嘗試。

應該認爲，定於九月十二日召開的會議如果不是以滑稽劇結束，那就是企圖建立這樣一個大概「更左的」政府。

先進工人的責任就是要摘下這些非立憲民主黨政府的假面具，向羣衆揭露它們的真正的立憲民主黨的實質。

載於一九一七年九月六日

「工人之路報」第三號

署名：科·斯。

第二次浪潮

俄國革命的第一次浪潮是在反對沙皇制度的旗幟下開始的。當時工人和士兵是革命的基本力量。但他們並不是唯一的力量。除了他們之外，還有「有」自由資產者（立憲民主黨人）和英法資本家，前者離開沙皇政府是因為沙皇政府沒有能力開闢通往君士坦丁堡的道路，而後者背叛沙皇政府是因為沙皇政府想同德國單獨媾和。

這樣就形成了一種隱蔽的聯合，在這種聯合的逼迫下，沙皇制度不得不退出舞台。而在沙皇制度垮台後的第二天，這個隱蔽的聯合就成了公開的聯合，其表現形式就是在臨時政府和彼得格勒蘇維埃之間、在立憲民主黨人和「革命民主派」之間達成了一定的協議。

但這些力量所追求的目的是完全不同的。立憲民主黨人和英法資本家只想來一個小規模的革命，以便利用羣衆的革命熱情來進行大規模的帝國主義戰爭，工人和士兵恰恰相反，他們所要達到的根本是摧毀舊制度並爭取偉大革命的完全勝利，以便打倒地主和壓制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從而結束戰爭，保證公正的和平。

這個根本矛盾成了革命繼續發展的基礎。它預先決定了同立憲民主黨人的聯合是不鞏固的。

一切所謂政權危機，直到最近的八月政權危機，都是這個矛盾的表現。

如果說在這些危機的進程中勝利每次都是屬於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如果說在每次危機「解決」之後工人和士兵總是受了欺騙，而聯合不管其形式如何還是保存了下來，那末，這不僅因為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有高度的組織性和雄厚的財力，而且因為動搖的小資產階級上層及其政黨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它們暫時還受到我們這個一般說來是小資產階級國家的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羣衆的擁護）每次都站到「街壘的那一邊」，使政權鬥爭的解決有利於立憲民主黨人。

在七月事變時，同立憲民主黨人的聯合達到了最高峯，當時聯合的成員結成戰鬥的統一戰綫，把自己的槍口對準「布爾什維克的」工人和士兵。

在這一點上來說，莫斯科會議不過是七月事變的回聲，而不准布爾什維克參加會議是爲了造成必要的保證來鞏固國內「有生力量」的「誠意聯合」，因爲孤立布爾什維克被認爲是同立憲民主黨人的聯合能夠鞏固的必要條件。

科爾尼洛夫暴動以前的情形就是如此。

隨着科爾尼洛夫的發動，情況改變了。

還在莫斯科會議上就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出，同立憲民主黨人的聯盟有變成同科爾尼洛夫之流和卡列金之流聯盟的危險，這個聯盟反對的……不僅是布爾什維克，而且是整個俄國革命，它反對的是革命成果的存在。對莫斯科會議的抵制和莫斯科工人的抗議性能工摘下了反革命的集會的假面

具，打亂了陰謀者的計劃，從這個意義上說，這種抵制和罷工不僅是一種警告，而且是一種準備行動的號召。大家知道，號召並沒有成爲曠野的呼號，當時許多城市都以抗議性的罷工響應了這個號召……

這曾是一種可怕的預兆。

科爾尼洛夫暴動只是替蓄積已久的革命義憤打開了活門，只是替幾乎被完全束縛住的革命解開了手脚，鞭策並推動革命前進。

正是在這裏，在和反革命力量搏鬥的烈火中（在這裏，言論和許諾在直接鬥爭的實踐中受到了檢驗），顯出了誰是革命的真正朋友和誰是革命的敵人，誰是工人、農民、士兵的真正同盟者和誰是他們的叛徒。

用各種不同的材料苦心拼湊起來的臨時政府，在科爾尼洛夫暴動的風暴剛一吹來的時候就四分五裂了。

說來『可悲』，然而而是事實：當需要空談『挽救革命』的時候，聯合看起來很有力量，可是當需要真正把革命從死亡的危險中挽救出來的時候，聯合却成了空架子。

立憲民主黨人退出了政府，公然和科爾尼洛夫分子站在一起。各色各樣的帝國主義者、銀行家和廠主、企業主和投機分子、地主和將軍、『新時報』的要筆桿的強盜和『交易所報』的卑怯的挑撥分子，——所有這些以立憲民主黨人爲首並和英法帝國主義集團結成聯盟的人都和反革命分子站在一

個陣營中來反對革命和革命的成果了。

很明顯，聯合立憲民主黨人就是聯合地主來反對農民，聯合資本家來反對工人，聯合將軍來反對士兵。

很明顯，誰同米留可夫妥協，誰就是同科爾尼洛夫妥協，誰就一定會反對革命，因為米留可夫和科爾尼洛夫都是「一路貨」。

對這個真理的初步認識也就成了產生新的羣衆革命運動的基礎，產生俄國革命第二次浪潮的基礎。

如果說第一次浪潮的結局是同立憲民主黨人的聯合的凱旋（莫斯科會議！），那末第二次浪潮的開始就是這個聯合的破產，是對立憲民主黨人的公開戰爭。

在反對反革命的將軍和立憲民主黨人的鬥爭中，後方和前綫的氣息奄奄的蘇維埃和委員會復活並壯大起來了。

在反對反革命的將軍和立憲民主黨人的鬥爭中，產生了工人和士兵、水兵和農民、鐵路員工和郵電職工的新的革命的委員會。

在這個鬥爭的烈火中，在各個地方，在莫斯科和高加索，在彼得堡和烏拉爾，在敖德薩和哈爾科夫產生了新的政權機關。

這裏問題不在於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新決議，在這些日子裏他們無疑是變左了，這件事

情本身當然有不小的意義。

問題也不在於『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資產階級報刊正以布爾什維主義的魔影來恫嚇『日報』和『人民意志報』那些驚惶萬狀的庸人。

問題在於在公開的搏鬥中戰勝了反革命的隊伍的新政權，在同立憲民主黨人的鬥爭中，不願他們的反對而成長起來了。

問題在於這個政權從防禦轉到進攻時，必然會觸犯地主和資本家的切身利益，從而把廣大工農羣衆團結在自己的周圍。

問題在於這個『沒有被承認的』政權採取這樣的行動時，就會被客觀環境所迫而提出本身『合法化』的問題，同時那個已經暴露出同反革命陰謀分子有明顯的血緣關係的『正式』政權則漸漸失去堅固的立足之地。

最後，問題在於當新的革命浪潮急速蔓延到更多的城市和地區時，昨天還害怕同科爾尼洛夫的反革命作堅決鬥爭的克倫斯基政府，今天已經同科爾尼洛夫以及後方和前綫的科爾尼洛夫分子聯合起來，並『下令』解散革命的核心——工人、士兵和農民『擅自組織的』委員會。

克倫斯基同科爾尼洛夫之流和卡列金之流結合得愈緊密，人民和政府之間的裂痕也就愈大，蘇維埃和臨時政府之間的決裂也就愈有可能。

正是這些事實，而不是個別政黨的決議，宣佈了舊的妥協主義口號的死刑。

我們決不過高估計和立憲民主黨人決裂的程度。我們知道，這個決裂暫時還只是形式上的決裂。但是這種決裂作爲一個開端來說已經是一個很大的進步。至於餘下的步驟，應該認爲立憲民主黨人是會自己去完成的。他們已經在抵制民主會議。工商界的代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狡猾的戰略家們本來想把他們「誘入自己的羅網」）現在也跟着立憲民主黨人走了。應該認爲他們還會幹下去，繼續關閉工廠，拒絕給「民主派」的機關以貸款，故意加劇破壞和飢荒。而「民主派」既然要同破壞和飢荒作鬥爭，就必然捲入反對資產階級的堅決鬥爭，從而加深自己同立憲民主黨人的決裂……

從這種前途看，從這一方面看，定於九月十二日召開的民主會議具有特別的徵兆性的意義。會議的結局如何，它會不會「奪取」政權，克倫斯基會不會「讓步」，——所有這些問題暫時還無法答覆。很可能，會議的發起人將竭力找出一種狡猾的「協議」方案。但是問題當然不在這裏。革命的根本問題，尤其是政權問題，不是靠會議來解決的。但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就是會議將對近日的事件做出總結，它會計算一下力量，它將揭示出俄國革命的已經過去的第一次浪潮和正在成熟的第二次浪潮之間的差別。

這樣我們就會知道：

那時，在第一次浪潮中，是同沙皇制度及其殘餘作鬥爭。現在，在第二次浪潮中，是同地主和資
本家作鬥爭。

那時，是同立憲民主黨人結成聯盟。現在，是同他們決裂。

那時，是孤立布爾什維克。現在，是孤立立憲民主黨人。

那時，是同英法資本家結成聯盟並進行戰爭。現在，是同英法資本家醞釀決裂並爭取和平，爭取公正的和普遍的和平。

不論民主會議做出怎樣的決定，革命的第二次浪潮將走這樣的道路，並且只能走這樣的道路。

載於一九一七年九月九日

「工人之路報」第六號

署名：科·斯大林

外國人和科爾尼洛夫陰謀

由於科爾尼洛夫陰謀的失敗，近來有大批外國人離開俄國。資產階級報刊的僕從們企圖把這個現象同「和平的傳聞」聯系起來，甚至同彼得堡和莫斯科「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聯系起來。但是，這不過是黃色分子所玩弄的表面上熱鬧而實際上拙劣的把戲而已，其目的是要對讀者隱瞞外國人離境的真正原因。外國人離境的真正原因是某些外國人確實參與了科爾尼洛夫陰謀，而這些勇敢的先生現在力圖聰明地逃避責任。

大家知道，護送「野蠻師」向彼得堡進發的裝甲汽車隊是由外國人組成的。

大家知道，外國使館駐大本營的某些代表不僅知道科爾尼洛夫的陰謀，而且幫助了科爾尼洛夫準備這個陰謀。

大家知道，直接從英國來參加莫斯科會議而後來又「去過」大本營的「泰晤士報」(《Times》)和倫敦帝國主義集團的代理人——冒險家阿拉季因，是科爾尼洛夫暴動的靈魂和主腦。

大家知道，駐俄國的一個最有名的大使館的某一著名代表在六月裏就已經確定無疑地同卡列金之流及另外一些人的反革命陰謀取得聯系，並且從他主人的金庫裏拿出大量金錢來鞏固這種聯系。

大家知道，『泰晤士報』（《Times》）和『時代報』（《Temps》）並沒有掩飾它們對科爾尼洛夫暴動失敗的不滿，同時還辱罵和誹謗革命的委員會和蘇維埃。

大家知道，臨時政府在前綫的專員們不得不向某些外國人提出一定的警告，因為這些外國人在俄國的行爲就像歐洲人在中非洲一樣。

大家知道，正是由於這種『措施』，外國人才開始大批離境，而俄國當局因爲不願意放走這些寶貴的『見證人』，不得不採取阻止他們離境的措施，可是布卡南（布卡南本人！）看來害怕被人揭發，他也採取了『措施』，建議不列顛的官員離開俄國。現在布卡南又『斷然駁斥』關於大不列顛大使會經建議不列顛駐彼得格勒的全體官員離開俄國的這種『傳聞』（見『言論報』）。然而，第一、這種奇怪的『駁斥』只是證實了『傳聞』。第二、現在當某些外國人（不是『全體』，而是某些！）已經離境，已經溜之大吉的時候，誰還需要這種虛偽的『駁斥』呢？

再說一遍，所有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和說過多次的。

對於這些，連『不會說話的石頭』也在嗚不平了。

在這種情形下，某些『政府人士』，尤其是資產階級報刊還想竭力抹殺問題，把『罪過』推在布爾什維克身上，這就確實證明這些『人士』和這種報刊『內心裏』是完全贊同『某些外國人』的反革命陰謀的。

請聽聽『社會主義思想』的機關報『日報』的一段話吧：

「對於大批外國人（法國人和英國人）離開俄國一事，臨時政府的人士帶着惋惜的心情指出：在我們今天所處的這種動盪局面下，外國人不願意自找麻煩是毫不奇怪的。遺憾的是有人不無根據地說，一旦布爾什維克完全勝利，外國的代表會寧願離開俄國國境。」（九月十日『日報』）

被布爾什維主義的魔影嚇倒了的庸人們的機關報就是這樣寫的。

臨時政府的某些誰也不知道的『人士』就是這樣『指出』的，而且『帶着惋惜的心情』。

不容置疑，世界各國的黃色分子正在聯合起來，製造反對俄國革命的陰謀；銀行界機關報的濫作家企圖用所謂『布爾什維主義的危險』這種喧喧嚷嚷的騙人鬼話來掩蓋這個『工作』；而政府的某些誰也不知道的『人士』則執行着英法帝國主義者的意志，無中生有地誣譏布爾什維克，拿所謂俄國正處在『動盪局面』下這種偽造的警句來笨拙地掩護逃跑的罪犯。

這個情景多麼……

載於一九一七年九月十二日

『工人之路報』第八號

署名：科。

論民主會議

民主會議今天要開幕了。

爲什麼召開的正是這個會議而不是蘇維埃代表大會，我們不準備談這個問題。毫無疑問，由代表大會選出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在困難的歷史關頭不向蘇維埃代表大會呼籲而向資產階級分子參加的會議呼籲，這不僅是粗暴地破壞規章，而且是令人不能容忍地以反革命階級的意志代替革命階級的意志。顯然，中央執行委員會的領袖們抱有一種無論如何要把有錢人拉進去的「思想」……

許多在公開搏鬥中戰勝了反革命隊伍的工兵蘇維埃，在這次負有解決政權問題的使命的會議上被剝奪了表決權，而那些直接和間接支持過反革命的有錢人却獲得了這個權利，我們也不準備談這一點。在革命史上，資產階級總是喜歡讓工人和農民單獨作戰，担當風險，同時他們總是反對獲得勝利的工人和農民享受自己的勝利果實，反對工人和農民自己掌握政權。我們沒有想到中央執行委員會在這方面竟走上了資產階級的道路，而使自己名譽掃地……

在各個地方，在後方和前綫，在俄國中部和哈爾科夫，在頓巴斯和西伯利亞，在薩馬拉和得文斯克，許多工人和士兵的組織激烈地抗議這種令人憤怒的破壞革命權利的行爲，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再說一遍，我們不準備談這一點。我們要談主要問題。

這次會議的召開是爲了規定「組織革命政權」所必需的條件。

那末，怎樣組織政權呢？

毫無疑問，只能組織自己所有的東西，不能組織爲別人所掌握的政權。民主會議正着手組織自己所沒有的、集中在克倫斯基手中的政權，這個政權曾一度被克倫斯基用來反對彼得堡的「蘇維埃和布爾什維克」，因此，這次會議只要企圖從言論轉到行動，它就會陷入極其難堪的境地。

因爲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會議不顧一切真去「奪取」政權，那末就可以而且必須談到組織它所爭得的革命政權。

或者會議不去「奪取」政權，不同克倫斯基決裂，那末關於組織政權的談論就必然變成廢話。

假定說（暫且這樣假定）由於某種奇蹟奪到了政權，剩下的只是組織政權的問題了，試問，怎樣組織政權呢？在什麼基礎上建立政權呢？

——在同資產階級聯合的基礎上！——阿夫克森齊也夫之流和策烈鐵里之流異口同聲地回答說。

——不同資產階級聯合，就不能得救！——「日報」、「人民意志報」和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其他應聲蟲大聲叫道。

但是，我們同資產階級聯合已經六個月了。除了破壞的加劇和折磨人的飢餓，除了戰爭的延長和

經濟的崩潰，除了四次政權危機和科爾尼洛夫暴動，除了國家疲憊不堪和財政遭受西方奴役之外，這個聯合還給了我們什麼呢？

難道妥協派先生們還嫌這些不夠嗎？

有人在談論聯合的力量和威力，談論革命『基礎的擴大』等等。但是爲什麼在科爾尼洛夫暴動的風暴剛一吹來的時候，同資產階級的聯合，同立憲民主黨人的聯合就烟消雲散了呢？難道立憲民主黨人沒有從政府中開小差嗎？聯合的『力量』在哪裏呢？革命『基礎的擴大』又在哪裏呢？

妥協派先生們是否有一天會懂得，同逃兵結成聯盟是不能『挽救革命』的呢？

誰在科爾尼洛夫暴動的日子裏捍衛了革命和革命的成果呢？

也許是『自由資產階級』？但是，他們在那些日子裏是和科爾尼洛夫分子站在一個陣營裏反對革命和革命的委員會的。關於這一點，米留可夫和馬克拉克夫現在都公開地說了。

也許是『工商業階級』？但是，他們在那些日子裏也是和科爾尼洛夫分子站在一個陣營裏的。關於這一點，以前科爾尼洛夫大本營的『社會活動家』古契柯夫、列布申斯基及其同夥們現在都公開地說了。

妥協派先生們是否有一天會懂得，同資產階級聯合就是同科爾尼洛夫之流和盧柯姆斯基之流結成聯盟呢？

有人在談論工業破壞的加劇，但確鑿的事實揭穿了同盟歇業資本家在故意減縮生產……有人

在談論原料的不足，但確鑿的事實揭穿了投機商人把棉花、煤炭等囤積起來……有人在談論城市鬧飢荒，但確鑿的事實揭穿了從事投機的銀行在人爲地阻撓糧食的運輸……妥協派先生們是否有一天會懂得，同資產階級聯合，同有錢人聯合就是同騙子和投機分子結成聯盟，就是同奸商和同盟歇業者結成聯盟呢？

只有同地主和資本家作鬥爭，只有同各種各樣的帝國主義者作鬥爭，只有同他們作鬥爭並戰勝他們，才能把國家從飢餓和破壞，從經濟疲敝和財政破產，從崩潰和退化中挽救出來，這不是不言而喻的嗎？

既然蘇維埃和委員會是革命的主要堡壘，既然蘇維埃和委員會戰勝了掀起暴動的反革命，那末它們而且只有它們現在應該成爲國內革命政權的基本的體現者，這不是很明顯嗎？

你們要問：怎樣組織革命政權呢？

革命政權已經在會議之外，也許還違反這個會議的意志，在和反革命鬥爭的進程中，在和資產階級實際決裂的基礎上，在反對這個資產階級的鬥爭中，由革命的工人、農民和士兵組織起來了。

這個政權的成分就是後方和前綫的革命的委員會和蘇維埃。

這個政權的萌芽就是大槪要在這次會議上形成的左翼。

這次會議必須組成革命政權和結束革命政權成長的這個過程，否則就只有向克倫斯基投降，求他開恩，並退出舞台。

中央執行委員會昨天已經拒絕同立憲民主黨人聯合，打算走革命的道路。

但是立憲民主黨是唯一重要的資產階級政黨。妥協派先生們是否會懂得在資產階級集團中再沒有誰可以聯合了呢？

他們有沒有足夠的勇氣來選擇呢？

過些時候就會見分曉。

載於一九一七年九月十四日

「工人之路報」第十號

社論

兩條路綫

革命的基本問題是政權問題。革命的性質、進程和結局完全取決於政權操在誰手裏，哪個階級掌握政權。所謂政權危機，無非是各個階級爭奪政權鬥爭的外部表現。革命時代的特點其實就在於爭奪政權的鬥爭在這時具有最尖銳和最明顯的性質。因此就產生了我國「慢性的」政權危機，由於戰爭、破壞和飢荒，這種危機愈來愈嚴重。因此出現了一個「驚人的」事實，即任何一個「會議」，任何一個「代表大會」在今天都不能不談到政權問題。

在亞歷山大劇院舉行的民主會議也不能不談到這個問題。

在這個會議上關於政權問題出現了兩條路綫。

第一條路綫是同立憲民主黨公開聯合的路綫。孟什維克中和社會革命黨人中的護國派宣傳這條路綫。一貫的妥協分子策烈鐵里在會議上捍衛這條路綫。

第二條路綫是同立憲民主黨根本決裂的路綫。我們黨以及社會革命黨人中和孟什維克中的國際主義者宣傳這條路綫。加米涅夫在會議上捍衛這條路綫。

第一條路綫會確立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對人民的統治，因為聯合政府的經驗證明：同立憲民主黨

人的聯合就是地主對農民的統治，農民得不到土地；就是資本家對工人的統治，工人遭到失業；就是少數人對多數人的統治，多數人受戰爭和破壞、飢餓和破產的折磨。

第二條路綫會確立人民對地主和資本家的統治，因為同立憲民主黨人決裂，這正是保證農民得到土地，工人實行監督，佔大多數的勞動者得到公正的和平。

第一條路綫表示信任現存的政府，主張全部政權仍留在這個政府手中。

第二條路綫表示不信任現存的政府，主張把政權交給工農兵蘇維埃的直接代表。

有人幻想把這兩條不可調和的路綫調和起來。例如切爾諾夫就是這樣，他在會議上反對立憲民主黨人；但是又主張同資本家聯合，只要（！）資本家放棄（！）自己的利益。切爾諾夫『立場』的內在虛偽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這裏問題不在於這個立場的自相矛盾，而在於它以走私的辦法販運了策烈鐵里所主張的同立憲民主黨聯合的廢物。

因為這個『立場』給克倫斯基開闢了道路，使他能够『依據會議的政綱』把各色各樣的布雷什金分子和基什金分子『補充到』政府中去，這些人對任何一個政綱都準備簽名，但簽名的目的不是爲了實現這個政綱。

因為這個虛偽的『立場』把諮議性的『預備國會』這個武器交給克倫斯基，使他易於同蘇維埃和委員會作鬥爭。

切爾諾夫的『路綫』就是策烈鐵里的那條路綫，不過它『狡猾地』僞裝了起來，以便使某些頭腦

簡單的人陷入「聯合」的羅網。

有理由推斷，會議將循着切爾諾夫的足跡前進。

但是，這個會議並不是最後一級。

上述兩條路綫僅僅反映了實際生活中所存在的東西。但實際生活中存在的不是一個政權，而是兩個政權：正式的政權——執政內閣，非正式的政權——蘇維埃和委員會。

這兩個政權之間的鬥爭暫時還是隱蔽的和未被意識到的，——這就是目前形勢的特點。

看來這個會議的使命就是作爲一個多餘的砝碼使政權問題的解決有利於執政內閣。但是，讓隱蔽的和公開的妥協派先生們知道，誰擁護執政內閣，誰就是確立資產階級的政權，誰

就必然要同工人和士兵羣衆發生衝突，誰就一定會反對蘇維埃和委員會。

妥協派先生們不會不知道，最後決定權是屬於革命的委員會和蘇維埃的。

載於一九一七年九月十六日

「工人之路報」第十二號

社論

全部政權歸蘇維埃！

革命正在前進。在七月事變時遭到槍殺和在莫斯科會議上「被埋葬了的」革命，現在又抬起頭來，打破舊障礙，創立新政權了。反革命的第一道防線已經被攻破。繼科爾尼洛夫之後卡列金正在退却。奄奄一息的蘇維埃在鬥爭的烈火中又復活起來。它們重新掌握了舵，引導革命羣衆前進。

全部政權歸蘇維埃！——這就是新運動的口號。

克倫斯基政府對新運動展開了鬥爭。在科爾尼洛夫暴動的最初幾天，它就威脅說要解散革命的委員會，並把反對科爾尼洛夫叛亂的鬥爭誣爲「越軌行動」。從那時起，同委員會的鬥爭就日益加劇，最近竟轉爲公開的戰爭。

西姆費羅坡里蘇維埃逮捕了科爾尼洛夫陰謀的參與者——並非無名的列布申斯基。而克倫斯基政府對這件事的回答却是下令「採取措施釋放列布申斯基，並審判非法逮捕列布申斯基的人」（「言論報」）。

在塔什干，全部政權正轉到蘇維埃手中，舊政權正被推翻。而克倫斯基政府對這件事的回答却是「採取一系列的措施，雖然這些措施暫時還保守秘密，但是它們一定會使塔什干工兵代表蘇維埃的

全部政權歸蘇維埃！

那些胆大妄爲的活動家徹底醒悟過來」（『俄羅斯新聞』）。

蘇維埃要求嚴格而全面地調查科爾尼洛夫及其同謀者的案件。而克倫斯基政府對這件事的回答却是『把偵查限制在一小部分人中，不去利用某些能判定科爾尼洛夫的罪行不僅是叛亂罪而且是叛國罪的極重要的證據』（舒布尼柯夫的報告，『新生活報』）。

蘇維埃要求和資產階級決裂，首先和立憲民主黨人決裂。而克倫斯基政府對這件事的回答却是和基什金之流、柯諾瓦洛夫之流進行談判，邀請他們參加政府，宣佈政府『不依賴』蘇維埃。全部政權歸帝國主義資產階級！——這就是克倫斯基政府的口號。

毫無疑問，在我們面前有兩個政權：克倫斯基及其政府的政權和蘇維埃及委員會的政權。這兩個政權之間的鬥爭就是目前形勢的特點。

或者是克倫斯基政府的政權，——那就會是地主和資本家的統治，就會是戰爭和破壞。或者是蘇維埃的政權，——那就會是工人和農民的統治，就會是和平的到來和破壞的消除。實際生活本身就是這樣而且僅僅是這樣提出問題的。

每當政權危機發生時革命都提出了這個問題。妥協派先生們每次都逃避直接的回答，他們一面逃避回答，一面把政權交給敵人。妥協派不召開蘇維埃代表大會而召開民主會議，也就是想再來一次逃避，把政權讓給資產階級。但是他們打錯算盤了。現在已經到了不容許再逃避的時候。

對於實際生活所提出的這個直截了當的問題需要給以明確而肯定的回答。

擁護蘇維埃還是反對蘇維埃！
讓妥協派先生們去選擇吧。

載於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七日
「工人之路報」第十三號
社論

論革命戰綫

『人民事業報』的社會革命黨人不滿意布爾什維克。他們辱罵布爾什維克，誹謗布爾什維克，以至威脅布爾什維克。爲什麼呢？因爲『肆無忌憚的煽惑』，因爲『宗派活動』，因爲『分裂行爲』，因爲缺乏『革命紀律』。簡單地說，因爲布爾什維克反對和『人民事業報』的社會革命黨人建立統一戰綫。

和『人民事業報』的社會革命黨人建立統一戰綫……可是你們自己判斷一下，現在建立這樣的統一戰綫是否可能。

當民主會議在彼得堡爭論不休，而會議的發起人匆忙地擬定『挽救』革命的方案的時侯，當布卡南——米留可夫所鼓舞的克倫斯基政府繼續走『自己的』道路的時候，爲生存而拚命鬥爭的真正人民的和真正革命的新政權的有決定意義的成長過程正在俄國進行着。一方面是蘇維埃，它領導着革命，領導着反對反革命的鬥爭，反革命還沒有被擊潰，它只是退却了，聰明地躲在政府背後。另一方面是克倫斯基政府，它庇護着反革命分子，和科爾尼洛夫分子（立憲民主黨人！）勾勾搭搭，向蘇維埃宣戰，力圖擊潰蘇維埃，以免自己已被擊潰。

誰在這個鬥爭中獲得勝利，——現在問題的全部實質就在這裏。

或者是蘇維埃的政權，——那就會是革命的勝利和公正的和平。

或者是克倫斯基政府的政權，——那就會是反革命的勝利和使俄國「戰到完全」……精疲力盡。會議沒有能解決問題，只是反映了這個鬥爭，當然，反映得太晚了。

因此，現在的基本問題不是擬定「挽救」革命的一般方案，而是直接支持蘇維埃反對克倫斯基政府。

你們要革命統一戰綫嗎？那末你們就要支持蘇維埃，就要和克倫斯基政府決裂，這樣，統一戰綫自然就會建立起來。統一戰綫不是經過討論而形成的，而是在鬥爭進程中形成的。

蘇維埃要求撤換立憲民主黨的專員。克倫斯基政府却用武力威脅，強迫蘇維埃接受這些不受歡迎的專員……

「人民事業報」的公民們，你們擁護誰呢？擁護蘇維埃還是擁護克倫斯基的專員呢？

在塔什干，社會革命黨人佔多數的蘇維埃把政權奪到了自己手中，撤換了舊官吏。而克倫斯基政府却派討伐隊到那裏，要求恢復舊政權和「懲辦」蘇維埃，如此等等……

「人民事業報」的公民們，你們擁護誰呢？擁護塔什干蘇維埃還是擁護克倫斯基的討伐隊呢？

——沒有回答。因為我們沒有看到「人民事業報」的信徒們對克倫斯基先生的這些反革命勾當提過任何抗議，作過任何鬥爭。

這是令人難以置信的，然而事實是：坐在執政內閣中的彼得堡的社會革命黨人克倫斯基用「機關

槍」武裝起來，向坐在塔什干蘇維埃中的社會革命黨人發動進攻，而社會革命黨的中央機關報『人民事業報』却若有所思地緘默不言，似乎這和它毫不相干！社會革命黨人克倫斯基打算和塔什干的社會革命黨人廝殺，而『人民事業報』在刊登克倫斯基的橫暴的『命令』時，却認爲可以對這個命令默不作聲，看來它想保持『中立』！

但是，同一個黨的黨員在中央機關報的公開縱容之下竟至互相廝殺起來，這還算什麼黨呢？有人向我們說，要建立革命統一戰綫。但是同誰統一呢？

同那個沉默而沒有意見的社會革命黨統一嗎？

同那個打算搗毀蘇維埃的克倫斯基集團統一嗎？

還是同那些爲了革命和革命的成果而在創立新政權的塔什干社會革命黨人統一呢？

我們準備支持塔什干蘇維埃，我們將同革命的社會革命黨人在一個隊伍中作戰，我們將同他們建立統一戰綫。

『人民事業報』的公民們是否有一天會懂得，決不能既支持塔什干派同時又支持克倫斯基，誰支持塔什干派，誰就一定要同克倫斯基決裂呢？

他們是否有一天會懂得，他們不同克倫斯基政府決裂而保持『中立』，這樣就背叛了他們塔什干同志們的事業呢？

他們是否有一天會懂得，在要求同布爾什維克建立統一戰綫之前，必須首先在自己家裏，在自己

黨內建立起這種統一，肯定地或者同克倫斯基決裂，或者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決裂呢？

你們要同布爾什維克建立統一戰綫嗎？那末你們就要同克倫斯基政府決裂，就要支持蘇維埃奪取政權的鬥爭，這樣，統一戰綫就會建立起來。

爲什麼在科爾尼洛夫暴動的日子裏統一戰綫的形成是那樣的容易和簡單呢？

因爲當時統一戰綫不是經過無休止的討論，而是在同反革命直接鬥爭的進程中產生的。

反革命還沒有被擊潰。它只是退却了，躲在克倫斯基政府背後。如果革命想獲得勝利，那它還應當攻破反革命的這第二道防綫。蘇維埃奪取政權的成功，這也就是這個勝利的完成。誰不願意跑到「街壘的那一邊」，誰不願意受到蘇維埃的轟擊，誰願意革命獲得勝利，誰就應當同克倫斯基政府決裂，誰就應當支持蘇維埃的鬥爭。

你們要革命統一戰綫嗎？

那末你們就要支持蘇維埃反對執政內閣，就要堅決而徹底地支持反對反革命的鬥爭，這樣，統一戰綫自然就會形成起來，就會像在科爾尼洛夫暴動的日子裏那樣簡單和自然地形成起來。

和蘇維埃在一起還是反對蘇維埃？——『人民事業報』的公民們，你們選擇吧！

載於一九一七年九月十九日

『工人之路報』第十四號

社論

他們在製造鏢鏘

妥協的機器開動了。冬宮這個政治幽會所擠滿了客人。這裏什麼人沒有呢？莫斯科的科爾尼洛夫分子和彼得堡的薩文柯夫分子，科爾尼洛夫的『部長』納波柯夫和繆械英雄策烈鐵里，蘇維埃的死敵基什金和有名的同盟歇業者柯諾瓦洛夫，政治逃兵黨的代表（立憲民主黨人！）和柏肯蓋姆一類的合作社派的頑固分子，討伐黨的代表（社會革命黨人！）和杜舍奇金一類的右派地方自治分子，執政內閣中的政治皮條匠和『社會活動家』中的有名富翁，——這就是那些高貴的客人。

一方面是立憲民主黨人和工業家。

另一方面是護國派和合作社派。

一方面，工業家是靠山，立憲民主黨人是軍隊。

另一方面，合作社派是靠山，護國派是軍隊，因為在護國派失去了蘇維埃之後，他們一定轉到舊的陣地，轉到合作社派方面。

——『你們要同布爾什維克一刀兩斷』，這樣『資產階級和民主派就會有共同的戰綫』，——基什金對護國派說。

——謹遵台命，——阿夫克森齊也夫回答說，——但是首先讓我們建立起「國家觀點」來。

——「資產階級注意布爾什維主義的增長和關心聯合政權的建立是應該不亞於民主派的」，——柏肯蓋姆提醒阿夫克森齊也夫說。

——謹遵台命，——阿夫克森齊也夫回答說。

你們聽：聯合政權所以需要，原來是爲了對付布爾什維主義，也就是爲了對付蘇維埃，對付工人和士兵。

——預備國會應該是「諮議機關」，而政權應該是「不依賴」它的，——納波柯夫說。

——謹遵台命，——策烈鐵里回答說，因爲他同意「臨時政府對預備國會不負正式……責任」（『言論報』）。

——不是預備國會建立政權，恰恰相反，而是政權建立預備國會，「宣佈其成員、職權和規程」，——立憲民主黨人在宣言中說。

——同意，——策烈鐵里回答說，——「應該由政權批准這個機關」（『新生活報』）並決定「其組織形式」（『言論報』）。

而冬宮的誠實的經紀人克倫斯基先生却莊嚴地宣稱：

（一）「目前只有臨時政府有權組織政權和補充人員。」

（二）「這個會議（預備國會）不能有國會的職能和權利。」

他們在製造鏢鈔

(三)『臨時政府不能對這個會議負責。』(『言論報』)

總之，克倫斯基『完全同意』立憲民主黨人，而護國派又謹遵台命，——那還需要什麼呢？

難怪普羅柯坡維奇離開冬宮時說：『協議可以認為已經達成了。』

誠然，民主會議昨天還在反對同立憲民主黨人聯合，但是這和一貫的妥協分子有何相干呢？既然他們敢於偽造革命民主派的意志，不召開蘇維埃代表大會而召開民主會議，那末，他們爲什麼不會也偽造民主會議的意志呢？困難的只是第一步。

誠然，民主會議昨天還做出決議說，由預備國會來『建立』政權，後者對前者『負責』，但是這和一貫的妥協分子有何相干呢？只要聯合好好存在下去就行，至於民主會議的決議……既然它們挖聯合的牆脚，那它們還有什麼價值呢？

可憐的『民主會議』！

可憐的天真而輕信的代表們！

他們會不會料到他們的領袖真正背叛呢？

我們黨說得對，它斷定說，小資產階級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不是從羣衆革命運動中汲取力量，而是從資產階級政客的那種妥協手腕中汲取力量，所以他們不能採取獨立的政策。

我們黨說得對，它說，採取妥協政策就會背叛革命利益。

現在大家都看到，護國派的政治破產者正在親手給俄國各族人民製造鏹鏹以取悅革命的敵人。

難怪立憲民主黨人心滿意足，得意洋洋並預報勝利。

難怪妥協派先生們羞愧滿面地走來走去，『好像挨了打的狗一樣』。

難怪在克倫斯基的聲明中聽得出勝利的音調。

是的，他們在慶祝勝利。

但是他們的『勝利』是不穩固的，他們的凱旋是瞬息即逝的，因為他們的計劃是背着主人，背着人民制定的。

因為時機已經不遠了，受騙的工人和士兵終於會說出有分量的話來，把他們粉飾『勝利』的紙牌搭的房子弄成碎片。

那時候，如果妥協派先生們的護國主義廢物連同聯合的一切精粕全被掃除，就讓他們自己埋怨自己吧。

載於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四日

『工人之路報』第十九號

社論

資產階級專政的政府

在製造了民主會議的騙局和政府可恥地垮台以後，在同莫斯科的交易所經紀人進行了『會談』並秘密拜訪了布卡南爵士以後，在冬宮舉行了幽會以及妥協派進行了一系列的叛變活動以後，『新的』（嶄新的！）政府終於成立了。

六個資本家部長，他們是『內閣』的核心，十個爲資本家部長效勞的『社會主義者』部長，他們是前者意志的執行者。

政府的宣言還沒有公佈，但是它的基本內容大家已經知道了：『同無政府狀態作鬥爭』（應讀做同蘇維埃作鬥爭！），『同破壞作鬥爭』（應讀做同罷工作鬥爭！），『提高軍隊的戰鬥力』（應讀做繼續戰爭和恢復『紀律』！）。

克倫斯基——柯諾瓦洛夫政府的『綱領』大體上就是這樣。

這就是說，農民得不到土地，工人不能實行監督，俄國得不到和平。

克倫斯基——柯諾瓦洛夫政府是戰爭和資產階級專政的政府。

十個「社會主義者」部長是一個幌子，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將在這個幌子下進行其加強對工人、農民和士兵統治的勾當。

過去科爾尼洛夫想直接地、用將軍的簡單方式實行的東西，「新」政府將力圖逐漸地、不聲不響地假「社會主義者」之手來加以實現。

資產階級的專政同無產階級和革命農民的專政有什麼區別呢？

區別就在於：資產階級專政是少數人對多數人的統治，這種統治只有對多數人施以暴力才能實現，這種統治要求進行反對多數人的內戰。而無產階級和革命農民的專政是多數人對少數人的統治，它完全可以不要內戰。由此應當得出結論說，「新」政府的政策將是挑起不能成功的局部發動的政策，其目的在於嚇使士兵反對工人，或者說嚇使前綫反對後方，從而把革命的力量淹沒在血泊之中。

區別還在於：資產階級專政是秘密的、隱蔽的、幕後的專政，它需要用某種漂亮的掩護物來欺騙羣衆。而無產階級和革命農民的專政是公開的專政、羣衆的專政，它對內不需要欺騙，對外不需要秘密外交。由此應當得出結論說，我國資產階級的獨裁者將力圖背着羣衆，不要羣衆參加、用反對羣衆的陰謀手段來解決國家生活中最重要的問題，例如戰爭與和平的問題。

克倫斯基——柯諾瓦洛夫政府的最初的一些步驟已經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你們自己判斷一下。外交方面最重要的職位都轉到立憲民主黨的科爾尼洛夫分子的要人的手裏了。捷列申柯是外交部部

長，納波柯夫是駐倫敦大使，馬克拉柯夫是駐巴黎大使，葉弗列莫夫是駐伯爾尼大使——現在伯爾尼就要舉行國際和平會議（預備會議！）。而這些脫離羣衆的人，這些公開與羣衆爲敵的人，將要決定同數百萬士兵生命有關的戰爭與和平的問題！

此外，據各報報道，「克倫斯基、捷列申柯、維爾霍夫斯基、維爾傑列夫斯基今天將前往大本營」，在那裏，「除了在捷列申柯參加之下討論前綫一般情況外，還將舉行外國駐大本營軍事代辦會議」（『交易所報』晚刊）……所有這一切都是爲了迎接盟國代表會議的召開，而並非無名的策烈鐵里也將作爲捷列申柯先生的桑喬·邦薩被帶去參加這個會議。這些忠實於帝國主義事業的人，除了本國的和盟國的帝國主義者的利益以外，還能嘀咕些什麼呢？老實說：他們對和平與戰爭的問題所進行的幕後談判，除了陰謀反對人民的利益以外，還能有什麼呢？

不容置疑，克倫斯基——柯諾瓦洛夫政府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專政的政府。挑起內戰，——這就是它的對內政策。幕後決定戰爭與和平的問題，——這就是它的對外政策。確立少數人對俄國多數人的統治，——這就是它的目的。

作爲俄國革命領袖的無產階級的任務，就是要摘下這個政府的假面具，向羣衆揭露它的反革命的眞面目。無產階級的任務就是要把廣大的士兵和農民階層團結在自己周圍，並且防止他們舉行爲時過早的發動。無產階級的任務就是要緊密地團結起來，不倦地準備迎接即將來臨的搏鬥。

首都的工人和士兵已經走了第一步，他們表示不信任克倫斯基——柯諾瓦洛夫政府，並號召羣衆

「把自己的隊伍團結在自己的蘇維埃周圍，不要舉行局部的發動」（見彼得格勒蘇維埃的決議（2））。

現在該地方說話了。

載於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七日

「工人之路報」第二十一號

社論

評論

鐵路罷工和民主主義的破產者

規模宏大、組織嚴密的鐵路罷工（レ）看來快要結束了。勝利是屬於鐵路員工的，因為很明顯，科爾尼洛夫——護國派陣營的兒戲般的聯合是無力抵禦國內整個民主派的強大壓力的。現在大家都明白，『引起』罷工的不是鐵路員工的惡意，而是執政內閣的反革命政策。現在大家都明白，給國家造成罷工的不是鐵路員工委員會，而是克倫斯基——尼基廷的反革命威脅。現在大家都明白，如果這次罷工被破壞，鐵路就可能軍事化……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政權就會鞏固起來。鐵路員工做得對，他們對克倫斯基——尼基廷的卑鄙誹謗給了嚴厲的譴責：

『公民克倫斯基和尼基廷，不是我們背叛了祖國，而是你們背叛了自己的理想，而是臨時政府背叛了自己的諾言，現在任何言詞和威脅也不能阻止我們前進了。』

再說一遍，這一切都是很明顯的和人所共知的。

可是，世界上竟有這樣的人，他們自命為民主派，但認為可以在這個嚴重的關頭責難鐵路員工，

他們不懂得或者不願意懂得，他們這樣做就助長了『言論報』和『新時報』的食人者的氣燄。

我們說的是孟什維克『工人報』的編輯部。

該報責備罷工的領導者，說他們宣佈罷工是『迎合自發勢力』，同時以威脅的口吻說道：

『民主派不會寬恕鐵路員工總司令部的這種行動。決不能把整個國家的利益和整個民主派的利益這樣輕易地作孤注一擲。』（『工人報』第一七〇號）

這是不可思議的，然而事實：毫無民主氣息的沒落的報紙自認為有權利對真正的民主派，對鐵路員工進行威脅。

『民主派不會寬恕』……但是『工人報』的先生們，你們是代表什麼樣的民主派說話呢？

是不是代表那個已經離開了你們而你們却在民主會議上偽造它的意志的蘇維埃民主派說話呢？

但是，誰給了你們權利代表這個民主派說話呢？

也許你們是代表那些在民主會議上偽造蘇維埃意志而在冬宮『談判』時又出賣了這個會議的策

烈鐵里、唐恩、李伯爾和其他偽造者說話吧？

但是，誰給了你們權利把民主派的這些叛徒同『全國民主派』混爲一談呢？

你們是否有一天會懂得，『工人報』和『全國民主派』已經確定不移地背道而馳了呢？

可憐的民主主義的破產者……

俄國的農民和蠢才們的黨

不久以前我們說過，在政府同蘇維埃的鬥爭這個基本問題上，社會革命黨沒有一個共同的意見。當社會革命黨右翼號召消滅「無政府主義的」蘇維埃（請回想一下塔什干事件！）並組織討伐隊，而其左翼支持蘇維埃的時候，充滿哈姆雷特式的猶疑精神的切爾諾夫中派却沒有自己的意見，寧願保持「中立」。固然，後來中派「恢復了神智」，決定從塔什干蘇維埃召回社會革命黨黨員，從而支持討伐政策。但是，這種召回行動只是表明社會革命黨的無恥，因為社會革命黨人並沒有退出塔什干蘇維埃，「發動的反革命性」並不在蘇維埃方面，而是在克倫斯基政府及其嘍囉方面，這一點現在誰不知道呢？……

但是，社會革命黨人還沒有來得及擺脫這個「事件」，他們就又陷入了新的、更加醜惡的「事件」中。我們說的是他們在所謂預備國會中對土地問題的投票。

事情是這樣，當預備國會討論八月十四日宣言^{（一）}的時候，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提議把地主的全部土地交給農民委員會處理。民主派有責任支持這個提議，這還需要說明嗎？土地問題是我國革命的根本問題，這還需要說明嗎？結果怎樣呢？當布爾什維克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提議把土地交給農民，而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和李伯爾唐恩分子^{（二）}一起反對這個提議的時候，切爾諾夫中派又沒有「自己的

意見』，在投票時棄權了！

『鄉下佬部長』切爾諾夫不敢贊成把地主的土地交給農民，而讓偽造農民意志的人來決定問題！社會革命黨，即所謂『土地革命』和『完整的社會主義』政黨，在俄國革命的緊急關頭對農民的根本問題竟沒有明確的意見！

真是蠢笨的空談家的黨！

不幸的俄國農民……

載於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七日

『工人之路報』第二十一號

本文沒有署名

向工人的進攻

還在一個星期以前，資產階級報刊就向頓巴斯的工人展開了攻擊。「無政府狀態」，「搗毀企業」，「逮捕和毆打」職員，——哪一種謊言沒有被那些被收買的資產階級報紙用來誣蔑工人呢？那時就已經可以預見到，正在準備向頓巴斯工人進攻，正在為政府的這種進攻掃清道路。果然如此，政府對資產階級僕從們的號叫「並沒有置若罔聞」。它所以這樣，正是因為它是資產階級專政的政府。據各報報道，臨時政府的總經濟委員會，當然是在克倫斯基的「同情」之下，「認為派一個擁有獨裁者大權的人到哈爾科夫和頓巴斯去……是適當的。應授權該員強迫工業家繼續生產，並說服工人羣衆，使他們安定下來。這個特派員有權使用政府當局擁有的一切強制手段」（九月二十六日「工商報」(M)）。

請注意：有權使用「強制手段」的「獨裁者」……派遣這個暫時還不知其名的「獨裁者」去反對誰呢？也許是反對那些三個月以來故意縮減生產，罪惡地加劇失業，而現在又明目張胆地組織同盟歇業，以國家經濟生活的破壞相威脅的頓巴斯的企業主吧？

當然不是！

總經濟委員會直截了當地說，全部罪過在「懷有惡意的鼓動者」身上，而不在企業主身上，因為「根據現有的材料，騷亂是個別懷有惡意的鼓動者集團引起的」（九月二十六日『工商報』）。

他們派遣有權使用「強制手段」的「獨裁者」，首先就是爲了反對這些人。

不僅如此，據「交易所報」報道，哈爾科夫的工業家代表會議已經通過決議：

（一）『宣佈解僱和僱用職工是企業的絕對權利。』

（二）『不准工人代表蘇維埃干預生產的管理和監督。』

（三）『企業不能負擔工人代表蘇維埃代表、執行委員會委員和工會委員的辦公費和薪金。』

（四）『無論給工人增加多少工資都改善不了他們的生活狀況。』（九月二十七日『交易所新

聞』）

簡單地說，工業家向工人及其組織宣戰了。

不用說，同盟歇業者柯諾瓦洛夫的政府是不會不來領導這個反對工人的戰爭的。

既然工人不會不戰而降，那就需要『獨裁者』和『強制手段』。

這很容易理解的。

薩文柯夫因爲起草國防企業軍事化草案而被稱爲反革命分子。

科爾尼洛夫因爲要求實行這個草案而被譴責爲叛徒。

應該怎樣稱呼這個爲了同工人羣衆作戰，爲了摧毀他們的組織，『乾脆』就把有權使用『一切強

制手段』而不受任何限制的『獨裁者』派到頓巴斯去的政府呢？

對於這一點，『社會主義者』部長先生們還能說些什麼呢？

載於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八日

「工人之路報」第二十二號

本文沒有署名

你們等着吧，你們是等不着的……

目前形勢的特點是政府和人民羣衆之間有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這條鴻溝在革命的最初幾個月並不存在，它是由於科爾尼洛夫暴動而出現的。

在戰勝沙皇制度之後，在革命的最初幾天，政權落到了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手中。掌握政權的不是工人和士兵，而是一小撮立憲民主黨的帝國主義分子。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呢？當時一小撮資產階級分子的統治所依靠的究竟是什麼呢？事情是這樣：當時工人和士兵（主要是士兵）信任資產階級，希望同它結成聯盟來獲得麪包和土地、和平和自由。羣衆對資產階級的「盲目信任」，——這就是當時資產階級統治所依靠的東西。同資產階級的聯合不過是這種信任和這種統治的表現而已。

但是革命的六個月並沒有白白過去。同資產階級的聯合所給予羣衆的不是麪包而是飢餓，不是增加工資而是失業，不是土地而是空洞的諾言，不是自由而是對蘇維埃的鬥爭，不是和平而是把俄國弄得疲憊不堪的戰爭和科爾尼洛夫分子在塔爾諾坡里及里加附近的叛變。科爾尼洛夫暴動不過是總結了六個月的聯合的經驗，揭露了立憲民主黨人的背叛行爲以及同他們妥協的政策的危害性。

你們等着吧，你們是等不着的……

所有這一切當然都不是白白過去的。羣衆對資產階級的「盲目信任」消失了。同立憲民主黨人的決裂代替了同他們的聯合。對資產階級的信任讓位於對它的憎恨。資產階級的統治失去了它的可靠的支柱。

固然，在工人和士兵顯然不信任的情形下，靠護國派的妥協奸計，靠欺詐和偽造，靠布卡南和立憲民主黨的科爾尼洛夫分子的幫助，妥協派終於用欺騙的方法把已經過時的破爛不堪的聯合拖了出來，拼湊了舊資產階級專政的「新」政府。

但是，第一、這個聯合是脆弱的，因為在冬宮締結的這個聯合在國內遇到的只是反抗和憤怒。

第二、這個政府是不鞏固的，因為它沒有羣衆的信任和同情做基礎，羣衆對它只是憎恨。

因此，在政府和國家之間就出現了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

如果這個政府還要繼續掌握政權，如果它執行少數人的意志，打算統治顯然和它爲敵的多數人，那末很明顯，它只能指靠一個東西：對羣衆施以暴力。這樣的政府沒有而且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支柱。

因此，克倫斯基—柯諾瓦洛夫政府的第一個步驟就是搗毀塔什干蘇維埃，這並不是偶然的。

這個政府已經開始鎮壓頓巴斯的工人運動，把神秘的「獨裁者」派到那裏去，這也不是偶然的。這個政府在他們昨天的會議上向農民「騷動」宣戰，這也不是偶然的。它決定：

「在各地成立臨時政府的委員會，委員會的直接任務就是反對無政府狀態和鎮壓騷動。」

（「交易所報」）

所有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

失去了羣衆信任而仍然希望保持政權的資產階級專政的政府，沒有『無政府狀態』和『騷動』就不能活下去，它企圖用反對『無政府狀態』和反對『騷動』的鬥爭來爲自己的存在辯護。它睡覺也夢見布爾什維克『組織了暴動』，或者農民『劫掠了』地主，或者鐵路員工『發動了有害的罷工』而使前綫得不到糧食……它『需要』這一切是爲了激起農民反對工人，激起前綫反對後方，從而造成武裝干涉的必要性，以便暫時鞏固它的不穩定的地位。

因爲終究應該知道，失去了全國的信任和遭到羣衆憎恨的政府只能是挑起『內戰』的政府。

難怪臨時政府的半官方報紙『言論報』警告政府不要『讓布爾什維克有可能選擇宣佈內戰的時機』，並勸告政府不要『忍耐和等待到他們（布爾什維克）選好總發動的適當時機』（星期三『言論報』）。

是的，他們渴望喝人民的血……

但是他們的期望是要落空的，他們的掙扎是可笑的。

革命的無產階級正在自覺地和有組織地走向勝利。農民和士兵正齊心地和確信地團結在它的周圍。『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呼聲愈來愈響亮了。

冬宮的紙上的聯合……經得住衝擊嗎？

你們等着吧，你們是等不着的……

你們想要布爾什維克舉行分散的和爲時過早的發動嗎？
你們等着吧，你們是等不着的，科爾尼洛夫先生們。

載於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工人之路報」第二十三號
社論

評論

『態度曖昧的』黨和俄國士兵

在沙皇專制時代，社會革命黨到處叫喊必須把地主的土地交給農民。當時農民相信社會革命黨人，並團結在他們的周圍，認為社會革命黨是農民自己的黨。

在沙皇制度被推翻和革命取得勝利以後，從言論轉到行動和最後實現社會革命黨人關於土地的『珍言』的時候來到了。但是……（好一個出色的『但是』！）社會革命黨人動搖了，他們吞吞吐吐地建議農民等到立憲會議召開時再去解決土地問題，而立憲會議的召開已經延期了。

原來叫喊土地和農民要比實際上把土地交給農民來得容易。原來社會革命黨人只是口頭上『心疼』農民，一到從言論轉到行動的時候，他們就寧願承認自己無能為力，躲在立憲會議的後面……

農民對這一點的回答是發動強大的土地運動，自行『奪取』地主的土地，『強佔』『別人的』農具，從而表示不信任社會革命黨的等待政策。

社會革命黨的部長們立即對農民進行報復，逮捕了數十數百的農民——土地委員會的委員。社

會革命黨的部長們逮捕那些實現社會革命黨諾言的社會革命黨的農民，——在我們面前展開的一幅圖畫就是如此。

結果就是社會革命黨完全瓦解，這種情形在預備國會投票時表現得特別明顯，當時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贊成把土地立即交給農民，右派社會革命黨人表示反對，而切爾諾夫這個社會革命黨的哈姆雷特和中派却煞有介事地棄權了。

士兵對這一點的回答是大批地退出社會革命黨。

一部分暫時還沒有退出社會革命黨的士兵則堅決「請求黨中央」在消除「曖昧態度」的基礎上來最後達到黨的統一。

請看：

「彼得格勒、皇村、彼得戈弗等地的團隊和特種部隊黨組織的代表聯席會議認為在目前黨的困難時期，必須根據消除黨的曖昧面貌並把一切有生命力的黨員團結起來的綱領……把黨內大多數人團結起來……會議主張……把一切可耕種的土地立即交給土地委員會管理……」（『人民事業報』）

總之，又是『立即移交土地』的問題！

士兵們希望在承認這個要求的基礎上把社會革命黨的一切『有生命力的黨員』團結起來！

多麼天真的人！他們在多次失敗之後還想再一次把革命者卡姆柯夫、立憲民主黨人阿夫克森齊

也夫①和『態度曖昧的』切爾諾夫套在一輛馬車上！

士兵同志們，你們現在應該明白，社會革命黨已經不再存在了，現在只有一個『態度曖昧的』人羣，其中一部分已經陷入薩文柯夫的立場，另一部分仍舊留在革命隊伍中，第三部分則猶疑不決，躊躇不前，實際上在給薩文柯夫分子打掩護。

現在應該明白這一點並拋掉那種想把不可聯合的東西聯合起來的企圖了……

陰謀家掌握政權

今天布爾采夫在他的『共同事業報』(書)上寫道：

『現在可以肯定地說：根本沒有過科爾尼洛夫陰謀！事實上完全是另一回事：曾經有過政府與科爾尼洛夫將軍關於和布爾什維克作鬥爭的協定！政府代表和科爾尼洛夫將軍所協商的事實——和布爾什維克作鬥爭：是各個不同政黨（無論是民主主義政黨或社會主義政黨）的代表們的宿願。在倒毒的八月二十六日以前，他們都把科爾尼洛夫將軍看做使自己擺脫日益逼近的布爾什維克危險的救星。』

不是『陰謀』而是『協定』，——布爾采夫還加上了着重號。

他說得對。在這一點上他無疑是對的。曾經簽訂過關於組織陰謀來反對布爾什維克即反對工人階級，反對革命軍隊和農民的協定，曾經有過關於陰謀反對革命的協定！

從科爾尼洛夫叛亂的最初幾天起我們就指出了這一點，數十件數百件事實說明了這一點，被揭露出來的誰也沒有駁倒的事實也毫無疑問地證實了這一點。

陰謀家仍在掌握政權或接近政權。把戲仍在繼續，偵查的把戲，『革命』的把戲……和陰謀家聯合，陰謀的政府，——原來這就是護國派先生們賜給工人和士兵的東西！

載於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工人之路報」第二十三號

本文沒有署名

① 尼·德·阿夫克森齊也夫是社會革命黨的首領之一，但他在對外對內政策方面都站在立憲民主黨人的立場上，因此被稱為立憲民主黨人。——譯者註

紙上的聯合

有人在談論破壞。有人在寫文章評論破壞。有人以破壞的魔影進行恫嚇，並常常把責任推到懷有『無政府主義』情緒的工人身上。但是誰也不願意公開承認：破壞往往是資本家製造和故意加劇的，他們關閉工廠，使工人遭到失業。『交易所報』對這個問題發表了有趣的報道：

『在莫斯科省巴維爾鎮俄法紡紗公司的工廠中，由於不遵守奧列哈沃—祖也沃區委員會在普羅柯坡維奇部長主持下所訂的合同而發生了糾紛。這個工廠約有四千名工人。工人委員會向勞動部報告了由於企業主不願意服從仲裁法庭的判決和故意降低勞動生產率而造成的嚴重情況。談判進行了四個月，現在關閉工廠的危險已經迫近。與此同時，俄法公司的工廠董事會向法國大使館聲明說，工人不願服從仲裁法庭的判決，並以騷亂和破壞相威脅。法國大使館已經請求外交部協助消除衝突。』

結果怎樣呢？原來『工廠董事會』和『法國大使館』都同樣在誣譏工人，竭力為同盟歇業資本家辯護。請看：

『這件事已由勞動部駐莫斯科專員處理，他就地對糾紛進行調查後向勞動部部長報告說，

工廠行政當局一貫逃避執行仲裁法庭的判決。勞動部駐莫斯科專員的報告已經轉交外交部。」可見連反革命的勞動部的專員也不得不承認工人是正確的了。不僅如此，同一個『交易所報』還報道了另一個更加有趣的事實：

『據莫斯科向勞動部的報告，亞·瓦·斯米爾諾夫工廠行政當局由於缺乏原料和燃料並且需要進行大修而宣佈關閉這個有三千名工人的工廠。由「莫斯科燃料公司」和莫斯科工廠會議的代表組成的委員會同該廠工人委員會對企業進行了調查並得出結論說，關閉企業的理由是毫無根據的，因為有足够的原料可供生產之用，而且不停工也可以進行修理。於是工人逮捕了企業主。地方自治局會議主張查封工廠。坡克羅夫執行委員會和臨時政府的縣專員都參加了這一糾紛的解決。』

事實就是如此。

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妥協分子到處叫喊必須同國內的『有生力量』聯合，並肯定地指出同莫斯科的工業家聯合。同時他們每次都着重指出，這裏所說的不是冬宮裏的口頭上的聯合，而是全國的真正聯合……

我們要問：

在故意加劇失業的廠主和因此在臨時政府專員的善意參加下把廠主逮捕起來的工人之間能不能有某種真正的聯合呢？

那些還在歌頌和罪惡的同盟歇業者聯合的『革命』空談家的愚蠢是否有個限度呢？

這些宣傳聯合的可笑的吹鼓手們是否想到，現在除了在冬宮內締結的，預先就註定要破產的紙上的聯合以外，不可能有其他任何聯合呢？

載於一九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工人之路報」第二十四號

本文沒有署名

評論

農村在挨餓

現在大家都在談論城市中的糧食危機。飢餓的「魔掌」的幻影正在城市上空盤旋。但是誰也不願意承認，飢餓也悄悄地來到了農村。誰也不願意了解，現在是有半數的「農民騷動」和「暴行」正是由於飢餓而發生的。

下面是一個農民關於農民「騷動」的來信：

「我想請求你們給我們這些「愚昧無知的農民」解釋一下，為什麼發生了暴行？你們以為這一切都是流氓、無賴和醉鬼幹出來的，可是你們想得有點不對。這不是無賴，也不是醉鬼，而是餓醉了的人。就拿穆羅姆縣阿列芬諾鄉來說吧。他們打算把我們餓死在這裏。他們每月發給我們每人五磅麪粉。請你們設身處地地想一想。這怎麼活命呢？在這裏不僅喝醉了酒的人製造暴行，可是我們自己就是「餓醉了的人」。」（見「交易所報」）

『日報』和『俄羅斯意志報』中的資產階級的看家狗不倦地狂吠，說農村富足，說農民富裕等等。但是事實無可辯駁地證明農村發生了飢餓和貧困，發生了因飢餓而引起的壞血病和其他疾病。而且

愈是往後，農村的情況就愈嚴重，因為克倫斯基——柯諾瓦洛夫政府給農村準備的不是糧食，而是新的討伐隊，同時即將來到的冬天在向農民預報新的更嚴重的災難。

同一個農民寫道：

『冬天很快就要來到，河流將要封凍，那時我們就只好餓死了。火車站離我們很遠。我們將要到街上去討飯。隨便你們叫我們什麼，但是飢餓迫使我們這樣做。』（『交易所報』）這就是農民的動人的敘述。

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妥協分子曾經吹噓聯合和聯合政府有挽救一切的力量。現在我們既有『聯合』又有『聯合』政府。試問：

這個政府挽救一切的力量究竟在哪裏呢？

除了討伐隊以外它還能拿什麼給挨餓的農村呢？

妥協派先生們是否覺得，農民的這封樸實的信給他們所拼湊的聯合宣判了死刑呢？

*

*

*

工廠在挨餓

工廠區遭到的災難更加嚴重。飢餓並不是第一次光顧工廠區居民，不過這一次特別猖獗。戰前

俄國每年輸出四億到五億普特的糧食，而現在，在戰爭時期，竟不能養活本國的工人。工廠相繼停工，由於工廠區沒有麪包，沒有糧食，工人紛紛棄工而去。

下面是各地的報道：

「舒雅來電：全縣劈柴業都已經停工。糧食沒有了。由於缺少工人食用的糧食，柯留柯夫煉糖廠有關閉的危險。甜菜已經開始腐爛。雅爾采沃紡織工廠（斯摩稜斯克省）的一萬二千人正處在絕望的境地。儲存的麪粉和米糧已經全部用盡。省糧食委員會無力幫助。工人因得不到糧食而皇皇不安。騷動已經不可避免。庫夫申諾夫公司造紙廠（特維爾省）的工長會議來電：工人正處在飢餓的前夜。到處拒絕供給糧食。我們請求立即予以援助。維邱加城莫羅金公司工廠董事會來電：糧食問題非常嚴重。工人在挨餓，皇皇不安。必須在供給方面採取緊急措施。該公司的事實就是如此。

農業區埋怨工廠區供給他們的商品太少。因此，農業區供給工廠區的糧食也就同樣地少。但是，工廠區的糧食不足會使工人離開工廠，會使生產縮減，也就是說，會使供給農村的商品更加減少，而這種情形又會使供給工廠的糧食更加減少，工廠的飢餓更加嚴重，離開工廠的工人更多。

試問：

擺脫這種像鐵鉗一樣緊扼住工人和農民的魔圈的路在哪裏呢？

除了把臭名遠揚的『獨裁者』秘密派到挨餓的工業區以外，所謂聯合政府在這方面還能有什麼作爲呢？

妥協派先生們是否覺得，他們所一直支持的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已經把俄國驅入不停止掠奪戰爭就別無出路的絕境呢？

載於一九一七年十月三日

「工人之路報」第二十六號

本文沒有署名

他們鞭打了自己

不久以前在塔什干發生了一個「最普通的」事件，目前在俄國「這樣的事件很多」。塔什干的工人和士兵遵循着事變革命化的邏輯，對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舊成員表示不信任，並在選出新的革命的委員會之後，推翻了科爾尼洛夫式的政府，建立了新政府，把政權奪到自己手中。僅僅這一點就足夠臨時政府的那些別列赫瓦特、札里赫瓦特斯基^①作爲向「無政府主義的」塔什干蘇維埃宣戰的藉口了。固然事實說明，在蘇維埃中佔多數的是社會革命黨人，而不是無政府主義者。但是，這和臨時政府的「戡亂者」有何相干呢？

而『人民事業報』中的社會革命黨的哈姆雷特們却跟着克倫斯基的屁股轉，煞有介事地宣佈塔什干蘇維埃是『反革命的』，要求召回塔什干蘇維埃的社會革命黨人，並宣佈必須在土爾克斯坦建立『革命秩序』。

甚至連衰老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也認爲必須向不幸的塔什干派踢一脚……

只有我們黨徹底而堅決地支持了革命的塔什干蘇維埃來對付政府及其走狗的反革命侵犯。

結果怎樣呢？

總共才過了幾個星期，「怒火就平息了」，昨天從塔什干來的一位代表向我們揭露了塔什干「事件」的真相，——原來塔什干派不顧臨時政府走狗們的反革命勾當，忠實地履行了自己的革命職責。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一致通過決議表示信任塔什干的同志，「蘇維埃中的各個黨團都表示有充分決心支持塔什干革命民主派的正義要求」。同時在表決前發言的施羅柯娃代表社會革命黨聲稱，該黨將投票擁護布爾什維克的決議案。

那末，對於從塔什干蘇維埃中召回社會革命黨人這件事該怎麼辦呢？這個蘇維埃的「反革命性」，這個蘇維埃的「不成體統的行爲」又跑到哪裏去了呢？

這一切現在都被忘記了……

那有什麼呢？我們歡迎社會革命黨人的這種「轉變」：晚轉變總比不轉變好。

但是「人民事業報」的首領們是否覺得，兩星期以前當他們卓怯地避開塔什干蘇維埃的時候，他們就已經無情地鞭打了自己呢？

載於一九一七年十月四日

「工人之聲報」第二十七號

本文沒有署名

① 別列赫瓦特·札里赫瓦特斯基是俄國著名作家謝德林的小說「一個城市的歷史」中的人物。他任格魯波夫市（恩蘇市）市長，「焚學校，廢科舉」，目光狹小，剛愎自用，是沙皇俄國反動統治者的典型。——譯者註

反革命的陰謀

布爾采夫不久以前在『共同事業報』上寫道，「根本沒有過科爾尼洛夫陰謀」，「僅僅有過」科爾尼洛夫和克倫斯基政府之間關於根除布爾什維克和蘇維埃以建立軍事專政的『協定』。布爾采夫爲了證實自己的觀點，在『共同事業報』第六號上刊登了科爾尼洛夫的『說明書』，這個『說明書』是由幾個描述陰謀經過的文件組成的。布爾采夫這樣做的直接目的是要造成一種有利於科爾尼洛夫的氣氛，並使對科爾尼洛夫的審判成爲不可能。

我們決不認爲科爾尼洛夫的材料已經詳盡無遺了。例如科爾尼洛夫除了爲自己的叛國罪辯護以外，沒有提到某些參與陰謀的人物和組織，首先是沒有提到外國大使館駐大本營的某些代表，而根據見證人的證詞來看，這些代表所扮演的決不是次要的角色。還應該指出，科爾尼洛夫的『說明書』經過了布爾采夫的密探式的修改，布爾采夫已經從『說明書』中刪去了某些也許是極其重要的地方。然而作爲文件來說，『說明書』仍有很大的價值。在沒有其他同樣重要的證詞和這個文件相抵觸以前，我們將把它當做文件來看待。

因此，我們認爲有必要和讀者談談這個文件。

他們是誰？

科爾尼洛夫的顧問和鼓舞者是誰呢？科爾尼洛夫把他的陰謀意圖首先告訴了誰呢？

科爾尼洛夫說：『我想請米·羅將柯、格·李沃夫公爵和巴·米留可夫來參加討論關於國內情況以及爲挽救國家和軍隊免於完全瓦解所必須採取的措施的問題，並且曾電告他們，請他們至遲在八月二十九日到達大本營。』

科爾尼洛夫本人所承認的主要顧問就是這些人。

但這還不是全部。除了顧問和鼓舞者以外，還有一些主要的合作者，科爾尼洛夫把希望寄託在他們身上，他想依靠他們並打算和他們一起來實現自己的陰謀。

請看：

『曾經草擬了「人民國防委員會」的方案，參加這個委員會的有最高總司令（主席）、克倫斯基（副主席）、薩文柯夫、阿列克謝也夫將軍、高爾察克海軍上將和菲洛年柯。這個國防委員會必須實行集體專政，因爲建立個人專政是不受歡迎的。其他部長職位擬由塔赫塔梅舍夫、特別齊雅柯夫、坡克羅夫斯基、依格納切夫、阿拉季因、普列漢諾夫、李沃夫和札沃依柯等先生担任。』

這就是鼓舞科爾尼洛夫並爲科爾尼洛夫所鼓舞的、背着人民和科爾尼洛夫秘密會談並在莫斯科

會議上向他鼓掌的那打得火熱的一夥值得尊敬的陰謀家。人民自由黨的首領米留可夫、社會活動家會議的首領羅·將·柯、工業家的首領特列·齊·雅·柯夫、社會革命黨中的護國派的首領克倫斯基、孟什維克中的護國派的導師普列漢諾夫、倫敦某公司的代理人阿·拉·季因，——這就是科爾尼洛夫叛亂的希望和靠山，反革命的靈魂和神經。

我們相信歷史不會把他們遺忘，同時代的人會給他們以應得的報償。

他們的目的

他們的目的『簡單而明白』：『提高軍隊的戰鬥力』和『整頓後方』以『挽救俄國』。

科爾尼洛夫說，爲了提高軍隊的戰鬥力『我會經指出』：

『必須在戰場上立即恢復死刑法。』

科爾尼洛夫繼續說，爲了整頓後方『我會經指出』：

『必須把死刑和軍事革命法庭法推廣到內地各軍區，因爲如果從後方補充到軍隊裏來的人員是一幫紀律鬆弛、沒有受過訓練而受了宣傳影響的士兵，那末任何恢復軍隊戰鬥力的措施都不能得到預期的結果。』

不僅如此，在科爾尼洛夫看來，『要達到戰爭的目的』……必須有三支軍隊：『戰壕裏的，後方工人的和鐵路的』。換句話說，『必須』把軍事『紀律』以及和它有關的一切措施推廣到爲國防進行生產

的工廠中和鐵路上去，就是說『必須』使它們軍事化。

總之，在前綫施行死刑，在後方施行死刑，使工廠和鐵路軍事化，把國家變為『軍』營，最後，建立以科爾尼洛夫為首的軍事專政，——這夥陰謀家所追求的目的原來就是如此。

這些目的在那個還在莫斯科會議以前就已頗負盛名的特別『報告』中敘述過。現在這些目的又作為『科爾尼洛夫的要求』出現在科爾尼洛夫的電報和『說明書』中了。

克倫斯基政府是否知道這些『要求』呢？

——無疑是知道的。

克倫斯基政府是否同意科爾尼洛夫呢？

——看來是同意的。

科爾尼洛夫說：『我在簽署了已由薩文柯夫和菲洛年柯兩位先生簽署過的關於整頓軍隊和後方的辦法的總報告之後，就把它遞交克倫斯基、涅克拉索夫和捷列申柯三位先生所舉行的非正式的臨時政府會議。他們審查報告後通知我說，政府同意我所提出的一切辦法，至於實施這些辦法，那是政府採取措施的速度問題。』

薩文柯夫也是這樣說的，他在八月二十四日向科爾尼洛夫聲稱：『臨時政府最近就會滿足你的要求。』

人民自由黨是否知道科爾尼洛夫的目的呢？

——無疑是知道的。

它是否同意科爾尼洛夫呢？

——看來是同意的。因為人民自由黨的中央機關報『言論報』曾經公開聲稱，它『完全贊同科爾尼洛夫將軍的理想』。

我們黨說得對，它斷定說，人民自由黨是資產階級專政的政黨。

我們黨說得對，它斷定說，克倫斯基政府是掩蓋這種專政的屏風。

現在，當科爾尼洛夫分子遭受第一次打擊以後恢復了元氣的時候，掌握政權的陰謀家又重新談起『提高軍隊的戰鬥力』和『整頓後方』來了。

工人和士兵應當記住，『提高軍隊的戰鬥力』和『整頓後方』意味着在後方和前綫施行死刑。

他們的方法

他們的方法也像他們的目的一樣『簡單而明白』。這就是根除布爾什維主義，解散蘇維埃，把彼得格勒劃為特別軍事管制區，解除喀琅施塔得的武裝。一句話，擊潰革命。為此就需要第三騎兵軍。為此就需要野蠻師。

薩文柯夫在和科爾尼洛夫一起討論了確定彼得格勒軍事管制區的界綫的問題後曾對科爾尼洛夫說過這樣的話：

『這樣，拉甫爾·格奧爾基也維奇，臨時政府最近就會滿足你的要求，不過政府就心彼得格勒會發生嚴重的糾紛。你當然知道，大約在八月二十八日或二十九日，布爾什維克將在彼得格勒舉行嚴重的發動。把你這些由臨時政府來實現的要求加以公佈，當然會成爲布爾什維克發動的導因。雖然我們也擁有足夠的軍隊，可是我們不能完全指望他們。況且還不知道工兵代表蘇維埃對新法律的態度如何。它也可能反對政府，那時我們就不能指望我們的軍隊了。因此，我請你下令把第三騎兵軍在八月底以前調到彼得格勒，交由臨時政府指揮。如果除了布爾什維克以外，工兵代表蘇維埃的代表也參加發動，那末我們就不得不也對他們採取行動。』

薩文柯夫又說，行動必須是最堅決和最無情的。科爾尼洛夫將軍回答說，他『不知道有其他行動。既然布爾什維克和工兵代表蘇維埃要舉行發動，那只好用全部力量把它鎮壓下去』。

爲了直接執行這些措施，科爾尼洛夫給第三騎兵軍和土著師的長官克雷莫夫將軍提出了『兩項任務』：

『(一)從我(科爾尼洛夫)這裏或者直接從當地得到布爾什維克開始發動的消息時，要立即率領騎兵軍向彼得格勒前進，佔領全城，解除那些參加布爾什維克的行動的彼得格勒衛戍部隊的武裝，解除彼得格勒居民的武裝，並解散蘇維埃。』

(二)完成了這個任務以後，克雷莫夫將軍應派遣一個配有砲隊的旅到奧拉尼恩包姆去，到達該地後，要喀琅施塔得衛戍部隊解除砲台的武裝並轉移到陸地上。

關於解除喀琅施塔得砲台的武裝和調走該地衛戍部隊的問題已在八月八日得到總理的同意，海軍總參謀部關於這個問題的報告和總理的批示已經附在馬克西莫夫海軍上將的信中交給最高總司令部參謀長。」

這就是那打得火熱的一夥陰謀家反對革命和革命成果的方法。

克倫斯基政府不僅完全知道這個惡毒的計劃，而且親自參加了這一計劃的擬定，並打算和科爾尼洛夫一道來實現它。

當時還掌管着軍事部的薩文柯夫曾對這一點發表公開聲明，而且還沒有任何人否認過他的這個人所共知的聲明。

下面就是他的聲明：

『爲了恢復歷史的真相，我認爲我有義務聲明，我受總理的委託，曾經請你（科爾尼洛夫）把騎兵軍調來，以便保證在彼得格勒實行戒嚴和鎮壓一切反對臨時政府的騷動的企圖，不管這種企圖來自何方……』

看來是很明顯了。

立憲民主黨是否知道科爾尼洛夫的計劃呢？

無疑是知道的。

因爲該黨的中央機關報『言論報』在科爾尼洛夫暴動的前夕曾經加緊散佈所謂『布爾什維克暴

動』的挑釁性的謠言，從而爲科爾尼洛夫侵入彼得格勒和喀琅施塔得掃清道路。

因爲從科爾尼洛夫的『說明書』中可以看出，立憲民主黨的代表馬克拉柯夫先生是『親自』參加薩文柯夫和科爾尼洛夫商談侵入彼得格勒計劃的一切談判的。據我們所知，當時馬克拉柯夫不論在臨時政府直屬機關或在臨時政府都沒有担任任何正式職務，——如果他不是以自己黨的代表資格參加這種談判，那他是以什麼資格參加的呢？

事實就是這樣。

我們黨說得對，它斷定說，克倫斯基政府是資產階級反革命的政府，這個政府依靠科爾尼洛夫分子，它和後者的區別只在於它比較『不堅決』。

我們黨說得對，它斷定說，反革命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總索都掌握在立憲民主黨中央委員會的手裏。

彼得堡和莫吉廖夫陰謀家的反革命計劃沒有得逞，這不應當歸咎於克倫斯基和科爾尼洛夫，也不應當歸咎於馬克拉柯夫和薩文柯夫，而應當歸咎於那些他們打算『解散』但又無力對抗的蘇維埃。

現在，當科爾尼洛夫分子已經在妥協派的幫助下篡奪了政權而恢復元氣的時候，對蘇維埃作鬥爭的問題重新被提到日程上來了。工人和士兵應當記住，如果他們不支持蘇維埃去反對科爾尼洛夫分子的政府，那他們就有落到軍事專政的鐵蹄之下的危險。

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專政

反革命的陰謀家科爾尼洛夫和米留可夫、阿拉季因和菲洛年柯、克倫斯基和李沃夫公爵、羅將柯和薩文柯夫所陰謀建立的「集體專政」是什麼呢？他們想給這個專政套上什麼樣的政治形式呢？

爲了把「集體專政」建立起來並安排妥當，他們認爲需要什麼樣的政治機關呢？讓文件來證明吧。

「科爾尼洛夫將軍問菲洛年柯，他是否認爲只有宣佈軍事專政才是擺脫已經形成的困難狀況的唯一出路。

菲洛年柯回答說，切實地考慮到專政者，在目前情況下就只能想到科爾尼洛夫將軍。菲洛年柯對個人專政提出了這樣的反駁意見：科爾尼洛夫將軍本人對於政治局勢沒有足夠的知識，所以在他的專政之下就會造成通常所說的權奸當政的局面。民主派和共和派一定會反對這種情況，因而也一定會反對個人專政。

科爾尼洛夫將軍：如果政府不採取任何措施，那該怎麼辦呢？

菲洛年柯：可以在組織執政內閣中找到出路。必須在政府中建立一個小型軍事內閣，參加這個內閣的應當是意志特別堅強的人，克倫斯基、科爾尼洛夫將軍和薩文柯夫必須參加這個內閣。這個內閣可以叫做「人民國防委員會」或什麼別的，——問題不在於名稱。這個小型內閣應

該把保衛國家作爲自己的首要任務。這樣的執政內閣方案一定會被政府通過。

科爾尼洛夫：你說得很對。執政內閣是必要的，應當儘快……」（『新時報』）

再往下看：

「曾經草擬了「人民國防委員會」的方案，參加這個委員會的有最高總司令（主席）、亞·費·克倫斯基（副主席）、薩文柯夫先生、阿列克謝也夫將軍、高爾察克海軍上將和菲洛年柯先生。

這個國防委員會必須實行集體專政，因爲建立個人專政是不受歡迎的。」（『共同事業報』）

總之，執政內閣，——這就是科爾尼洛夫——克倫斯基「集體專政」所應當套上的政治形式。

現在誰都明白，克倫斯基在科爾尼洛夫「叛亂」失敗以後建立執政內閣也就是用另一種手段實現同一種科爾尼洛夫專政。

現在誰都明白，衰老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在那次夜間舉行的會議上表示擁護克倫斯基的執政內閣也就是擁護科爾尼洛夫將軍的反革命計劃。

現在誰都明白，「人民事業報」的才子們口沫飛濺地爲克倫斯基的執政內閣辯護也就是不自覺地背叛了革命，使公開的和隱蔽的科爾尼洛夫分子拍手稱快。

我們黨說得對，它斷定說，執政內閣是反革命專政的一種偽裝形式。

但是，只靠執政內閣「成不了大事」。反革命的能手們不能不知道，要「統治」一個已經嘗到民主果實的國家，不加某種「民主的」偽裝，只靠一個執政內閣是不行的。執政內閣形式的「集體專

政」，——這很好！但是何必讓它赤裸裸的呢？用某種「預備國會」來把它掩蓋一下不是更好嗎？讓「民主的預備國會」保存下來去空談吧，只要國家機關掌握在執政內閣的手裏就行！大家知道，最先提出組織「預備國會」作為執政內閣的靠山和屏風，並由執政內閣對這個「預備國會」負責」（不要笑！）的方案的就是科爾尼洛夫的代辦札沃依柯先生、倫敦某公司的代理人阿拉季因先生和米留可夫的朋友科爾尼洛夫「本人」。

讓文件來證明吧。

「科爾尼洛夫將軍及其周圍的人堅持建立執政內閣，沒有想到執政內閣是不對國家負責的。馬·馬·菲洛年柯是阿拉季因所提出的成立代議機關的方案的最堅定的擁護者之一，根據這個方案，在立憲會議召開以前政府應當對這個代議機關絕對負責。

照阿拉季因的意思，參加這個代議機關的應該有第四屆國家杜馬（除了它的右翼和一切不起作用的議員以外）、前三屆杜馬中的左派分子、工兵代表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代表團（不管是什麼黨派的代表）以及十個至二十個由這個代議機關本身推選出來的最有名的革命活動家，如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基、克魯泡特金、菲格涅爾等人。由此可見，最先提出組織「預備國會」的思想的是阿·費·阿拉季因。」（「新時報」）

總之，「預備國會」——這就是那個應該成為科爾尼洛夫——克倫斯基「集體專政」的「民主」靠山的「代議機關」。

在立憲會議『召開以前』，『預備國會』是政府對它『負責』的一個機關，在立憲會議召開以前，『預備國會』將代替立憲會議；如果立憲會議延期召開，『預備國會』就代替立憲會議；『預備國會』爲延期召開立憲會議提供『法律上的根據』（歡呼吧，法學家們！）；『預備國會』是破壞立憲會議的手段，——反革命陰謀家的反革命的『民主主義』的全部意義就在這裏。

現在誰都明白，克倫斯基『批准』兩天後就要召開的科爾尼洛夫的『預備國會』，不過是用另一種手段來實現反革命陰謀家的同一個反革命計劃罷了。

現在誰都明白，阿夫克森齊也夫之流和唐恩之流組織『預備國會』並爲此佈置許多騙局，就是爲公開的和隱蔽的科爾尼洛夫分子效勞，就是反對革命和革命的成果。

現在誰都明白，『人民專業報』的才子們叫喊立憲會議，同時又加強科爾尼洛夫的『預備國會』，就是在破壞立憲會議。

做科爾尼洛夫的門徒，——這就是『民主會議』上那些『負責的』空談家即策烈鐵里之流和切爾諾夫之流、阿夫克森齊也夫之流和唐恩之流所能做的一切。

第一個結論

從上述文件中可以看出，『科爾尼洛夫案件』不是反對臨時政府的『叛亂』，也不是好大喜功的將

軍的單純的『冒險』，而是反對革命的真正陰謀，而是有組織的和經過周密計劃的陰謀。

陰謀的組織者和鼓舞者是一部分反革命將軍、立憲民主黨代表、莫斯科『社會活動家』代表、臨時政府中最『親信的』閣員以及（按其重要性來說却不是最末位的！）某些大使館的某些代表（科爾尼洛夫的『說明書』沒有提到他們）。

也就是所有那些在莫斯科會議上『熱烈』歡迎過科爾尼洛夫、把他看做『俄國公認的領袖』的人們。

『科爾尼洛夫陰謀』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反對俄國各革命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陰謀。陰謀的目的是擊潰革命和建立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專政。

在陰謀家之間有過分歧，但這種分歧是細小的、量上的分歧。這種分歧表現在『政府採取措施的速度』上；克倫斯基想小心謹慎地幹，而科爾尼洛夫則要『橫衝直撞地幹』。但是他們基本上都是一致的：建立以執政內閣『集體專政』為形式的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專政，用『民主的』預備國會掩飾這種專政以欺騙頭腦簡單的人。

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專政的特徵是什麼呢？

首先，這種專政是少數好戰的剝削者對多數渴望和平的勞動者的統治。請讀一讀科爾尼洛夫的『說明書』，請看一看和政府閣員們的『談判』，其中說到鎮壓革命的措旆，說到鞏固資產階級制度和延長帝國主義戰爭的方法，但是沒有一句話說到要求土地的農民，說到要求麪包的工人和渴望和平

的大多數公民。而且整個『說明書』的中心意思就是：必須把羣衆緊夾在鐵鉗之中，政權應該操在小撮專政者的手中。

其次，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專政是一種旨在欺騙羣衆的、幕後的、秘密的、隱蔽的專政。只要看一看『說明書』就會了解，陰謀家先生們多麼熱心地想把自己的卑鄙計劃和幕後奸計不僅瞞過羣衆而且也瞞過自己的同僚和黨內『朋友』。爲了欺騙羣衆，他們編造了組織『民主的』預備國會的計劃，其實在後方和前綫施行死刑的情況下能有什麼民主可言呢？爲了欺騙羣衆，他們保存了『俄羅斯共和國』，其實在五入專政集團獨攬大權的情況下能有什麼共和國可言！

最後，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專政是依靠對羣衆使用暴力的專政。除了對羣衆一貫使用暴力以外，這種專政沒有而且不能有任何其他『可靠的』支柱。後方和前綫的死刑，工廠和鐵路的事業化，槍殺，——這就是這個專政的武庫。用暴力輔助『民主的』欺騙，用『民主的』欺騙掩蓋暴力，——這就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專政的全套伎倆。

陰謀家們想在俄國建立的正是這種專政。

第二個結論

我們決不能把個別英雄的惡意看做產生陰謀的原因。我們也決不能用陰謀發動者的政治野心來

解釋陰謀的產生。產生反革命陰謀的原因要深刻得多。這些原因必須在帝國主義戰爭的條件中去找。這些原因必須在這個戰爭的要求中去找。臨時政府在六月間採取的前綫進攻的政策，——就是應該在這種地方去找產生反革命陰謀的根源。在一切地方，在所有交戰國內，在帝國主義戰爭氣氛中實行的進攻政策都必然要求取消自由、實行戒嚴和建立「鐵的紀律」，因為在具有最大限度自由的條件下，不可能為所欲為地把羣衆驅入世界各國掠奪者所策動的大屠殺中。在這一方面，俄國也不能例外。

在本國的和盟國的帝國主義集團的壓力之下，六月間宣佈在前綫進攻。士兵拒絕順從地去進攻。軍隊開始被解散。這種措施並沒有奏效。因此，軍隊被認為是「沒有戰鬥力的」。為了「提高」軍隊的「戰鬥力」，科爾尼洛夫（不只是科爾尼洛夫！）要求在前綫施行死刑法，並且預先禁止了士兵的集會。後方的士兵和工人對這件事情提出了抗議，激起了前綫士兵的憤怒。為了回答這一點，前綫的將軍們在資產階級支持之下要求把死刑推廣到後方，要求工廠和鐵路軍事化。專政的計劃和陰謀不過是這些措施的邏輯發展而已。這就是科爾尼洛夫的「說明書」所生動地描述的「恢復鐵的紀律」和反革命發展的簡單歷史。反革命來自前綫，它是在帝國主義戰爭條件下由於進攻的要求而產生的。陰謀的目的是為了組織業已存在的反革命，使它合法化，把它擴展到全俄國。

沙皇杜馬的六三政變的頑固分子知道，當他們早在六月初就要求和盟國密切配合「立即」發動進攻的時候他們是在幹什麼。這批經驗豐富的反革命能手知道，進攻政策必然引來反革命。

我們黨說得對，當時它在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發表聲明警告說，前綫的進攻會使革命遭到致命的危險。

護國派的首領們否決了我們黨的聲明，這就再一次證明了他們政治上的幼稚和思想上對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依賴。

由此應該得出什麼結論呢？

結論只有一個：上述陰謀是由於帝國主義戰爭和進攻政策的要求而產生的反革命的繼續。只要這個戰爭和這種政策存在，反革命陰謀的危險也就存在。爲了使革命免遭這種危險，必須停止帝國主義戰爭，必須消滅進攻政策的可能性，必須爭得民主的和平。

第三個結論

科爾尼洛夫及其「同謀者」已經被逮捕。政府所組織的偵查委員會正「匆忙地」進行工作。臨時政府裝成最高審判官。科爾尼洛夫及其「同謀者」扮演「叛亂者」。『言論報』和『新時報』的一夥人扮演科爾尼洛夫的辯護人。好打聽消息的人說：「審判一定很有趣。」「人民事業報」意味深長地指出：「審判將揭發出許多重要材料。」

叛亂是反對誰呢？當然是反對革命！而革命在哪裏呢？當然是在臨時政府中，因爲叛亂是爲反

對臨時政府而發動的。這個革命包括哪些人呢？包括「還是那位」克倫斯基、立憲民主黨的代表、莫斯科「社會活動家」的代表和站在這些紳士背後的一位爵士。甲問：「但是那裏不是少了一個科爾尼洛夫嗎？」乙答：「這和科爾尼洛夫有何相干，他已經受命坐到被告席上」……

不過我們要放下帷幕了。科爾尼洛夫確實組織了反革命的陰謀。但是這不是他一個人幹的。鼓舞他的有米留可夫和羅將柯、李沃夫和馬克拉柯夫、菲洛年柯和納波柯夫。和他合作的有克倫斯基和薩文柯夫、阿列克謝也夫和卡列金。諸如此類的紳士現在仍安然無事地逍遙法外，不僅逍遙法外，而且在根據科爾尼洛夫「本人」的憲法「管理着」國家，這難道是神話嗎？此外，科爾尼洛夫還得到俄國和英法兩國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支持，現在所有這些科爾尼洛夫的合作者都在爲了這些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利益而「管理着」國家。對科爾尼洛夫一人的審判是一齣可憐而又可笑的喜劇，這難道不是很明顯嗎？另一方面，怎樣把帝國主義資產階級這個組織反革命陰謀的主犯提交法庭審判呢？司法部的高明匠師們，請你們解決吧！

顯然，問題不在於喜劇式的審判。問題在於：在科爾尼洛夫的發動以後，在進行了轟動一時的逮捕和「嚴格的」偵查以後，政權又完整無缺地「落到」科爾尼洛夫分子的手裏了。科爾尼洛夫想用武力得到的東西，現在正由當權的科爾尼洛夫分子逐漸地但又堅定不移地實現着，只是手段不同而已。甚至連科爾尼洛夫的「預備國會」也被實現了。

問題在於：在順利地「撲滅」反革命的陰謀以後，我們又「落在」陰謀家的司令部——還是那個

克倫斯基和捷列申柯，還是那些立憲民主黨代表和『社會活動家』代表，還是那些爵士和爵士之類的將軍們的統治之下了。少了一個科爾尼洛夫，但是阿列克謝也夫爵士哪一點比不上科爾尼洛夫呢？現在任何一件國家大事沒有阿列克謝也夫爵士都不能辦，而且他打算代表或者俄國或者英國參加協約國代表會議。

問題在於：再不能容忍這個陰謀家的『政府』了。

問題在於：不能信任這個陰謀家的『政府』了，如果信任，就會使革命遭到新陰謀的致命危險。

是的，必須審判反革命的陰謀家。但不應當是喜劇式的和虛偽的審判，而應當是真正的和人民的審判。這種審判就是要剝奪目前的陰謀家『政府』所效勞的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政權。這種審判就是要從下到上把政權中的科爾尼洛夫分子徹底清洗出去。

上面我們說過，不結束帝國主義戰爭，不爭得民主的和平，就不能使革命免遭反革命陰謀的侵害。但是只要目前的『政府』還掌握着政權，就休想有民主的和平。要獲得這種和平，就必須『去掉』這個政權，『安上』新的政權。

爲此就必須把政權轉到新的革命階級即無產階級和革命農民的手中。爲此就必須把政權集中在羣衆的革命組織內部，即工兵農代表蘇維埃的內部。

就是而且僅僅是這些階級和這些組織把革命從科爾尼洛夫陰謀中挽救出來的。它們也一定能保證革命獲得勝利。

對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及其走狗——陰謀家的審判應當是這樣。

*

*

*

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幾星期以前，當政府的（不是科爾尼洛夫的，而是政府的！）反革命的醜惡陰謀第一次在報刊上被揭露出來的時候，布爾什維克黨團通過中央執行委員會向「科爾尼洛夫事件」時期的前任臨時政府關員阿夫克森齊也夫和斯柯別列夫提出質問。質問中所注意的是阿夫克森齊也夫和斯柯別列夫在良心上和根據對民主派的義務就揭露臨時政府參與陰謀的問題所應提供的證詞。我們黨團的質問在當天就被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局通過了，因此，它就成了「整個革命民主派」的質問。從那時起已經過去一個月了，事實一件一件地被揭露出來，並且一件比一件醜惡，而阿夫克森齊也夫和斯柯別列夫却繼續裝聾作啞，默不作聲，似乎這和他們毫無關係。讀者們是否認為，這些「負責的」公民現在應該想起普通禮貌的起碼規矩並終於答覆「整個革命民主派」向他們提出的質問了呢？

第二個問題。當對克倫斯基政府的新的揭發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人民事業報」却號召讀者對這個政府「容忍」一下，「等到」立憲會議再說。當然，現在從那些爲了「救國」而親手建立這個政府的人的口中聽到關於「容忍」的言論是很可笑的。難道他們建立政府僅僅是爲了忍氣吞聲地對它「容忍」一個「短時期」嗎？……但是「容忍」克倫斯基政府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把千百萬人民

的命運交給反革命的陰謀家。這就是把戰爭與和平的命運交給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代理人。這就是把立憲會議的命運交給警覺的反革命分子。應該怎樣稱呼這種把自己的政治命運和反革命陰謀家的「政府」的命運連在一起的「社會主義」政黨呢？有人說社會革命黨的首領「幼稚」。有人說「人民事業報」『近視』。毫無疑問，社會革命黨的「負責的」首領們並不少這些「美德」。但是……讀者們難道不認為政治上的幼稚就是近於背叛行為的罪行嗎？

載於一九一七年十月四日、五日

和七日「工人之路報」第二十七、

第二十八和第三十各號

署名：科·斯大林

誰在破壞立憲會議？

當妥協派的空談家大談預備國會，而他們的同伴和似乎在破壞立憲會議的布爾什維克作戰的時候，反革命的能手已在試驗自己的力量，準備真正破壞立憲會議了。

就在一星期以前，「頓河哥薩克」的領袖們還藉口「居民沒有準備」而建議延期進行立憲會議的選舉。

過了兩天，立憲民主黨「言論報」的親密伙伴「日報」透露說：「農民騷動的浪潮……可能使立憲會議的選舉延期進行。」

昨天的電報傳來消息說，那些現在操縱着臨時政府的莫斯科的「社會活動家」也「認為不可能」進行立憲會議的選舉。

「國家杜馬議員尼·尼·李沃夫指出，由於國內存在着無政府狀態，從技術方面和政治方面來看，目前進行選舉是不可能的。庫茲明·卡拉瓦也夫補充說，政府當局對立憲會議尚無準備，未曾擬定任何法案。」

顯然，資產階級蓄意破壞立憲會議的選舉。

顯然，在今天，當資產階級披上了反革命的預備國會這件「民主」外衣，從而在臨時政府中鞏固了自己地位的時候，它就認爲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再一次使立憲會議「延期」召開了。

『消息報』和『人民事業報』的妥協派先生們能用什麼來對付這種危險呢？

如果臨時政府『傾聽全國的呼聲』，步着『社會活動家』的後塵，延期進行立憲會議的選舉，那末，他們能用什麼來對付臨時政府呢？

也許用臭名遠揚的預備國會？但是要知道，按照科爾尼洛夫計劃成立的、負有掩蓋克倫斯基政府癱疽的使命的預備國會的產生，正是爲了在立憲會議延期召開時來代替立憲會議。這個科爾尼洛夫的流產兒在爭取立憲會議的鬥爭中能有什麼用處呢？

也許用老朽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但是這個脫離羣衆的、時而欺負鐵路員工、時而欺負蘇維埃的機關能有什麼威望呢？

也許用『人民事業報』如此討厭而虛偽地吹噓的『偉大的俄國革命』？但是要知道，『人民事業報』的才子們自己也說革命和立憲會議是不相容的（『或者是革命，或者是立憲會議！』）。關於『革命威力』的空洞詞句在爭取立憲會議的鬥爭中能有什麼力量呢？

那末，能對付資產階級反革命企圖的力量究竟是什麼呢？

這個力量就是日益增長的俄國革命。妥協派不相信它。但是這並不能妨礙它的增長，並不能阻止它向農村蔓延和掃除地主政權的基礎。

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既然反對蘇維埃代表大會^(三)，加強科爾尼洛夫的預備國會，也就是幫助資產階級破壞立憲會議。但是讓他們知道，他們走這條道路就必然要和日益增長的革命打交道。

載於一九一七年十月五日

「工人之路報」第二十八號

社論

反革命正在動員起來，——準備反擊吧！

革命活着。它擊破了科爾尼洛夫『叛亂』並震撼了前綫，飛遍了城市並活躍了工廠區，現在它又蔓延到農村，掃除可恨的地主政權的基礎了。

妥協派的最後一個支柱正在傾倒。對科爾尼洛夫叛亂的鬥爭掃除了工人和士兵的妥協主義幻想，並把他們團結在我們黨的周圍。對地主的鬥爭也一定會掃除農民的妥協主義幻想，並把他們集結在工人和士兵的周圍。

和護國派的願望相反，在反對護國派的鬥爭中，工人、士兵和農民的革命戰綫形成起來了。和妥協派的願望相反，在反對妥協派的鬥爭中，這個戰綫正日益增長和鞏固起來。

革命正在動員自己的力量，從自己的隊伍裏清除孟什維克的和社會革命黨的妥協分子。同時反革命也在動員自己的力量。

立憲民主黨這個反革命的巢穴和溫牀首先展開了鬥爭，鼓動擁護科爾尼洛夫。立憲民主黨篡奪了政權，放出了蘇沃林的看家狗，披上了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科爾尼洛夫的預備國會的外衣並取得了反革命將軍們的支持，現在正準備新的科爾尼洛夫叛亂，使革命受到毀滅的威脅。

反革命正在動員起來，——準備反擊吧！

曾經幫助科爾尼洛夫絞殺士兵和工人、解散後方的蘇維埃和前綫的委員會的那個莫斯科「社會活動家聯合會」，即同盟歇業者和「飢餓的魔掌」的聯合會，再過兩天就要召開「第二次莫斯科會議」，現在正大力邀請「哥薩克軍隊聯合會」的代表來參加這次會議。

在前綫，特別是在南方和西方，科爾尼洛夫的將軍們的秘密聯合會正在瘋狂地組織反革命的新進軍，正在把一切適於從事卑鄙「工作」的力量集合在自己周圍……

而那個曾經和科爾尼洛夫一道組織過反革命陰謀的克倫斯基政府正準備逃往莫斯科，以便把彼得格勒讓給德國人，並同列布申斯基之流和布雷什金之流，同卡列金之流和阿列克謝也夫之流一道來組織新的、更可怕的反革命陰謀。

不容置疑，和革命戰綫對抗的反革命戰綫即資本家和地主、克倫斯基政府和預備國會的戰綫也在形成和鞏固起來。反革命正在準備新的科爾尼洛夫叛亂。

科爾尼洛夫分子的第一次陰謀已經被擊破。但是反革命並沒有被摧毀。它只是退却了，躲在克倫斯基政府的背後並在新的陣地上鞏固起來了。

爲了長久地保障革命免遭危險，應該徹底撲滅現在正在醞釀的科爾尼洛夫分子的第二次陰謀。

反革命的第一次發動已經被工人和士兵的力量，被後方的蘇維埃和前綫的委員會的力量打垮了。蘇維埃和委員會應該採取一切辦法用偉大革命的全部威力來消滅反革命的第二次發動。

讓工人和士兵知道，讓農民和水兵知道，目前的鬥爭是爲了爭取和平和麪包，爭取土地和自由，

反對資本家和地主，反對投機分子和好商，反對叛徒和賣國賊，反對所有不願意一勞永逸地消滅正在組織起來的科爾尼洛夫叛亂的人們。

科爾尼洛夫分子正在動員起來，——準備反擊吧！

載於一九一七年十月十日

「工人之路報」第三十二號

社論

反革命正在動員起來，——準備反擊吧！

誰需要預備國會？

幾個月以前，科爾尼洛夫在計劃解散蘇維埃和組織軍事專政的時候，曾決定建立「民主的」預備國會。

爲了什麼呢？

爲了用預備國會來代替蘇維埃，用它來掩蓋科爾尼洛夫叛亂的反革命本質，並對人民隱瞞科爾尼洛夫「改革」的真正目的。

在科爾尼洛夫暴動「被撲滅」之後，克倫斯基和立憲民主黨人、切爾諾夫和莫斯科的工業家組織了「新的」資產階級聯合專政，同時決定建立科爾尼洛夫的預備國會。

爲了什麼呢？

也許是爲了對付蘇維埃？也許是爲了掩蓋那個和科爾尼洛夫叛亂區別很小的克倫斯基陰謀？阿夫克森齊也夫硬說建立預備國會是爲了「挽救祖國」。切爾諾夫向前「發展了」阿夫克森齊也夫的思想，他硬說建立預備國會的目的是「挽救國家和挽救共和」。但是要知道，科爾尼洛夫在實行軍事專政並用預備國會來掩蓋軍事專政的時候，也曾想到「挽救國家和挽救共和」。阿夫克森齊也夫——切爾

諾夫的『挽救』和科爾尼洛夫的『挽救』有什麼區別呢？

那末，現在的科爾尼洛夫的流產兒即所謂預備國會是爲了什麼而產生的呢？

我們來聽聽預備國會第一批建築師中的一員，立憲民主黨的中央委員，前國家杜馬臨時委員會委員，現在的預備國會議員阿哲莫夫先生的話吧。我們所以要聽他的話，是因為他比別人坦白些：

『預備國會的任務首先應該是給政府以立足的基地，給政府以權力，當然是它現在所沒有的那種權力。』

但是政府需要這種『權力』是爲了什麼呢？這種『權力』應該用來反對誰呢？請聽下去：

阿哲莫夫說：『主要的問題在於預備國會能否經得起考驗，它能否給予工兵代表蘇維埃以應有的反擊。毫無疑問，蘇維埃和預備國會是對立的，正像兩個月以後這種組織又將和立憲會議相對立一樣。如果預備國會經得起考驗，那末工作就能夠做好。』（見星期日『日報』）很好！說得很坦白，甚至可以說很老實！

預備國會給政府創造『權力』，以便『給予蘇維埃以反擊』，因爲預備國會而且只有預備國會能夠和蘇維埃『對立』。

現在我們可以知道，建立預備國會不是爲了『挽救國家』，而是爲了對付蘇維埃。現在我們可以知道，民主隊伍中的投敵分子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躲在預備國會裏不是爲了『挽救革命』，而是

誰需要預備國會？

爲了幫助資產階級對付蘇維埃。難怪他們正和蘇維埃代表大會作決死的鬥爭。

阿哲莫夫先生相信：「如果預備國會經得起考驗，那末工作就能够做好。」

工人和士兵一定會採取一切辦法使科爾尼洛夫的流產兒不能『經得起考驗』，使它的卑鄙『工作』不能『做好』。

載於一九一七年十月十日

『工人之路報』第三十二號

本文沒有署名

蘇維埃政權

在革命的最初幾天，『全部政權歸蘇維埃！』是一個新口號。四月間，『蘇維埃政權』第一次同臨時政府的政權對立起來。當時首都的多數人還擁護不包括米留可夫——古契柯夫在內的臨時政府。六月間，這個口號在示威中得到了絕大多數工人和士兵的承認。臨時政府在首都已經陷於孤立。七月間，圍繞着『全部政權歸蘇維埃！』這個口號爆發了首都的革命多數同李沃夫——克倫斯基政府之間的鬥爭。妥協主義的中央執行委員會藉地方的落後性轉到了政府方面。鬥爭的結局是有利於政府的。蘇維埃政權的擁護者被宣佈爲非法。黑暗的時期，『社會主義的』迫害和『共和主義的』監獄、拿破崙主義的陷害和軍事陰謀、前綫的槍殺和後方的『會議』的黑暗時期來到了。這是八月底以前的事情。八月底，情況發生了急劇的變化。科爾尼洛夫暴動使一切革命力量都振作起來。在七八月間氣息奄奄的後方的蘇維埃和前綫的委員會現在『突然』又復活起來。它們復活以後就在西伯利亞和高加索、芬蘭和烏拉爾、放德薩和哈爾科夫等地奪取政權。不這樣做，不奪取政權，革命就會被擊潰。於是彼得堡『一小羣』布爾什維克在四月間宣佈的『蘇維埃政權』，在八月底幾乎獲得了俄國各革命階級的公認。

現在誰都明白，「蘇維埃政權」不僅是一個受歡迎的口號，而且是爭取革命勝利的唯一可靠的手段，是現時情況下的唯一出路。

最終實現『全部政權歸蘇維埃！』這個口號的時候已經來到了。

可是，「蘇維埃政權」是什麼，它和其他各種政權有什麼區別呢？

有人說，把政權交給蘇維埃，這就是說組織「清一色的」民主政府，組織由「社會主義的」部長組成的新「內閣」，總之，就是「大大改變」臨時政府的成員。但這是不對的。這裏問題決不在於用另一批人來代替臨時政府的這一批人。問題在於使新的革命階級成爲國家的主人。問題在於使政權轉到無產階級和革命農民手中。但是要做到這一點，僅僅換一個政府還是很不夠的。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必須徹底清洗政府的一切部門和機關，把科爾尼洛夫分子驅逐出去，把工人階級和農民中忠誠可靠的人安插進去。只有到那時，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才能談到「中央和地方」的政權轉歸蘇維埃。

怎樣解釋臨時政府「社會主義的」部長們的人所共知的軟弱無力呢？爲什麼這些部長成了站在臨時政府外面的那些人手中的可憐玩具呢？（請回憶一下切爾諾夫和斯柯別列夫、札魯得尼和彼舍霍諾夫在「民主會議」上的「報告」！）首先因爲不是他們支配自己的機關，而是機關支配他們。並且還因爲每個機關都是一座堡壘，沙皇時期的官僚直到現在還盤踞在那裏，他們把部長們的善良願望變爲「空話」，並準備對政府的任何革命措施實行怠工。爲了不僅在口頭上而且在事實上使政權轉歸蘇維埃，必須奪取這些堡壘，把立憲民主黨——沙皇制度的奴僕們驅逐出去，把那些經選舉產生並且

可以罷免的忠實於革命事業的工作者安置在他們的位置上。

政權歸蘇維埃，——這就是說從下到上徹底清洗後方和前綫的所有一切政府機關。

政權歸蘇維埃，——這就是說後方和前綫的所有「長官」都要由選舉產生，並且可以罷免。

政權歸蘇維埃，——這就是說城市和農村、陸軍和海軍、各「部門」和各「機關」、鐵路和郵電機關的「政權代表」都要由選舉產生，並且可以罷免。

政權歸蘇維埃，——這就是說建立無產階級和革命農民的專政。

這個專政同不久以前科爾尼洛夫、米留可夫在克倫斯基和捷列申柯善意參加之下所力圖建立的那個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專政根本不同。

無產階級和革命農民的專政是勞動者多數對剝削者少數的專政，即對地主和資本家、對投機分子和銀行家的專政，這種專政是爲了取得民主的和平，爲了使工人對生產和分配實行監督，爲了使農民獲得土地，爲了使人民得到麪包。

無產階級和革命農民的專政是公開的、羣衆性的、在大衆面前實行的、沒有陰謀和幕後活動的專政。因爲這種專政用不着掩飾：它將毫不留情地對付那些用各種「疏散」辦法來加劇失業的同盟歇業資本家和那些抬高物價、製造飢荒的投機銀行家。

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專政是不對羣衆使用暴力的專政，是羣衆意志的專政，是用以壓制羣衆公敵的意志的專政。

這就是『全部政權歸蘇維埃！』這一口號的階級實質。

對內政策和對外政策中的事件，戰爭的延長和對和平的渴望，前綫的失敗和保衛首都的問題，臨時政府的腐敗和『遷往』莫斯科的問題，破壞和飢荒，失業和疲敝，——所有這一切都不可遏止地引導俄國各革命階級去奪取政權。這就是說，國內實行無產階級和革命農民專政的時機已經成熟了。最終實現『全部政權歸蘇維埃！』這個革命口號的時候已經來了。

載於一九一七年十月十三日

『工人之路報』第三十五號

社論

看看無恥到什麼程度

被革命的攻擊逼到牆角的資產階級寵臣政府試圖掙扎脫身，它發出虛偽的聲明，要人相信它沒有打算逃出彼得格勒，沒有想放棄首都。

昨天還有人（『消息報』！）高聲宣佈：政府認為首都情況『不佳』，正在向莫斯科『遷移』。昨天還有人（『國防委員會』！）公開談到『放棄』彼得格勒，而且政府要求撤除通往首都的各要道的大砲。昨天克倫斯基和科爾尼洛夫的策劃反革命陰謀的伙伴——地主羅將柯還在歡迎政府關於『放棄』首都的決定，希望彼得格勒、艦隊和蘇維埃遭到毀滅。昨天『倫敦』還表示同意這個決定，希望政府迅速擺脫彼得格勒和艦隊。昨天一切還是這樣……而今天政府中的張皇失措的寵臣們却在堅定不移地決心捍衛首都的艦隊和衛戍部隊面前狼狽退却了，他們混亂不堪，自相矛盾，怯懦地試圖抹殺事實，竭力在他們昨天如此不成功和如此笨拙地準備出賣的革命面前為自己辯護。

同時，克倫斯基的關於延至春天『遷移』的『堅決』聲明被基什金的同樣堅決的聲明推翻了，基什金說：某些政府機關『現在已經可以遷到』莫斯科了。而『國防委員會』的報告人布·波格丹諾夫（決不是布爾什維克！）同樣堅決地聲稱：『政府方面會表明要離開彼得格勒，而廣大的民主階層則

把政府的遷移看成可能放棄彼得格勒。」（『消息報』）我們更不必說，根據晚報的報道，『擁護臨時政府遷往莫斯科的人獲得……多數贊成』（『俄羅斯新聞』）。

臨時政府的可憐而又渺小的人呵！他們總是欺騙人民，除了力圖再用欺騙羣衆的方法來掩蓋自己的狼狽退却以外，他們還能指望什麼呢？

但是，如果寵臣們只限於欺騙，那就不成其爲寵臣了。克倫斯基在退却和用欺騙的方法掩蓋自己的同時，還發出許多責難，誣衊我們的黨，並大談其『復活暴行』和『革命的危險敵人』、『欺詐』和『腐化羣衆』、『染滿了無辜犧牲者的鮮血的手』等等。

克倫斯基說反對『革命的敵人』，可是同一個克倫斯基却同科爾尼洛夫和薩文柯夫一道製造了反對革命、反對蘇維埃的陰謀，用欺騙的方法把第三騎兵軍調到了首都！……

克倫斯基說反對『復活暴行』，可是同一個克倫斯基却抬高糧價，驅使農村走上暴行和放火的道路！請你們讀讀社會革命黨人護國派的『人民權力報』，並且自己判斷一下：

『本報某些記者寫道，應該把最近的騷動和固定價格的提高聯系起來看。新的價格立即引起了生活費的普遍提高。因此出現了不滿、憤慨和神經過敏，這樣羣衆就比從前更加容易走上暴行的道路！……』（第一四〇號）

克倫斯基說反對『腐化羣衆』，可是同一個克倫斯基却玷污了革命，歪曲了它的純潔風尚，恢復了卑鄙的溫格爾略爾斯基之流和舒金之流爲首的暗探和特務機關！……

克倫斯基說反對『欺詐』，可是同一個克倫斯基的全部制度都是對民主派的徹頭徹尾的欺詐，他公然以虛構陸戰隊在芬蘭海岸登陸來欺詐『民主會議』，從而順利地和哈巴洛夫將軍進行競爭！……

克倫斯基說到『染滿了無辜犧牲者的鮮血的手』，可是同一個克倫斯基的雙手却真正染滿了成千上萬的士兵即今年六月前綫冒險進攻的犧牲者的無辜鮮血！……

人們常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有限度的。可是資產階級寵臣們的厚顏無恥却是沒有限度的，這難道不是很明顯嗎？……

『消息報』報道說，『共和國會議』的議員們以『全場經久不息的熱烈鼓掌』歡迎克倫斯基。我們對科爾尼洛夫叛亂的流產兒，受過克倫斯基洗禮的奴僕式的預備國會本來就沒有期待其他什麼東西。不過，讓這些先生們知道，讓一切暗中準備迫害『左傾分子』的人和一切預先為這種迫害喝采的人知道，當決定的時刻到來的時候，他們同樣都要受到他們想出賣但又欺騙不了的革命的懲罰。

載於一九一七年十月十五日

『工人之路報』第三十七號

社論

破壞革命的工賊

在莫斯科會議上，科爾尼洛夫分子卡列金在立憲民主黨人的熱烈掌聲中說，必須「取締蘇維埃和委員會」。

妥協分子策烈鐵里回答他說，對，可是還嫌太早，因為「在自由革命（即反革命？）的大廈還沒有建成之前，這些脚手架還不能拆掉」。

這是八月初莫斯科會議上的事情，那時科爾尼洛夫和羅將柯、米留可夫和克倫斯基的反革命陰謀剛剛開始形成。

當時陰謀「沒有成功」，因為它被莫斯科工人的政治罷工粉碎了。可是策烈鐵里和米留可夫、克倫斯基和卡列金的聯合却形成了。這是反對布爾什維克工人和士兵的聯合。同時很明顯，聯合不過是一面屏風，在它後面醞釀着反對蘇維埃和委員會、反對革命和革命成果的真正陰謀，即八月底所爆發的那個陰謀。

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能否知道，他們讚揚同莫斯科會議的「有生力量」聯合，就是為科爾尼洛夫陰謀分子效勞呢？「人民事業報」的自由派市儈們和「消息報」的資產階級吹鼓手們能否知道，

他們「孤立」布爾什維克，挖蘇維埃和委員會的牆腳，就是爲反革命效勞，就是把自己列入破壞革命的工賊的隊伍呢？

科爾尼洛夫暴動暴露了全部真相。它揭露了立憲民主黨人以及和立憲民主黨人聯合的反革命性。它揭露了將軍和立憲民主黨人的聯盟對革命所造成的全部危險性。它昭然若揭地表明，如果沒有護國派同卡列金所陰謀反對的後方的蘇維埃和前綫的委員會，革命早就被擊潰了。

大家知道，在科爾尼洛夫暴動的嚴重關頭，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不得不庇身於他們曾經同卡列金之流及其他「有生力量」聯合起來反對過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布爾什維克的」蘇維埃和委員會的保護之下。

這是一個寶貴而又極深刻的教訓。

但是……人們的記憶力太差了。而「消息報」和毫無氣節的「人民事業報」的投敵分子的記憶力尤其差。

科爾尼洛夫暴動總共才過去了一個多月。似乎科爾尼洛夫叛亂已經永遠被消滅了。可是「命運的意志」和克倫斯基的「意志」在這個短短的時間內却使我們進入了新的科爾尼洛夫叛亂時期。科爾尼洛夫「被捕了」。可是科爾尼洛夫叛亂的首領們還掌握着政權。同「有生力量」的舊聯合被粉碎了。可是同科爾尼洛夫分子成立了新聯合。莫斯科會議沒有變成像哥薩克首領卡拉烏洛夫所夢想的那種「長期國會」。可是建立了負有「代替舊蘇維埃組織」的使命的科爾尼洛夫預備國會。黑幫分子在莫斯

科舉行的第一次會議退出了舞台。可是黑幫分子的第二次會議最近又在莫斯科開幕了。這次會議的首領地主羅將柯公開聲稱，「如果蘇維埃和艦隊被毀滅，而彼得格勒又被德國人佔領」，他「將感到高興」。政府裝出了一副審判科爾尼洛夫的樣子。其實它在籌備科爾尼洛夫的「上台」，它在同科爾尼洛夫和卡列金密謀，力圖把革命軍隊調出彼得格勒，打算逃往莫斯科，準備放棄彼得格勒，並且同「我們勇敢的盟友」擁抱接吻。而「我們勇敢的盟友」正焦急地期待波羅的海艦隊被殲滅，彼得格勒被德國人佔領以及……科爾尼洛夫爵士登極……

我們正處在比舊的科爾尼洛夫叛亂更加危險的新的科爾尼洛夫叛亂的前夜，這難道不是很明顯嗎？

現在我們應當加倍地警惕和做好充分的戰鬥準備，這難道不是很明顯嗎？

現在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蘇維埃和革命的委員會，這難道不是很明顯嗎？

使我們擺脫科爾尼洛夫叛亂的救星是什麼呢？能以羣衆運動的全部威力去鎮壓即將來臨的反革命進攻的革命堡壘是什麼呢？

當然不是奴僕式的預備國會！

唯一的救星是蘇維埃和支持蘇維埃的工人和士兵羣衆，這難道不是很明顯嗎？

蘇維埃，而且只有蘇維埃才負有把革命從即將來臨的反革命中挽救出來的使命，這難道不是很明顯嗎？

看來，革命者的職責就是保護並鞏固這些組織，把工人和農民羣衆團結在這些組織的周圍，把這些組織聯合在區域的和全俄的代表大會中。

然而『消息報』和『人民事業報』的變節者忘記了科爾尼洛夫暴動時的『嚴重考驗』，他們好幾天以來一直在誣譏蘇維埃，攻擊蘇維埃，破壞蘇維埃的區域代表大會和全俄代表大會，瓦解並摧毀蘇維埃。

『消息報』說：『地方蘇維埃的作用正在降低。蘇維埃已不再是整個民主派的組織了……』

我們想以永久性的、完備而全面的、能代表國家和地方生活制度的組織來代替臨時性的蘇維埃組織。當專制制度及其全部官僚制度垮台的時候，我們建立了代表蘇維埃作爲整個民主派藉以棲身的臨時性的木棚。而現在正在建造新制度的永久性的磚石大廈來代替木棚，自然，人們會隨着大廈一層一層的建成而陸續走出木棚，搬到更舒適的房子裏去。」

失去廉恥的『消息報』，即由於蘇維埃的長期忍耐而還在苟延殘喘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機關報就是這樣說的。

而毫無氣節的『人民事業報』的略布金、加布金們則蹣跚地跟在『消息報』的後面煞有介事地說道：必須破壞蘇維埃代表大會，因爲只有這樣做才能『挽救』革命和立憲會議。

你們聽到了嗎？推翻了沙皇制度及其暴政的革命的蘇維埃是『臨時性的組織』。爲阿列克謝也夫和克倫斯基效勞的奴僕式的預備國會是『永久性的和全面的組織』。驅散了科爾尼洛夫部隊的革命的

蘇維埃是『臨時性的木棚』。科爾尼洛夫的流產兒，以空談來掩蓋正在動員起來的反革命爲使命的預備國會是『永久性的磚石大廈』。一面是沸騰的生氣勃勃的革命生活。一面是安靜『舒適』的反革命辦公廳。『消息報』和『人民事業報』的投敵分子匆匆忙忙地從斯莫爾尼學院的『木棚』搬到冬宮的『磚石大廈』裏去，把自己從『革命的領袖』降爲阿列克謝也夫爵士的勤務兵，這有什麼奇怪呢？

阿列克謝也夫爵士說：必須取締蘇維埃。

『消息報』回答道：謹遵台命，你們去把冬宮『磚石大廈』的最後『一層』造好吧，到那時『我們』，我們就拆完了斯莫爾尼學院的『木棚』。

阿哲莫夫先生說：必須以預備國會代替蘇維埃。

『人民事業報』的人們回答他說：謹遵台命，讓我們先來破壞蘇維埃代表大會。

而他們這樣做是在現在，在新的科爾尼洛夫叛亂的前夜，當反革命勢力已經在莫斯科召開了自己的代表大會的時候，當科爾尼洛夫分子已經動員了自己的力量，在農村組織了暴行，在城市製造了飢荒和失業，並準備破壞立憲會議，公開在後方和前綫聚集力量以便進行新的反革命發動的時候。這不是直接背叛革命和革命成果又是什麼呢？

他們不是破壞革命和革命組織的卑鄙的工賊又是什麼呢？

既然如此，如果『消息報』和『人民事業報』的先生們在未來的科爾尼洛夫叛亂的『嚴重關頭』『依舊』向工人和士兵『伸手乞憐』，請求保護他們免遭反革命的侵害，那末，組織在蘇維埃中的工人

和士兵應該怎樣對待他們呢？……

工人通常用獨輪車把破壞罷工的工賊運走。

農民通常把破壞同事業的工賊釘柱示衆。

我們不懷疑，蘇維埃一定會找到方法來適當地制裁破壞革命和革命組織的卑鄙工賊。

載於一九一七年十月十五日

「工人之路報」第三十七號

本文沒有署名

在中央委員會會議上的演說

(一九一七年十月十六日)

起義的日子應該選擇得適當。只能這樣來理解決議(2)。有人說，必須等待政府方面的進攻，但是，應該懂得什麼是進攻。抬高糧價、派遣哥薩克到頓巴斯去等等，這一切已經是進攻了。如果沒有軍事進攻，那要等到什麼時候呢？加米涅夫和李諾維也夫的建議客觀上是讓反革命有可能準備和組織起來。我們將無止境地退却，使革命遭到失敗。為什麼我們不應該保證自己有可能選擇起義的日期和條件而不讓反革命組織起來呢？

斯大林同志接着分析了國際關係，他證明說，現在應該有更大的信心。這裏有兩條路綫：一條路綫是堅持爭取革命勝利的方針和回頭看看歐洲；第二條路綫是不相信革命，只打算做一個在野黨。彼得格勒蘇維埃已經走上了起義的道路，不贊同調走軍隊。艦隊已經起義了，因為它已經起來反對克倫斯基。所以，我們應該堅定不移地走上起義的道路。

『有許多公牛圍繞我』^①

布爾什維克發出了號召：要準備好！這個號召是因為形勢的緊張和反革命力量的動員而提出的。反革命想進攻革命，企圖把首都讓給威廉而使革命失去首腦，打算把革命軍隊撤出首都而使首都失去血液。

但是，人們對我們黨發出的革命號召的理解並不是一致的。

工人『照自己的觀點』來理解這個號召，他們已經開始武裝起來。他們（工人）要比許許多多『聰明的』和『有教養的』知識分子有遠見得多。

士兵也不比工人落後。他們昨天還在首都衛戍部隊團、連委員會會議上以絕大多數票通過了用胸膛捍衛革命及其領袖彼得格勒蘇維埃的決議，他們保證說，只要彼得格勒蘇維埃一發出號召，他們就立即行動起來。

工人和士兵的情形就是這樣。

其他階層的情形就不同了。

資產階級知道蝦在哪裏過冬。他們『乾脆』就拖出大砲架在冬宮門前，因為他們有自己的『准尉』和『士官生』，我們相信歷史是不會忘記這些『准尉』和『士官生』的。

『日報』和『人民意志報』的資產階級走狗向我們黨展開了進攻，他們把布爾什維克同黑幫分子『混爲一談』，並竭力向布爾什維克打聽『起義的日期』。

他們的應聲蟲，克倫斯基的勤務兵比納西克之流和唐恩之流，則發表了『中央執行委員會』簽署的宣言，他們號召不要發動，他們像『日報』和『人民意志報』一樣地打聽『起義的日期』，並請工人和士兵向基什金和柯諾瓦洛夫叩頭。

而『新生活報』中嚇得魂不附體的神經衰弱者已經忍耐不住了，因爲他們『不能再保持沉默』，他們懇求我們最後說明：布爾什維克究竟在什麼時候發動。

總之，如果不算工人和士兵，那真是：『有許多公牛圍繞我』，又誹謗又告密，又威脅又懇求，又質問又打聽。

下面是我們的回答：

關於資產階級及其『機關』：對他們我們另外再談。

關於資產階級的走狗和傭僕：我們將打發他們到特務機關去，他們可以在那裏『打聽到』『發動』的『日期』和『時刻』，同時向有關的人『報告』，而發動的行進路線已經由『日報』中的挑撥分子擬好了。

關於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比納西克之流、唐恩之流以及克倫斯基的其他勤務兵：我們不向這夥站到基什金——克倫斯基政府方面反對工人、士兵和農民的『英雄們』做報告。可是，我們要竭力使他們

這些工賊英雄們來向蘇維埃代表大會做報告。他們昨天還企圖破壞這個代表大會，今天他們却在蘇維埃的壓力之下不得不實行退却而召開這個代表大會了。

至於『新生活報』的神經衰弱者，我們還不大清楚他們究竟向我們要求什麼。

如果他們想知道起義的『日期』是爲了預先把張皇失措的知識分子的力量動員起來，以便及時……逃跑，比如說跑到芬蘭去，那我們只能……讚揚他們，因爲我們『總是』贊成動員力量的。

如果他們打聽起義的『日期』是爲了鎮靜他們『鋼鐵般的』神經，那末我們要告訴他們，即使起義的『日期』已經確定了，即使布爾什維克把這個消息『附耳』告訴了他們，那也不會使我們的神經衰弱者感到絲毫『輕鬆』，因爲又會出現新的『問題』，發生歇斯底里等等。

如果他們只是想舉行遊行示威來反對我們，希望和我們黨劃清界限，那我們又只能讚揚他們，因爲第一、在可能發生的『惡化』和『失利』之後無疑會有人考慮到他們的這一賢明措施；第二、這個措施會使工人和士兵的認識明確起來，他們終於會知道，『新生活報』已經是第二次（像七月事變那樣！）從革命隊伍中跑到布爾采夫之流——蘇沃林之流的卑鄙的隊伍中去了。誰都知道，我們總是贊成認識明確的。

但是，也許他們不能『默不作聲』是因爲目前在本國的知識分子張皇失措的泥潭裏大家都在哇哇叫吧？高爾基說『不能默不作聲』不也是因爲這個緣故嗎？這是難以想像的，然而事實。當地主及其僕從們把農民弄到絕望和飢餓『騷動』的時候，他們坐在一旁，默不作聲。當資本家及其走狗給工

人製造全俄同盟歇業和失業的時候，他們坐在一旁，默不作聲。當反革命企圖放棄首都並從首都撤出軍隊的時候，他們能够默不作聲。但是，當革命的先鋒彼得格勒蘇維埃起來保護受騙的工人和農民的時候，這些人却『不能默不作聲』了！並且他們說的第一句話並不是資難反革命，不是的，而是責難那個他們在茶餘酒後談得津津有味但在最緊要關頭却像躲避瘟疫一樣躲避開的革命！這難道不『奇怪』嗎？

俄國革命淘汰了不少權威人士。革命的威力也表現在它不對『名人』打躬作揖，而要他們爲它服務，如果他們不願意向它學習，那就會把他們拋到九霄雲外。這些後來被革命拋棄的『名人』整整有一大串：普列漢諾夫、克魯泡特金、布列什柯夫斯卡婭、查蘇利奇以及一切僅僅因爲他們老而出名的老革命家。我們就心這些『泰斗們』的桂冠會使高爾基睡不着覺。我們就心高爾基會被『死命地』拖到他們那裏去，拖到檔案庫裏去。

那有什麼呢，自由人是可以自由行動的……革命既不會憐憫也不會安葬那些離開革命的死人……

載於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日

『工人之路報』第四十一號

本文沒有署名

① 此語出自舊約「詩篇」。——譯者註

我們需要什麼？

在二月，士兵和工人推翻了沙皇。但是，他們在戰勝沙皇之後並沒有想把政權掌握在自己手裏。在壞牧人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領導之下，工人和士兵自願地把政權交給了地主和資本家的代理人米留可夫之流和李沃夫之流、古契柯夫之流和柯諾瓦洛夫之流。

這是勝利者的嚴重錯誤。現在前綫的士兵和後方的工農正爲這個錯誤付出代價。

工人推翻沙皇本來想得到麪包和工作。可是他們「得到」的却是物價高漲和飢餓、同盟歇業和失業。

爲什麼呢？

——因爲盤踞在政府裏的是資本家和投機分子的代理人，他們想用飢餓征服工人。

農民推翻沙皇本來想得到土地。可是他們「得到」的却是自己代表的被捕和討伐隊的光臨。爲什麼呢？

——因爲盤踞在政府裏的是地主的代理人，他們決不會把土地讓給農民。

我們需要什麼？

士兵推翻沙皇本來想得到和平。可是他們「得到」的却是曠日持久的戰爭，並且有人還想把它拖到明年秋天。

爲什麼呢？

——因爲盤踞在政府裏的是英法銀行家的代理人，他們是靠戰爭掠奪致富的，「迅速」結束戰爭對他們不利。

人民推翻沙皇本來想再過兩三個月就會召開立憲會議。可是立憲會議的召開已經延期一次，現在敵人竟公然準備把它徹底破壞了。

爲什麼呢？

——因爲盤踞在政府裏的是人民的敵人，及時召開立憲會議對他們不利。

二月革命勝利之後，政權落在地主和資本家、銀行家和投機分子、包買主和奸商的手裏，——這就是工人和士兵的嚴重錯誤，這就是目前在後方和前綫發生各種災難的原因。

必須立即糾正這個錯誤。已經到了這樣的時刻：再拖延下去就會使整個革命事業遭到毀滅。

必須以新的工農政府來代替目前的地主資本家政府。

必須以人民承認的、由工人、士兵和農民的代表選出並對這些代表負責的政府來代替目前這個不是由人民選出和對人民負責的冒牌政府。

必須以工兵農代表蘇維埃的政府來代替基什金—柯諾瓦洛夫政府。

二月裏所沒有做到的事情，現在應該做到了。

用這種方法，也只有用這種方法才能爭取到和平、麪包、土地和自由。

工人、士兵、農民、哥薩克以及全體勞動者們！

你們願意使新的工農政府來代替目前的地主資本家政府掌握政權嗎？

你們願意使俄國的新政府根據農民的要求宣佈廢除地主的土地所有權，並把地主的全部土地無償地交給農民委員會嗎？

你們願意使俄國的新政府公佈沙皇的秘密條約，承認這些條約無效，並建議一切交戰國人民締結公正的和約嗎？

你們願意使俄國的新政府徹底壓制那些故意加劇飢荒和失業、加劇破壞和物價高漲的同盟歇業者和投機分子嗎？

如果你們願意這樣，你們就要聚集自己的一切力量，一致奮起，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舉行會議，選舉代表團，並通過它們向明天在斯莫爾尼召開的蘇維埃代表大會陳述自己的要求。

如果你們大家都同心協力，堅定不移地行動起來，那末誰也不敢抗拒人民的意志。你們的發動愈有力、愈有組織、愈強大，舊政府就會愈和平地讓位於新政府。到那時全國就會勇敢而堅決地起來為人民爭取和平，為農民爭取土地，為飢民爭取麪包和工作。

政權應該轉歸工兵農代表蘇維埃。

我們需要什麼？

掌握政權的應該是由蘇維埃選出的，蘇維埃可以罷免並對蘇維埃負責的新政府。
只有這樣的政府才能保證立憲會議的及時召開。

載於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工人之路報」第四十四號

社論

註 釋

(一) 國際主義者國際代表會議於一九一五年九月五日至八日(八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在齊美爾瓦爾得舉行。代表會議在宣言中承認世界大戰是帝國主義的戰爭，斥責「社會主義者」投票贊成軍事撥款和參加資產階級政府的行爲，並號召歐洲工人爲反對戰爭和爭取不割地不賠款的和平而展開鬥爭。國際主義者第二次代表會議於一九一六年四月二十四日至三十日(十一日至十七日)在昆塔爾舉行。昆塔爾代表會議所通過的宣言和決議是反戰國際革命運動發展中的前進的一步。但是，昆塔爾代表會議和齊美爾瓦爾得代表會議一樣，也沒有採納布爾什維克的口號：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使本國帝國主義政府在戰爭中失敗，建立第三國際。——(正文第八頁)

(二) 「統一派」在組織上形成於一九一七年三月，它聯合了極右的孟什維克護國派，在「統一派」中起領導作用的是普列漢諾夫和從前的取消派布利特科夫與約爾丹斯基。「統一派」無條件地支持臨時政府，要求繼續進行帝國主義戰爭，並和黑黨分子一道攻擊布爾什維克。在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統一派」的成員參加了反革命的「救國救革命委員會」。——(正文第十一頁)

(三) 「言論報」是立憲民主黨的中央機關報，於一九〇六年二月至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在彼得堡出版。——(正文第十九頁)

(四) 「日報」是由銀行界出資創辦的報紙，於一九二二年在彼得堡創刊，爲孟什維克取消派所操縱，因爲進行反革命活動，於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被封閉。——(正文第十九頁)

(五) 由於米留可夫對新聞記者的談話，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五日「真理報」第十七號以「打倒帝國主義者的政策！」爲題發表了一篇評述臨時政府對外政策的社論。

二月革命以後(自一九一七年三月五日起)、「真理報」開始作為布爾什維克黨的中央機關報出版。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五日，俄國社會民主黨(布)中央委員會常務局擴大會議決定約·維·斯大林參加「真理報」編輯部。弗·伊·列寧於一九一七年四月回到俄國以後領導了「真理報」的工作。「真理報」的經常撰稿者有維·米·莫洛托夫、雅·米·斯維爾德洛夫、米·斯·奧里明斯基、克·恩·薩莫依洛娃等人。一九一七年七月五日，「真理報」編輯部被十官生和哥薩克搗毀。七月事變以後，由於弗·伊·列寧轉入地下，約·維·斯大林擔任了黨中央機關報的主筆。自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三日起，俄國社會民主黨(布)中央委員會軍事局終於出版了「工人和士兵報」。黨中央委員會發出指示說，在黨中央機關報復刊以前，「工人和士兵報」應起黨中央機關報的作用。在七月至十月這個時期，黨中央機關報在把工人和士兵團結在布爾什維克黨周圍和準備武裝起義方面進行了巨大的工作。自一九一七年八月十三日起，布爾什維克的中央機關報以「無產者報」的名稱出版，「無產者報」被封閉後，以「工人日報」的名稱出版，後來又以「工人之路報」的名稱出版。「工人之路報」出版到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自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七日起，布爾什維克黨的中央機關報重新以「真理報」的名稱出版。——(正文第二十一頁)

(六)「晚間報」是阿·謝·蘇沃林創辦的一種反動的晚報，於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七年在彼得堡出版。——(正文第二十二頁)

(七)「人民事業報」是社會革命黨人的報紙，於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五日至一九一八年一月在彼得格勒出版。——(正文第二十四頁)

(八)宗得爾德是瑞士七個天主教邦在一八四五年結成的反動聯盟，它主張國家在政治上的分散。一八四七年，宗得爾德和主張瑞士政權集中的其他各邦之間爆發了武裝鬥爭。戰爭的結果是宗得爾德遭到失敗，瑞士從國家聯盟變成了統一的聯盟國家。——(正文第二十五頁)

(九)俄國社會民主黨(布)第七次全國代表會議(四月代表會議)於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在彼得格勒舉行。這是布爾什維克第一次公開舉行的代表會議。它在黨的生活中起了代表大會的作用。弗·伊·列寧在關於目前形勢的報告中發展了他從前在四月提綱中所闡述的原理。約·維·斯大林在代表會議上發表了捍衛弗·伊·列寧的關於目前形勢問題的決議案的演說，並做了關於民族問題的報告。代表會議斥責了加米涅夫、李可夫、季諾維也夫、布哈林和皮達可夫

的機會主義和投降主義立場，因為他們反對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而在民族問題上則站在民族沙文主義的立場上。四月代表會議給布爾什維克黨規定了爭取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方針。四月代表會議關於民族問題的決議，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三年版卷上第三四五頁。——（正文第二十八頁）

（二〇）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於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八日至二十三日在莫斯科舉行。代表大會堅決駁斥了布哈林和皮達可夫在民族問題上的大國沙文主義觀點。關於大會所通過的「俄國共產黨（布）黨綱」，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三年版卷上第四〇九頁至第四三〇頁。——（正文第三十頁）

（二一）見「一九二〇年七月至八月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一九三四年莫斯科版第四九二頁。——（正文第三十頁）

（二二）弗·伊·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十五日「真理報」第三十三號上發表的「是地主和農民之間的「自願協議」嗎？」一文中引用了盛加略夫的電報原文（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一〇八頁）。——（正文第三十三頁）

（二三）彼得格勒蘇維埃執行委員會所召開的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會議於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三日在彼得格勒舉行，會議是在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影響下進行的。——（正文第四十頁）

（二四）臨時政府外交部部長，立憲民主黨領袖米留可夫於一九一七年四月十八日向盟國發出照會，表示臨時政府一定忠實執行沙皇政府所簽訂的條約，並聲明臨時政府準備繼續進行帝國主義戰爭。照會引起了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的極大憤怒。——（正文第四十二頁）

（二五）沙皇寵妃克舍辛斯卡婭的宮院在二月革命時期為革命士兵所佔領。布爾什維克的中央委員會和彼得格勒委員會、俄國社會民主黨（布）中央委員會軍事局、士兵俱樂部以及工人和士兵的其他組織曾經設在這裏。——（正文第四十二頁）

（二六）在瑪麗亞宮會議以後，臨時政府於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對米留可夫照會發表了一個「說明」，說「堅決戰勝敵人」這個口號意味着「在民族自決的基礎上確立持久的和平」。妥協主義的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執行委員會認為政府的修正和「說明」是令人滿意的，認為「問題業已解決」。——（正文第四十四頁）

（二七）崩得（即「波蘭、立陶宛和俄羅斯猶太工人總聯盟」）成立於一八九七年十月（見「斯大林全集」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三六四頁註〔七〕）。——（正文第五十頁）

（二八）在鄉、鎮代表大會上選出的什呂謝爾堡縣革命人民委員會採取了解決土地問題的措施。該委員會的土地委員會次

定：(一)由村社耕種原屬教堂、寺院、皇族以及私有主的閒置的土地；(二)按照最低的價格從私有的莊園和倉庫中徵購必需的牲畜和農具等等。根據這個決議，各個鄉的委員會控制了該縣的全部土地，進行了農具的登記，確定了護林工作，組織了對閒置土地的耕種等等。——(正文第五十四頁)

(二九) 在一九一七年五月三日「士兵真理報」第十三號附刊上公佈了俄國社會民主黨(布)第七次全國代表會議(四月代表會議)的決議。——(正文第六十一頁)

(三〇) 彼得格勒的區杜馬選舉的準備工作是在一九一七年四月開始的。「真理報」、布爾什維克黨的彼得格勒委員會和各區委員會號召工人和士兵積極參加選舉並投票擁護布爾什維克的名單。一九一七年五月十日，俄國社會民主黨(布)彼得格勒委員會在約·維·斯大林的參加之下召開了會議，會上聽取了全市選舉委員會和各區選舉委員會關於地方自治機關選舉運動進程的報告。彼得格勒的區杜馬選舉是在一九一七年五月二十七日至六月五日舉行的。約·維·斯大林曾經寫了「關於彼得格勒地方自治機關選舉的總結」一文評述選舉的結果(見本卷第八十五頁)。——(正文第六十二頁)

(三一) 勞動團分子或「勞動團」，是小資產階級民主分子的集團，於一九〇六年四月由第一屆國家杜馬的農民代表組成。一九一七年，勞動團分子和「人民社會主義黨」合併。——(正文第六十六頁)

(三二) 「人民社會主義者」是小資產階級的組織，成立於一九〇六年，是由社會革命黨右翼中分化出來的。「人民社會主義者」提出的政治要求並沒有超出君主立憲的範圍。列寧把他們稱為「社會主義立憲民主黨人」和「社會革命黨的孟什維克」。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以後，「人民社會主義者」的黨在其他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政黨中是採取最右的立場的政黨之一。十月革命以後，「人民社會主義者」參加了反革命組織。——(正文第六十六頁)

(三三) 「工人報」是孟什維克黨的中央機關報，於一九一七年三月七日在彼得格勒創刊。十月革命以後不久該報報館就被封閉。——(正文第六十七頁)

(三四) 「區聯派」(即「統一社會民主主義者區聯組織」)是一九一三年在彼得堡產生的。加入這個組織的有托洛茨基孟什維克分子和一部分以前的脫離黨的布爾什維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區聯派採取了中派的立場，並進行了反對布爾什維克的鬥爭。一九一七年，區聯派發表聲明，表示贊成布爾什維克黨的路綫。因此，在一九一七年五月選舉彼得格勒的區杜馬時，布爾什維克同區聯派結成了聯盟。在俄國社會民主黨(布)第六次代表大會上，區聯派被接收入黨。後來發現以托洛

茨基爲首的一部分區聯派分子是人民的敵人。——（正文第六十九頁）

(二五) 『新生活報』是孟什維克的報紙，於一九一七年四月在彼得格勒創刊。在它的周圍團結了孟什維克馬爾托夫分子和帶有半孟什維克傾向的個別的知識分子。『新生活報』集團經常動搖於妥協派和布爾什維克之間；七月事變以後，該集團的成員同孟什維克集團派一起參加了統一代表大會。十月革命以後，『新生活報』集團（除了一些參加到布爾什維克方面來的人以外）對蘇維埃政權採取了敵對的立場。『新生活報』報館於一九一八年夏天被封閉。——（正文第六十九頁）

(二六) 全俄農民第一次代表大會於一九一七年五月四日至二十八日在彼得格勒舉行。在這次代表大會上佔多數的是社會革命黨人和一些靠近他們的集團。各省選出的農民代表絕大部分是代表農村富農上層的。——（正文第七十五頁）

(二七) 『士兵權利宣言』是臨時政府軍事部部長克倫斯基於一九一七年五月十一日對陸海軍發佈的關於軍人的基本權利的命令。『宣言』大大地限制了士兵在一九一七年革命初期所爭得的權利。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所把持的彼得格勒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對『士兵權利宣言』表示歡迎，而士兵和水兵則報以抗議性的羣衆大會，稱它爲剝奪權利的宣言。——（正文第七十五頁）

(二八) 『交易所晚報』是『交易所新聞』的晚刊。『交易所新聞』是資產階級的報紙，於一八八〇年在彼得堡創刊。『交易所晚報』成了稱呼沒有原則和被收買的報刊的普通名詞。該報報館於一九一七年十月被彼得格勒蘇維埃軍事革命委員會封閉。——（正文第七十六頁）

(二九) 瑞士社會黨書記羅柏特·格里姆於一九一七年五月來到俄國。資產階級報紙在六月初發表了一個消息，說格里姆所負的任務是來試探一下德俄兩國有無單獨媾和的可能。因此，臨時政府把格里姆趕出了俄國。——（正文第七十九頁）

(三〇) 由彼得格勒蘇維埃籌備和召開的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是在一九一七年六月三日至二十四日舉行的。在這次代表大會上，社會革命黨人（有二百八十五名代表）和孟什維克（有二百四十八名代表）佔多數。當時在蘇維埃中還佔少數的布爾什維克只有一百零五名代表。布爾什維克在代表大會上揭露了戰爭的帝國主義性質以及同資產階級妥協的危險性。弗·伊·列寧發表了關於對臨時政府的態度和關於戰爭的演說，他反對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妥協主義口號，要求全部政權歸蘇維埃。這次代表大會是在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影響下進行的。——（正文第八十三頁）

(三一) 『人民意志報』是社會革命黨右翼的機關報，於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二十四日在彼得格勒出版。——

(正文第八十七頁)

(三)「告彼得格勒全體勞動者，全體工人和士兵書」這篇宣言是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中央委員會和彼得格勒委員會定於一九一七年六月十日舉行的工人和士兵的遊行示威而寫的。這篇宣言起初是在六月九日以傳單形式發表，在彼得格勒各區散發。這篇宣言本來應當在六月十日登在「真理報」和「士兵真理報」上，但是因為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和彼得格勒委員會在六月九日晚間被迫取消了遊行示威，所以它又從「真理報」和「士兵真理報」的鉛版上被割去。發出的「士兵真理報」只有一小部分印上了這篇宣言。六月十三日，這篇宣言發表在「真理報」第八十號上，登在「關於遊行示威的真相」一文的下面。一九一七年六月十七日和十八日，為了迎接定於六月十八日舉行的新的遊行示威，這篇宣言又在「真理報」上發表了一次。——(正文第九十頁)

(三)「戰壕真理報」是布爾什維克的報紙，於一九一七年四月三十日在里加創刊。該報最初幾號是由新刺多牙國士兵委員會用士兵的錢出版的。從第七號(一九一七年五月十七日)起，該報成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里加委員會軍事局和俄羅斯部的機關報。從第二十六號(一九一七年七月五日)起，成了里加委員會第十二集團軍黨組織的機關報，後來又成了拉脫維亞邊區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會軍事局的機關報。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一日該報報館被封閉。但是過了一天，即七月二十三日，就出版了「戰壕警鐘報」來代替「戰壕真理報」。「戰壕警鐘報」是拉脫維亞社會民主黨聯合軍事局的機關報，它一直出版到德國人佔領里加時為止。十月十二日，「戰壕警鐘報」在文登城復刊。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九日，該報採用了原來的名稱——「戰壕真理報」。從那時起，該報一直出版到一九一八年二月。——(正文第九十六頁)

(三)「士兵真理報」是布爾什維克的報紙，於一九一七年四月十五日創刊，起初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彼得格勒委員會軍事局的機關報，自五月十九日起成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中央委員會軍事局的機關報。「士兵真理報」在彼得格勒的士兵和工人中間很受歡迎。工人們為該報的出版和在前綫士兵中的免費散發捐助資金。該報發行額達五萬份，其中有半數是送到前綫的。一九一七年七月事變時，「士兵真理報」報館和「真理報」報館同時被臨時政府搗毀和封閉。十月革命勝利以後不久「士兵真理報」就復刊了，該報一直出版到一九一八年三月。——(正文第一〇〇頁)

(三)「勞動」印刷所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中央委員會在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二日購買的，布爾什維克的報紙和書籍在該所印刷。購買印刷所的款項是工人和士兵響應「真理報」的號召自行捐助的。一九一七年七月六日，該印刷所被士官

生和哥羅克的隊伍搗毀。——（正文第一〇〇頁）

（三六）布爾什維克彼得格勒市第二次代表會議（緊急代表會議）是在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召開的。出席會議的代表有一百四十五人，代表三萬二千二百二十名黨員。召開緊急代表會議是因為在前幾開始的進攻以及臨時政府企圖調走彼得格勒革命部隊和「疏散」彼得格勒革命工人等情況使彼得格勒和國內的政治形勢更加嚴重了。代表會議曾於七月三日至五日的事變而中斷，直至七月十六日才復會。代表會議復會後的全部工作都是在約·維·斯大林直接領導下進行的。——（正文第一〇二頁）

（三七）莫斯科非常會議（即莫斯科國務會議）是臨時政府在一九一七年八月十二日召開的。參加會議的多半是地主、資產階級、將軍、軍官和哥薩克上層的代表。蘇維埃和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代表團是由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組成的。科爾尼洛夫、阿列克謝也夫、卡列金等人在會上提出了鎮壓革命的計劃。克倫斯基在演說中威脅說要鎮壓革命運動和制止農民奪取地主土地的企圖。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在約·維·斯大林所寫的宣言中號召無產階級抗議莫斯科會議。莫斯科的布爾什維克在會議開幕的當天組織了有四十多萬人參加的一日罷工。其他許多城市也舉行了抗議性的羣衆大會和罷工。約·維·斯大林寫了好幾篇文章來揭露莫斯科會議的反革命本質（見本卷第一八一、一八八、一九九、二〇三等頁）。——（正文第一〇六頁）

（三八）波羅的海艦隊水兵代表團於一九一七年七月五日從赫爾辛福斯來到彼得格勒。代表團到彼得格勒來的原因在於臨時政府企圖利用波羅的海艦隊的軍艦來對付積極參加彼得格勒七月三日和四日遊行示威的喀琅施塔得革命水兵。七月七日，臨時政府下令逮捕了這個由六十七名代表組成的代表團。——（正文第一〇六頁）

（三九）臨時政府在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所把持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同意下，於一九一七年七月十一日下令解除了謝斯特羅列茨克的工人的武裝，當局向工人提出最後通牒，要工人交出武裝，並以動用武力相威脅。謝斯特羅列茨克兵工廠工廠委員會的布爾什維克委員被逮捕。——（正文第一〇六頁）

（四〇）一九一七年七月八日，臨時政府發表了一個宣言，宣言中寫了許多迷惑民心的諾言。臨時政府、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想用這些諾言來安定經過七月三日至五日事變的羣衆。臨時政府一方面號召繼續進行帝國主義戰爭，一方面又答應在規定的日期（九月十七日）舉行立憲會議的選舉，擬定八小時工作制、社會保險等法律草案。雖然七月八日宣言完全是形

式的，但它仍然成了立憲民主黨人的攻擊目標。立憲民主黨人提出取消這個宣言作爲他們參加政府的條件。——（正文第一一頁）

〔四二〕卡姆柯夫派是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後不久形成的社會革命黨左翼的首領之一卡姆柯夫·布（卡茨）的擁護者。——（正文第一一四頁）

〔四三〕「反革命的勝利」一文曾以「反革命的凱旋」爲題登在一九一七年七月十九日喀琅施塔得的「無產階級事業報」第五號上。——（正文第一二二頁）

〔四四〕這是弗·席勒的悲劇「菲艾斯柯在熱那亞的作亂」中的主角之一突尼斯的摩爾人穆萊·哈桑所說的話（「弗·席勒全集」一九三六年「科學院」出版社版第二卷第二六〇頁）。——（正文第一二六頁）

〔四五〕阿·韓德遜是英國工黨的領導者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韓德遜是一個社會沙文主義者，曾爲聯合「舊治內閣」的閣員。

阿·托馬是法國社會黨的領導者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是一個社會沙文主義者，曾參加法國內閣。——（正文第一二六頁）

〔四六〕「告彼得格勒全體勞動者，全體工人和士兵書」這篇宣言是約·維·斯大林在七月三日至五日的事變後受布爾什維克彼得格勒市第二次代表會議的委託而寫的。這篇宣言刊載在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工人和士兵報」第二號上（該報的第一版把日期誤排爲七月二十四日）。由於工人和士兵的要求，這篇宣言又在八月一日在第八號上重載。——（正文第一二九頁）

〔四七〕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把七月二十一日日的會議稱爲「歷史性的」會議。這次會議是臨時政府因立憲民主黨人退出政府和克倫斯基提出辭職引起政府危機而召開的。參加會議的有各資產階級政黨和妥協政黨的代表。在會議上，立憲民主黨人要求建立一個行動不受蘇維埃和各民主黨派牽制並能用高壓手段恢復軍隊中的「紀律」等等的政府。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同意這些要求，並授權克倫斯基組織新的臨時政府。——（正文第一三三頁）

〔四八〕這是美國民主詩人華·惠特曼的歌詞中的一句話（見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彼得堡委員會出版的「革命歌集」一九一六年版第九頁）。——（正文第一三四頁）

〔四九〕指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至三日、七月十六日至二十日舉行的布爾什維克彼得格勒市緊急代表會議（見註〔三六〕）和

七月十五日至十六日舉行的孟什維克第二次市代表會議。——（正文第一三六頁）

〔四七〕「獨立憲會議的選舉」一文是因爲立憲會議選舉運動的開始而寫的（照臨時政府規定，一九一七年九月十七日進行立憲會議的選舉）。該文第一部分曾刊載在一九一七年七月五日「真理報」第九十九號上。但因七月事變後「真理報」報館被封閉，該文續稿的發表便告中斷。直到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七日，該文才在「工人和士兵報」第四號上全部刊出。——（正文第一四一頁）

〔五〇〕全俄農民聯合會是一九〇五年產生的一個小資產階級組織。聯合會提出了實現政治自由、召開立憲會議和廢除土地私有制的要求。農民聯合會到一九〇六年瓦解。一九一七年聯合會又恢復活動，並於七月三十一日在莫斯科召開了全俄代表大會。代表大會表示完全擁護臨時政府，贊成繼續進行帝國主義戰爭，反對農民奪取地主的土地。一九一七年秋天，農民聯合會總委員會的一些委員參加了鎮壓農民起義。——（正文第一四一頁）

〔五一〕彼得格勒衛戍部隊農民代表蘇維埃（後來改稱爲彼得格勒農民代表蘇維埃）是一九一七年四月十四日由彼得格勒軍隊中和某些企業中的代表組成的。該蘇維埃所提出的主要任務是爭取把全部土地無償地交給農民使用。彼得格勒農民代表蘇維埃對右翼社會革命黨人領導的全俄農民代表蘇維埃的妥協政策進行了鬥爭。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後，該蘇維埃積極參加了組織農村蘇維埃政權和實行土地法令的工作。一九一八年二月，由於舊軍隊復員，該蘇維埃停止了活動。——（正文第一四三頁）

〔五二〕俄國社會民主黨（布爾什維克）第六次代表大會於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三日在彼得格勒舉行。代表大會聽取並討論了下列的報告：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和組織報告，各地的總結報告，戰爭和國際形勢，政治形勢和經濟狀況，工會運動，立憲會議的選舉運動。大會通過了新的黨章和建立青年團的特別決議。約·維·斯大林做了中央委員會的總結報告和關於政治形勢的報告。代表大會否決了企圖破壞黨的社會主義革命方針的布哈林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托洛茨基主義的提案，通過了約·維·斯大林提出的關於政治形勢的決議案。代表大會給黨規定了武裝起義的方針，社會主義革命的方針。——（正文第一四七頁）

〔五三〕弗里德利希·阿德勒是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的首領之一。一九一六年，他爲抗議戰爭而殺死了奧地利總理斯圖克，因此，在一九一七年五月被判處死刑。阿德勒在一九一八年出獄後對十月革命採取了敵對立場。——（正文第一四八頁）

〔五〕一九一七年七月四日在工人區散發了一篇宣言：

「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同志們！既然反革命資產階級公開地反對革命，那就讓全俄工兵農代表蘇維埃把全部政權拿到自己手裏吧！」

這是彼得格勒革命居民的意志，彼得格勒居民有權利通過和平的和有組織的遊行示威把他們的這種意志傳達給正在開會的全俄工兵農代表蘇維埃執行委員會。

革命工人和革命士兵的意志萬歲！

蘇維埃政權萬歲！

聯合政府垮台了，它已經分崩離析，不能完成它所擔負的任務。擺在革命面前的任務是艱鉅而繁重的。需要有一個能同革命無產階級、革命軍隊和革命農民聯合在一起堅決地鞏固和擴大人民的勝利成果的新政權。只有工兵農代表蘇維埃的政權才能成爲這樣的政權。

昨天彼得格勒革命的衝鋒部隊和工人爲了宣佈「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而舉行了發動。我們號召把各團體和各工廠裏爆發的這個運動變成和平的、有組織的、表達彼得格勒全體工人、士兵和農民的意志的運動。

俄國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會

俄國社會民主黨彼得堡委員會

俄國社會民主黨福爾派委員會

俄國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會軍事局

工兵代表蘇維埃工人部幹事會——（正文第一五三頁）

〔五〕「真理小報」是在一九一七年七月六日爲代替當天的「真理報」而出版的，因爲「真理報」編輯部已被士官生搗毀。「真理小報」以「沉着和堅毅」爲題刊載了俄國社會民主黨（布）中央委員會、彼得格勒委員會和俄國社會民主黨（布）軍事局的宣言。——（正文第一五四頁）

〔五〕「活的言語報」是在彼得格勒出版的一種黑幫派的黃色報紙。一九一七年，該報進行了猛烈的反布爾什維克的煽動。該報出到十月革命時停刊。——（正文第一五五頁）

〔五〕「把誹謗者送交法庭！」這一傳單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中央委員會在一九一七年七月五日以後印發的，並於七月九日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赫爾辛福斯委員會出版的「浪潮報」上發表。傳單上寫道：「反革命想用最簡單的方法使革命失去首腦，他們在羣衆中製造混亂，並唆使羣衆去反對最有聲望的領袖，有功的革命戰士……我們要求臨時政府和工兵代表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立即公開地調查暴徒和被僱傭的誹謗者爲損毀工人階級領袖的榮譽和生命而進行卑鄙陰謀的一切情況……把誹謗者和散佈誹謗言論的人送交法庭。把暴徒和造謠分子釘柱示衆！」——(正文第一五六頁)

〔六〕別茲拉波特內依是德·查·曼努伊里斯基的筆名。——(正文第一五八頁)

〔五〕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七日，運送烏克蘭波格丹·赫梅里尼茨基團隊前往前綫的軍用列車在基輔附近各車站以及在基輔當地遭到哥薩克和重騎兵的射擊。——(正文第一六三頁)

〔六〕第一號命令是彼得格勒蘇維埃根據革命軍隊代表的要求在一九一七年三月一日頒佈的。革命軍隊的代表們聲明說，士兵對國家杜馬臨時委員會和由臨時委員會成立的軍事委員會愈來愈不信任。

「命令」指示各部隊(連、營等)選出士兵委員會並派遣自己的代表參加工兵代表蘇維埃，並規定了部隊中的武器由士兵委員會掌管，准許士兵只執行軍事委員會的那些不與工兵代表蘇維埃的命令和決議相抵觸的命令等等。——(正文第一六七頁)

〔六〕約·維·斯大林指的是列寧在一九一七年七月寫的小冊子「論口號」(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一六四頁，「列寧文選」兩卷集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第二卷第七十六頁)。——(正文第一七一頁)

〔六〕「反對莫斯科會議」一文是約·維·斯大林受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中央委員會的委託而寫的。中央委員會在一九一七年八月五日討論了莫斯科會議的問題。中央委員會決定印發決議和傳單，並決定在中央機關報上登載一些評論莫斯科會議的文章。「反對莫斯科會議」一文最初作爲社論發表在「工人和士兵報」第十四號上，後來發表在一九一七年八月十二日的喀琅施塔得「無產階級事業報」上，八月十三日又作爲黨中央委員會的宣言發表在「無產者報」創刊號上。此外，「反對莫斯科會議」一文曾印成傳單散發。

在宣言和傳單上，該文最後幾行改成了如下的字樣：

「同志們！要召集羣衆大會並通過抗議「莫斯科會議」的決議！要響應普梯洛夫工廠的工人，並在今天進行募捐，幫助

遭受迫害的黨報，以表示對「會議」的抗議。不要接受別人的挑釁，不要在今天舉行任何街頭的發動！」——（正文第一八一頁）

〔六三〕 斯德哥爾摩代表會議的問題發生於一九一七年四月。丹麥社會民主黨人柏格別爾格來到彼得格勒，他代表丹麥、挪威、瑞典三國工人黨的聯合委員會邀請俄國各社會主義政黨參加斯德哥爾摩代表會議就締結和約問題進行討論。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所把持的執行委員會以及後來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都決定參加斯德哥爾摩代表會議並擔任會議的發起人。全俄布爾什維克第七次代表會議（四月代表會議）堅決反對參加斯德哥爾摩代表會議，並揭穿了這個會議的帝國主義性質。八月六日，在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上討論斯德哥爾摩代表會議問題時，加米涅夫號召參加這次代表會議，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布爾什維克黨團不同意加米涅夫的發言，黨中央委員會指斥了他的路線，並決定在中央機關報上闡明黨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八月九日在「工人和士兵報」上發表了約·維·斯大林的「再論斯德哥爾摩代表會議」一文，八月十六日在「無產者報」上又刊載了弗·伊·列寧的一封信（論加米涅夫在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就斯德哥爾摩代表會議的發言）。——（正文第一八四頁）

〔六四〕 爲了籌備斯德哥爾摩代表會議，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執行委員會於一九一七年四月決定派遣代表團到各中立國和盟國去。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批准了彼得格勒蘇維埃的這個決議。代表團到過英國、法國、意大利和瑞典，在這些國家裏和各個社會主義政黨的代代表進行了談判。斯德哥爾摩代表會議未曾召開。——（正文第一八四頁）

〔六五〕 長期國會是十七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國會，該國會開了一三年（一六四〇年至一六五三年）的會。——（正文第一八九頁）

〔六六〕 所謂「社會活動家」預備會議或「非正式會議」是一九一七年八月八日至十日在莫斯科舉行的。會議的目的是要把地主資產階級集團和軍閥聯合起來，並制定統一的政綱來迎接即將召開的國務會議。會上成立了反革命的「社會活動家聯合會」。——（正文第一九一頁）

〔六七〕 一九一七年三月底召開的芬蘭議會要求實行芬蘭自治。在同臨時政府進行了長期而無結果的談判以後，芬蘭議會於一九一七年七月五日通過了「最高權力法」，根據這項法律，除了屬於全俄機關管轄的對外政策、軍事立法和軍事管理等问题以外，議會的權力擴展到芬蘭生活的各個方面。臨時政府於一九一七年七月十八日發表聲明，說芬蘭議會在立憲會議沒

有表示態度以前通過了法律，於是把該議會解散了。——（正文第一九五頁）

(六) 烏克蘭中央拉達是烏克蘭各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黨派於一九一七年四月建立的。七月事變前夕，組織了拉達總書記處作為烏克蘭的最高管理機關。臨時政府在摧毀了彼得格勒的七月遊行示威以後，實行民族壓迫政策，從烏克蘭境內劃出了頓巴斯、葉加特林諾斯拉夫地區和烏克蘭的其他地區。烏克蘭的最高權力轉到了臨時政府所任命的專員手中。但是面臨着日益逼近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威脅，拉達的首領們很快就同臨時政府妥協了，於是拉達成了烏克蘭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反革命的堡壘。——（正文第一九五頁）

(七)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消息報』於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創刊。在全俄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成立工兵代表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以後，該報成了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機關報，自一九一七年八月一日起（自一三三號起），該報改名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消息報』。在上述時期內，該報一直為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所操縱，並對布爾什維克黨進行殘酷的鬥爭。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全俄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以後，『消息報』就成了蘇維埃政權的正式機關報。一九一八年三月，由於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的遷移，該報也從彼得格勒移至莫斯科出版。——（正文第二〇二頁）

(八) 一九一七年八月十九日，德軍開始突破里加戰綫。俄軍對敵人進行了頑強的抵抗，但以科爾尼洛夫為代表的最高指揮部却下令退却，於是八月二十一日德國人佔領了里加。科爾尼洛夫放棄里加的目的是給革命的彼得格勒造成威脅，把革命軍隊調出彼得格勒，給實現反革命陰謀造成方便條件。——（正文第二〇二頁）

(九) 『新時報』是反動貴族和官僚集團的機關報，於一八六八年在彼得堡創刊，自一九〇五年起，該報成了黑幫分子的機關報之一。一九一七年十月月底被封閉。——（正文第二〇六頁）

(十) 『俄羅斯新聞』於一八六三年在莫斯科創刊，該報代表自由派地主和資產階級的利益。一九一八年和其他反革命報紙一起被封閉。——（正文第二二二頁）

(十一) 德雷福斯案件是法國反動集團所組織的挑釁性的審判案，根據這一審判，法國總參謀部的軍官猶太人德雷福斯於一八九四年被軍事法庭依據顯然是捏造的間諜罪和叛國罪判處終身監禁。當時在法國掀起的援救德雷福斯的社會運動揭露了法庭的貪贓枉法，並使共和派和君主派之間的政治鬥爭尖銳化。一八九九年德雷福斯被赦免和釋放。一九〇六年在重新審

查該案時被判無罪。——(正文第三三六頁)

(七四) 『泰晤士報』(「Times」)是英國大資產階級的權威報紙，於一七八八年在倫敦創刊。——(正文第三三七頁)

(七五) 『晨報』(「Morning」)是資產階級的報紙，於一八八四年在巴黎創刊。——(正文第三三七頁)

(七六) 『二者必居其一』一文曾經稍加刪節於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四日以『出路何在?』為題先在『無產者報』第十號上刊載。——(正文第二四一頁)

(七七) 『俄羅斯意志報』是由大銀行出資創辦的資產階級報紙，於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在彼得格勒出版。——(正文第二四四頁)

(七八) 『陰謀在繼續』一文於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刊載在『工人日報』第五號上。在這一天的，由於科爾尼洛夫的叛亂，該報除了正刊以外還出了一張號外。第二天，即八月二十九日，『陰謀在繼續』一文又以『政治評論』為題重新發表在『工人日報』第六號上。——(正文第二五〇頁)

(七九) 『時代報』(「Temps」)是資產階級的報紙，於一八一九年至一九四二年在巴黎出版(一八四二年至一八六一年一度停刊)。——(正文第二七五頁)

(八〇) 彼得格勒蘇維埃的決議於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七日發表在『工人之路報』第二十一號上。——(正文第二九九頁)

(八一) 鐵路罷工發生在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鐵路工人和職員要求提高工資，規定八小時工作制和改善糧食供應。罷工蔓延到國內所有的鐵路，並且得到了工業工人的同情和支持。——(正文第三〇〇頁)

(八二) 八月十四日宣言(即所謂「革命民主派」的綱領)是齊赫澤在莫斯科國務會議上代表工兵代表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中的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多數，全俄農民代表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以及其他組織宣佈的。該宣言號召支持臨時政府。——(正文第三〇二頁)

(八三) 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在莫斯科布爾什維克的『社會民主黨人報』第一四一號上刊載了傑·別德內依的題為『李伯爾唐恩』的小品文，從那時起李伯爾唐恩就成了諷刺孟什維克首領李伯爾和唐恩及其擁護者的綽號。——(正文第三〇二頁)

(八四) 『工商報』是資產階級的報紙，於一八九三年至一九一八年在彼得格勒出版。——(正文第三〇四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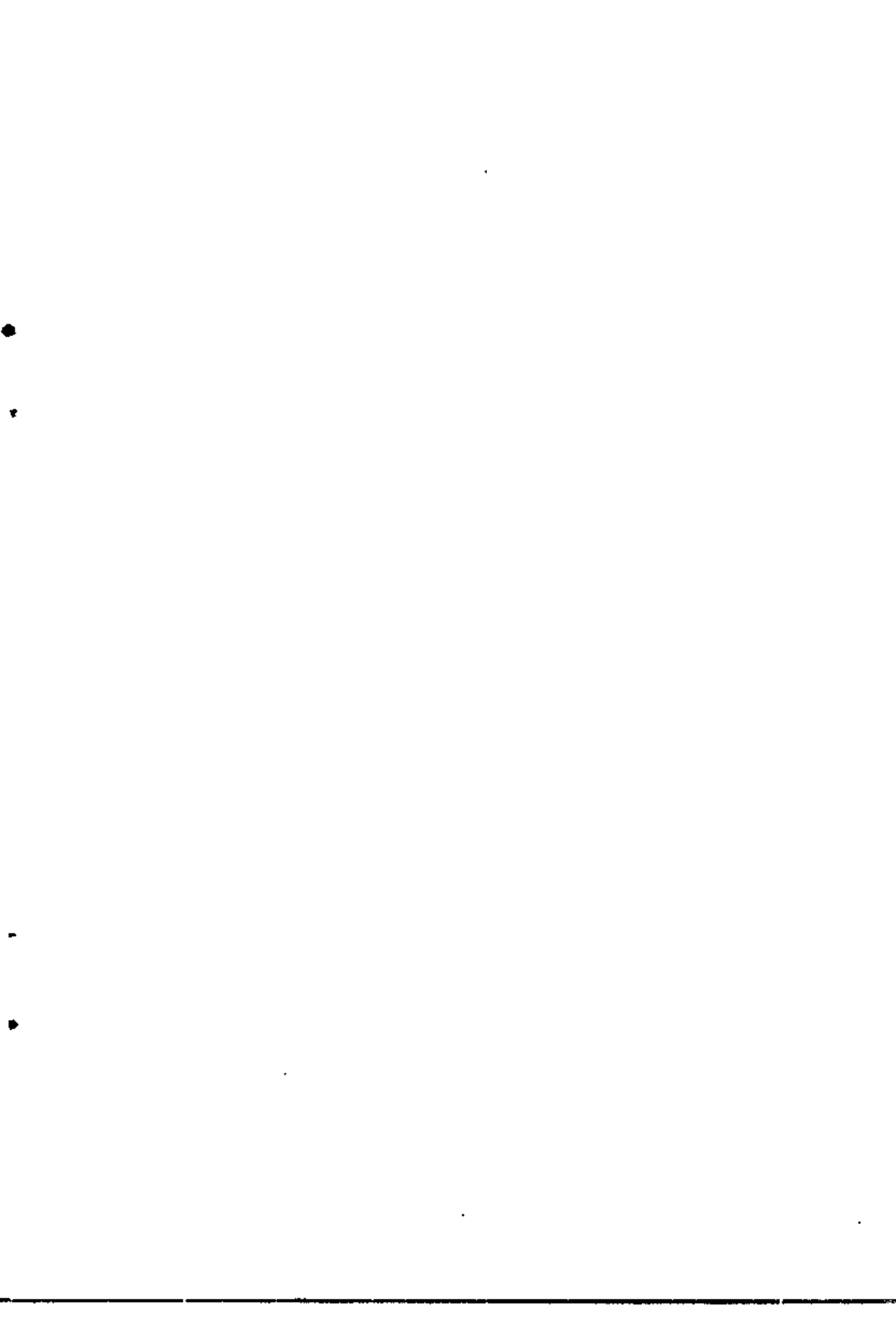
(六五)「共同事業報」是弗·布爾采夫所創辦的每日出版的晚報，於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月在彼得格勒出版。該報支持科爾尼洛夫，並瘋狂地誣罵蘇維埃和布爾什維克。——(正文第三一三頁)

(六六)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有各縣各省農民代表蘇維埃的代表參加)於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在彼得格勒開幕。代表大會一共開了兩次會議——十月二十五日一次，二十六日一次。代表大會開幕時到有六百四十九名代表。布爾什維克黨團是代表大會中最大的黨團，它有三百九十名代表。孟什維克、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和崩得分子拒絕承認社會主義革命，他們在大會開幕後不久就退出了代表大會。

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宣佈了政權歸蘇維埃，並成立了第一個蘇維埃政府——人民委員會。弗·伊·列寧被選為人民委員會主席，約·維·斯大林被選為民族事務人民委員。——(正文第三四六頁)

(六七)國防委員會或國防執行委員會是由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支持的工兵代表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於一九一七年八月七日所召開的國防會議產生的。國防執行委員會擬議臨時政府為地主資產階級反革命的利益而實行的軍事措施(把革命軍隊調出彼得格勒等等)。——(正文第三五七頁)

(六八)指弗·伊·列寧所起草的並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十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中央委員會會議上通過的決議(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一六一頁)。——(正文第三六六頁)



年 表

(一九一七年三月至十月)

- 三月十二日 約·維·斯大林因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從土魯漢斯克流放地獲釋來到彼得格勒。
- 三月十四日 約·維·斯大林的「論工兵代表蘇維埃」一文刊載在「真理報」第八號上。
- 三月十五日 約·維·斯大林經俄國社會民主黨(布)中央委員會常務局擴大會議決定參加「真理報」編輯部。
- 三月十六日 約·維·斯大林的「論戰爭」一文刊載在「真理報」第十號上。
- 三月十八日 黨中央委員會常務局派約·維·斯大林參加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執行委員會。
- 四月三日 約·維·斯大林的「論俄國革命勝利的條件」一文刊載在「真理報」第十二號上。
- 四月三日 約·維·斯大林和瑪·伊·烏里揚諾娃偕同彼得堡和謝斯特羅茨克的男女工人代表團在白島車站(在芬蘭鐵路線上)迎接自國外流亡歸來的弗·伊·列寧，並陪同列寧到彼得格勒。
- 四月四日 約·維·斯大林出席布爾什維克黨領導幹部的會議和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出席全俄蘇維埃會議的代表)的聯席會議，在這兩個會議上，弗·伊·列寧論述了他的四月提綱。
- 四月六日 約·維·斯大林出席中央委員會常務局會議，在討論弗·伊·列寧的四月提綱問題時發言。

四月八日

約·維·斯大林簽署反對彼得格勒蘇維埃執行委員會關於支持所謂「自由公債」的決定的抗議書。

四月十四日

約·維·斯大林的「給農民土地」一文刊載在「真理報」第三十二號上。

四月十四日至二十
二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彼得格勒市代表會議的工作。

四月十八日

約·維·斯大林在瓦西里島交易所廣場舉行的五一羣衆大會上發表「論臨時政府」的演說。

約·維·斯大林的「五一」一文刊載在「真理報」第三十五號上。

四月二十日

約·維·斯大林以彼得格勒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委員資格出席因一九一七年四月十八日米留可夫照會而在瑪麗亞宮召開的臨時政府開員、國家杜馬臨時委員會委員和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代表的會議。

四月二十四日至二
十九日

弗·伊·列寧和約·維·斯大林主持全俄布爾什維克黨第七次代表會議（四月代表會議）的工作。

四月二十四日

約·維·斯大林在代表會議上發表捍衛列寧關於目前形勢的決議案的演說，並被選爲關於弗·伊·列寧報告的決議案起草委員會委員。

四月二十九日

約·維·斯大林在代表會議上做關於民族問題的報告和結論。斯大林被選爲黨中央委員會委員。

五月四日

約·維·斯大林的「革命的落伍者」一文刊載在「真理報」第四十八號上。

五月十日

約·維·斯大林出席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彼得格勒委員會會議，並就彼得格勒委員會的

組織機構問題和地方自治機關的選舉問題發言。

五月十四日
約·維·斯大林在瓦西里島證券交易所大廈愛沙尼亞工兵俱樂部舉辦的音樂會上就民族問題發表演說。

五月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日
約·維·斯大林的「地方自治機關選舉運動」一文刊載在「真理報」第六十三、第六十四和第六十六各號上。

五月
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成立，約·維·斯大林被選為政治局委員，從那時起斯大林始終是政治局委員。

六月三日至二十四日
約·維·斯大林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各次會議。

六月六日
弗·伊·列寧和約·維·斯大林出席黨中央委員會擴大會議。斯大林支持列寧的關於組織工人和士兵和平遊行示威的提議。

約·維·斯大林在俄國社會民主黨(布)彼得格勒委員會為討論遊行示威問題而舉行的秘密會議上發言，論述彼得格勒的政治形勢。

六月九日夜
弗·伊·列寧和約·維·斯大林出席全俄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布爾什維克黨團會議，接着又出席俄國社會民主黨(布)中央委員會會議。根據弗·伊·列寧和約·維·斯大林的提議，中央委員會決定取消定於六月十日舉行的遊行示威。

由於中央委員會決定取消遊行示威，弗·伊·列寧和約·維·斯大林在深夜為「真理報」準備材料並起草中央委員會的指示。

六月十三日

約·維·斯大林的「昨天和今天(革命危機)」一文刊載在「士兵真理報」第四十二號上。

六月十五日

約·維·斯大林的「關於彼得格勒地方自治機關選舉的總結」一文刊載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出版局公報」創刊號上。

六月十六日至二十三日

弗·伊·列寧和約·維·斯大林主持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前綫和後方軍隊黨組織全國代表會議的工作。

六月十七日

約·維·斯大林代表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向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前綫和後方軍隊黨組織全國代表會議致賀詞。

約·維·斯大林所寫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中央委員會和彼得堡委員會「告彼得格勒全體勞動者,全體工人和士兵書」刊載在「真理報」第八十四號上。

六月二十日

約·維·斯大林被全俄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

六月二十一日

約·維·斯大林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前綫和後方軍隊黨組織全國代表會議上做「關於民族運動和民族團隊」的報告。代表會議通過了約·維·斯大林所提出的關於民族問題的決議。

六月二十二日

約·維·斯大林在工兵代表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上作為布爾什維克黨團代表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局委員。

約·維·斯大林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中央委員會委員、彼得堡委員會委員和軍事局委員的非正式會議上報告布爾什維克黨團提交中央執行委員會的關於要求採取堅決辦法以對付日益增長的反革命的聲明。

七月一日至三日和
十六日至二十日

約·維·斯大林和雅·米·斯維爾德洛夫主持布爾什維克黨彼得格勒組織的第二次代表會議（緊急代表會議）的工作。

七月三日

在約·維·斯大林的領導下，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採取了一系列的辦法來阻止羣衆舉行自發的武裝遊行示威，當情況表明不能阻止這一運動時，中央委員會就決定參加這一遊行示威，以便使遊行示威具有和平的和有組織的性質。

七月四日

約·維·斯大林在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上要求制止散佈對弗·伊·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的誹謗。

七月六日

約·維·斯大林到彼得巴甫洛夫要塞去，在那裏說服了革命水兵不採取武裝行動。約·維·斯大林使彼得格勒軍區司令部取消了對水兵採用武力的命令。

七月七日至八日

約·維·斯大林、格·康·奧爾忠尼啓澤和弗·伊·列寧一起決定列寧離開彼得格勒的問題。

七月八日至十一日

約·維·斯大林爲弗·伊·列寧離開彼得格勒做準備。

七月十一日

約·維·斯大林和謝·雅·阿利路也夫陪同弗·伊·列寧到海濱車站。列寧從那裏乘火車到拉茲里夫車站。

七月十一日至十月
七日

約·維·斯大林和轉入地下的弗·伊·列寧保持着密切聯繫，並且根據列寧的指示直接領導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的工作。

七月十五日

約·維·斯大林的「更緊密地團結起來」一文刊載在喀琅施塔得「無產階級事業報」第二號上。

七月十六日

約·維·斯大林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彼得格勒組織第二次代表會議（緊急代表會議）的

上午會議上做中央委員會關於七月事變的總結報告，在下午會議上做關於目前形勢的報告和結論。

七月二十日

約·維·斯大林在代表會議討論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的改選問題和其他問題時發言。

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

約·維·斯大林起草「告彼得格勒全體勞動者，全體工人和士兵書」，這篇宣言刊載在「工人和士兵報」第二號上。

七月二十三日

約·維·斯大林的「發生了什麼事情？」和「反革命的勝利」兩文刊載在「工人和士兵報」創刊號上。

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三日

約·維·斯大林和雅·米·斯維爾德洛夫主持布爾什維克黨第六次代表大會的工作。

七月二十七日

約·維·斯大林在代表大會上做中央委員會的總結報告和結論。

七月三十日

約·維·斯大林在代表大會上做關於政治形勢的報告。

七月三十一日

約·維·斯大林答覆代表大會一部分代表所提出的問題，並做關於政治形勢報告的結論。

七月三十一日至八月三日

約·維·斯大林主持第六次代表大會所選出的關於政治形勢的決議起草委員會的工作。

八月三日

約·維·斯大林向代表大會報告關於政治形勢的決議案。

約·維·斯大林被選為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委員。

八月四日

約·維·斯大林被黨中央全會選為「工人和士兵報」的編輯。

八月五日

約·維·斯大林被黨中央全會選入中央委員會核心組。

八月六日

約·維·斯大林出席黨中央委員會核心組會議，會上批准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關於莫斯科會議的決議。

八月八日

約·維·斯大林的「反對莫斯科會議」一文刊載在「工人和士兵報」第十四號上。

八月九日

約·維·斯大林的「再論斯德哥爾摩代表會議」一文刊載在「工人和士兵報」第十五號上。

八月十三日

約·維·斯大林受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委託，組織黨中央機關報——「無產者報」的出版。

約·維·斯大林的「反革命和俄國各民族」一文刊載在「無產者報」創刊號上。

八月十六日

約·維·斯大林被中央委員會選為關於斯德哥爾摩代表會議的決議起草委員會委員。

八月十七日

約·維·斯大林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納爾瓦區委員會給士兵做報告，題目是「社會民主黨和城市的選舉」。

八月十八日

約·維·斯大林的「前綫我軍失敗的真相」和「論前綫七月失敗的原因」兩文刊載在「無產者報」第五號上。

八月二十二日

約·維·斯大林的「挑釁時期」一文刊載在「無產者報」第八號上。

八月二十五日

約·維·斯大林的「二者必居其一」一文刊載在「工人日報」創刊號上。

八月二十七日

在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上宣讀了約·維·斯大林起草的布爾什維克黨團關於政治形勢的決議案。

八月二十八日

約·維·斯大林的「我們的要求」一文刊載在「工人日報」第四號上。

八月三十日 約·維·斯大林出席黨中央委員會會議，會上討論了關於和科爾尼洛夫的及革命發動作鬥爭的問題。

八月三十一日

約·維·斯大林出席中央委員會會議，會上討論了關於政權問題的宣言，黨中央委員會委託約·維·斯大林在中央全會上做關於目前形勢的報告。

約·維·斯大林的「反對同資產階級成立協議」一文刊載在「工人日報」第九號上。

八月至十月

約·維·斯大林主編以「無產者報」、「工人日報」和「工人之路報」等名稱出版的俄國社會民主黨(布)的中央機關報。

九月六日

約·維·斯大林的「走自己的路」一文刊載在「工人之路報」第三號上。

九月九日

約·維·斯大林的「第二次浪潮」一文刊載在「工人之路報」第六號上。

九月十五日

約·維·斯大林在黨中央委員會會議上反對加米涅夫要求燒燬弗·伊·列寧的「布爾什維克必須奪取政權」和「馬克思主義和起義」的來信，提議把這兩封信發給最大的黨組織加以討論。

九月十七日

約·維·斯大林的「全部政權歸蘇維埃！」一文刊載在「工人之路報」第十三號上。

九月二十一日

約·維·斯大林在民主會議布爾什維克黨團會議上做報告，在報告中他捍衛了弗·伊·列寧的關於抵制預備國會的指示。

九月二十三日

黨中央委員會批准立憲會議布爾什維克候選人名單。候選人中有弗·伊·列寧和約·維·斯大林。

九月二十七日

約·維·斯大林的「資產階級專政的政府」一文刊載在「工人之路報」第二十一號上。

九月二十八日

約·維·斯大林在瓦西里烏區布爾什維克會議上做關於民主會議的報告。

九月二十九日

黨中央委員會決定公佈各選區立憲會議候選人名單。約·維·斯大林被提爲下列各選區的候選人：彼得格勒、葉加特林諾斯拉夫、南高加索、斯塔夫羅波里。

約·維·斯大林的「你們等着吧，你們是等不着的……」一文刊載在「工人之路報」第二十三號上。

十月五日

約·維·斯大林出席中央委員會會議。中央委員會根據斯大林的提議決定在北方區域蘇維埃代表大會開會期間召開有中央委員和彼得格勒、莫斯科黨工作人員參加的黨的會議。

十月八日

約·維·斯大林訪問秘密回到彼得格勒的弗·伊·列寧，並和他討論準備武裝起義的問題。

十月十日

弗·伊·列寧和約·維·斯大林出席黨中央委員會會議。中央委員會通過了弗·伊·列寧的關於武裝起義的決議案，並建立了以弗·伊·列寧和約·維·斯大林爲首的由七人組成的中央政治局來領導起義。

約·維·斯大林的「反革命正在動員起來，——準備反擊吧！」一文刊載在「工人之路報」第三十二號上。

十月十五日

約·維·斯大林的「看看無恥到什麼程度」和「破壞革命的工賊」兩文刊載在「工人之路報」第三十七號上。

十月十六日

弗·伊·列寧和約·維·斯大林主持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擴大會議。約·維·斯大林嚴厲地批判了叛徒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關於武裝起義問題的發言。會上選出了以約·維·斯大林爲首的領導起義的黨總部。

十月二十日

約·維·斯大林出席黨中央委員會會議，他提議在中央全會上討論弗·伊·列寧關於加米涅夫和李諾維也夫的工賊行爲的來信。

約·維·斯大林出席彼得格勒蘇維埃軍事革命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約·維·斯大林在斯莫爾尼舉行的彼得格勒工會代表會議上就準備武裝起義問題發言。

十月二十一日

約·維·斯大林出席黨中央委員會會議。中央委員會爲加強布爾什維克在彼得格勒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中的影響，決定派斯大林和捷爾任斯基參加該執行委員會；中央委員會通過了斯大林的建議：爲全俄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準備關於土地問題、關於戰爭問題、關於政權問題（弗·伊·列寧）、關於民族問題（約·維·斯大林）的報告和提綱；會議決定由斯大林和斯維爾德洛夫領導代表大會布爾什維克黨團的工作。

十月二十四日

當天的「工人之路報」在上午十一時出版，刊載了約·維·斯大林的「我們需要什麼？」一文，該文號召推翻臨時政府。

約·維·斯大林在全俄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布爾什維克黨團會議上做關於政治形勢的報告。

弗·伊·列寧於傍晚來到斯莫爾尼。約·維·斯大林向他報告政治事變的進程。

弗·伊·列寧和約·維·斯大林領導十月武裝起義。

十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